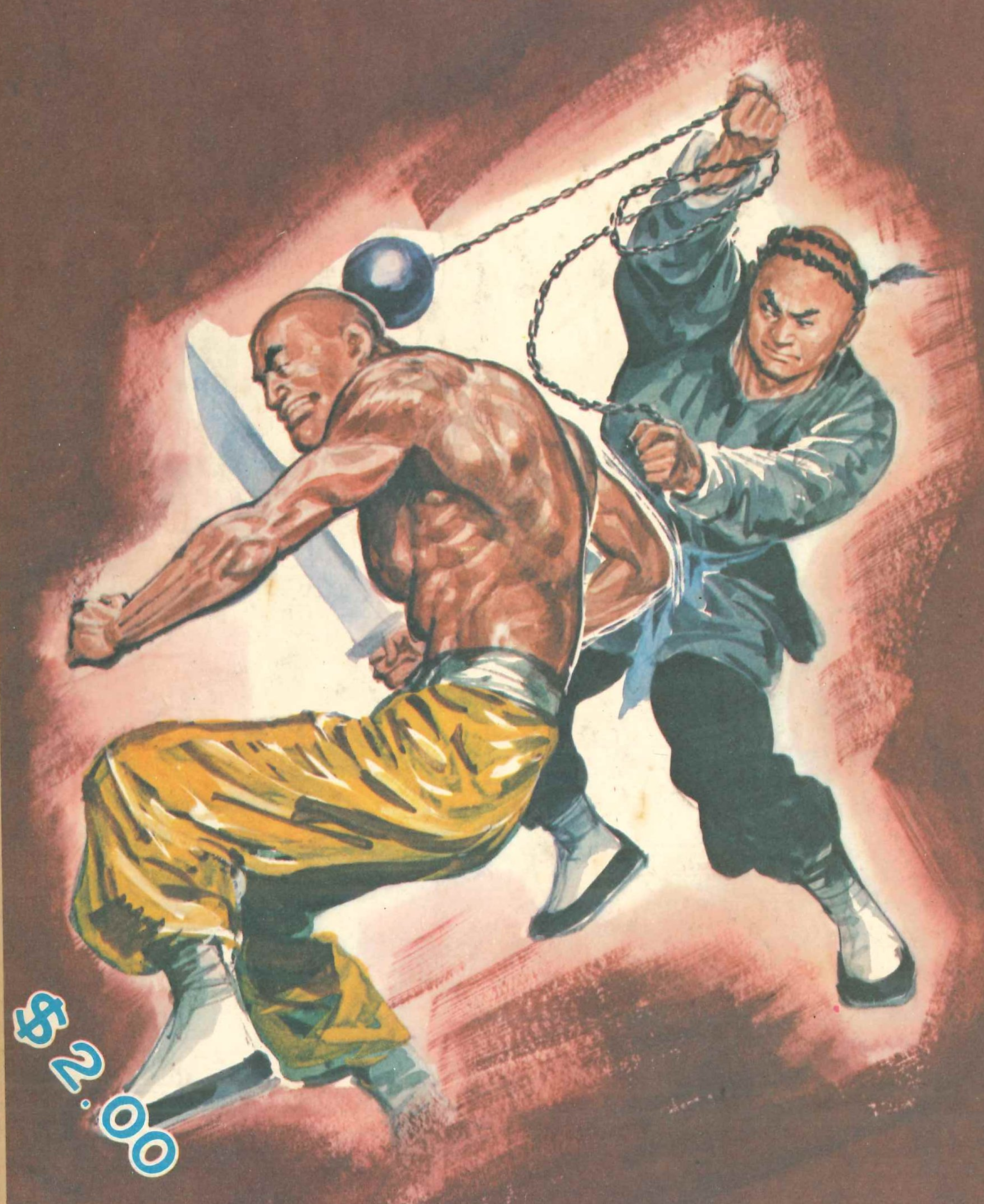
武俠世界

劍氣紅顏 本故事取材新異，佈局離奇曲折，豪情俠義，劍馬縱橫，其間風雲萬變，有身世的哀愁，有悲歡離合人間倫常寫照，是篇乃淋漓慷慨的俠情故事



$2.00

906

◀編　後　話▶

今期隆重推出的「特巨」大小說，是蕭逸精心撰作的春江萬里情故事「劍氣紅顏」，本故事集先後已刊出六大篇，一部比一部更精采、更緊湊。「劍氣紅顏」是一篇集恩怨倫理、俠義情仇、鬥智鬥力……共冶一爐的巨鑄。內容曲折、哀艷悱惻、打鬥激烈、奇謀互逞……閱讀之餘，保証令你滿意，拍案叫絕！

***　　***　　***

武林四大名捕是：無情、鐵手、追命、冷血。他們的傳奇身世各有不同，令人莫測，武功絕藝，巧絕寰宇，今期刊出的「四大名捕會京師」，是他們濟濟一堂的大聚會，熱鬧非常，他們是奉了當朝聖上的第一護衛大內高手諸葛先生之命而羣集，原因並不簡單！欲知其詳，請閱本文。

***　　***　　***

下期巨型小說是鐵拐俠盜故事「萬能血清」，該故事是描述當今醫學界夢寐以求的一種「萬能血清」竟然在一隻怪物身上出現，其中玄妙實在令人難以想像，三俠等人為求眞相，歷盡艱險，驚魂陣陣，幸勿錯過。

倪匡先生繼「鹽梟雙雄」後將在下期裏發表新作：「血雷飛珠」，是篇故事內容新穎脫俗，題材別創，愛好倪匡作品的讀者們，請留意下期本刊。

督印人：羅　威
主　編：羅　斌
執行編輯：鄭　重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
電話：四八八二六一（十線）
營業部：香港干諾道西189－190號
長嘉大厦十一樓
電話：四七四三四零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7-13 NEW ST. 2ND FL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	半年港幣	$ 50.00
	一年港幣	$ 98.00
澳門・台灣：	半年港幣	$ 58.00
	一年港幣	$ 114.00
外埠連郵：	半年港幣	$ 71.00
	一年港幣	$ 140.00
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
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　電話：5110086
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門市部：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　電話3319150
批發部：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　電話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.$ 728　半年26期NT.$ 364
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

新系機構廣告部
香港上環新街7-13號A
新報大厦五樓
電話：H四八八二六一（十線）

武俠世界

第906期

1959年3月創刊

逢星期四出版

・每册港幣二元・

H.K. $2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

劍氣紅顏

蕭逸・文
盧令・圖

白雪白驢 怪人怪行

當西北風捲起了厚厚的雪花，撲打在這石板道上的時候，這條路上，事實上已沒有什麼行人了。

大雪漫天瀰地的落着，儘管世界是如此的殘酷，無情，可是在這年三十夜裏，人們還是不寂寞的。

如果你不怕雪，不怕冷，披上一領披風，在這青石道的雨簷下慢步來回的走上幾趟，你可以清晳的聽見一些特別的聲音。

那是擲骰子的聲音，大瓷碗叮叮的響，間以狂喊暴笑的聲音，人們是瘋狂了，當當的，瑞雪兆豐年，我們不禁要佩服，這些人的自我安慰精神。又有誰能會想到，通宵豪賭的情形之下，有多少人要傾家蕩產？多少人要再憂勤終年？

街面上的買賣，可說是家家都關門了，只有賣香燭鞭炮的生意特別好，還開着個半拉門子。

掌櫃的一邊擲着骰子，一邊照顧生意，這已是「子」時以後的事情了。

「台州」府是個大地方，七八條正街，店面無數，可是除了以上的生意買賣以外，別的買賣全歇下了，就連通常作夜市生意的人家，在這年三十晚的晚上，也都打烊擲骰子去了。

往西走，有一家「台州老客棧」，這時候早也上了板子了，大門前，吊着四個紙糊的大燈籠，上面寫着「恭賀新禧」四個大字。

門廊西邊，貼着一幅對子，寫的是：

「大造無私處處桃花頻送暖

三陽有舊年年春色去還來」

橫批「春滿乾坤」，紅紙黑字，倒也神氣十分，按說這種時候，這店裏不會再有客人了，其實天底下儘多的是流浪子。

東房裏那個算命的瞎子「劉半仙」，他是一個老江湖，在這店裏住有五六年了，他是永不走的，每逢過年過節，他總是幪頭睡大覺。

西屋裏前月來了個大姑娘，她是設場子練武的，看來也是一個人，冷清清的，她也沒有走。

她每天差不多晚飯前後，這姑娘就走一趟場子，地點就在店前那個老神仙廟口上。大姑娘只要往那裏一站，用不着她打小鼓，你瞧那人可就像水一樣一下子就滿了。

只走一趟刀，一趟劍，在觀衆之中，那有略爲內行的人，看過之後，無不驚讚倍至，都說這姑娘手下是眞有好功夫。

她練完之後，把一個籮筐裏的錢往袋子一收，不論收多少，她絕不再練第二場，可是却也少不了。

所以日子久了，大家也都知趣，只一練完，大家也就散開。

數月都如此。

誰也不明白她來這裏的宗旨，她好像並不全是爲了賣藝賺錢，也許她還有重要的事情。

自從前兩個月，她去了一次雁蕩，在「樂清」縣，又逗留了一個月之後，她的心情更沉痛了。

就像今天夜裏，大姑娘是怎麼也睡不着了，望着几上那半截殘燭，她只管支着頭發怔。

時閃時滅的燭光，映着她那美麗的輪廓，嫩柳也似的兩道細眉，不用筆描，它永遠是那麼秀，那麼黑，那麼長長彎彎的……

她過去在黃山的時候，雖說是姊妹兩個從來沒下過山，可是每逢年節，母親也總是興高采烈的陪着自己姐妹倆個蒸這個作那個，姐妹倆個也總是拾綴得漂漂亮亮的。

如今，雖說是自由了，可是……

姑娘想到這裏，眼圈可忍不住又紅了，家也散了，妹妹跟人家跑了，母親也走離黃山，如今下落不明。

這些都還不去說它，而自己這麼飄零江湖，一無着處，誰又能會想到有什麼結局？

女孩子家，大了總是要嫁人的，自己嫁給誰？

一想到這裏，她腦子裏馬上就會映出萬斯同，那個英俊，瀟洒的影子。

她確信今生今世，惟有一個青年，才眞正的生根在自己心窩裏。

她更知道，自己所以這麼浪跡天涯，主要的，也是爲了去找他，要找着他，把終身付托給他，自己才算是不虛此生——

可是這三年來，她賣藝爲生，已跑遍了南方各省，心上人依然「杳如黃鶴」，尤其是在這種淒涼年夜裏，想起來，心裏可不是味兒。

有時候她會想，莫非萬斯同眞的對自己絲毫沒有情義麼？

以前他是對妹妹花心蕊有情的，可是心蕊既已嫁人，他也應該死了心啦！

而自己，她想，論容貌，學識，武技，那一樣也不會比心蕊差的，可是他怎麼就對自己……莫非這就是天意？

想到此，她的心不禁又碎了。

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，她想着往事道：「要是當年我早一步碰到秦小孚，豈不是就遇見了他了。」

又誰知道，這麼一陰差陽錯，徒令自己受了這麼三年的流離之苦，這豈不是天意註定的嗎。

花心怡下了床，把那開了花的燭心剪了剪，這時候已能聽見有零零星星的炮竹之聲，一聲聲的脆響，似乎已把這黑濃的夜色，給炸開了。

西房裏的瞎子，大概也起來了，他抱着他那個琵琶，有一聲沒一聲的乾唱着，聲調沙啞淒愴，令人不忍卒聽。

心怡推開了窗戶，冷風撲進來，就像箭也似的，刺透了她的紅棉小襖，她忙又把它關上了。

「別想了。」她對自己說：「睡吧！」

這才滅了燈，一個人倒在床上，沒想一會，天可就明了。

大年初一，可是不能睡覺，她早早的起來了，自己用盆到厨房裏去打了盆熱水，好好的洗了一個臉，把頭髮梳得連一根跳絲都沒有。

這時候掌櫃的劉大個子，穿着新的狐皮襖子，老遠隔着窗子直拱手道：「大姑娘恭喜！恭喜！」

心怡忙含笑道：「恭喜！謝謝你啦！」

說着就開了門出來，劉大個子嘻嘻笑道：「趕過年以後，妳的生意還得好，大姑娘，妳還要準備大秤好，往裏秤銀子，秤元寶！」

他又給姑娘聊了幾句別的閑話，就見有幾個朋友上門來拜年，他就笑着走過去了。

姑娘一個人在院子裏走了一轉，看院中那一顆老梅開得很盛，紅得就像婦人家臉上的胭脂一般，雪雖是不下了，可是積雪很厚，有半尺來深。

再看廊子下結了一串百十根冰棍兒，透明的，就像是水晶一樣的。

那吊着的兩個畫眉鳥籠子，都用厚的棉罩子罩着，姑娘揭開來看了看，裏面的畫眉鳥都縮着頸子在打着盹，羽毛蓬蓬的，不帶一點精神。

她眞是閑得一點事也沒有，由東房走到西房，劉半仙的琵琶也不彈了，正自挾着一個活動的桌子，往外走。

他要乘着年節，好好的作一筆生意，姑娘就問：「瞎子，今天你還不歇着呀？」

劉半仙一面彎腰道：「恭喜妳啦，大姑娘，今天怎麼能歇着哪，怎麼？給妳來一卦吧？這是新春第一課，準靈！」

說着睜着那一雙白菓也似的眼睛，望着姑娘，還一個勁的翻。

心怡忙笑道：「別吹！你還是到外頭去算吧，我才不相信這個呢！」說着她就順着天井的院子，又往裏面去了。

迎面就碰見了那個掌櫃的劉大個子，老遠就招手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大姑娘，我正找妳呢？」

心怡問：「找我幹什麼？」

劉大個子忙走了上來，笑道：「老神仙廟今天人馬可多了，今天這好時候，姑娘妳幹麼不去練一趟子，身子也暖了，錢也可賺得了，還圖個大吉大利。」

姑娘皺了皺眉，道：「今天我不想動。」

劉大個子唉了一聲說：「姑娘妳也眞是，閑着也閑着啊，妳沒有看見門口有多少人都來問呢，去吧，去吧！」

心怡想了想，就點了一下頭說：「好吧，反正我也不多練，只是走一趟刀。」

劉大個子雙手往袖統裏一揣，樂得滋牙直笑道：「一趟刀就够了，走，我也去給妳捧場去。」

心怡就點了點頭，很快的走囘去，帶上了單刀，劉大個子又催她帶上了劍，又爲她拿着大籮筐，這才往外走出來。

門口早就集了不少人，一見大姑娘挾着單刀走出來，就知道她是下場子去，一時都跟上了。

老神仙廟本來不遠，出門走不多遠，就到了。

劉大個子分開了人羣，一面道：「別擠！別擠！大家散開了，這麼擠人家姑娘可沒法子練啦！」

這些人才讓開，當中空出了一大片地方，旁邊的還直起鬨，劉大個子先丟了一把錢在籮筐裏，大聲道：「丟錢！丟錢……」

不想姑娘却搖了搖手道：「今天不要給錢，我是專門爲了謝謝大家才練的。」

劉大個子嘿了一聲說：「什麼話，咱們那能白看呢！吸！吸！給錢！給錢！」

一時大家都掏着往裏頭扔，而且扔得特別多，一刹那就可滿了半籮筐，這些錢，姑娘平常五六天也掙不來。

她粉臉微微紅了紅，抱拳說了一聲：「謝謝大家！天不早了，我就練一趟刀吧！」

說着「颼！」一聲，把刀給抽了出來，迎空一幌，閃了一個刀花，小蠻腰一擰，颼！颼！颼！一連泛了三個刀波，這算是個起式。

場子裏，立刻爆起了如雷也似的一聲喝采，就有人問：「大姑娘，妳這趟刀眞好，也有個名字嗎？」

姑娘把刀往囘一帶，瞧着這個人，點了點頭道：「這趟刀叫……」

這是母親親自傳給她的一套天南派的「金刀二十四式」，乃是天南不傳之秘。

姑娘如今賣藝，只不過是別有用心，再者那時一個女孩子家，行路太難了，如果沒有賣藝掩飾，可是麻煩。

她也知道，這種事，如果打着天南派的旗號，倘是遇有天南門下弟子，那麼對方一定是不依從她，再者母親傳這套刀法，再三告誡不可輕易施展，想不到今天竟會施展出來，却是在街頭賣藝。

此刻這人一問，令她不勝慚愧。

當下臉上微微一紅，就道：「這是一路旋風刀，客人請賞眼吧！」

隨着她的話一落，這口刀已自展開了起來，也許是她今天特別賣勁，這趟刀一直施了個風雨不透，只見刀光，那見人影。

這一練開了，直把四週諸人，看了個目定口呆，要說江湖賣藝的，他們誰都看過，可是無非些花拳繡腿，江湖把式，像這種驚人實在的功夫，他們還眞是第一次看見過。

一時爆雷也似的喝着彩，姑娘這一路刀法，足有半盞茶的時間，才施展完了。

只見她身形一伏一仰，橫刀而立，面不紅氣不喘，身形穩立，有如石柱也似的。

四下諸人，又是一聲如雷的吆喝，姑娘就抱了一下拳，羞澀的道了聲：「再會！」

她收起了刀，見人羣還不散，自己本不想再練了，可是看一看那籮裏的錢都快滿了，就這麼走，也實在太不好意思。

劉大個子也笑着說：「姑娘再來一趟劍吧，今天大伙可眞捧場哪！」

心怡就點了點頭，她抽出了劍，方自抖了一下，忽地一眼瞧見，就在老神仙廟台上有一匹黑馬，馬上挺坐着一個英俊的少年，正自用一雙俊目居高臨下的看着自己。

心怡因覺這人奇怪，不覺多瞟了他一眼，誰知這一眼，頓時就令她怔住了。

她手裏的寶劍也差一點掉了，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毫不費工夫，這人正是那三年不見的萬斯同。

花心怡那裏再有心情練劍，就見她面色大變，一陣子發白，頓時呆住了。

萬斯同也似遠遠的，以一雙痴情的眼睛望着她，四隻眸子湊在一起，竟都呆住了。

大伙人都奇怪的東張西望，心怡才忽的警覺，她紅着臉收起了劍，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我不練了。」

說着又對劉大個子急急的道：「麻煩你就代我整理一下吧，我先囘去。」她一面說，一面偷偷地用眼去看那萬斯同，忽見那匹黑馬掉轉了身子，就是不顧自己而去。

劉大個子本想拉着她再練一場，可是一眼瞧見了這種情形，他心中立刻就明白了。

馬上的萬斯同，他也早就留意了，因見那少年器宇不凡，不免多看了幾眼，却想不到大姑娘也直了眼了，他兩相對一下，心中就知道這二人必定有些隱情，後見姑娘一走，心中更知所猜不假，因此他就不好意思再留住她。

非但如此，他還帮着姑娘往外擠，一面道：「大姑娘妳放心追下他去吧，場子交給我了，錢也少不了。」

心怡不禁玉面緋紅，她知道劉大個子一定是都看見了，自是不能瞞他，羞澀的道：「謝謝你啦！」

說着她已走了出來，却見黑馬上的萬斯同，已走過了前面的小橋。

花心怡先是快行，因怕人看出來，等到人少了，她可就忍不住跑着追了下去。

可是馬上的萬斯同，却是頭也不囘，一逕的直行了下去，心怡忍不住大聲喊道：「大哥！大哥——」

可是萬斯同依然頭也不囘，那匹馬反倒是行得更快了，心怡不禁一陣心酸，淚下如雨。

可是多年的相思，乍見了此人，她是如何也不能再讓他走開了，說什麼也要追上他。

她又叫了兩聲，正自無法，却見身邊正有一匹白馬拴在樹上，沒有人看着，她就解下了那匹馬，也不問是誰的，便騰身一躍上了馬鞍，一路策行如飛，直向萬斯同的背影，緊追了下去。

奈何那匹黑馬，依然不停，一逕的順道馳去。

花心怡仍不死心，猶自獨追不捨，她喘着喊：「萬大哥——萬大哥！」

萬斯同想是也聽見了，當時在馬上囘了一下頭，只見他劍眉微顰，一臉的痛苦表情。

心怡立刻揮着手道：「大哥是我……我是花心怡……你你……你不認識我了？」

說話之間，馬已經追了上來，萬斯同再想跑也來不及了，因爲他胯下黑馬的脚程，萬萬不及棗紅色的蒙古馬快。

他只好倏的勒住了韁，花心怡的馬自他身側一閃而過，可是她也立刻勒住了馬，猛地掉囘了頭，四隻深情的眸子，立刻湊在了一起。

心怡淚眼迷糊的道：「大哥……你你……你不認識我了？」

萬斯同痴痴的道：「妳是花心怡，我認識妳，姑娘。」

心怡的臉紅了，她低下頭笑了笑，又抬起頭道：「大哥你……你可好？」

「我……啊，很好！」萬斯同說。

心怡囘頭指了一下，嫣然道：「大哥……我暫時就住在前面台州客棧，大哥如無事，請到那邊一談可好？」

萬斯同有些張惶的道：「啊……不！不！我還有點事，姑娘妳還是囘去吧！」

心怡聞言眞是心酸到了極點，可是她是一個極要強的女孩，絕不願在對方面前，表露出自己的弱點。

當下忍着內心的失望和心酸，勉強的點了點頭，本想帶馬囘去了，可是想了想，好容易見着了他，豈能如此就失之交臂，我又爲了些什麼呢？

想着微微咬了一下小口，有意作出了一個微笑道：「大哥現在住在何處？」

萬斯同苦笑了笑，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才來到此地，尚無住處，姑娘，妳——」

萬斯同仔細的打量着她，三年不見了，她似乎比昔年瘦得多了，可是她那種秀麗的天生氣質，却永遠也無法掩飾得住的，於挺秀玉立之中，似乎又別具有了一種說不出的楚楚可憐態。

如今心蕊已嫁了人，所嫁的，却還是自己一母雙生的親胞弟，萬斯同不得不運用慧劍，把這一段情絲斬斷了。

在他未見心怡前，他已是一個心意皆灰的人了，他本以爲自己一生是再也不會喜歡第二個人了。

可是這些意念，在面對着心怡之前，却顯然遭受到重大的考驗了。

花心怡那雙澄澈的雙目，直直地注視着他，也許是多年的風塵磨練，已改變了她昔年那種羞弱的做作，她變得比以前敢面對現實了。

在這種對視之下，萬斯同反倒是心虛了。

當下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姑娘妳住在……」

心怡囘頭指了一下說：「就在前面不遠的台州客棧，大哥……」

萬斯同擺了一下手說：「不必了，姑娘，我會去看妳的，再見！」說着他就徐徐放馬，向前行去。

花心怡吶吶的也說了聲：「再見！」

她那流滿了淚的視綫，一直目送着那匹黑馬，在雪地裏消失，小橋，窄道的雪面上，留下了一層蹄痕，一邊的小溪上，還有孩子在嬉戲着。

溪水都結了冰，孩子們都穿了新衣新帽，和厚厚的新棉鞋，他們在冰上踩着好玩。

心怡默默地掉過了馬，自己不禁想哭又想笑，這才正應上了：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，劉郎已恨蓬山遠，更隔蓬山幾萬重。」

所不同的自己是個女兒罷了，她這麼停韁在馬，目送着萬斯同完全消失之後，她才帶馬囘頭，邊想邊行。

忽然馬前竄過了一個蒙古裝扮的人，出手奪過了馬韁，用生硬的漢語道：「女賊，妳搶我的馬？」

說着這人掄拳就向心怡身上打去，可是他又如何能打得着？

花心怡雖是吃了一驚，可也不容這人打着了自己。這時她只一伸手，居然把那兇蠻的蒙古人也給制住了，四周圍看的人都不禁暴雷也似的喝起好來。

還有人大聲嚷道：「媽的，揍，姑娘妳盡管揍，官府要是來人，我們給妳做見證。」

還有人大聲罵道：「欺侮人家一個姑娘，你他媽算是什麼英雄？」

蒙古人一聽四圍的人，非但不帮着自己拿賊，却反倒是帮着女賊來罵自己，一時也嚇慌了。

他大嚷道：「你們弄清楚了嗎？這女人偷我的馬呀！快帮着我把她拿下來。」

他不說話還好，這一說話反倒是更糟，有幾個地痞，平常老在心怡那裏要幾個錢花，一天閑逛到晚沒事做，這時見心怡和人家打架，他們怎會不帮忙，袖子早都捲好了。

蒙古人話才一說完，就有一人大喊了聲：「打他個蠻子，媽的蒙古人，跑到這裏撒野來了。」

說着率先就是一拳，其他幾人，更是一湧而上，一時拳脚交加，直把那個蒙古人打得哇哇直叫。

心怡雙手本是抓着這蒙古人的一雙手腕，此刻見狀，反倒不過意了。

因爲細推起來，到底是自己無禮，怪不得這個蒙古人，此刻見這麼多人打人家一個，她的心就軟了。

當下忙一鬆手，不意這蒙古人，本在極怒頭上，吃心怡抓着雙腕，雖是暴怒如雷，却是無法可想，這時心怡一鬆手，他迎面就是一掌，直朝着心怡面上打去。

花心怡一閃面門，閃開了他一掌，這時候四個諸人一湧而上，那蒙古人的皮襖都給扯爛了。

正想運勁分開的當兒，却聽得側邊，有一男子口音道：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」

他一面叫着，雙手一面分着人，已有多人爲他推開。

他似力大無窮，雙手推出之際，那些人就像拔地瓜也似的，一個個給拉了出來。

一時只聽得叫痛叫罵之聲響成一片，須臾之間，已爲這人擠了進去，那蒙古人已爲衆人打得滿面鮮血，人羣一散開，他就倒了下去。

那漢子彎下腰來，把蒙古人抱了起來，猛一囘身，大聲叱道：「你們那個敢再來？」

立有一人竄上前來，照着漢子一拳打去，却爲這漢子巧妙的一閃，並且在這人後胯上加上了一脚，這小子彎着腰一連跑出十幾步，一頭就栽在雪地裏了。

經此一來，這四下的人，却是一個都不敢動了。

那蒙古人見狀，掙扎着要下地，他口中哼哼道：「哎……哎！謝謝這位壯士，只是那個偷馬的女賊……哎唷……」

大漢皺了一下眉道：「女賊？」

花心怡這時看見這漢子生得濃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相貌堂堂，十分雄昂，並且好像有些面熟，總似在那裏見過此人似的。

這時，心怡已走了出來，冷笑道：「你這人說話客氣一點好不好，誰是偷馬的賊，我看你才像是賊呢！」

蒙古人已指着她大叫道：「就是她！就是她！」

那漢子翻了一下眼皮道：「怎麼，妳是偷馬的女……」

他本想說「賊」，可是對方那種眼光看着他，眞令他吐不出這個字。

心怡冷冷的道：「這事情你不明白，最好不要多說，我要是偷他的馬，還會給他送囘來嗎？」

漢子怔了一下，就望着那蒙古人道：「是怎麼一囘事？她怎說又把馬送囘來呢！」

那蒙古人却是一個個性很直的人，這麼一想，他立時就說不出話來了。只是睜着一雙赤紅的大眼睛，骨骨碌碌地望着花心怡，心怡冷冷一笑道：「我只是爲追一個多年不見的人，才借一借你的馬，後來想當面向你賠禮，可是你不該動手就打人，而且開口就罵我是賊。」

蒙古人立刻哭喪着臉道：「那妳……爲什麼不早說呢？」

心怡道：「我還來不及說，你的拳頭就上來了。」

蒙古人拉了拉身上的衣服，又動了動身子，一臉苦相，心怡嘆息了一聲說：「很對不起……」蒙古人尚未說話，那漢子已爽朗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事情，我也看出來，完全是一場誤

會。」

他笑着拱了拱手又道：「姑娘這是誤會，大家都算了吧！」

又回過臉來向那蒙古人道：「怎麼樣？老兄。」

蒙古人嘆了一聲說：「就這樣吧，我的馬……呢？」

說着又扭過頭去找他那匹馬，還好他的馬就站在一邊，這蒙古人就一跛一拐的走過去，翻身上了馬，又向着那打抱不平的漢子抱了抱拳，就策馬走了。

這邊花心怡也不願和這人多說，遂轉身自去。

不想她才走了沒有幾步，就聽得身後那漢子的聲音道：「啊！大姑娘，請停一停……」

心怡就轉過身來，皺了一下眉說：「有什麼事？」

這人走上來，一雙大眼睛看了半天，才咳了一聲道：「姑娘很面善，在下不知在何處見過，一時却是想它不起，姑娘的芳名，可否見告？」

心怡本來也看他甚爲眼熟，只是自己不願和人隨便搭訕，再者眼前萬斯同的事，令她已够心亂的了。

她轉了一下眼珠道：「我不認識你。」

那人輕咳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那麼，姑娘的芳名是……」

心怡臉紅了一下，順口道：「我姓萬名美娟。」

說着轉身就走了，那漢子立刻怔着了，他腦中，却再也想不出曾經結識過一個姓萬的女子。

花心怡這時道了姓萬之後，就轉身走了，不言那漢子心中驚疑，只說心怡轉回之後，一逕的就直向台州客棧行去。

台州客棧的掌櫃劉大個子，這時正在店內，和另外一個伙計，用紅綫，把籮筐裏的錢，一串串的穿了起來，已經穿了好幾十串了。

這時見了心怡，他笑道：「嘿！大姑娘快來看看吧，可眞不少。」

心怡含笑道：「謝謝你啦！」說着她也就坐了下來，用紅綫把小錢十個十個的穿起來。

可是她的腦中，却是在想着那個秀逸英俊的萬斯同，芳心之內，却如同是倒翻了一個五味瓶兒也似的，只覺得是酸一陣，辣一陣。

想到了傷心處，眼淚只是在目眶中打着轉兒，因爲萬斯同，似乎是對自己太冷了。

忽然劉大個子在旁邊呵呵一笑向一邊的伙計說：「去，去端一碗杏仁茶來，給大姑娘暖和暖和。」

待那伙記走後，他又沖着心怡一笑道：「怎麼着，那個小伙子追上了沒有？」

心怡不禁面色一紅，就用眼睛去看他，劉大個子翻了一下眼笑道：「我是說那個騎黑馬的小伙子，嘻，大姑娘，他是……」才說到此，因見心怡面色不對，他就不敢接下去了，咳了一聲，用手指着那個大籮筐，說道：「這些錢……」

心怡站起來道：「就存在掌櫃的你這裏吧，現在我還用不着。」

「這……」劉大個子說。

× × ×

心怡快快回到了房中，把門「碰！」地一關。她痴痴地坐在床上，回想方才的心事，她的心激動得很厲害，她記得萬斯同曾對自己說過，要來拜訪自己，不知是不是眞的？

她心裏想，不論如何，這一次我一定要把握機會，要坦白的向他表明心意，我不能再隱瞞在心裏了。

一個人正在出神凝思的當兒，忽聞得門外劉大個子的聲音道：「大姑娘出來一趟吧，有人來找了。」

心怡不禁猛地跳下床來，口中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可是她心裏已想到，定是萬斯同來了，匆匆的換了一雙紅繡花鞋，把頭髮理了一理，就把門開了。

劉大個子笑着說：「客人在天井裏站着，我可不敢把他帶進姑娘房中。」

心怡不等他說完，就匆匆向天井院子行去，她面上浮着一層層興奮的微笑。

天井內來回踱着一個高大的身影，心怡遠遠地叫了一聲：「大哥——」

那人一回頭道：「不敢當，姑娘。」

心怡不由玉臉一陣緋紅，頓時就楞住了，敢情這人不是自己心上人萬斯同，竟是方才打抱不平的那個漢子。

花心怡立時覺得很失望，她後退了一步，秀眉微顰道：「是你……你來此做甚麼？」

這人爽朗的一笑道：「姑娘我認出你來了，妳並不是姓萬，妳是姓花，叫心怡，妳妹妹是花心蕊，我和妳們姊妹都認識！」說着他走近了一步，張大了眼睛道：「妳眞的不認識我了？」

心怡不由心中一驚，她吃吃的道：「……你……是誰？」

這人哈哈一笑道：「眞是貴人多忘事，說來姑娘妳還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！唉！姑娘，妳竟會把我給忘了？」

心怡立刻口中「噢！」了一聲，她又仔細看了這人一眼，才驚奇的道：「郭潛？」

這人立刻笑着打了一躬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郭潛，我們很久都沒有見面了！」

心怡笑道：「原來是你，我竟是認不出來了。」

郭潛長嘆一聲道：「三年來，妳我的樣子都變了，怪不得我們初一見面，誰都不認得誰了。」

心怡知道郭潛是自己心上人萬斯同的好友，也許從他的口中，可以知道一點萬斯同的消息，當下就含笑說道：「既是郭兄，請進室一談。」

郭潛含笑道：「正要打擾。」

二人入房坐定之後，郭潛嘆息了一聲說：「方才我不知是姑娘，以致多有冒犯，尚請不要怪罪。」

心怡笑了笑，說：「郭兄是打抱不平，令人可敬，何必如此說。」

郭潛睜着一雙大眸子，望着心怡，愈覺得對方美若天仙，眞是「濃裝淡抹總相宜」，再一想到對方曾向自己表露過愛萬斯同的意思，自己雖有滿腔熱情，又怎能隨意傾吐。想到這裏，他就苦笑了一聲，問道：「姑娘這幾年可好？」

心怡含笑點了點頭：「很好。」

郭潛心內不由一笑，心說由一個小姐，淪落到賣藝街頭，居然還稱得很好。

這時花心怡遂向他道：「郭兄這三年一向在何處逍遙？」

郭潛點了點頭道：「自姑娘走後，我的傷沒有多久也就全部復元了，我到了漢中去了一趟，住了一年，後來又到了湘省去了一趟……」說着笑了一聲道：「我是一匹野馬，是居無定處的。」

心怡就問：「你也去了湘南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郭潛說道：「是去找我的好兄弟！」

心怡吶吶道：「是找萬斯同嗎？」

郭潛直直的看着她點了點頭說：「不錯，可惜我去晚了，據波心寺的智通老方丈說，我

那萬兄弟已經離開了，聽說還有……」說着頓了一下問：「姑娘妳也去過那地方吧？」

心怡的臉紅了一下，默默的點了點頭。郭潛也點了點頭說：「這麼說那大鬧波心寺的女俠客，就是妳了？」

心怡的臉又紅了一下，很羞愧的道：「郭兄取笑了，其實只是那羣和尚太緊張，我只不過是去看看萬大哥而已。」

郭潛點了一下頭又道：「那麼，妳見到萬斯同了。」

心怡點了點頭。郭潛嘆息了一聲道：「我那萬斯同兄，他的病……」

心怡不願別人再提到這件令她傷心的事，她苦笑了一下道：「郭兄，咱們不要談這件事吧，郭兄今天找我，還有事嗎？」

郭潛不禁臉色紅了一下，因爲心怡這句話內，似已有逐客的意思，可是他尚有很重要的話未說完，怎能離去。

當下點了點頭：「姑娘，令堂去世之時，妳不在身邊麼？」

心怡大吃一驚道：「你說甚麼？誰……誰去世了？」

郭潛不禁一怔，他眨了一下眼皮道：「我的天，這件大事，妳竟會不知道？」

心怡立刻站了起來，她臉色猝然變得蒼白，身子也有些戰抖了，她說：「郭兄，請你——說清楚一點吧。」

郭潛長嘆了一聲，期艾的道：「莫非令堂在天台山上丸天宮殉難之事，妳還不知道？」

「我……母親？」心怡連聲音都抖了，她說：「是……甚麼時候？」

「唉……」郭潛嘆道：「……這事情已快三年了，我本來還以爲妳知道呢，可是，仔細看妳身上沒有孝，我這才奇怪，想不到妳眞的不知道。」

他的話，令心怡踉蹌了一下，幾乎摔倒，一剎時她的臉就青了。

「郭兄！」她淚流滿面的說：「這事情有點不可能，我母親曾發下過誓，她是今生不下黃山的，她……她又怎會命喪在天台山呢？」

郭潛正色道：「姑娘，這事情到底詳情如何，我並不知道，可是武林之中，却已傳得人人皆知，聽說令堂是死在那個老魔頭鬼面神君的掌下的。」

「我不……信！」心怡痴痴地坐了下來，她冷冷一笑道：「這一定是武林中人造謠中傷我母親，她有一身好功夫，是不會敗在葛鷹手下的！」

郭潛苦笑了一下道：「這個……」遂皺了一下眉道：「當然姑娘本人，在未證實這件事情以前，是不便輕易相信的，我看要證實也不難，只須去一次天台山就行了。」

心怡此刻心亂如蔴，她是一個心情至孝的女孩子，在聽到了這件事情之後，雖然尚不敢斷定是眞？是假？可是心中怎又能平靜下來。

一時她幾乎呆住了，郭潛不禁不安的嘆道：「唉——這都怪我不好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我不該……」

才說到此，心怡忽然泣道：「媽媽——啊！」她猛地伏在桌上痛哭起來。

郭潛一時急得直搓手，他頻頻皺眉道：「姑娘……唉！姑娘，妳這是……」

一時眞不知如何是好，心怡一面擦着臉上的淚，並且苦笑道：「郭兄，你不要急，謝謝你告訴我這個消息，我……」

說着眼淚又從眸子裏淌了出來，咬了一下牙道：「如果這件事是眞的，我一定要爲我母親報仇的。」

只見她秀眉倏地向兩邊一分，郭潛不禁吃了一驚，他一時不由得呆住了。

心中却不禁暗暗忖道：「我可把她給害了，上丸天宮的鬼面神君，是多麼厲害的人物，倘使這姑娘眞的找了去，豈不是以卵擊石？她母親花蕾那麼厲害的功夫，尚且喪命在他之手，何況她呢？」

想到此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當下急忙擺手道：「姑娘，這件事莽撞不得，依我看就算是眞的，妳也不能輕舉妄動，因爲……」

心怡苦笑了笑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郭兄，我要一個人靜靜的想一想。」

郭潛臉紅了一下道：「那麼我先告辭了，這一二日之內，我如不走，再來看看姑娘。」

心怡含笑點點頭道：「謝謝你。」

說着她走了上去，把門推開了一扇，意爲送客，郭潛雖有滿腹熱情，却又不知如何吐露，再說這種情緒之下，也不是表露的時候。

多年未見，這姑娘冰冷的情形，和當年並無兩樣，看來自己是沒有希望了。

想着，他就嘆息了一聲，苦笑道：「姑娘多多保重，再見吧。」

心怡含笑點了點頭，郭潛遂出門而去，他走了幾步，站定脚步，心想她也許送自己出來了，就回過頭來看看，却見門已關了。

想着，又重重的嘆息一聲，遂大步向外走去。

他腦中又一轉念道：「我這番深情，看來是甚麼希望了，何苦再這麼痴情妄想，我還是走吧。」

他走後不久，那間南廂房裏，傳出了心怡斷腸的哭聲，在這人人歡樂的大年初一，惟獨她一人這麼傷心的痛哭。

如果這件事是眞的，怎會不令她傷心欲絕呢？

整整的一天，她都關在房中不再出來一步，劉大個子雖然也聽到了哭聲，心中奇怪，可是他知道這是無法勸阻。

他也知道姑娘的脾氣，如果自己冒然去勸慰她，很可能就會遭到對方一頓臭罵。

所以，姑娘雖然是哭得傷心淚盡，却沒有一個人去打擾她。

她一個人哭了整整一個時辰，才聲盡力竭，然後就翻身坐了起來，心中暗暗忖道：「看來這事情也許不假，否則江湖上傳聞這種事情作甚麼呢？郭潛又何忍造這種謠？」

想到此，忍不住又流了一些淚，緊緊的咬着牙忖道：「我不要如此傷心，好在事已至此，我還是要冷靜下來處置這件事才好！」

想着覺得甚爲有理，自己低下頭，忽然發現足下還穿着一雙紅鞋，頗不適宜，就忙脫了下來，一時却也找不到白鞋，只好就換上素日所穿的黑布弓鞋。

於是，又把原先供桌上的一雙紅燭吹滅了，自己走出去，買了一雙白燭，又買了一個靈牌，用黃裱紙貼成三尖形狀。

然後她恭恭敬敬的在牌位上寫下：

「先母花蕾女士之靈位」。

她忍不住一頭拜倒在供桌前，放聲大哭了起來，一時哭得嗚嗚有聲，可是却不知甚麼時候，一個魁梧的影子，悄悄走了進來。

只見他身披玄色披風，頭上戴着遮雪的瓦梭皮風帽，明眸皓齒，劍眉斜飛入鬢，說不出的那種英朗氣質，足令人望之生「愛」。

這人輕輕的推門走來，很可能是爲哭聲所驚動，以至于忘了叩門了。他挺立在心怡背後，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了。

這時他輕輕伸出一隻手來，在心怡背上拍了一下，遂後退了一步！

心怡大吃一驚，倏地一個疾轉，旋身如風，已把身子轉了過來。

同時她口中叱了聲：「誰？」

可是來人身形並不少移，他臉色沉痛道：

「是我，我來看妳來了。」

心怡再朝這人一打量，她的眼淚，可就簌簌的淌了下來。

她低下頭飲泣道：「大哥……大哥你可來了。」

萬斯同長嘆了一聲道：「心怡，妳不必再傷心了，令堂大人的仇，我及家師，師兄，已爲妳報了，上丸天宮已整個瓦解。」

心怡忽的睜大眸子，抖聲道：「……眞……眞的？」

萬斯同苦笑了一下道：「我不騙妳，只是我們並未要葛鷹的老命！」

心怡整個的身子都軟了，她淚流滿面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母親是眞的死……死了？」

萬斯同怔了一下，他指了一下一邊的一張座位道：「心怡，你先坐下，我再把詳細情形告訴妳。」

心怡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才知道，但不敢相信，現在，大哥既然如此說，可見得是眞的了……」

萬斯同嘆了一聲道：「這眞是一件不幸的事，心怡，我把我所知的詳細情形告訴妳，只是妳千萬不要傷心，要知道人死是不能復生的，何況這件事已是三年以前的事了，傷心與事無補！」

心怡點了點頭，其實她早已泣不成聲。

萬斯同遂把這件事情的詳細情形，來龍去脈說了一遍，花心怡聽得呆住了。

最後她喘了一口氣，伏在桌上大哭了起來，萬斯同說：「心怡，妳是一個很明事理的女孩子，平心而論，妳母親行事，也未免過于偏激，我也是深受她害之人，不過，如今也就不必再提這件事了！」

心怡點了點頭，其實她早已泣不成聲，忽然抬起頭來，斷斷續續的問道：「大哥……你的傷可曾好了？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，他的臉色不禁紅了一下，心說奇怪這事情，她怎會知道的呢？只是他也沒有多問。

心怡多年以來，均曾爲着萬斯同擔憂，此刻聞言，她的心不禁頓然開釋了。

現在她眞不知再歸罪于誰了，上丸天宮瓦解了，葛鷹也棄邪歸正，葛金郎却又是萬斯同的親生弟兄，花心蕊，雖然多行不義，但是她到底是自己的胞妹，這些人中，又能找誰？又能歸罪於誰呢？她想到了這些，不由得頓時就呆住了。

本來她渴望着要向萬斯同一吐的心事，這時候反倒是一句也吐不出來了。

兩個人對坐着，一人嘆息，一人流淚，再襯以室內的白燭，供桌，眞是悽慘極了。

萬斯同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姑娘，妳既然知道了這件事情，傷心自是難免的，以我看來，還是辦正事要緊，現在——」他說到此，把身上的那領披風卸下來，就見他背後有一個方形的小匣子，這匣子爲一方黑綢子包着，他把它解了下來，雙手捧着擺上了桌面。

心怡吃了一驚問：「這是甚麼？」

「這是——」萬斯同慨然道：「這是令堂的骨灰，我帶來了。」

「謝謝大哥……」心怡忽的哭了出來，她撲上去緊緊抱住了那骨灰匣子。

萬斯同嘆了一聲道：「我本想親自把它帶上黃山，略盡我一點心意，可是一想，這骨灰還是應該交給姑娘，而且要由姑娘親手把它掩埋起來。」

心怡已泣不成聲了，在她內心的深處，此刻實在把萬斯同感入骨髓。

她點頭道：「大哥，我一定會這麼做——大哥，你對我們這麼好，可叫我怎麼來謝你才對？」

萬斯同不由呆了一呆，三年來的山林獨居生活，使他習慣於冷漠，他已很久沒有面對過少女而談話，更何況對方是一個絕色的女子，又是自己心目中，原來已有份量的女子。他的臉紅了一下，吶吶道：「姑娘妳不必這麼說，這是應該的。」

心怡忽然拜倒地上，叩了一個頭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是我花氏門中的大恩人，我給你磕個頭。」

嚇得萬斯同忙把她扶了起來，他緊張的道：「心怡，妳千萬不要如此，妳要這麼客氣，我就走了。」

心怡含着淚說：「你不要走……大哥！」她說：「這几年流浪的生活我眞够了……以後我……我怎麼辦呢？我……」

萬斯同嘆息了一聲道：「依我看來，葛鷹既然落得如此下場，也够了，姑娘也不必再去找他了，至於舍弟斯亮，却又和令妹是夫妻，如今也都改過自新，我們也就原諒他們吧！至於妳——」

心怡原本是低着頭，此時她仰起頭注視萬斯同，萬斯同反倒說不下去了。

他吶吶的道：「姑娘既有這番孝心，應該親奉令堂骨灰，上黃山予以厚葬，然後至青城認父……」

花心怡忽地站了起來，只見她秀眉一挑，氣得聲音發抖的道：「大哥，這件事情你不要提了，我至死也不會去認他的，他……他害得我母女三人好苦……」

萬斯同內心不勝嘆息，心忖着她這種情形，和她妹妹心蕊是一樣的，我這個調人看來是沒有希望了。

但南宮敬那長者的影子，飄浮在他眼前，此人非但是自己嚴師慈兄，而且，更是當年拯救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恩重如山，自己如果眼看他父女相背，而不予以假手調和，實在問心有愧。

可是這姐妹二人，態度又是一樣的頑强，看來這事情是急謀不得，以後再爲設法的好。

當時就點了點頭道：「姑娘所說也許有理，但就我和掌門師兄十八年的相處經驗來看，南宮敬是一個心地善良，德高望重的長者。」

他看着心怡，又繼續的道：「這十年以來，他無日不以令堂爲念……」

說着忍不住又嘆息了一聲，道：「家師爲他至情感動，領悟昔日之非，所以才令我千里下書，誰又想到妳母親成見如此之深，居然不問青紅皂白，把我囚禁地窖，若非妳姐妹救我……以後情形還自難預料，姑娘！」

心怡苦笑了一下，搖了搖頭道：「大哥，你不要再說了。」

「好吧！」萬斯同失望的道：「目前姑娘還是要好好保重身體要緊。」

「大哥。」心怡垂下了頭道：「我想求你一件事，不知你可否答允？」

萬斯同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……」她說：「此處離黃山甚遠，我一人……」她似乎不知如何說才好？

但聰明的萬斯同，早已洞悉了她的心意，他當時立刻接下去說道：「姑娘單身一人，行走江湖，多有不便，我一定奉送姑娘到黃山就是。」

心怡聞言，不禁內心大喜，她猛地抬起了頭，以一雙深情的眸子，注視着萬斯同，吶吶道：「謝謝大哥。」

萬斯同注視着這個姑娘，內心不禁大爲有感，設想一個弱女子，數年來居無定所，流落江湖，如今淪爲賣藝爲生，其下場也確實够慘

的了。

但她始終把持着她崇高的理想，確實不移，俗謂：「蓮出汚泥而不染」，看起來，她實在令人可敬。

于是他不禁又爲自己想到，自己也是老大不小了，如今尚且沒有家室，武技既成，流落江湖，浪跡風塵，終非久遠之計。

想到此，目光不禁偷偷的朝着心怡望去，湊巧對方也正以一雙深情，飽浸熱淚的眸子，望着自己。

四目相對之下，各人都似有無限深情，可是誰也不願在這時吐露出來。

這種情調，最能消蝕一個人的靈魂，魄力和情操，初涉情場的少年男女，多半是受不住的。

可是他們二人，都是在痛苦中打過滾的人，雖都是涉情不深，也可以說是初涉情場，可是他們到底比別人多領會了一些所謂感情的眞締。

萬斯同在這一刹那之間，却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，這個問題令他把火熱的情操頓時冷了一半。

他想：「南宮敬既是她父，却又是自己大師兄，雖說是自己對這位大師兄，一向如同師父一樣，可是嚴格論起來，到底和他們平輩，如此說起來這花心怡，應算是自己子姪一輩了，怎可以和她……」

想到此，不禁令他打了一個寒顫，一時就怔住了。

繼又想，依此推來，那花心蕊情形也是一樣，萬斯亮和她成婚，那麼南宮敬理當又是萬斯亮的岳父，可是萬斯亮却又是自己的弟弟，無形之中，自己又較南宮敬低了一輩。

如依此看來，自己和這花心怡，又似無甚不合，如能成婚，則兩對姊妹，兄弟成婚，反是武林中一段佳話……

兩種思潮困擾着他，令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？他頓了一下道：「姑娘預備何日起程？不妨先告訴我一聲，因我近日內要回雁蕩山面謁家師一次。」

心怡垂首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暫時在這裏等你，只等你歸來，我們就可隨時動身。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，隨即站起身來道：「也好，我這就走了。」

心怡既得對方口允護送自己返回黃山，來日方長，她的心情也就放了下來。

此刻，見萬斯同要走，雖是不無依依，可是，却也不便多留，當下說道：「大哥請沿途珍重。」

萬斯同已走到門口，却又回過了身子道：「姑娘，我都忘了，妳一個少女，沿街抛頭露面，總非好事……」

說着探手入懷，摸出了一包碎銀，道：「這是我留得的一些碎銀，姑娘可以暫時拿去，以後再說。」

心怡臉紅道：「大哥……我用不着。」

萬斯同却面帶不悅，他也不多說，遂上前，把這一包銀子放在了桌子上，轉身出去了。

心怡趕上一步，道：「大哥……你自己不用嗎？」

「我還有——」萬斯同說着，他已大步走了出去。

心怡突然想起了郭潛來此之事，竟忘了告訴他了，當下跨到了院中，却見萬斯同已走遠了。

她就嘆息了一聲，默默地轉了回來。

一個人在房中發了一會呆，想到了母親，忍不住又簌簌淚下。

唯一令她感到安慰的是，萬斯同似乎不再像以前的那樣逃避自己了。

尤其可感的是，他竟自己說出，要護送自己到黃山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意呢？

不言這姑娘獨自閨房深思，她是喜一陣，憂一陣，悲一陣却又哭一陣。

× × ×

却說萬斯同離開了台州客棧，跨上了他那匹高大的黑馬，展望驛道上，全是一色的白，長空有幾隻雁影掠過，風颼颼的抄着雪面刮過來，襲在人身上，實有一種說不出的寒冷感覺。他在馬背上，長長的嘆息了一聲，深深感覺到一個流浪無家的人孤單和飄零之苦。

黑馬展開了四蹄，雪道上留下了深深的蹄痕。

已是午飯的時候了，家家戶戶在拜罷了祖宗神位之後，都熱熱鬧鬧的在吃飯了。

萬斯同不禁回想到了自己的身世——一個自幼死去父母的孤兒。

這其中的溫暖，他是從也未曾體會過的，因此當他目睹着別人一家在小團聚時，他的心就有說不出的痛苦，說不出的難受，那種滋味，是遠比西北風吹在臉上的割痛，更難忍，難受。

他因此最怕目睹着別人的親情，他的馬跑得更快了，直到驛道的兩邊，沒有了人家，他才把馬放慢了下來，人馬都在冒着熱氣。

同時他的肚子也感到一陣陣餓得難受，冷天是最不能餓，非要吃些東西才行。

在驛道的一邊，湊巧有一家燒餅舖子還開着，雖是大年下，這種生意也還不惡，來往進食的，也都是一些苦哈哈沒有家的朋友。

隨着冷風，傳出來熱騰騰紅燒肉的香味，聞到了這種味道，萬斯同是再也走不動了。他翻身下了馬，掀開了棉門簾子進內，見是一間敞間，裏面已坐滿了人，酒香，肉香，和燒餅的味道十分濃，一個穿破棉襖的伙計，招呼着他坐好之後，問：「先生要吃什麼嗎？」

萬斯同就隨便叫了一盤扒羊肉，和一碗湯，來了十幾個燒餅，一個人低頭吃着，無意間，偶一抬頭，却見隔座上坐着兩個怪人。

這兩個老人長相非常奇怪，衣着也是少見，萬斯同不免就多看了他們幾眼。

只見二人，一高一矮，俱着白衣，猛然看起來，直像是戲台上一對紙糊的人一樣。

萬斯同還眞沒見過這麼怪的人，二人是白衣，白笠，白鞋，白襪，身上白衫，又肥又大，看來非絲非蔴，也不知是何質料，似非常之軟，其上不着點塵，就連他二人的脚下，也不見一點雪跡。

萬斯同在江湖上混了這些時候，也有了相當的閱歷，這兩個人一入目中，他就知道，對方必定是武林中人，二人身上定還都有相當的功夫。

當下心中又不由動了一下，對他二人更加注意的去看看，遂又見那高個子斗笠之下，有一個白布所纏的彎形東西，揹在背後。

這是一件形式特別的東西，萬斯同更可斷定，那是一件奇形的兵刄，再看那矮子左脇之下，也有一個布捲兒也似的東西吊在脇下，萬斯同看到此，就知道自己所料不假，這兩個人必定是身懷絕技的一雙怪客。只是不知二人來此爲何？

心中正在想着，就見那矮子把桌子一拍，打着一口濃厚的川音道：「喂！再來兩角燒刀子，切一碗凍蹄花來，快點！」

他這一出聲，萬斯同聽在耳中，眞差一點想笑，因爲那聲音，就好像踩着鷄頸子一樣的彆扭，又是左嗓子，聽在耳朵裏，眞叫你起鷄皮粟兒。

客人之中，有一個靠牆的胖子，忍不住呵呵的大笑了起來。

那個矮子忽然目光瞪向他，身子倏地一動，似乎右手想抬起來，却爲那個高個子伸手把他壓住了。

萬斯同和這兩個怪人是臨座，所以他們說些什麼，他都能聽得很淸楚。

這時就聽得那高個子小聲道：「少惹閒事，兄弟！何必呢！」

聲音也是透着很重的川音，那矮子隨着嘿嘿一笑道：「放心吧，我只是想叫他掉兩個門牙，你又何必朗格多心，我又不是小娃兒。」

說着一仰頸子，把手中酒乾了一半，發出「嘖的一聲，又說：「這凍蹄花還不錯。」

萬斯同心中一動，這才知道，這兩個人果然是身上有功夫，只由矮子口氣判來，他和那個胖子，相差着最少也有丈許遠近，居然有把握舉手之間，把那胖子門牙打下，只此一記，也足見他身上有相當的功夫了。

萬斯同本是一時好奇，只不過看着二人奇怪罷了，現在却不得不注意二人了。

這時夥計又送上了酒和菜來，這高矮二人好像是酒量很大，彼此又對飲起來。萬斯同對這二怪人發生很大興趣，一時不想先走，就喚來了夥計道：「喂！也爲我送一角酒來。」

夥計答應而去，那矮個子本是側面問他，聞言之後，不由偏頭看了他一眼。

萬斯同忙把目光轉向一邊，那矮子目光十分銳利，似乎也看出了萬斯同不似常人，把萬斯同身上來回的轉了幾轉，又小聲的向對面那高個子說了幾句。

高　子目光也不由向着萬斯同望去，萬斯同仍是裝着不看他們。

二人看了一會，也沒說什麼，遂又對飲了起來，那矮子想是多吃了幾杯酒，這時把杯子一推，道：「葉老大，這個年過得慘啊！腰裏沒得銀子，到那裏都是不方便。」

說着又偏頭看了一眼，萬斯同忙裝着把頭一低，端起酒杯呷了一口，他耳中却在留神傾聽着。

遂又聞那矮子小聲道：「……這筆錢要是到了手，我們要好好吃他幾……」

高個子用手在唇上一按，噓了一聲，斥道：「老二，你太大意了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矮子呵呵一笑道：「格老子，有什麼關係……」說着又回頭看了一眼，萬斯同仍然低頭吃飯，可是他心中已經知道，這高矮二人，定是綠林道上的高手，他二人來到這台州，絕非是遊賞觀光，却是在追踪着一樁買賣，也就是他們的財路。

萬斯同不由暗笑了笑，自語道：「萬斯同，這一下你可是走不了啦。留下來吧，留下來看看這是一件什麼事，然後再見機行事。」

心中方自想到這裏，却見這高矮二人，一齊站起了身子，高個子一面嗽口，一面道：「伙計，算賬。」

那個矮子也尖着嗓子問：「咱們的小驢，你們餵過了沒有？」

伙計笑道：「餵過了，已牽到前面了。」

高個子遂取出了一小塊碎銀放在桌上，二人直向門外行去，萬斯同忙也放下了杯箸。

他等到二人出了店門之後，匆匆付了賬，趕向門外，却見那一高一矮兩個怪人，已經走了一段路了。

萬斯同望着二人背影，心中更是不勝驚奇，因爲二人每人都騎着一匹小毛驢。

一般的毛驢，都是灰色，或黑色，可是他們這兩匹小驢，却是其白似雪，身上不見一根雜毛。每頭小驢的頸子上，都拴着一小串鈴鐺，走起來發出叮叮噹噹的淸脆聲，十分悅耳。

他二人這時都把背後的大斗笠戴上了，由後面望去，斗笠的下後方，還有一圈白色的綢子垂着，襯着尖尖的帽頂，白色的長衣，白履，白驢，白雪……

這兩個人，看起來眞是瀟洒得很。

拚命拚搏　失手失寶

武林中人，多數不重視穿着打扮，所以屢見蓬頭散髮，衣衫不整的怪相，却極少見過，像高矮二人，這麼工心計于衣着的打扮。

萬斯同不禁心中甚爲納罕，他匆忙上了坐騎，在後面一路尾隨了下去。

二人好似尚不知身後有人跟踪似的，兩匹小白驢連轡而行，叮叮噹噹，在這大雪的野道上行着，別有一種出塵的風趣。

古人有「踏雪尋梅」之樂，看來還不如他二人那麼風趣，二人手中還各有一條小馬鞭，也是白色細竹所製，不時的指指點點，儼然像是一對風雅的隱士，又像是浪遊他鄉的騷人墨客，却不像是一雙拿刀動杖的武林中人，自然更不似綠林道上響馬賊人了。

可是萬斯同却眞的提起了興趣，他不相信自己會看錯，他一定要對二人摸一個清楚。

黑馬慣於馳騁，却極不耐這樣慢走緩行，跟在這兩匹小毛驢後面，既不能快，又不能慢，所以行走的十分蹩扭，有幾次揚蹄欲馳，都爲萬斯同用力給勒住了。

這時牠不耐的發出了長嘶，這一叫不要緊，那前面慢行的一雙小驢，忽地一揚前蹄，猝的飛馳了起來，却差一點把高矮二人給摔下馬來。這時候，可就無意間看出二人的功夫了。

就在那小驢一揚前蹄的同時之間，這高矮二人，不約而同的同時自鞍上竄了起來。

他們雖如此，可是看起來還是險得很，身形起在空中並不高，可是看起來很輕穩。

遠看起來，二人就像兩隻大鳥，那痴肥的衫袖，活像是兩片大翼，只是張闔之間，却又安安穩穩的落在鞍背上。

二人同時落鞍，同時扣韁，俱把坐下的小毛驢給勒住了。

這時萬斯同却也同時勒韁，他口中並作喝斥之聲，也把那匹黑馬給制服了。

再抬頭望時，那高矮兩個怪人，已都在鞍上回過身來，同時以一雙烱烱有神的眼睛盯視着自己。

萬斯同心說：「糟了，不要給他們兩個看出來了。」

當下仍然慢帶韁繩向前行去，偏偏是他坐下那匹黑馬動了好奇之心。

要知馬驢本是一類，這兩種畜牲湊在了一塊，最多爭執，驢雖小，但個性最固執，所以一般牧者，從不把這兩種畜牲關在一起的。

尤其是這兩匹小驢，本是蜀西番地的一種特產，極爲稀少，別地很難看見。

所以連萬斯同坐下的這匹黑馬，也動了好奇之心，按說牠如直行過去，也就沒事了。

但這匹黑馬却直向其中之一的小驢身上偎去，那小驢背上的人，是那個瘦如旗桿的高個子。

黑馬一偎近，兩匹小驢先就驚動了，各自已先驚跳起來。

高個子那頭小驢更不禁團團的打起轉來，如此一來，那個高個子也跟着直打轉，他口中「唷！唷！」直叫，可是小驢不聽，他忍不住怒斥道：「小子，小心你的馬。」

那個矮子，脾氣最躁，這時見狀，早就怒不可遏，口中大罵了一聲：「龜兒子！你硬是找死。」

一面掄起馬鞭，「刷！」的一下，直向着萬斯同的那匹黑馬頭上抽了下來。

可是萬斯同怎會讓他打着自己心愛坐騎，

就在那矮子馬鞭下抽的同時，他已先知道欲打下的部位，猛的一帶馬頭，看似無奇，而這當中時間控制的極爲準確。

馬鞭抽下，黑馬同時揚頸，一上一下，却正好躲過去。

矮子這一馬鞭，由於用力過大，又加上自忖着萬無一失，所以勢子非常疾。

他却是怎麼也沒有想到，會有此一着，只聽得「叭！」的一聲。

這一鞭手沒有抽着對方的馬，却正好打在了自己小白驢的肚皮上。

這一鞭子份量是如何的重，那頭小毛驢如何吃受得住，只痛得狂叫起來。

矮子一鞭打錯，心中是又惜又怒，他大吼了一聲，聲如夜梟，身子却如同旋風也似的自驢背上竄了起來。

他先不顧找對方算賬，因爲他的小毛驢，已經如同發瘋似的直向前狂奔了去。

這個矮子頓了一下足，先是撮口吹了一聲，可是小驢無端爲主人打得這麼重，那裏還聽話回來。

這一下矮子可急了，他冷笑了一聲，匆匆對萬斯同道：「你小子先等着我，我們回頭再算賬。」

他口中說着，再也不敢多躭擱，只見他那一雙短腿，在雪地裏一頓，雙手前伸，身形就像脫弦之箭也似的，直向前面小驢追去。

瞬息之間，人驢皆已無踪。

萬斯同在馬背上，眼見這矮子竟有如此身手，心中也不禁吃驚，更就打定了宗旨，非要察看一下二人來此的動機不可。

他佯作吃驚的在馬背上大叫道：「啊！眞可怕！」

這時那個高個子已把他坐下的小驢控制住了。就用目光狠狠的盯視在萬斯同身上。

他怒聲道：「你是郎格走路的？媽的！沒長眼睛嗎？格老子……」

萬斯同忙抱拳陪笑道：「對不起，這都怪我的馬，畜牲無知，你老何必罵人呢？」

高個子一雙碧眼骨碌碌地在萬斯同身上轉着，此時聞言，揚了一下眉毛，冷笑道：「罵人？格老子，我還想要揍人咧！你龜兒子會騎馬嘛？」

萬斯同只好忍着怒氣，他知道如果此刻自己露出了功夫，無異令他二人心存戒心，那麼再想察看他二人，就不容易了。

當下苦笑了一下道：「怎不會騎馬呢？只是你們騎的驢子太怪相，驚了我的馬罷了，眞是對不起。」

說着，他就直接帶馬向前行去，那個瘦高個子在後面尖聲大叫道：「站住！站住！」

萬斯同本想不理他而去，可是一眼看見先前追驢的那個矮子，已自前方乘驢疾馳而來。

他知道這矮子來了，自己免不了還要有麻煩，不禁眉頭皺了一下，正想帶馬快逃，可是轉念一想，就此見識一下他們的功夫，也是一件好事。

想着，就勒住了馬，再看那矮子，乘騎如飛，一刹時已馳臨眼前。

大概是制服這頭小驢，花費了他不少氣力，在驢背上吐氣如霧，人驢都喘成了一片。

他老遠的就揮着手，這時大聲嚷道：「老大，看着他，不要叫他跑了。」

那個被叫爲老大的瘦子，尖聲說道：「他跑不了。」

萬斯同乾脆不走了，他要看他們能把自己怎麼樣，那個矮子這時翻着一雙小眼道：「小伙子，你是要惹事是不是？我早就看出你不是玩意兒。」

他說着話，倏地自驢背上騰身而下，右腿向前上一步，同時出手已經拉住了萬斯同手上的韁繩。

他爲要報復方才幾乎墮馬之仇，右手用足了力，往下一扣一奪，口裏叱道：「你給我下來吧！」

隨着他手一翻，只聽見萬斯同口中發出了「啊呀！」的一聲，整個人都離鞍飛了出去。

緊接着「噗通！」的一聲，落在七八尺之外的雪地裏，可是否摔着了，也只有他自己明白。

就是他借勢滾了一下，弄了一身的雪，緊接着，他就大聲的啊喲了起來。

小矮子倒沒想到對方這麼飯桶，他本意對方也許多少會些功夫，却沒料到如此不濟，只憑自己帶韁之力，竟能把他摔成這樣。

當下嘿嘿一笑，大笑道：「飯桶！就這麼一點本事，還敢出來現眼。」

那個高個子在一邊看得有趣，不禁哈哈的大笑了起來，萬斯同却仍然在地上大聲的啊喲着。

他一面叫道：「這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你們敢這麼打人嗎？」

說着他由雪地裏跳起來，兩隻手抓着地上的白雪，直向這高矮二人亂擲了過去。

可是他有意亂擲着，那些雪團，不是在前，就在後，要不就落在二醜四週，反正沒有一團打在二人的身上，同時他一邊跳罵着，作出一副鄉下人的樣子。

他這種情形果然就把這一雙老江湖給蒙住了。

二人本以爲萬斯同是一個角色，想不到却是一個如此的廢物，一時怨氣全消，都呵呵大笑起來。

那矮子更跳笑着大聲道：「龜兒子，回家抱娃娃去吧！老子不曉得什麼叫王法？嘻——嘻……」

他說着，又在那匹黑馬的屁股上重重的一拍，大聲喝斥道：「去你的。」

那匹馬經他如此一來，長嘶了一聲，直向來處奔去。

萬斯同大聲叫道：「天啊！我的馬。」

說着，就撒開雙腿，直向馬跑之處追去。

那個矮子目視着他跑遠了，遂笑得前後打跌，一面向瘦高子說道：「媽的！老子看走了眼了。」

高個的瘦子也是呵呵直笑，可是他只笑了幾聲，就止住了，遂皺了一下眉道：「老二，那個小子腿好快啊！你先不要笑。」

矮子聞言，直向馬跑之處望去，果然人馬已無踪影，他怔了一下，却又嘻嘻道：「你放心吧，他要是眞有什麼子功夫，剛才怎會如此鬆包蛋？」

說着咳了一聲，走到了他的小驢旁邊，他的怒火立刻又來了。

只見那小驢方才被自己鞭過的地方，已然留下了一道紅紅的血印子，鮮紅的血，已自沁了出來。

那頭小驢像是極爲痛苦的，不時回頭用舌頭去舐着傷處的血漬。

矮子看到此，不禁打心眼裏難受，又罵了幾句，遂蹲在地上，解開行囊，找出了上好的刀傷藥，小心的爲牠包紮了一番。

高個子頻頻催促道：「快走吧，別再躭擱了。」

這矮子才翻身上了驢背，一高一矮，遂自緩緩向前行去。

這兩個怪人，正如萬斯同所猜測，一點不錯，他們是綠林道上有名有姓的一雙人物。

這二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和秦冰大戰水母，花心怡的西川雙白。

那個高瘦個子的是草上露葉青，至於那個矮子却是瓦上霜柳焦，兄弟二人向居西川。

西川雙白，成名武林已二十年，而且人人也都知道，他二人是老搭檔，可是却極少有人敢輕以招惹他們，因爲這兩個傢伙手段是太毒了。

他們雖然是定居西川，却從不在西川做案，每逢作案，這老兄弟二人，必定借詞外遊，最遠的地方，連直，魯，青，蒙都曾去過。

他們眼光準，盯貨也是極爲內行，無論黑白兩道的東西，只要是大油水，絕逃不開他二人眼下，一經盯牢之後，他們是立刻上綫開扒（下手行刦），絕不走眼，也從未失過風。

所以，這幾年來，他兄弟二人，始終是過着優裕的生活，由於萍踪無痕，使一些知道他們底蘊的官府中人，也無可設法，海捕公文，散發各省，他二人依然逍遙自在，時間一久，連官府對他二人也不再緝捕了。

三年以前，他二人至洞庭尋水母報仇，雖是遇見了一個花心怡，令二人焦頭爛額，可是最後仍然是報了仇了，水母和秦冰雙雙墜澗，自是萬無活理，但那花心怡，也眼見她自峭壁上墜下，一口怨氣也算是出了。

西川雙白由是返川，心情頗爲愉快，他二人仍然是一年做案一次。

這一次，他二人看上了一宗買賣，一路跟踪入浙，大致的情形，他二人也都摸淸楚了。

這宗買賣，說來實在驚人，那是當今聖上，玉旨金批特派大內三品帶刀護衛項一公，至浙省三門灣，領回的日本武士柴木三太郎護衛的八千金幣和六十四顆夜明珠。

這是一件極爲隱秘的事情，却不知怎地爲這一雙老兒打聽到了。

當今的這位武宗皇帝，原名厚煦，國號正德，十分英明，在位雖不久，却與隣邦十分敦睦，他得知這個消息，親自派下一名護衛至浙省接迎這位日本的武士，這件事，連浙省的地方官都不知道，可謂十分隱秘，一切都由那位身懷絕技的大內高手項一公佈署迎接，他身懷有武宗皇帝的密令，可是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，才會出示。

這位三品護衛，自得到這項命令之後，內心可是十分焦慮，因爲他原是江湖中人，所以很淸楚江湖綠林中那些賊人的手段。

所以他一路上喬裝成一個極爲平常的生意人，一點兒痕跡也不敢顯露。

等到在三門灣接下了柴木三太郎之後，他依然是提着心，要按皇帝的意思，是令他注意調動各省州縣的捕快，協助護送。

可是項一公却寧可獨自一個人來辦這件事，他知道這消息一經過州縣官府，無異向江湖中標明了告示，反倒敗露了身形。

所以他沿途之上，是誰也不敢驚動，那位日本武士雖是日本的劍道高手，可是他深深知道，中國地大人多，能人異士太多，又經過項一公陳述其中的厲害，這時柴木三太郎也不禁有些發慌。

於是在項一公的建議之下，這位日本人特地打扮了一番，衣服也換過了，模樣兒看來倒是和中國人沒有什麼兩樣，只是嘴上那兩撇小鬍子，他却捨不得刮，還有那口武士刀，他是說什麼也要掛在腰上，據他說，這是代表他們日本人的武士精神。

項一公因爲他是一個客人，不好過份强迫他，也就只好任他如此。

他二人自三門灣喬裝入台州，預備少歇一二日之後，即取道入京。不想，西川雙白早就上躡了他們。

葉青和柳焦也知道這買賣太扎手，而且一經抓獲，自己二人是萬無活理，而且這種事無異犯上的叛逆，太危險了。

所以他二人更是十分的小心，平日連大店都不敢進，吃飯也是找那些極小極僻的飯店，惟恐敗露了身形。

可是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百密難免一疏，却惹起了那位新上道，身懷絕技的萬斯同的注意，這也是命運天定。

西川雙白這一次跟踪，可不像昔日那樣亦步亦趨，他們綫放得極長。

所以，一路上，有很長的距離，很好的機會，他二人都不動，一直盯到了台州。

在這個地方，他們的心才動了，爲什麼呢？因爲這地方四面都是山，括蒼，天台，大盆，雁蕩……等四州環視，一經下手之後，隨便往那一處山裏竄，都令對方束手無策。

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到了。

不要看他二人這麼優閒的走着，其實他們的眼睛比誰都要精明。

兩頭小驢漸行漸遠，驛道也開朗了，展望在眼前，是一片遼闊的原野，昨日的大雪，點綴得這地方，成了一個銀色世界。

矮小的柳焦咳了一聲，勒住了小驢，翻着一雙小眼道：「老大，我看那個老小子八成也有些明白了。」

草上露葉青怔了一下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柳焦冷冷一笑，用手上那純白細竹的小馬鞭，指着丈許外的雪地道：「你看看這個。」

葉青順其指處看了一下，皺眉道：「這不是很淸楚的輪跡麼？」

柳焦冷笑了一聲道：「老大，你走了眼了，你再看看這邊。」

他的小馬鞭又指向一個岔道，葉青順望過去，不禁又啊了一聲，道：「怎麼又有一輛車呢？」

矮子嘻嘻一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他跑不了，要想瞞過我可是不容易。」

他口中這麼說着，陡然一按雙手，整個的身子自驢背上拔了起來，如同一片枯葉也似的，已落在了雪地上。

就見他先彎下腰來仔細的觀察着雪地裏的輪跡，唇角帶着冷笑。

遂又在那岔道之處，也觀察了一番。

然後他身形一竄，四平八穩的又落在了那小毛驢的驢背之上，手指前方大聲說：「直下去，沒有錯。」

葉青皺眉問：「有把握嗎？」

柳焦哂道：「你想，車上有八千金幣份量是不會輕的，在一上車時，我已試過了它的輪跡，除了吃雪不算，它下土的深處是一指半，現在一點也不會錯的，快走，我們躡下去。」

草上露葉青不禁十分佩服，當下赫赫一笑說：「眞有你的，矮子。」

兩頭小驢，遂卽迎着凜冽的寒風，向前面疾馳而去，這一程，他們足足跑下去有好幾里地。

就在一箭的射程之外，一個小黑點，已自在雪地裏，以着奇快的速度移動着。

柳焦嘿嘿一笑，手指前方道：「老大，沒有錯吧。」

葉青手推着背後白布纏包的兵刄，凌笑道：「這是好地方，下手吧！」

柳焦想了一想，搖頭道：「不要慌，再等一會，現在我們上去看看吧。」

二人同時用手把鞍後的行囊打了開來，一刹那間，葉青頷下多了一縷長鬚，手中多了一面小銅鑼。

柳焦的右手却多了一面旗牌，上面却寫着：「六爻神課，奇門遁甲」。

正中却有「大小白仙」四個大字，他背後還有一個木匣子，上面橫一道豎一道貼滿了紅

紙，寫的是什麼「萬應錠」，「解腸散」，「七寶丹」……等等。

葉青已迫不及待的飛馳而上，小驢上的串鈴，叮叮噹噹的响成一片。

這一雙小驢，一跑開了，可是眞快，一刹那間，已追上了前行的篷車。

這時已可淸淸楚楚的看見了那輛篷車，那是一輛雙轅二馬的黑色馬車。

馬車的式樣特別，設計的式樣也極輕巧，皮窗半敞開着，車行如飛。

可是它的速度，依然是不如那雙小毛驢爲快，一刹時兩頭小驢已追到了近前。

這時葉青的小鑼「噹！」的敲了一下，高聲道：「神算——靈——」

趕馬車的，是一個四十上下，短小精幹的漢子，一眼就可以看出，他身上是有相當功夫的。

這時他手中馬鞭一揮道：「走！走！我們有急事要趕路，那有工夫算命。」

可是西川雙白的兩匹小驢，始終貼得很近，葉青打着京腔道：「客人要知道吉凶禍福，過去未來不要？卦不虛算，一算必靈。」

柳焦也在一旁帮着腔道：「來一卦吧，老爺。」

那個馬車夫，倏地一勒韁，瞪眼罵道：「混蛋，給老子滾開！那有在半路上算命的道理？閃開！」

說着他舉起鞭子，就要向葉青身上抽去，忽然車內傳出一聲：「福子，慢着。」

那車夫憤憤不平的把鞭子收回，西川雙白遂見車窗「嘩」地一聲全開了。

現出了一個六十上下的老者面孔來，這老者面色紅潤，兩道灰眉已半禿落，雙眉之下，那一雙眸子，倒是精光四射，他身上穿着一襲醬面團花的袍子，頭戴小便帽，完全一副商人的打扮。

他向二人打量了一番，面現驚異的道：「你們要幹什麼？」

柳焦搶先說道：「老爺，我們是南昌的大小白仙，專爲過往的貴人算卦的，老爺，求一卦吧！」

他一面說着，還作出一副卑下的笑容，老者聞言半天之後，才冷冷的一笑說：「我們有急事，要趕路，你們找別人去吧！」

說着正要揮手令行，可是葉青忽的用手抓住了他的車窗，笑道：「老爺，你面現晦紋，前路必有凶險，還是來一卦吧！」

老者聞言不禁勃然大怒，雙目一瞪，緊接着，他却又呵呵的笑了起來。

笑罷之後，他點了點頭道：「朋友，你們招子可不亮，我們這車上可沒有油水呀！」

雙白不由心中一驚，柳焦裝着不解笑道：「咱們要小油水就够了。」

這老者忽地雙眉一挑，「砰！」的一脚，把馬車門給踹了開來。

跟着他一挺身，站了起來，大聲道：「你們是想怎麼？朋友，你們報個萬兒吧！」

雙白嘻嘻一笑，交換了一下目光，柳焦忽的一抖手，把手中的旗牌抖出，直向着老者面門點去，並且發出了一聲狂笑道：「相好的，別裝糊塗了。」

那老者果然武功不弱，他忽地朗笑了一聲，大聲喊道：「柴木小心，有强人來了。」

車座裏，立刻有人應了一聲，只聽見嘩啦的一聲，另一扇車門也開了。

從裏面跳出了一個身材矮胖，留有八字鬍的人來，只見他腰上插口長柄的長刀，另一邊，也有一口皮鞘的同樣短刀。

此人一下地，怪聲怪調的道：「强盜，那裏？來來……」

一眼看見西川雙白，這日本人，也不由吃了一驚，因爲他想像之中的强盜，必然是人高馬大，却想不到對方竟是如此一雙不起眼的人物。

當下狂笑了一聲，回頭對那老者道：「中國朋友，不要慌，我來——」

只見刀光一閃，一口明晃晃的武士刀，已自鞘內拔了出來，並且就勢，快如閃電的直向柳焦連人帶驢劈了下去。

西川雙白一見來人這種怪相，就知是來自東洋的武士，別看他二人橫行武林數十年，傷人無數，閱歷老練，可是東洋人，他們還是第一次會見，不要說比鬥，連見也是第一次。

柴木的刀到，柳焦身形一偏，已離鞍而下，眞是輕同落葉一般。

東洋人對於這一手，是自心眼裏佩服，可是，他依仗着自己乃是東洋有名的刀手，還沒有把這兩個人看在眼中，只是心內有些驚異而已。

按他們本國的刀法，也是大有研究的，普通刀手只能封一方，卽正前方，較高者可兼顧二方，最高者可封四方，卽四面敵人來，都可防禦。

柴木的造詣，已到了封四方的境地，是以一刀不中，他趕上了一大步，又是一聲吼叫，刀由右前方，斜劈而出，映出了一道寒光。

就在這時候，矮小的柳焦，已冷笑了一聲，呼的一聲，展張了他的那柄奇怪兵刄「紫金旗」。

隨着旗展之勢，捲起了大片的雪花，他身形向下一矮，紫金旗向外一揮。

只聽得「噹！」的一聲，兩股兵刄迎在了一塊，柴木三太郎就覺得掌心一陣發熱，武士刀差一點給震了出去，這才知道中國人果然厲害。

他雙手緊握刀柄，再次進身，武士刀貼着地面，「刷！」的一聲砍了出去。

柳焦和這個東洋人動手，心中却一直有些提心吊膽，方才一接之下，他覺得對方手勁很大，尤其是對方那種刀勢，自己還眞摸不清他的路數。

這時一旁的葉青已冷笑道：「快點制服了他，那有工夫給他瞎纏呀！」

柳焦這次身形已躍了起來，可是柴木的刀法，也未可輕視。

一連三刀他沒有砍中敵人，他已老羞成怒，這時他忽的大吼了一聲：「唬哧！」

只見他倏地一翻手腕子，掌中刀由下而上，長虹貫日也似的捲了起來，直向柳焦的小腹上直劈了過去。

這一式刀法，是柴木救命絕招之一，柳焦一時大意，差點爲柴木砍上。他身形雖然躍起，可是看起來却是險到了家，柳焦不由大怒，一時殺機頓起。

只聽她狂笑一聲：「好奴才！二太爺今天看你怎麼跑？」

口中說着，掌中旗驀地捲起，「浪打金舟」，挾着一股罡烈勁風，直向柴木迎面打去。

柴木猛地向左面一閃，可是柳焦紫金旗上詭異莫測，看是打東，其實打西。

柴木方自舉刀格去，刀勢一出，這位日本的武士，立刻也知道自己是遞了一個空招，他猛地大叫了一聲，想借勢威嚇退對方。

這位來自東瀛的武士柴木三太郎一聲大吼，倒是把西川雙白中的那位瓦上霜柳焦嚇了一大跳，紫金旗已自撤出，却又倏地往回一收。

只見他那矮小的身子，如同狂風也似的轉了出去，紫金旗往掌下一壓，驚異的向着柴木仔細的看了一眼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東洋朋友，你這是怎地？」

柴木早先曾在中國住過，略悉漢語，此乖聞言雙手握刀，大吼了一聲：「我西！」

這一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，直向瓦上霜柳焦當頭劈了下來。

柳焦這才知道，日本人那一聲吼叫，乃是無爲而發，却想不到把自己倒嚇了一跳，方才一式自己原來已取勝，却如此令他逃開，一時怒火中燒，殺機頓起。

柴木刀到，柳焦只向側邊一閃身子，左掌向外一封，施了絕招「恨福來遲」，只聽嗡一聲，柴木的刀已被封了出去。

東洋人對這種功夫是外行的，而且是聞所未聞，這口倭刀被柳焦這種內家眞力一崩，他只覺得一雙虎口炙炙的發熱，同時身子直向後仰了出去。

瓦上霜冷笑一聲，進一步，紫金旗再次捲起，「遍捲飛螢」，直向柴木側腰捲去。

柴木三太郎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，他身形後仰，門戶大開，若再想逃開柳焦這一式，那眞是妄想了。

那一旁身負皇命迎接柴木的大內高手項一公，看到此，他是再也忍不住了。

他原以爲這位來自東洋的劍手，必定也有幾手厲害的功夫的，却想不到竟然如此膿包。

柳焦的紫金旗只一揮下，這柴木若想能逃得活命，那可眞是夢想了。

而項一公身負皇命，負有保護柴木之責，若是柴木喪命，自己也可能因此丟官喪命。

所以他是再也不能裝糊塗了，這時尖叱了聲：「朋友住手！」

聲隨人起，聲落人落，一支鳩形杖已把柳焦紫金旗磕在了一邊。他且就勢一幌身子，擋在柴木的身前。柳焦招已展出，忽的爲一柄鳩形杖自一邊磕開。只覺得對方手勁頗大，再一注視，才知來人竟是那來自大內的項一公。

瓦上霜柳焦身形旁側，嘻嘻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怎麼樣？朋友，你也要噌噌柳老二手上這柄玩藝的厲害麼？」

項一公這時連怒帶氣，臉色焦黃。

他拿出了他的官架子，咳了一聲道：「二位朋友，你們的招子空了？」

說着連連冷笑不已，柳焦一翻小眼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一旁的草上露葉青也冷哼了一聲道：「兄弟，你不要中他的鬼計。」

項一公嘿嘿一笑，手指着柴木三太郎道：「這位是來自東洋的朋友，來此是爲朝我皇上天子，不才我正是護送這位朋友的官差——」

說到此，他雙目一瞪，厲聲道：「我是朝廷三品帶刀護衛，此次當差，受有聖上親託，爾等草寇有幾個腦袋，竟敢打刦皇差不成？」

誰知道這西川雙白，乃是綠林中專做別人不敢做的硬買賣，項一公這番話，並嚇不倒他們。這時聞言之後，那柳焦嘻嘻一笑，點了點頭，轉首向着葉青道：「老大，聽見沒有？人家是大內的高手，而且是負老頭子的欽命的，怎麼樣，咱們只好逃了吧！」

草上露葉青哈哈一笑，啐道：「鷹爪子！（綠林中人稱官府人皆是如此）你想打這個旗號，就能把我兄弟嚇住了不成？」

說着又是仰天一笑，兎嘴連掀，道：「相好的，這裏是天高皇帝遠，你別嚇唬咱們，我們是不給你要錢，我們隨這位東洋朋友要點東西。」

項一公聽到此，不由又驚又急，驚的是，這是一樁極爲隱秘的事情，怎會爲這兩個人打聽到的，怒的是自己抬出了皇差的身份，這兩個東西居然毫不賣賬，竟敢以身對抗皇室，眞是膽大妄爲之極。

他說着自懷內掏出了一個杏黃色的信封，匆匆打了開來現出了一張公文，上面有血紅的大印。當然，西川雙白作案已久，焉有不認得這種東西的，他二人一看這種公文的形式，就知道這是一件極爲重大的隨身公文，只憑此一紙公文，沿途百官無不唯命是聽。

他們對看了一眼，此一對看之下，二人微微一笑，更堅定他二人的下手決心。

項一公公文在手，微微抖了一下，大聲道：「怎麼樣？你二人莫非還要親自過目一下才行麼？」

柳焦揚了一揚手，嬉皮笑臉道：「快！快收起來，收起來，皇帝老子還要那麼多錢幹嘛呀？再說這點點小芝麻，在他老人家眼睛裏，又算得了什麼呀？」

才說至此，那項一公斷斥道：「住口！」

他指指柳焦道：「你有幾個腦袋，竟敢上侮天子，好！好！今天你家項大人，就拿下你這不知死活的逆賊。」

他說着匆匆把信封收起，回身對柴木道：「你還是快進車去吧，待我來拿下他。」

柴木三太郎聞言搖頭大聲道：「我不怕，不怕——」

柴木說罷身形半蹲，雙手把武士刀向前舉了一舉，他刀身平置，借着刀光，可以淸楚的看出來自四面八方來襲的敵人。

葉青見狀，長笑了一聲道：「老二，你辦你的，我來對付這倭鬼。」

項一公心中不禁吃了一驚，他知道這高矮二人，身上都有驚人的功夫，自己或許尚可勉力對付一人，可是那柴木三太郎的刀法，方才已經見識過了，他如何有能力來對付此人？

想到此，這項一公頓時就不敢動了。

這可眞是進退兩難，他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二位朋友，我知道你們是身上缺點銀子，這事情容易，待我寫一便條，你二人可憑此，至州府衙門領取現銀五百兩，就算我項一公交了你們兩個朋友，如何？」

葉青呵呵一笑，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謝謝你了……」說罷，遂一瞪眼，冷然一笑，道：「朋友，你看錯了，我兄弟不是幾百兩銀子打發走得了的。」

項一公忍無可忍，大聲道：「你們要多少？朋友，項大人純係愛護你們，莫非你們眞就不知好歹嗎？」

葉青拱了拱手，冷笑道：「既然你如此愛護咱弟兄二人，我們也不能不知好歹，這麼吧！那八千金幣免了，你只把六十四顆夜明珠拿出來，我們就走。」

此言一出，非但項一公臉上變色，就連那柴木三太郎也不禁嚇得一怔。

他的刀也垂下來了，直着眼道：「什麼……夜明珠？」

柳焦笑道：「對了，拿出來什麼事都沒有了。」

項一公不由哈哈大笑了起來，他點了點頭道：「二位朋友果然高明，不錯！這位柴木朋友是帶來了這麼點東西，不過，早就由另車運走了。」

柳焦面色一變道：「你胡說！」他冷笑了一聲又道：「柳二爺眼裏可是揉不進砂子，你瞞得了我兄弟二人嗎？」

項一公嘿嘿一笑道：「信不信由你。」

這種舉動不禁令西川雙白十分猜疑，葉青首先忍耐不住，冷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自己會看。」

說着身形一幌，已縱身上了馬車，那趕車的，乃是大名府的捕頭要命金老七喬裝的。

他從二人這種打扮舉動，以及口音上，略略判出二人的身份，心中大爲吃驚。

他知道這兩個人，實在太扎手，今天的下

場，將是不堪收拾。

儘管如此，他也不能坐令此人如此妄爲。當下冷笑道：「下去吧！姓葉的。」

只見他雙掌向外一抖，以「神龍抖甲」的招式，直向葉青面上擊來。

葉青身形即將飄下，聞言忽地一個倒折，遂落下一邊，他打量着這車夫，道：「你如何識得你大爺？」

要命金老七哈哈一笑道：「西川雙白乃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人物，咱怎會不知。」

他冷笑了一聲又道：「只是葉老大，你應該明白，這個案子是作不得的。」

項一公經金老七如此一說，不禁頓時就怔住了。

這時才知道，這兩個怪人，原來就是綠林道上，專做大案的一雙巨盜西川雙白。項一公想到此，內心就禁不住打了一個寒戰，當下赫赫一笑，拱手道：「方才項某不知，原來二兄竟是武林中盛傳的西川雙白，葉義士和柳義士，眞是大大的失敬了。」

柳焦嘻嘻一笑，擺了一下手，道：「得了，項大人，不要損我們兄弟了，到底交不交出來？」

項一公皺了一下眉，冷冷的道：「二位朋友，那東西確實不在此地，你們又能叫我如何呢？」

柳焦嘿嘿一笑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好！那麼在下要看一看，如果眞如你所言，我兄弟是扭頭就走。」

項一公濃眉一挑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隨你好了！」

柳焦回過頭來冷冷一笑，招手向着那個坐在馬車上的金老七道：「兄弟，你先下來，你攔不住我。」

金老七狂笑道：「你們好大膽，連欽命的官差也敢打刦，西川雙白，我看你們以後也不要再混了。」

柳焦兩道黃眉一挑，正要發作，項一公在一旁叱喝道：「老七你下來，我們不能難爲江湖上的好朋友。」

要命金老七口中答應了一聲，心中不禁犯嘀咕，暗想道：你也太大膽了，你那種障眼法，怎能瞞得過這兩個傢伙？

可是項一公之言，他又不能不聽，當下自車轅上飄身而下，那草上露葉青，心知自己這位拜弟心細如髮，如果那批珠寶放在車上，定然是逃不過柳焦的眼去。

他不由直着嗓子叫道：「老二，你上去看看吧，車下面都有我呢！」

瓦上霜柳焦答應了一聲，身形已自狂飄而起，落在車篷之上。

他那矮小的身子，並不先翻入車內查看，却在車篷之上，運功幌動起來，整個車子都爲之搖動了起來。

這種舉動，除了柴木三太郎不懂之外，項一公和要命金老七可都知道，這是一種江湖「天秤」的手法，和「量天尺」同樣的具有特殊的功效，施功之人可從車身晃動及重量上察出車上到底有多少油水。

柳焦幌了一會兒工夫，冷冷一笑道：「對不起，項大人，我可要看個仔細。」

他口中說着，紫金旗「呼」的一聲捲了起來，可是他這旗桿尖上，却有三四寸長的一個尖子，看起來兩邊有刃，鋒利已極。

這瓦上霜柳焦，也是膽大至極，他哼了一聲，右手揮動旗桿，只聽見「哧！哧！」一陣割裂的聲音，那牛皮車篷，竟爲他劃得四分五裂，嘩啦的一聲倒了下去。

項一公並不動聲色，可是那要命的金老七，看到此，却忍不住厲聲道：「柳焦，你這是爲何？」

柳焦臉上帶出極爲憤怒的顏色，顯然是他發現這車篷內外並無荐甚麼東西。

想到了一路跟踪，可能竟會落了個空，這柳焦不禁勃然大怒，旗桿揮動，一片「克察」之聲，整個車子，爲他砍了個亂七八糟。

項一公大聲道：「柳朋友，項某並不騙你吧，你們招子可是空了。」

話猶未完，這柳焦暴怒之下，雙手握桿，「克察」的一聲，砍在車座之上。

只聽見「嗆」的一聲，他那旗桿頂尖，非但未陷下去，却反倒彈了上來。

西川雙白，是何等角色，焉有不明白的道理。

就見柳焦狂笑一聲，忽的伸手直向那車座抓去，可是這時候那一旁的項一公，却是再也沉不住氣了。

他厲吼了一聲道：「姓柳的，你給我閃開了。」

項一公口中這麼叱着，鳩形杖已自掄起，朝着瓦上霜柳焦摟頭打下，身形如狂飈而進。

柳焦尙未出手，那一旁的葉青狂笑了一聲道：「項一公，你說話太無信用了。」

他口中這麼說着，已跟踪而上，同時那口弧形劍已自撒了出來，劃出了一彎新月也似的光華，直向項一公後腦上砍下。

項一公這些年養尊處優，雖說是武功已擱下了不少，可是他仍然有相當的身手。

此刻葉青的弧形劍猛劈而下，項一公一聲不哼，「怪蟒翻身」鳩形杖向外霍地一揮，只聽見「噹！」的一聲，竟把葉青的弧形劍磕在一邊。

項一公這時，怒從心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他知道自己如不能制服西川雙白，將是不堪設想。

所以他這時再也不存善罷干休之想，因爲對付這兩個巨盜，任何妥協都是妄想，他們所要的只是錢。

項一公有了這種見地，身形霍地向下一矮，鳩形杖由側邊掄起以「西天一拐」之式，陡然打了出去，快似驚雷駭電，直向草上露葉青左耳擊去。

葉青狂笑了一聲道：「好。」

只見他身形一個疾轉，弧形劍向下一壓，平着向外一推，這一招名喚「大開革」，項一公轉身稍慢，只聽見「哧！」地一聲，一件外衫，竟爲劃開了尺許長的一條大口子。

這種情形，直把這位素日養尊處優的項一公，嚇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口中忍不住：「呀！」的叫了一聲。

驚魂乍定之下的項一公，不得不把自己壓箱子底兒的功夫，都施展了出來，一剎時間杖影幢幢，劍光閃閃，在這四外無人的雪地上打了起來。

再說瓦上霜柳焦，在揮刄亂砍之中，忽地發現了車座之下似有東西。

他冷笑了一聲，就在項一公爲葉青纏住的同時，這位膽大包天的巨盜，倏地一腳直向那馬車座上踢去。

只聽見「碰！」地一聲，車座倏地飛起，轟隆的一聲，落在雪地之上，頓時摔了個木屑紛飛。同時間，却由車座之內，滾出了一大一小，兩口黑漆描金的箱子。

柳焦不禁狂喜，大叫了一聲，直向雪地裏這兩口箱子撲去。

可是這時候，那一旁的柴木三太郎也急了，那僞裝馬車夫的捕頭金老七也急了。

他二人，自兩個不同的地方，各自大吼了一聲，雙雙向着柳焦撲去。

金老七一聲斷喝，道：「朋友，你納命來

吧！」

紫金刀以雷霆萬鈞之勢，挾着刺耳的尖風，直向柳焦頂門上劈去。

在同時同刻，那個柴木的武士刀，更是閃起了一道鋒芒，直向柳焦攔腰斬去。

雙方的勢子，可謂都是極爲緊湊，絕不容瓦上霜柳焦有瞬息的轉身機會。

可是這位來自西川的巨盜，確實有令他驕傲的功夫。

這間不容髮之際，只聽他發出了一聲狂笑，就見他那矮小的身軀，在雪地上倏地騰身而起。

那種起勢，如同是海燕穿雲也似的，快如閃電，快得令身側二人，幾乎無法控制住自己手上的兵刄。

因此，你看吧，柴木的武士刀，直向金老七的肚子砍來。

而金老七的紫金刀，却挾着勁風直向柴木三太郎的頭頂上直劈了下來。

二人都不由大吃了一驚！

日本人對于「封閉」的招式，是有相當硏究的，這個時候，他那矮粗的短腿向前跨出了一步，武士刀用最快的速度往回一抽，接着往空一舉，直向金老七紫金刀上猛磕了過去。

只聽見「噹！」的一聲。

柴木三太郎啊喲的一聲，武士刀左顫右盪，只震得他虎口破裂，鮮血順腕而下。要命老七的右手，同時炙熱如焚，紫金刀也差一點出了手。

他的身子由于衝勢過猛，蹬！蹬！蹬！一連跑出了十來步，最後還是用刀在雪地裏用力一栽，要不然他是非倒下不可了。

瓦上霜柳焦一個普通的起式，就幾令二人相繼吃虧，他不由哈哈大笑了起來。

紫金旗「呼」的一聲，展了開來，然後在空中來回的展動了幾次。

這狂傲技高的矮子，露出了滿口的白牙道：「你們誰不怕死就上吧！」

東洋人的武士精神是了不起的。

柴木三太郎大吼了一聲，他鮮血淋漓的持着那口武士刀，趕上了一步，一刀劈下。

柳焦向右一閃，柴木平刀再次斬來。

柳焦長笑了一聲，身形向上一拔，可是東洋人却也未可輕視。

柴木三太郎顯然也知道，如果失去了這批珠寶之後，下場是不得了的，所以他現在是眞急了。

就在瓦上霜柳焦身形拔起之時，東洋人施出了他們日本劍道的一式絕招。

這一式絕招叫「燕上飛」，只見他用足尖一踢刀尖，這口武士刀霍地向上一跳，刀刄由下霍地向上一翻，陡然成了向上。柴木三太郎就勢又是一聲大吼：「哇西！」

武士刀由下而上，長虹也似的劃了出去。

這一式，倒是大大的出乎柳焦意料之外，他在空中不禁吃了一驚。

當下再也不敢怠慢，紫金旗捲起了一片烏雲，直向柴木三太郎的刀尖上纏去。

只聽見「嗆！」的一聲，緊跟着東洋人只覺得刀身一陣急顫。匆忙顧視之下，方知道自己這一口刀，敢情竟爲對方的紫金旗纏了一個緊。

柴木三太郎情急之下，又是「哇西！」的一聲大吼，他用力的向外奪刀。奈何瓦上霜柳焦，這時也在情急的頭上。

因爲看見那個僞裝車夫的人，正自在彎腰提着雪地裏的兩口箱子。

柳焦怎能不急呢？

這時他一提丹田之氣，力貫右腕，霍地向上一挑，大叫了一聲：「撤手。」

只聽見「嗆！」的一聲，柴木三太郎那口隨身不離，愛同性命的武士刀，已自脫手而出，閃着一道銀光，直向當空飛出去。

東洋人拔刀的功夫是相當快的。

柴木三太郎在長刀出手之後，已自嚇了個魂飛魄散，可是在這種要命的關頭，他不能不救自己。

長刀一出手，他的短刀可是跟着出了鞘。

就見他猛然撲了過來，大吼了一聲：「支那人——殺——」

那口短刀，猛地朝着瓦上霜柳焦當胸揷了下去。

然而，瓦上霜柳焦怎會又讓他沾近身邊。就見他冷笑了一聲，紫金旗再次向外一揮，「叮！噹！」的一聲脆響。

柴木三太郎就覺得眼前一花，他還是眞沒有看清楚，手上那口短刀可是又不見了。

這才知道果然厲害，嚇得他面無人色。

他猛然往後一個旋身，撤退就跑。

在他纏在頭上的那方頭巾之內，藏有一十二枚飛鏢，這是他的暗器。

這種飛鏢的樣式，可是和我們中國所謂的「鏢」大有出入了。

我們所謂的鏢，無論瓦面透風鏢，梭子鏢，或三稜鏢，都是長椎尖形的東西，後面拖有鏢衣。

可是柴木這種鏢的樣子，却是星的形狀，每一枚鏢上，都有幾個挺出的刄子。

他們發鏢的手法也是不同的。

柴木三太郎身形迴轉之際，右手摸頭，已用中，食二指的指縫，夾住了一枚鏢的刄角之上。

這時柳焦已冷笑着飛上身來。

柴木三太郎一聲斷喝，雖不同以我國江湖上發鏢的規矩「着」或「打」，可是這也算是他們日本武士光明正大的一面。

因爲武林中人不齒的是那些出暗器而沒有聲音的人，因爲那令人防不勝防。

東洋人這一聲斷喝之後，緊跟着閃出一點星芒，直向柳焦面門上打來。

可是柳焦出身綠林，對于接發暗器，是最拿手不過的，他們兄弟二人，光祇是練習暗器聽風一項，已不下三年之久。

所以柴木的暗器來了，他眞可以連眼皮也不要撩一下，就能知道所奔來的位置。

只見他鐵旗一揮，「叮！」一聲，已自捲入旗內。

柴木大驚，身形一矮，接着連發三鏢，可是奈何對方接暗器手法高明。

只聽得「錚！錚！」又是兩聲，二鏢遂即又被捲入旗內。

柴木這才知道厲害，他大吼了一聲，一手拈着頭巾，正想以他的一手最拿手功夫，把所有飛鏢，全數借着一抖之勢，打了出去。

可是他晚了一步。

那矮小的柳焦，就像是一陣風也似的撲了上去，只見他鐵旗一揮，勁風撲面而至。

柴木三太郎正想此命休矣，遂覺得喉下一寸二分處，倏地一陣奇酸，不容他喊出一點聲音來，遂即「噗通！」的一聲，翻身栽倒在地上。

瓦上霜柳焦以點穴手法，點倒了這名來自東洋的武士之後，他的身形絕不少緩須臾。

原因是那名叫金老七的捕頭，已把兩口箱子，幾經困難的搬上了馬車。

此刻他已揚鞭待發。

若容得他逃開了，西川雙白這連日的苦心，可就算是白白的浪費。

他發出了一聲刺耳的狂笑：「小輩，你還想跑麼？」

只見他那矮小的身材，在雪地上一連三個起落，已自施出「海燕掠波」的輕功絕技，如同燕子也似的撲上了那輛馬車。

要命金七這時已策動了馬車，二馬展動鐵蹄，如飛似箭的直向前奔馳着。

可是柳焦身子竟如飛的撲上來，金老七一咬牙，猛的自車座上回轉身來。他大喝了一聲：「下去。」

只聽見「嗡！」的一聲。

金老七要是膽敢不撒手丟刀，他這隻右掌五指，非得當時就折斷不可。

他口中「噢！」了一聲，這口金刀是再也拿不住了，隨着柳焦的掌式，這口刀「嗆」地破空而出，噗！地一聲，深深地揷在雪地裏。

這時候金老七是嚇得魂飛九天，他身子在車座上一滾，遂自躍起。雖然他兵刄出手，他竟不服輸。

這時他雙拳以「黑虎伸腰」的招式，猛地直搗而出，直向柳焦前胸擊去。

柳焦身形向側一偏，狂笑了一聲，只見他旗交左手，右手斜着向外一分一展！

隨着金老七發出一聲大叫，整個身子就騰空飛了出去，「噗哧！」的一聲就摔在了雪地上了。

他和那位東洋朋友一樣的，也被柳焦給點中了穴道了，只是，比柴木三太郎要嚴重得多了。

瓦上霜柳焦一向是心黑手辣，從未對敵人手下留過情，今日之舉，顯然有因。

這時候，馬車就像忘了命也似的，直向前途狂奔着，瓦上霜柳焦，用力的帶住了韁繩，兩匹馬總算馴服在他的大力之下。

他在車座上回頭，想去助他拜兄一臂之力，可是不勞費心，草上露葉青，在這頗長的時間之內，已經把他的對方項一公馴服在掌下。

現在那位大內高手，就和他的兩位伙伴一樣，靜靜地躺在雪地裏一動也不動了。

他也是爲葉青點中了穴道，現在是神智昏迷，不省人事。

草上露葉青如同一隻巨鷹也似的落向了車座之上。

「辦的好，兄弟。」他說。

「嘿！」柳焦一笑，縮了一下頸子問：「那個鷹爪子呢？」

葉青笑了笑說：「他躺下了！」

「死了？」柳焦緊張的問。

「你放心。」葉青道：「我們不能殺他，我只是點了他的穴道。」

葉青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快！老大，快坐好，我們趕下去看看。」

草上露葉青身形一飄，已坐在柳焦的身旁，他二人都不禁仰天狂笑了起來！

兩頭白肚囊的小毛驢不待主人的吩咐，這時都偎了上來，一左一右隨着馬車向前狂馳着，嘩嘩的串鈴聲，在這大雪天裏，聽來尤其悅耳。

似如此行到了一個山窪子裏，馬車停了下來，他們在這裏棄車取寶，然後洋洋得意的，直向台州府的城裏行去。

可憐的三個人，躺在大雪地裏，他們的生命又能算甚麼呢？在失去了這些寶物之後，他們眞是不如死了還要好些。

大雪又繼續下起來了，一片片的雪花，像棉絮也似的，輕輕的落下來，落在這三個人的身上。

如果再沒有人來解救他們，看樣子只消一會兒工夫，就會看不見他們了。

幸好一匹快馬，如同驚雷駭電也似的，直向着這邊飛馳而來。

那是一匹高大的黑馬，馬上是一個英姿朗爽的青年，一襲青衣爲風吹得獵獵起舞。

他似乎也知道，自己來遲了，所以策馬如飛。

剎那間，他已經到了近前，他爲眼前的情形驚得呆楞住了！

青年長長吁了一口氣，一咬牙道：「糟，我太大意了，這一定是方才那兩個怪人作的。」想到此，他手一按鞍，整個身子「颼」地一聲飄到了雪地上。

三個人躺在地上，就像死了一般。

青年走過去，先在第一具身子旁蹲了下去，他用手試了試那人口鼻，發覺還有一口氣，這才放心。

這人正是來自大內的項一公，他爲草上露葉青，點了背後的「志堂穴」道。

因爲這穴道，是一個大穴，天氣又冷，項一公已奄奄一息。

如果再有兩個時辰不把他救回來，項一公這條命，可就要完了。

可是這個英俊的青年萬斯同，他既然來了，一切也就要完全改觀了。

他把這老人扶起來，試了試他的關節，已知他是爲人點了重穴。

當下皺了皺眉，眞力提貫右掌，試着在對方心脈上運力一逼，這老人發出了一串劇咳之聲，嗆出了一口痰，方幽幽的醒轉過來。

萬斯同搖動着他問道：「喂，你是誰？怎麼一回事？」

項一公神智這時才清醒了過來，他猛然由地上挺身而起，口中大吼了聲：「好強盜！」

說着一掌直向萬斯同面門上劈了過來。

萬斯同哂然一笑，輕舒右掌，只一下，就刁在他的手腕之上，微微一笑道：「老先生，你認錯人了，我是救你的。」

項一公用力的掙了幾掙，如同蜻蜓撼石柱一般，休想搖動分毫，他的臉色驟然大變。

可是他聽了對方的話之後，臉色又變了過來，四週看了兩眼，不由長嘆了一聲。

萬斯同皺眉道：「是怎麼一回事，你快說，也許我能幫你一個忙。」

項一公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老兄，謝謝你救命之恩，我叫項一公，這兩位，都是我的朋友——」

說着手一指倒在雪地裏的二人，不禁臉色大變道：「他們死了？」

萬斯同這才想起來只爲了和他說話，却忘了還有兩個人沒救呢。

當下也顧不得再問他，匆匆把二人相繼救了回來。

好在二人全是被點了穴道，時間也並不久，所以尚無什麼大痛苦。

那柴木一醒回來，首先大叫道：「馬車……馬車……啊……啊！夜明珠！」

項一公忙向他擺了一下手，指了一下萬斯同，東洋人這才明白，忙把口閉上了。

他一雙眸子，驚奇的打量着萬斯同。

同樣的，萬斯同也因柴木三太郎樣子奇怪，心中也十分驚異，也在打量他。

柴木吶吶道：「你……你是那一個人？」

萬斯同笑了笑說：「你們不必多心，我姓萬叫斯同，乃是一個過路人。」

項一公嘆道：「二位不必多疑，我們的命，都是這位年輕的朋友救活的。」

柴木張着大嘴：「啊！」

要命金老七辦案有年，閱歷頗豐。

他一看眼前這個年輕人，心中就知道，對方是一個身懷奇技的人。

第一，他年紀輕輕，竟能不假手于人，而把自己等三個人相繼解開了穴道，如無高深的武功造詣，以及血脈功理，是絕不可能的。

第二，這大雪的寒天裏，他穿着一件單薄的青衣，絲毫看不出他有畏寒的感覺。

基于以上兩點，所以要命金老七認爲這青年，定是一個風塵奇士。

他拱了拱手道：「萬少俠，謝謝你救命之恩，要不然，我們——」

說着，長嘆一聲，萬斯同點了點頭，又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們定是遇見了强盜，我只要知道，强盜是怎麼樣子？你們失落了什麼東西？」

柴木三太郎結結巴巴道：「西的（是的）西的！遇見了兩個……」

萬斯同張大了眸子道：「果然不錯，兩個什麼東西的强盜？」

柴木吃吃道：「白……小……矮……」

萬斯同皺了一卜眉道：「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？」

項一公在一旁拱了卜手道：「兄弟你不要見笑，我這位朋友他不是中國人。」

柴木連連點頭道：「東洋……東洋……」

萬斯同這才恍然大悟，很好奇的打量了他幾眼，項一公又嘆了一聲道：「小朋友，你猜的不錯，我們遇見了兩個强盜。」

「是兩個騎小驢的怪人是不是？」萬斯同問。

三人都不禁一怔，項一公張大了眸子道：「不錯，他們在那裏？」

金老七直着眼睛道：「西川雙白，萬朋友，他們是一對很厲害的獨行大盜。」

萬斯同冷冷一笑道：「果然我沒猜錯，我現在就去爲你們找回失去的東西。」

說着就去拉馬，遂想起一事，回頭問：「你們到底丢了些什麼東西？」

項一公立刻笑了笑道：「赫……東西倒沒什麼要緊……只要……」

金老七岔口道：「項大人，依卑職看來，這位少俠武技高超，或能爲我們把失物找回，我們還是把實話告訴他吧！」

項一公臉色一紅，很凌厲的用目光瞪着他，冷冷一笑道：「自己的事，如何能痲煩別人？你也太糊塗了。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自不便多問，只是……」

萬斯同頓了頓，遂冷冷一笑道：「好吧！那麼我走了，我會爲你們帮忙的。」說着又扭臉向一旁的要命金老七，及那位東洋人柴木三太郎，點了點頭，逕自催馬而去。

他心中眞不禁有些生氣，本想就此一去不管了，可是却又禁不住他與生俱來的俠骨熱血，這種事情不遇則已，眞要是遇見了，豈有抖手一走之理？

馬行如風，他這一陣疾馳，少說也有十來里卜去了，遠遠看見前路漸窄，高山漸近，這條驛道更是人跡荒落。

不遠處山道岐路甚多，萬斯同不由皺了一卜眉，因爲如此一來，就不容易察出西川雙曰確實的遁處了。

忽然，他看見一輛篷車，聳立在前面山脚的幾棵枯木之下。

他精神大振，抖韁而上，漸漸看清了，果然是一輛馬車。非但如此，在車邊，尙有兩匹棗色的馬。

萬斯同催馬至前，先四面打量了一會，不見任何人跡，他就由馬上縱身而起，輕飄飄的落在車座之上。

這才發現，整個的馬車，只不過是剩了外表的一個架子而已。

至於車內座椅，以及踏板，全都爲刀劍砍得稀巴爛，簡直形同一輛柴車一般，前面用以套馬的一雙車桿，也自中斷成了兩截。

萬斯同心中有些奇怪，暗忖：他們何故如此破壞這輛馬車，却又留下這兩匹馬？

想着自車上飄身而下，過去拉過了那匹棗紅色馬來，這才發現，原來二馬繫肚的皮帶，都被割斷了。

如此一來，這兩匹馬，只能徐行，想要遠途長馳，却是不行了。

萬斯同冷笑了一聲，心說西川雙白也欺人太甚了，我也一定要鬥一鬥他們。

想着他就又上了自己的馬，却是不知走那一條路下去。因爲眼前有四道岔口，他細看各路，有三道路口都有凌亂的蹄痕，只有一條却是一點印痕都沒有。

他猶豫了一陣，飄身下馬，仔細的觀察了一番，心想西川雙白鬼計多端，我看這其中必有道理。於是他就順着每段路行了一段，立刻他得到了一個結論。

這幾條路情形很怪，三條滿佈蹄痕的路，在不遠的地方，却留有清楚的痕跡。

萬斯同並且可以分辨出來，那是屬於驢子足印，關於他此一判定，昔日在追踪龍十姑時，已經得到了證明，是不會錯的。

如此看來，西川雙白雖是享譽江湖的老行家，可是他們在這年輕人的眼中，却是敗露了身形，前路上，終有見面之一日。

萬斯同根據此一斷定，催馬尾隨了卜去。那麼西川雙白，他二人到底又在何處呢？

官差官威　枉法枉民

這對西川的劇盜，自入道作案以來，可以說無不馬到成功的。就像今天一樣，他二人順利的又把這一宗大買賣作到了手中。

你可以想像到他們在成功之後，那種得意神態。

他們倂騎在雪道上馳着，不時傳來他們得意的笑聲。

兩口黑漆的木箱子，分馱在那匹小驢的後股上，葉青忍不住怪笑道：「老二，咱們卜來看看。」

柳焦搖了搖頭，嘻嘻笑道：「你就是忍不住，咱們再不走一程，現在還有危險。」

他又回頭看了一眼，皺了一卜眉說：「媽的，我還有點担心，那三個傢伙會追上來。」

葉青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他們眞要追來，我們可不能留卜他們的活命了！」

兩匹小驢跑開了，可也眞不亞於健馬，八隻小蹄子翻動，雪花如珠。

一刹時，他二人又趕了七八里。眼前已行到一片森林，這林子已爲白雪整個的蓋住了。

在林子的對面，正有人家居住，兩匹小白驢已累得氣喘如牛，週身直冒熱氣。

西川雙白忍不住了。他們二人雙雙卜了驢背，把兩口箱子先搬卜來，費了半天事才打了開來。

現在他們眼前的，是一片金玉光輝。

那是滿滿的一箱金幣，一小箱光華四溢的明珠。

兩個巨盜眼睛都直了，雖然他們爲盜數十年，可是像這麼整箱的明珠，黃金，那還是第一次過手。

有此二箱東西，他們是今生今世吃用不盡，再也不必去冒什麼風險了。

兩個人一時喜得都呆住了。

柳焦遂即用力把箱子蓋上，並且回頭看了幾眼，緊張的道：「快包上！快包上！」

葉青匆匆取了兩塊痲布來，二人匆匆用痲布，把箱子包上了，又結結實實的放上驢背。

葉青說：「兄弟，這一卜子，我們可算是

鬆了一口氣了，我們要好好數上幾天。」

柳焦點了點頭，却又皺眉道：「這種事，那姓項的也只有吃啞巴虧，他們是絕對不敢張揚，可是他們也不會就此甘心的。」

「那麼？」葉青緊張的問道：「又能如何呢？」

「哼！」柳焦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又能如何？當然是蹑卜我們。」

他看了拜兄一眼，點了點頭又道：「依我之見，你我甘脆就在這台州住上幾天。」

「那怎麼行？」葉青道。

柳焦冷冷的說：「怎麼不行？他們決定想不到，我們在得手之後，尙還敢停留在此地，我們也就樂得在此養足了精神，然後再走。」

葉青點了點頭道：「對，就這麼辦。」

草上露葉青和瓦上霜柳焦瞎打誤闖的住進了台州客棧，整整的一天二夜，他們兩個人都不敢出門，因爲他們又怕那項一公等也找到了這裏。

兩個傢伙在房子裏悶得發慌，第二日午後，柳焦實在忍不住，就道：「我們到外面溜一溜，探聽一卜風聲去。」

葉青皺了一卜眉說：「我們還是換一身衣服比較好些。」

拉開了房門之後，葉青步出天井，柳焦隨後而上，迎面來了本店掌櫃的劉大個子。

二人並不認識他，劉大個子先抱了一卜拳道：「二位客人要出門麼？」

葉青點了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柳焦忙問：「夥計，這附近有什麼好玩的地方沒有？我們要去玩玩。」

劉大個子赫赫一笑道：「西房裏那個大姑娘不是嗎？人家要休息了，今天最後一場，專爲酬謝本地的客人，現在，正在對街廟門口練把式呢，二位客人，如果沒事，也就捧個場去吧。」

二人都不禁有些奇怪，因爲他們還沒有聽說過，一個獨身大姑娘賣藝的。一時都不禁動了好奇之心，點了點頭。

劉大個子又笑道：「這位大姑娘，人家眞是人漂亮，玩藝兒也新鮮，二位客人一看就知道我說的是不錯了，快去吧！」

西川雙白遂自走出天井，柳焦忽然不放心的道：「老大，房裏那東西沒有一個人看着，實在太危險，我看你先在屋裏吧，我到外面打探一卜風聲就來。」

葉青皺了一卜眉，遂道：「你留在房裏吧，我實在悶得慌，等會我回來換你。」

柳焦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也好，我知道你是想去看那個賣藝的大姑娘去。」

遂又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可要小心，別多惹事，咱們現在的身份可是不能叫人家知道。」

葉青素喜漁色，他拜弟這一句話，正好說到了他心窩裏去了。

當卜不禁臉色微紅的笑了笑道：「這是什麼時候，我那能再惹事，你放心吧。」

柳焦無可奈何，只得轉身回房而去。

草上露葉青一個人步出了客棧，心記着方才劉大個子說的地方，漫步而前。

走沒多遠，果然看見一座廟宇，在廟前並且聚了許多人，隱隱聞得有叫好喝彩之聲。

葉青心中想着那個大姑娘，足卜就加快了，直向人羣行去，奈何人太多，費了老半天勁兒，才擠進一半，仍然看不大清楚。

這時聽得場內嬌滴滴的聲音道：「今天爲了酬謝大家的照顧，我決不收分文，從明天起，以後我就不再來了。」

葉青雖還沒有看着人，可是聽到那種聲音，他的骨頭先就酥了，因爲那聲音太好聽了。

這時人羣中，發出了一片嘆息之聲，紛紛叫了起來，意思是要那大姑娘再繼續留在此地表演卜去。

草上露葉青爲了要一睹廬山眞面目，就用力往內擠去。

他的神力，自使身前圍觀的人感到吃不消，隨着他雙手分處，紛紛的都讓了開來。

葉青也就到了最前面，現在他看見了，眼前是一個長身玉立的大姑娘。

她高高的身材，白白的臉兒，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眸子，轉動的時候，眞有無限的媚力。

尤其是她那婷婷的身材，襯着一身青布襖褲，愈發顯得如同玉樹臨風。

葉青一生閱人無數，可是看到了這位姑娘，他不禁暗暗的喝了一聲彩，心說莫怪這麼多人，都爲她迷住了，敢情這姑娘，竟有如此姿色。一時之間，他的眼都直了。

可是當他神智鎭定之後，那位標緻的姑娘，正無意的把目光向自己瞟來。

就在這一瞟之卜，葉青心中不由怦然的大大動了一卜，心說這姑娘好眼熟呀！

另外一方面，那大姑娘忽然發現了葉青，她的神情似乎也大大的震驚了一卜。

她立刻呆住了，忽然她向衆人點頭道：「謝謝大家的捧場，我們再見吧！」說着收起了劍，轉身就走。

葉青這時忽然大悟，一個影子，電也似的在他腦中閃過，那正是三年以前，自己兄弟二人在對付水母之時，所遇的那個少女。

於是口中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姑娘，你還認得我麼？妳先慢走一步！妳不是和水母在一塊，冒充是龍十姑的那個女人麼？」

心怡冷笑道：「見鬼！」說罷轉身就走，逕自回到客棧房中。

她回到了客棧之內。一個人望着窗戶發了一會楞，又想到了萬斯同，不知他是否眞的還會再來找尋自己。

心怡這麼想着，可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懷，忽見斜對門的那扇黑漆門兒，「呀！」的一聲打了開來，走出了一個一身錦衣的矮子來。

那矮子揹着手在門前張望着，似在等人的樣子。心怡再一仔細的看他的臉，不由大吃一驚，趕忙的把窗子關上了。

原來這矮子正是西川雙白的瓦上霜柳焦，想不到這兩個寃家非但也來到了台州，竟還和自己住在同一個店中，眞想不到。

她心中更驚奇的是，西川雙白聽水母說過，乃是一雙巨盜，凡是二人出沒的地方，必定是有爲而至，他們是不會有什麼雅興，來此一遊的。

想着心內甚爲吃驚。

她因關心那草上露葉青，是否已經轉了回來，見了面又說些什麼，所以又輕輕的把窗子拉開了一條縫，自己湊目其上，向外望去。

果見方才賣藝時所見的那個葉青，這時正自外面走了進來。

柳焦望着他道：「怎麼這樣快就回來？」

葉青冷笑了一聲道：「進去再 。」

又湊前小聲道：「有什麼發現？」

說着二人進了房子，關上了門。心怡爲了想知道他二人談些什麼，當卜輕步而出。

心怡小心翼翼的輕輕湊目窗上，用舌尖輕輕把牛皮紙邊黏開一點，向內望去。

就見西川雙白各自坐在一張椅子上，室內設有兩張木床，在床角處，平列着兩口黑漆的木箱。一大一小，樣式格別，和一般樣子全不一樣。

心怡是一個很心細的女孩子。心中不禁動了一卜，思忖道：「莫非這西川雙白，在此地又作了什麼案子嗎？」

她耳中就聽得那方才轉回的葉青道：「兄

弟，有一件奇怪的事，我眞不明白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柳焦問。

葉青冷冷的道：「你還記得三年前，我們去找水母的那件事嗎？」

葉青怔了一下道：「怎麼會不記得呢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

「別忙！」葉青皺着眉道：「我看這其中有問題，那個賣藝的姑娘，正是從前冒充龍十姑的那個丫頭。」

「是她！」柳焦不由站了起來，他挑了一下眉毛道：「你在此等着，我去看看去，要是眞是她，我們可不能饒她。」

心怡在外面不由一驚，正要回身躲避，却見葉青拉住了他道：「你不要去了，她已經收場子不練了。」

柳焦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們明天再去。」

葉青搖搖頭道：「她以後不會去了，你剛才沒有聽這裏的伙計說，她不再練了麼？」

柳焦皺了一下眉道：「怎麼可能呢？再不濟，她也不會淪落到江湖賣藝呀！」

葉青皺了一下眉道：「我也是奇怪呀，不過那樣子是錯不了。」

「她看見了你沒有？」柳焦問。

葉青點了點頭道：「我也是奇怪，她看見之後，也像吃了一驚，當時就走。」

「你沒有過去問她？」

「怎麼沒有？」葉青道：「只是她不肯承認她是那個丫頭，我看她一定是。」

柳焦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天下相似的人多的是，也不一定就是她，何況那個女孩，我們不是眼看着她落下山澗去了麼？怎麼會還沒有死呢？」

葉青發了一會兒怔，嘆道：「再說吧，我倒不怕她，而是怕那個水母，那個老傢伙如果沒有死，可就討厭了。」

柳焦低頭想了想道：「不論如何，我們是要趕快走，這地方不是好地方是眞的，人太多，又雜。」

柳焦哼了一聲道：「報仇的事晚一步不要緊，主要的是這兩箱東西，得快一點妥善的安置一下，要快出手。」

說着就走過去，把那箱子打了開來。

立時光華四溢，窗外的心怡才發現，原來竟是一箱明珠，她不禁大爲吃驚，這才知道西川雙白果然是作了案子。

她不敢在窗外久留，因恐爲外人所發現，當時悄悄的退了回去。

誰知回房不久，就聽得有叩門之聲，心怡吃了一驚問：「誰？」

那人也不答話，心怡猛地把門一開，頓時嚇了一跳，一連後退了好幾步。

原來站在門前的，正是西川雙白。

這兩個怪人，帶着一臉的怒容，葉青冷笑了一聲，指着她，道：「就是她，就是她，你看是不是？」

柳焦一雙小眼在她身上轉了半天，厲聲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？爲何要竊聽我二人說話？」

心怡鼓起了勇氣，冷笑道：「誰聽了？我根本不認識你們。」

柳焦哈哈一笑道：「妳裝得眞像，可是妳的輕功太差了。」

心怡對他這句話，不禁有些摸不着頭腦，吶吶的道：「……什麼輕功？」

柳焦赫赫一笑，後退了一步，手指着雪地道：「妳看，這是不是你留下的足跡？妳還想賴？」

心怡隨着其手指處看去，果見自己門口到他窗前，有來回兩行淸楚的足跡，分明是方才自己大意，留下的。

自己房中，只有一人，這是再也無法可以狡賴的，一時不禁面色緋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草上露葉青嘻嘻一笑道：「姑娘，妳好大的膽，想不到上天有路妳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，今天看你還能如何逃開我二人的手去？」

他尖着嗓音，又道：「我問你，是誰叫妳來的？」

心怡見事已敗露，遂冷冷的道：「是我自己，我在此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了，我怎樣知道你們要來？」

草上露葉青怪笑了一聲道：「水母在那裏？」他回頭對一旁的柳焦道：「我們把她拿下再說。」

葉青道了聲：「好。」

就見他身形一閃，已穿了進來，一雙長爪，猛地揚了起來，照着心怡雙肩就抓。

花心怡早就有了準備，不容對方雙掌打來，身子霍地向下一矮，已如疾風也似的閃了出去。

須知心怡這三年以來，也曾潛心練習過些功夫，這些功夫，都是自水母當初交與自己的那本「水眼集」中練習的。

她從來也不知道，自己練這些功夫，有了多大的長進，從來也沒有施展過。

就像她這一個轉身，就正是其中的招式，草上露葉青還沒有看清怎麼一回事，心怡已轉到了一側。

葉青不由吃了一驚，當下呆了一呆，心怡內心也甚爲驚異。

這本是她無意之間施展的身法，却想不到如此神妙，一時膽力大增。

「水眼集」中多係此玄奧深妙的功夫，而三年以來，心怡都在飄零之中。

雖然她也知道這些功夫的寶貴價值，可惜却從來也沒有細心的長時期的去研習過。

所以她只會其中一些散招和零碎的小功夫，成套的深湛功夫，却是不會。

方才那一個閃身，在「水眼集」中名叫「回頭浪」，和它相連的尚有三招，其名之「遊身四浪」，在水眼集中，只不過是開宗明義的一些小玩藝兒。

葉青頓時就怔住了，這時那矮小的柳焦也走了進來，他守在門前，冷笑的道：「方才這兩手功夫，當年我也曾見過水母練過，由此看來，水母定是妳師父無疑，我們與水母有不共戴天的大仇，如此看來，我們是萬萬也不能饒你了。」

這時柳焦撤出了兵刃之後，眼中現出了一片殺機，他厲聲說道：「大哥，還不撤出了你的劍，我們要儘早把這丫頭結果在此，以絕後患。」

他知道自己這位拜弟，可是一向心狠手辣，眼前這位姑娘是落在了他的手中，那是準死不活，不如自己先下手的妙。

想着一抬手，劍光閃處，「弧形劍」，已自撤出了鞘，身形一矮，已自竄了上去。

心怡不由大怒，冷叱了一聲道：「無恥的東西，你還以爲我怕了你不成？」

心怡猛地自桌上抄起了劍把，向外一抽，寶劍在手，她的膽力也因之大增。

當時纖腰一扭，劍上帶起了一道光華，如同是一道電光似的，直向葉青攔腰斬了過去。

草上露葉青弧形劍橫着向外一格，只聽得「嗆」的響了一聲。

葉青還是捨不得就下毒手，弧形劍向左一偏，直向心怡腿上削去。

奈何花心怡劍招精湛，又存了拚命之心，所以葉青一時極難得手。

他的弧形劍到，心怡向前一伏身子，長劍自下而上，倏地倒捲了起來，直向葉青咽喉上斬去。

這一手功夫，施展的極爲快疾，室內地小，葉青竟差點爲她傷着。

如此一來，他不禁大怒，當下大吼了一聲：「好個不知死活的賤人，妳就以爲我殺不得妳嗎？」

話猶未完，心怡的劍二次斬到，這一次是直探中宮，劍尖上冷森森的帶起了一串星芒，葉青如不及時抽身，整個心窩都在心怡劍尖之下。

他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，當時狂吼了一聲，弧形劍向外一展，「大鵬展翅」，一直向心怡持劍的手腕之上繞去。

一剎那間，這小小的房內，二人打成一團，兩口寶劍帶起了雪亮的鋒芒。

花心怡知道自己只要落在對方手中，下場將是不堪設想，所以她把渾身功夫，全數施展了出來。

葉青由於存下生擒之心，無形之下身形就慢了很多，這麼一來，二人就很難分出勝負。

那佇立在門外的柳焦，耳聞得室內兵刃交擊之聲，長久的時間，並不見葉青得勝，未免有些着急，正想入室助他一臂之力。

可是就在這時，他看見一個青年大步向這院子內行來，柳焦只好裝得揹着手在門前散步的樣子。

那青年身材高大，面色微黑，身着一套青布衣裳，濃眉大眼十分英俊。

這漢子見柳焦站在心怡門前不禁十分驚異，着實的打量了他幾眼。

遂以手要去叩門，柳焦不能再裝傻了。

他上前了一步，咳了一聲道：「喂！你找誰？」

那漢子翻了一下眼，實在地，他活到這麼大，還沒見過這麼矮的人。

當時並不以爲怪，只把他當成了店內的主人，就含笑道：「我是來找一位姓花的姑娘，她就是住在這間房內的。」

柳焦冷 的道：「她不在家。」

這年青人怔了一下道：「不會吧，方才夥計還說她在房內呢，怎麼又走了呢？」

說着又要用手去叩門。

柳焦不由大怒，尖聲叱道：「給你說不在家，你這小子沒聽見是不？」

青衣的漢子不由濃眉一挑道：「咦！你這矮子，怎麼開口就罵人呢？我不看你小，今天我就得要揍你。」

瓦上霜回頭看了一眼，見這院子裏靜悄悄的，沒有什麼人進來。他不由把心一狠，心說先把這小子結果了再說。

當下裝着含糊的道：「大姑娘是眞的不在，你一個小子亂敲人家姑娘的門，你是安着什麼心？」

來人正是郭潛，他因那日就要遠行，想到了這位素所敬愛的姑娘，特此來見她一面，向她辭行來的。

却想不到，竟會爲他撞上了這一對冤家。

當時聽到了柳焦如此說，不禁令他大怒，眞恨不能過去一腳，像球一樣的把他踢出去。

正自氣憤，聽那矮子口中罵着，身子却向自己身邊偎來。

同時間，他耳中並已聽到了心怡房中，傳出了喝叱叫罵之聲，不由大吃一驚。

當下猛地撞開了心怡的房門，並且大聲的問道：「姑娘在嗎？」

房門一開，就見花心怡踉蹌而出，原來她竟是受了傷，左腿上鮮血淋漓。

心怡乍然看見了郭潛，就道：「郭兄快救我，這是……」

郭潛不及聽完她的話，那矮小的柳焦，已自騰身而上，他雙掌交揷着，隨着起身之勢，以「龍形乙式掌」，倏地直向郭潛當胸打來。

這乍然發生的情形，令郭潛大吃了一驚，他心中尤其担心着心怡的傷勢，偏偏柳焦的身手是如此疾勁，幾令他有些閃避不及。

當時驚呼一聲猛地一個旋身，雖是閃開了對方的雙掌，可是那種疾勁的掌風，仍然把他身子帶出了數步之遠。

郭潛一驚之下，才知道這矮子，竟是一個極爲厲害的人物，自己倒是看走了眼了。

這時相繼又由房內飛快的出來一人，郭潛見是一個身材瘦長的漢子。

他一出門，就冷笑道：「妳還想跑嗎？」

說着直向心怡身邊猛撲了過去，郭潛大吼了一聲：「且慢。」

他用力的一縱身子，同時之間，已把藏於身後的鳳翅流金鐺撤了出來，向外一揮，直向青葉面上斬去。

這一手功夫相當厲害，同時疾快異常，葉青無意之下，不由嚇了一大跳。

他身子遥向一邊一閃，站定了身子，驚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

柳焦冷笑道：「先不要多問，你對付那丫頭，我來對付這不怕死的小子。」

說着一個虎撲之式，已撲到了郭潛身前，弧形劍由下而上，直向郭潛腹下斬去。

郭潛因見心怡負傷，心中惦念着她的安危，那裏還有心情與他應戰，奈何對方武技精湛，一時却擺脫不得。

他大吼了一聲道：「好強盜，我與你們拚了。」

口中這麼說着，掌中的鳳翅鐺劃起了一道白光，直向柳焦當頭砸了下去。

瓦上霜柳焦淩笑了一聲，只見他那矮小的身子，向前一滑，左手向上一托「巧接金輪」，「噗」的一聲，竟爲他實實的抓在了鳳翅鐺的鐺桿之上。

郭潛大吃一驚，用力的向外一奪，却未奪出，他就知道自己要糟了。

當下只得撤手放出兵刃，身形如旋風也似的轉了出來。

瓦上霜柳焦深懼打攪了其他房客，如是驚動了官人，自己雖是不怕，總是大大的不便。

有了這種想法，這矮子一時惡念頓起，弧形劍一舉，朗笑了一聲道：「小子，你回老家去吧！」

他口中這麼說着，身形已連縱而上，掌中劍由上至下劃起了一道寒光，直向郭潛腰上斬去。

郭潛這時連驚帶嚇，正有些發呆，同時他目光已窺見一旁的心怡，已爲那個高瘦個子的人追得敗象畢呈，更不由發慌。

如此一來，柳焦的劍一到，他是萬萬不會逃開了。

可是正在這時候，本店的掌櫃劉大個子，方自走來，目睹此狀，大吃了一驚。

他大叫了聲：「住手！」

柳焦倒嚇了一跳，劍已遞出，慌不迭向左一跳，郭潛待機閃開一邊。

劉大個子抖聲道：「哎唷！我的天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你們是……」

說着轉身就跑，可是西川雙白如何能容他逃開，葉青狂笑了一聲道：「大個子你也留下吧！」

他說着身形已狂竄而起，往下一落，正好到了大個子背後，右手駢二指向前一遞，正點了他的「志堂穴」門，劉大個子「啊！」的一聲，撲通！的倒地昏了過去。

矮小的柳焦，行動却極爲快捷，起落之間

，却把劉大個子點倒在地。

這個時候，郭潛却待機攙扶住那負傷將倒的花心怡，他驚嚇的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同事？他們兩個人是誰？」

葉青本在一邊，這時冷笑的縱身而上道：「小子還是糊塗一點的好。」

郭潛不等他先卜手，雙掌一掄，猛然迎面擊出，他口中大聲喝叫道：「姑娘，你先走，別管我。」

心怡左腿已負有輕傷，鮮血淋淋，行動已受了拘束，再說，此刻要想逃走，實在也是夢想。

她咬了一卜牙道：「我不走。」

掌中劍掄起，方想往葉青撲去，可是這時柳焦已經把劉大個子點倒在地。

他也知道這種情形難免驚動了別人，所以不敢多有躭悞，此刻見心怡持劍撲上，如何能容她如此，身形一挫，跟着一縱，像一支劍也似的竄了上來，冷叱了聲：「去。」

掌中紫金旗霍地張開，捲起了一片烏雲，直向姑娘面上揮去。

他口中大聲的叱道：「葉老大快呀！」

一刹那間，四人已成雙捉對的在這天井院子內打作了一團。

心怡因方才大意腿上負傷，所以此刻行動顯得極爲遲緩，偏偏柳焦這桿紫金旗運用的八面成風。

二人只對了十個照面，心怡手中劍已爲旗邊捲上了，她向外用力一掙，想把劍奪了出來，可是柳焦却趁勢進身，左掌一揚，直向心怡脇卜打來。

花心怡只得撤手向側邊一滾，驚魂之卜，只聽得一聲狂笑。

同時地覺得後背一酸一麻，連唉呀二字都未曾出口，遂卽倒地不省人事。

這時間，外面已傳來大片吵雜的聲音。

隱隱聞得有人大聲吆喝道：「鬧强盜啦，可別叫强盜走呀，官人可是來啦！」

並且還有噹噹打鑼的聲音，還有刀劍相碰的聲音，柳焦驚慌的看時，已見有三四個持刀的官差，正向這邊撲來。

他不由吃了一驚，當然，要以他兄弟的功夫，對付這幾個官差，那是太不成什麼問題的了。

只是他担心的是房中的兩箱東西，如果叫官差知道了，他們是打刦皇差的强盜，那可是不得了，所謂「雙拳難對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」，眞要是調來大批弓箭鎗手，西川雙白要想從容身退，却也不是容易的事。

他嘿嘿一笑道：「老大，你可先纏上他，風緊，咱們扯活吧！」

紫金旗揮動，身子已踉蹌的闖進了房中，這時郭潛也爲葉青弧形劍劃傷了右肋，痛得滿頭大汗。

葉青撲過去一把把地上的花心怡挾了起來，大聲道：「柳老二，我們走。」

一個官差撲上，大罵了聲：「强盜。」

一刀砍卜，却爲葉青一抬腿，連人帶刀，把這名官差摔了出去。

這時柳焦一邊一個，挾着兩個箱子，見狀大聲道：「你還不結果了她？抱着她作甚？」

葉青赫赫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捨不得，我們走。」

他說着一哈腰，「颼」，的一聲，已經縱上了西牆，這時却聽得「哧！」一聲，飛來了一枚喪門釘。

柳焦在後叫了聲：「小心。」

可是葉青一心想逃，那裏還注意到此，這一枚喪門釘「噗！」的一聲，正打在他的大腿上。

葉青「啊唷！」了一聲，差一點自牆頭上栽了卜來，却爲他拜弟及時趕上來，用肩膀撞了他一卜，才算沒有倒卜去。

草上露葉青一咬牙，回頭道：「媽的，是那一個小子？老子殺了他。」

柳焦這時聞得四卜鑼聲噪耳，已無心思再應戰了，他急急道：「快走吧，再晚可走不了啦！」

說着率先撲卜了牆，葉青只得隨後跟上。

他雖是腿上負傷，可是看來行動依然是十分快捷，二人就像是兩個煞神似的撲了出來。

柳焦心惦着他們的兩匹愛驢，跑了一陣，撮口長嘯了一聲，二驢在槽中，立時長嘶了起來。

二人大喜，立時聞聲趕去，看槽的是一個老頭，見狀嚇了一跳。

葉青一隻手比劃着劍道：「快把我們的驢牽出來，要不然宰了你。」

老頭嚇得脚都軟了，抖顫的把驢給上好了，這時已有聲音自外面傳進來。

有人大喊道：「喂，他們是强盜，老頭，你可別給他們馬騎。」

柳焦箱子已束上了鞍，膽力大壯，冷笑了一聲，一抬手，已把看馬的老頭兒點倒在地。

他自己也同時飛身上了小驢，對葉青道：「快走！快走！」

「草上露」葉青這時挾着心怡的嬌軀，也自騰身上了鞍子，兩頭雪白的小毛驢，不待主人吩咐，已飛快的扒動開四蹄，如飛的衝了出去。

台州客棧門前，早已守候了一排兵弁，這時紛紛的拉開了弓，一個小官正比着要發射的手式。

忽然郭潛由內跑出來，他雙手連搖着道：「不能放箭，不能放箭，還有個姑娘。」

那小官只得命令收起了弓箭，紛紛又拔出了腰刀，可是西川雙白這種厲害的人物，又豈會爲這些人所困住。

只見小驢奔處，衆兵弁，無不丟刀棄弓，一時亂作了一團。

西川雙白，就像雪原上被圍獵的兩條豹子似的，狂奔了出去。

郭潛弄了一匹馬，追了一程，一來是他負傷甚重，再者他胯卜馬的脚程，比起西川雙白的那一雙小白驢來，差得太遠，

所以他只追上了一箭多地，就顯然的跟不上了。

無可奈何之卜，只好默默的轉了同來，一個小官還在翻着眼睛打量着他，問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郭潛心恨這般傢伙無能，捉不到强盜，却來找自己麻煩，不免有氣道：「我是路見不平的，你說我是幹什麼的？」

那個小官皺着眉，說：「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

郭潛忍着氣據實相告，這時後面兵弁愈來愈多，有的就叫：「這傢伙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把他帶着。」

郭潛不由大怒道：「放屁，你們這羣飯桶，抓强盜抓不着，憑什麼抓我？」

忽見前途浩浩蕩蕩來了大羣人馬，爲首的一個尖卜巴的老頭兒，一身便衣，只是腰上繫着衙門的腰牌。

此人姓劉單名一個君字，乃是台州府的八班大捕頭兒，手底卜的玩藝雖不怎麼樣，但是人頭兒却吃得開，吃喝嫖賭樣樣都來，眞可說是一個衙門裏的老蛀虫，老糟糠。

他帶着大羣的人，拿着拐子鐵尺，老遠見了這邊，就站住了脚。

那個小官却趨前，小聲的對那個老頭兒說話，不時的帶着奸笑，用眼向郭潛這邊直瞟。

劉君立刻一翻小眼，大聲叱喝道：「給鎖上。」

只聽鎖鍊嘩啦的一響，郭潛怎會想到有此一着，人又被挾持着。

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同事呢，人已經被鎖上了。

他不禁大怒道：「混蛋的東西。」

雖是在重傷之卜，仍然是勇不可當，只見他雙手一分，已把捉住他的兩個小兵給打倒在地。

劉君尖笑了一聲道：「好小子，到了這裏你還敢兇？來呀，上！」

他口中這麼叫着，已自從一個捕役手中接過一口厚背鬼頭刀，一撩衣裳，縱身而上。

他是看見了郭潛身上有傷，要不然他是不敢這麼上的。

郭潛一路流血過多，已有些支持不住了，此刻再一氣，只覺得頭腦發昏，頸子上又有兩條鎖鍊，爲捕役用力的拉着。

他雙手用力的帶着頸子上的鎖鍊，想把它掙開，可是沒有防到劉君那個尖酸刻薄的老頭子。

這老傢伙一縱身子，正來到了郭潛身後，一刀背正打在了郭潛的腿彎上。

一卜子就把郭潛給打得跪卜了。

郭潛一時痛得連眼淚都出來了，劉君却乘機「克！」的一聲，在他手上加了一副銬子。

只見他身形一轉，飄在了一邊，嘿嘿的冷笑着道：「好傢伙，你還敢打公差？小子別狠，你有本事給府台大人咬牙，我劉某人才佩服你。」

說罷一揮手道：「帶他走。」

說着笑着對押解郭潛來的那個小官拱了一卜手說：「兄弟，沒你的事了，你去吧。」

那個小官彎了一卜腰道：「麻煩你了。」

郭潛撞開房門，猛見心怡負傷自房中逃出，叫郭潛爲她阻止葉青的追擊。

就帶着人走了。

郭潛目覩此態，不禁長嘆了一聲，心中想着，莫怪一般老百姓怕打官司，原來如此，這些傢伙眞比强盜土匪還厲害百倍，自己眞是一時不察，上了那名小官的大當了，看來自己此一去，是凶多吉少了。

想到此眞是不勝悲傷，自己空有一身武技，却是絲毫也施展不出，只有認命。

他有了這種想法，也是一聲不哼，安然的隨着這一羣人直向大道正南行去。

當他轉過了一條街，就看見正南面峙立着一座極爲高大的房子，佔地頗廣。

郭潛見這座房子門前，站着不少兵弁，就知道這定是府衙門了。

幾個衙役推着他走得更快了，忽然由左面樹蔭道上行過來一匹黑馬。

馬上坐着一個英俊的少年，這少年似乎頗爲驚異的用目光看着這一羣衙役們。

只是他並沒有看見郭潛，相反地，郭潛却遠遠的看見了他。

郭潛一望之卜，不由大喜，他高喊了聲：「大哥——」

可是他的大哥並沒有看見他，人却爲推進了衙門。

郭潛猶自大聲喊道：「大哥……大哥……大哥……」

却爲劉君給一個大嘴巴，罵道：「小子，到了衙門還敢瞎叱呼。」

郭潛忍不住朝着他臉上用力的啐了一口，劉君氣得跺脚大罵，正想狠狠的打他一頓。

這個時候，却傳來了喊堂的吆喝道：「大人要升堂了，帶人犯——」

劉君只得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小子上堂吧，老子在一邊招呼你。」

就這麼郭潛被拉拉扯扯的上了公堂，府台大人還沒有升堂，可是那兩班衙役，一個個如狼似虎的呼着堂威。

郭潛心地光明，也並不害怕，他岸然的站立着，連連冷笑不已。

只見左邊是一列身着衙內號衣的小伙子，一個個是精神抖擻，手中都拿着鴨嘴棍，右面是繫着紅巾的一列跟班，在靠近府台大人座前，左右有六名青棉襖的衙役，手中拿着長杖，那是臨堂掌刑的。

大人還沒有升堂，只是他的那位師爺，却先升堂，一隻手端着個水烟袋，咕咕嚕嚕的抽着。

郭潛一打量這位師爺，就知道這堂官司怕不好過，見對方生得是鷹鼻子鷂眼，滿臉油滑之氣，身着藍色緞子長袍，紮着綁腿，蹺着腿，一副不在乎的樣子，好像大人沒來之前，他就是大人一樣的。

在府台大人桌子左面，生着一大盆炭火，火勢熊熊，這是專爲大老爺取暖用的。

整個的大堂，就因爲有了師爺一袋子烟，和這一盆剛生的炭火，弄得是烟霧瀰漫。

師爺擱卜了烟，翻着眼看着郭潛，咳了一聲，對着捕頭劉君招了招手。

劉君就笑着湊了上去，嘻嘻笑着道：「大人來了吧？」

師爺點了點頭，說：「大人要抽够了這個數目才來。」

說着豎了三個手指，當然毫無疑問，那是三個大烟炮子的意思。

師爺說完話，用一雙鷂子眼瞟着郭潛道：「這小子八成是殺了人了吧，一身是血。」

劉捕頭冷冷一笑，趨前至師爺耳邊道：「這小子可能與皇上丟的那批東西有關係——」

這幾句話，嚇得師爺嘴都閉不上了。

「不可能吧——」他說：「聽說刦寶的是

兩個怪人一高一矮——」

劉捕頭嘻嘻一笑道：「這可難說，動手是兩個人，可是他們黨羽何止兩人？」

師爺點了點頭，開始用着凌厲驚奇的眼光，打量着郭潛。

他抬起了一隻手，捋了一卜鬍子，赫赫的笑了笑說：「劉頭兒，有瞧的啦，瞧着吧，這小子不死也得脫一層皮，嘻嘻！」

劉君冷笑着退後一旁，整個大廳內因爲大人還沒有出來，所以都在毫無忌諱的交談着，就像茶館也似的亂哄哄。

郭潛對這種氣氛，實在沒有領略過，極不習慣，人人都在看着他，他乾脆就把眼睛閉上了。

這時過來了幾個小子，對他道：「扒卜，扒卜。」

驚得他睜開了眼睛，却見是幾個衙役拿着布條子和刀傷藥，是給他裹傷來的。

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本想不領這個情，可是，傷處却是痛得厲害，可能都凍上冰了。

當卜依言坐下，幾個人倒是很仔細的給他包上了，這邊事情一完，那位府台大人也就來了。

這時候裏面才傳出，老大人咳嗽和大聲吐痰的聲音，郭潛心中不免有些緊張，他不知道，這位八面威風的府台大人，到底是一個甚麼模樣的人，自己這種情形，很明顯的，如果遇見一位淸官，頂多問個幾句，就許馬上放了，可是要是遇着一個刁難的混官，那可就麻煩了，說不定就有牢獄之災。

心中正在忖測着，門簾一掀，大老爺出來了。

這位老大人有五十歲的年紀，一雙腫眼泡，目光混濁，塌鼻樑，彎着個腰，面色黝黑，唇卜留着很長的鬍子，但是很稀落，上面還掛着幾粒水珠，大概是才喝過甚麼東西。

他身上那件藍色袍子官衣，也不知有多次沒有洗過了，前面補子看起來都起毛了，整個袍子都成了紫色了。

往位子上一坐，先來一個大呵欠，連堂卜正眼也不看，先揚了卜手。

小聽差的早預備好了熱手巾，大人接過了，用力的擦了幾卜，又咳了一口痰，喝了一口茶。

這時堂威也吼完了，他就睜開了水蕪蕪的一雙眼睛，打量着着堂卜的那名犯人。

打量了一會兒，才點了一下頭，立刻有人爲他喊道：「帶人犯——」

鎖鍊子響動，郭潛就被拉上去了。

有人喝叱着：「混蛋，還不跪卜。」

鎖鍊子帶得嘩嘩啦啦直響，奈何郭潛身形是岸然不動，可是由後面來了一棍子，正打在他的腿彎上，這位大英雄到底是跪卜了。

老大人赫赫笑了，點了點頭說：「算你有種。」

這才張開腫眼泡，例行公事的問道：「家住那裏？姓甚名誰？」

聲音簡直就像蚊子，有人把他的話大聲的傳了卜來，郭潛雙目圓睜，道：「小民郭潛，大人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怎麼把我當成了犯人了啦？」

大老爺忽的一拍驚堂木，「拍！」的一響，道：「混蛋，大膽的强盜，來到公堂語無倫次，你把這地方當成甚麼地方了，給我重打四十大板。」

兩旁的衙役立刻吆喝了一聲，過來了四人，用力的去按郭潛的背。

可是却爲郭潛一掙之力，都給掙倒了，這種情形倒是很少見。

知府也嚇得推案而起，大聲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給我拿卜他。」

忽然由一旁閃出了八班捕頭劉頭兒來，他向老爺稟道：「稟大人，這人是一名大盜，他身上有功夫，旁人怕拿他不住，還是卑職效勞吧。」

這個劉頭兒說着話，雙手接過了鎖鍊，用力往卜一帶，他本以爲對方身上有傷，還不是這麼一卜就給拉倒卜了。

可是，却想不到，郭潛傷處既經敷藥包紮，痛楚大減，又因此刻忿怒的頭上，已經存心一奔，劉君這一帶之力，怎能令他倒卜。

他雙手雖戴有銬子，可是力量尙在，只見他雙手用力的拉着領子上的鍊子，向前用力的一帶。

他這一帶之力，可比劉頭兒的力量大了何止兩倍？

劉頭兒那種功夫，如何擔當得了，被他這一帶之力，整個的身子向前一蹌。

郭潛此刻怒從心上起，那裏還念到其他。

劉君身子向前一倒，郭潛飛起一脚，這一脚正踢在了劉頭兒的前胸，直把這糟糠的老頭兒，踢得身子整個的騰了起來。

緊接着「碰！」的一聲，摔在了地上，頓時就昏了過去。

這麼一來，堂上立刻大亂了起來。

一時之間，衆衙役一聲吆喝，刀出鞘，箭上弦，兩班捕快更是鐵尺拐杖，把郭潛給圍了一個緊。

那被他一脚踢昏了過去的劉老兒，也爲人匆匆的抬了卜去。

這種情形之卜，郭潛要想逃走，簡直是夢想了。

他頸上，尙還套着一條鎖鍊，手卜還有銬子，天大的英雄也是沒有辦法。

混知府驚堂木拍得是震天價的響：「跪卜，跪卜。」

郭潛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昏官，我告訴你，你好好的問，我就好好的答，要是無故的動板子打我，可別怪我不客氣，你不要看你們人多。」

知府只管嘿嘿的冷笑，心裏却是怕得緊，他大聲的問：「郭潛，本大人問你爲何與人仇殺，這台州府乃是有王法的地方，豈能容你如此胡爲？」

這時那位師爺，忽然上前，俯在知府的耳上說了一陣，只把這位知府，嚇得打了一個寒戰。

他驚異的打量着郭潛，冷冷的笑道：「好個强盜，原來你正是打刼聖上御差的人，莫怪你如此兇狠，來呀，與我上鐐。」

郭潛只顧聽這昏官說話，那裏料得到他身前身後諸人的行動。

他只覺得雙腿爲物一拉，已倒在了地上，一雙足踝頓時爲鐵鐐子鎖了個結實。

大老爺這才發出了虎威，一拍驚堂木道：「給我打！」

一時杖卜如飛，剎時間郭潛已爲打了個皮開肉裂，鮮血直濺。

可憐他四肢均上有銬鐐，週身都有人按着，身上還有傷，那是如何也掙扎不開了的。

四十大板是實實在在的打了，打完之後郭潛全身都幾乎癱了。

大老爺嘿嘿冷笑道：「你給我招不招？」

郭潛連痛帶怒，大吼了一聲，即昏死了過去，這時過來了兩個人，用水照頭帶臉的一淋，又把他摻起來，在大堂上走了一轉，郭潛才又悠悠的醒轉。

知府「叭！」的一拍驚堂木道：「郭潛，你還不快招，還要捱打嗎？」

郭潛慢慢抬起頭，啞聲道：「你要我招些甚麼？狗官。」

「我要你把結識那高矮二匪的經過說了出來，他二人現去何方？」

郭潛目覩到此，心知自己此刻命操贓官手中，如一意逞强，眞可能命喪於此，何况自己身上尙負有傷。

所謂「好漢不吃眼前虧」，還是先顧全了性命要緊，別的事以後再說。

郭潛此刻也實在支持不住了，巴不得早一點淸靜一卜，他抬起了頭，仔仔細細的打量這位草菅人命的知府大人。

心中却記卜了這一筆仇恨，暗暗忖道：「我現在就百依百順，只要我一朝出獄，這狗官的性命，我是萬萬不能饒他的。」

想到這裏長嘆了一聲，遂即在口供上簽上了自己姓名，打了手模印子。

大老爺看到此呵呵的笑了，用手捂着嘴，打了一個呵欠，站起了身子道：「人犯收押候審，退堂。」

過來了個人，拉着郭潛的鍊子，嘻嘻笑道：「走吧伙計，休息休息去吧！」

郭潛只覺得一陣難受，差一點流卜了淚，他咬了一卜牙道：「走。」

就這麼他被推推拉拉的帶到了後面的牢房去了。

×　×　×

天黑了，夜很濃，可是地上的白雪依然很刺目。

萬斯同的黑馬一直行到了台州客棧，他是爲追踪西川雙白才又回到了台州。

在台州他想到了心怡，就抽空來拜會她一卜。

門開了，伙計接過了他的馬，萬斯同就道：「我是來看一看住西院那位大姑娘的，一會就走。」

夥計頓時就怔住了，他問：「那一個大姑娘？是那個賣藝的姑娘？」

萬斯同極不願聽這句話，却也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，那個伙計上卜打量了他一番，忽地回頭道：「掌櫃的，掌櫃的。」

劉大個子披着棉襖出來了。

他一見萬斯同吃了一驚，就皺着眉道：「還來幹嘛呀？大姑娘已叫强盜給綁走了。」

當卜長嘆了一聲，一五一十，把這事情，從頭至尾的細細說了一遍。

萬斯同不聽則已，這一聽直嚇了個三魂出竅，七魄歸天，老半天才長吁了一口氣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「你說的這兩個人，可是一高一矮，貌相極爲古怪的人嗎？」

劉大個子點了點頭道：「一點不錯，他們二人還各騎一匹白毛的驢子，很少見。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，悔恨的道：「唉！我晚來了一步，果然就是這兩個傢伙。」

劉大個子直着頸子道：「這兩個怪人，大概是搶了些什麼東西，還有兩口箱子，看樣子很沉重。」

萬斯同冷冷一笑道：「那箱子乃是當今皇上的兩箱珠寶，現在已是無人不知了。」

萬斯同心中發怔的是，不知道這掌櫃的所道及的那個年輕人又是誰，像他那麼見義勇爲的人，倒是不多見。

當卜就問：「你說的那個抱打不平的人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

劉大個子搖了一卜頭，又想了半天，紅着臉道：「我給忘了。」

萬斯同心中十分憂急，因爲姑娘這麼一個淸白的身子，落在了這一雙巨盜手中，可就不敢擔保卜一步會如何了。

再說那個路見不平，見義勇爲的少年，竟爲官府誣指通匪，自己也不能不管。

他想了一會，就道：「這位姑娘與我乃是親戚，我不能不管她，這麼吧，你把她的房門打開，我看看她有什麼貴重東西沒有，先給她保存着，我見她再交給她。」

劉大個子怔了一卜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萬斯同一瞪眼道：「少廢話，我還要去辦正事呢，再說那位關在衙門裏的好人，我也不能不管他。」

劉大個子才點了一卜頭道：「好吧。」

說着，把棉襖穿好了，站起來拿了一盞馬燈，頭前帶路，邊走邊道：「她也沒有什麼東西，倒是有五十兩銀子，都在我這裏存着，你先生一併帶走吧，見了她的面可記着給她，我劉大個子作事向來是淸淸白白的。」

萬斯同由這句話，倒可斷定，這掌櫃的確是一個很規矩的人。當下就道：「銀子你還是先收着，反正已是少不了的，不過她的東西，我要爲她收着。」

劉大個子點了點頭，就走了。

萬斯同進了心怡臥室之後，看見原先佈置的靈位，枱案，都爲刀劍砍成了一塌糊塗，桌子也翻了，一目望去，眞是滿眼狼藉。

半天他才嘆了一聲，找着了燭台，把殘燭點着了，開始一樣樣的爲她理着東西。

萬斯同就一樣樣的把它們叠好，裹在行李裏面。

可是當他手按及那個圓圓的枕頭時，却意外的發現內中有一硬硬的物件。

這一意外的發現，不禁令他頗爲驚異。

因爲枕頭之內存物，定是極爲隱秘的東西，想了想終覺自己還是不便啓開的好。

想着就把枕頭往包內一塞，誰知用力過大，却把內中那硬硬的東西自枕中推了出來。

「叭！」的一聲，這東西掉在地上。

是一個不甚大，晶光四射的白玉匣子。

萬斯同吃了一驚，忙用手把它拾了起來，見那匣子是透明的，光華閃閃。

內中却是一本紅色的絹頁小書，書面上有紋形的三個字，寫着：「水眼集」。

萬斯同不由驚得「啊」了一聲。

一個電也似的念頭，立刻令他想到了那件往事，他痴語道：「這不是我那秦冰老友，窮其畢身精力，想要找同的東西嗎？」

聽說這本書，不是落在了洞庭湖內的水母手中了嗎？却又怎會到了姑娘手中？

他久仰這是一本海內的奇書，當時就打開了匣子，取出來略一翻動。

萬斯同原有三年苦練「合沙奇書」的無上心得，自然書上記載的各門功夫，一目了然，心中不禁大爲吃驚。

因之覺得這部「水眼集」，雖不如「合沙奇書」那麼內容廣泛精湛，可是所記功夫確也令人聞所未聞，如卜上幾年苦工夫，也自不可輕視。

他收起了書，心中不免想到，這書既在心怡手中，想必也有一段時間了，也不知她習會了多少。

如從其爲西川雙白所擄擒走之上看來，她就是習會了一些，也不會多。

當下匆匆把這本書收入懷中，心想自己見了心怡之後，還要給她好好商量一下。

因爲這本書是秦冰之物，秦冰一個斷臂的老人，爲了這本師門的故物，曾經尋了數十年之久。

他想道：「我還是勸她把這本書，還與秦冰的好，不過不知她答不答應？」

費了半個時辰的時間，才把她所有的東西都理好了，理出了一個箱子和一個行李。

萬斯同提到了前院，劉大個子還在燈下打

吧，見了面問道：「理好了嗎？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道：「我給你寫一個收條吧！」

說着就寫下了一張收條，劉大個子也遞過了一張收條，上面寫着：

「收存紋銀五十兩正。」

一旁蓋有本店的字號，萬斯同就收了下來，他一心一意的還想着趕路，就問：「現在什麼時候了？」

劉大個子打了個呵欠道：「怕過了子時了吧！大爺，今天太晚了，你就留下來明天早晨再走吧。」

萬斯同想了想道：「你給我開一間房，不過我也許天不亮就走。」

劉大個子點了點頭，就招呼着給他開了一間房子，萬斯同忽然拉着他的膀子，問道：「今天那個打抱不平的年輕人，他是一個什麼長相？」

劉大個子張了一下嘴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「我這就去救他出來。」萬斯同說：「他是一個好人，你快告訴我。」

劉大個子不由精神一振，他左右看了一下道：「大爺，這事你可要小心。」

「我知道——」萬斯同說。

「這麼高的個——」劉大個子比了一下：「濃眉大眼，挺黑。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說：「我知道了，一會我就回來。」

劉大個子趕上了一步，發着抖道：「小心呀，他身上帶的有傷。」

萬斯同回過身子道：「掌櫃的，我知你是一個好人，這事你別亂嚷嚷。」

劉大個子一咧嘴，小聲道：「我的爺，深更半夜我到那去嚷嚷呀。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道：「好，那你就等我回來，還有，你準備好刀傷藥，等他回來，好給他好好的包紮一下。」

「好吧！」劉大個子倒是很够義氣。

萬斯同問：「府台衙門，往那裏走？」

劉大個子指了一下：「正南。」

才說了這兩個字，就聽見「颼！」的一聲，萬斯同已上了牆了。

萬斯同展開了夜行飛騰之術，身形可說是眞快，倏起倏落，活像是一隻巨鷹。萬斯同順着劉大個子手指之處，一陣疾馳，自己算着差不多快到了，然後他拔身上了最高的一處房簷，望遠處一眺，果然看見了府台衙門。

因爲門前有一列守夜的兵，還有一串燈籠，很容易就認出來了。

萬斯同緊了緊足下的靴子，猛一殺腰，這一次施的是「蒼龍出海」身法，足足竄出去有七丈遠近。

往下一落，單足一搭，已把身形固定在衙門外的一個刁斗樓子之上。他此刻眞是一身是膽。

在刁斗上向下望了望，心中也是甚爲驚心，暗暗心忖自己眞是僥倖。

原來那爲數約有十名守夜兵士，正在自己足下，五人一排的來回走着。

他再向裏面看了看，衙門裏倒是很安靜，只有簽押房，進門的守衛室，有幾處燈光。

自然，誰也不會想到，這個時候會有人來衙門裏搗亂。

萬斯同伸手摸了一隻銅鏢，看準了數丈以外的一處風簷上，抖手一鏢，只聽見「叭」地一聲。

深夜裏，這種聲音聽來格外清楚。

那門口的十名士兵，忽然一齊偏頭望了過去。

萬斯同的身子，也就在這時，以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絕技，陡然的拔了起來。

等到這十名兵弁再回過頭來的時候，他已經置身衙內的一堆松石之後了。

然後他再一縱身，却又撲上了另一座樓閣，心中却在想，也不知那拘押犯人的地方到底何處。

自己在房上胡亂跑了一轉，竟爲他發現一個特別的地方。

那是一座偏院，牆特別高，上面還有鐵絲網，隱隱可看見牆內閃着昏昏的黃色燈光。

遂即身形騰起，以單足輕輕一點牆頭的網絲，一瀉而下。院內地勢極窄，牆下就是一層平頂的矮房。

只是這些房子却建築得很堅固，都是大紅色的方磚砌起來的。在每一座房門之前，都有一盞氣死風燈，而且有大鐵門緊緊的關着。

萬斯同身在牆上，似乎都已經聞到了一陣陣冲鼻子的臭氣。

到了這裏，他可不便瞎摸亂闖了，身形輕輕飄落牆下，正在打主意，怎麼誘出一個人來，自己擒住他好問一問。

一念未完，就見一個身穿大棉襖的小子，手上端着一個托盤，裏面放着麵條和一籠包子，正由甬道的那頭往這邊走過來。

萬斯同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個機會，他向前一縱身。

一口利刄，抵住了這人的胸前。

這小子糊里糊塗的遇見了這種事，一時嚇得上下牙齒克克直戰。

他說：「爺爺……爺爺……」

萬斯同小聲叱道：「不准哼，我問你今天關進來那個年輕人，被關在那一個房子？」

「爺爺……」這傢伙結巴的說：「我是管廚房的，我那知道呀。」

萬斯同把匕首的尖子比着他的頸子道：「你只告訴我，新收的犯人關在那一個房間就行了，要不，我要你的命。」

這傢伙抖顫顫的，用手指了前面一座矮房道：「新收的大概都在這裏。」

他接着又乞命道：「爺爺，你可不能殺我……我可是一個好人呀！」

萬斯同收了匕首，冷冷一笑道：「你先在這裏睡一會，只要你說的是實話，等會我再來救你。」

這傢伙連道：「謝謝……謝謝。」

忽然地覺得身上一痳，頓時連舌頭也不聽使喚了。

萬斯同以輕手法點了這衙卒的「肩井」穴道，暫時把他拉睡在牆角。

然後他左右的看了一眼，這種大冷天夜裏，誰也不願站在院子裏，倒是相當的安靜。

萬斯同一折腰，快如脫弦强弩一般的，已縱身到了那座矮室門前。

那扇鐵門並未全關，兩個牢頭禁子，已坐在兩旁，一人手上端着一碗麵，唏唏嚕嚕的在吃着。

萬斯同這麼大膽的閃身而入，兩個牢卒猛然間抬頭，全都嚇呆了。

那另一人忽然的把手上的碗，霍地甩手打出，一跳而起，口中大喊道：「有賊！」

另一牢卒就手把腰刀拔出，舉刀就砍。

可是他二人的身手，要給眼前這年青人比起來，那可眞是差得太遠了。

這牢卒刀方砍到，萬斯同只一舉手，這傢伙連人帶刀已經滾了出去。

只聽見「碰！」的一聲，摔倒了在地，他手上的刀也掉了，嚇得他一咕嚕竄了起來。

那另一人刀在手上，却是不敢砍下來，偏偏萬斯同正堵着門，他想跑都沒辦法。

那個剩下的一個嚇得噗通的一聲，跪在了

地上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大俠客，饒命吧！」

這麼一吵，外面都震動了，胡哨，銅鑼，響成了一片，萬斯同倏地一上步，把鐵門上了，另外又加上了鎖，他冷冷笑道：「我們都不要走。」

這時外頭的人衝上來進不去，裏面的人出不去，眞是亂成了一氣。

萬斯同這時虎目圓睜，他右手一探腰，「哧！」一聲，已把纏在腰間的那口寒鐵軟劍抽了出來。

緊跟着一上步，這口劍已抵在了那獄卒的心上，厲聲道：「快說，今天新來的那個人關在那裏？」

「那……那一個？」

萬斯同正要再問，却聞得一個犯人扒在欄杆上大叫道：「在這裏，在這裏，是姓郭的不是？」

萬斯同一脚把那個牢卒踢倒在地，忙到了那間牢房前，探首往裏面一望，眞令他毛髮悚然。

只見昏燈之下，密密痳痳睡滿了犯人，大概也是因爲天氣冷的原故，犯人疊成了牆，那種撲鼻的臭味，在一衝面的當兒，眞能把你給薰昏了過去。

萬斯同一時眞嚇得呆了。

他吶吶的問：「在那裏？」

這時就見一些犯人亂推亂叫，挪出了地方，萬斯同才看到了一個黑衣的漢子，背朝着自己睡着。

他的臉朝裏，只有右肋那一邊沾着地，這麼亂的情形，此人並不絲毫驚動。

只此鎭定的功夫，足以令人欽佩。

萬斯同急忙道：「喂！你是今天被人寃枉押來此的那位兄弟吧？」

那人慢慢的回過了身子，無精打采的向萬斯同望去，誰知這一望之下，令人猛然一震。

就見他「呼！」地一下坐了起來，激動的道：「大哥，是你來了？」

萬斯同退後了一步，吃驚的道：「你是誰？因何如此相稱？」

這人一手掠開了散在額前的亂髮，激動的站了起來，叫道：「大哥，你連我都認不出了嗎？」

萬斯同再仔細一看，不由「啊！」了一聲，大聲道：「郭潛……兄弟，原來是你。」

「大哥……」郭潛忍不住熱淚滂沱而下。他哭道：「我死不了，大哥，你快去救心怡姑娘去吧，他叫西川雙白給擄走了。」

萬斯同這時見是自己昔日的生死之交，一時痛澈心肺，他冷笑了一聲道：「這些話，咱們回去再說，我先救你出來。」

說着一揮手中劍，「錚！」的一聲門鎖立開，就聽見「轟！」地一聲，大羣犯人，都向外湧來。

萬斯同持劍而立，大吼了一聲，喝道：「不許動。」

這些傢伙一個個，倒眞的嚇住了。

萬斯同用劍指了一下郭潛道：「這是我的拜弟，他是爲狗官所陷害，才來此處，我只救他出去，你們罪有應得，却不許亂跑。」

大伙立刻安靜了。

萬斯同把郭潛往背上一揹，這時一個犯人哭叫道：「大俠，我也是寃枉的，媽的，知府的兒子看上了我的姊姊，我姐姐已經許了人了，我娘叫我去說去，媽的，他們就把我弄到這裏，我眞寃。」

萬斯同看他哭得可憐，樣子也不像是假的，就動了側隱之心，說道：「好吧，你跟着我走。」

那個小子忙跳起來抱了一個包袱，跳了出來。

這麼一來，大伙都叫起寃來了。

萬斯同冷笑道：「你們叫寃可以，我也能把你們帶出去，只是我要發現你們是說謊，我的寶劍可是不饒你們！」

這麼一來，立時鴉雀無聲。

萬斯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好了，誰寃枉，快出來。」

這一說，却是連一個也不敢出來了，萬斯同冷笑了一聲，遂即把門「匡！」一聲關上了，只是鎖叫他給斬開了。

兵弁們一個個刀出鞘，箭上弦，已把這牢房圍了個水洩不通。

萬斯同雖是技藝卓絕，確也不敢太爲大意，因爲他還要帶兩個人出去。

他對牢房中犯人道：「你們可別妄自跑出來，他們可都有刀，殺了你們更寃枉。」

這時那個跳出來的小子，嚇得蹲在一邊，手裏抱個包袱，就像一個猴子一樣的。

他又高興又害怕，仰望着萬斯同道：「大俠客，我們可怎麼走呀？」

萬斯同看了他一眼道：「你不要怕，跟着我。」

這時郭潛道：「大哥，你把我手上脚上的玩藝弄開，我不用你抱着。」

萬斯同依言而行，寒鐵軟劍揮處，脚鐐齊開，郭潛惡狠狠的說道：「大哥，你給我一口刀。」

萬斯同看着他那種樣子，皺眉道：「兄弟，你還是不要動，你身上有傷。」

郭潛大笑了一聲說：「不妨事。」

他忽然看見先前牢卒手上的那口刀，就掉落在自己足前，就彎腰拾了起來，抖了抖道：「行，大哥，我們走吧，不然就走不了啦！」

這時眞個是人聲鼎沸，數十盞孔明燈，直由鐵柵門外照進來。

郭潛向外一望，只見人頭密密痳痳，刀光劍影，煞是可怕。他不由長嘆了一聲道：「大哥，我害了你了，咱們走不掉了。」

那個依在二人身邊的小子，聞言見狀，嚇得直哆嗦，他說：「大爺，你把我再弄進去吧，我……不走了。」

萬斯同微微一笑，目光奇放，他很從容的道：「我既來救你們，他們誰也阻不住。」

說着遂向郭潛道：「這個房子，你敢縱上去嗎？」

郭潛仰望了一下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勉强可以，不過再高就不行了。」

「這就行了。」萬斯同說。他遂向那個小子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

那人忙跪下道：「小的叫錢來順，我姐姐叫錢月眉。」

萬斯同笑道：「誰問你姊姊了？來，錢來順，你伏好在我背上，不論什麼事你都不用管了，我定能帶你出去。」

錢來順還豎着眼，直發怔，萬斯同蹲下了身子說：「快來。」

錢來順才抖抖戰戰的伏在了萬斯同背上，萬斯同害怕他臨時害怕會鬆手，又取了一條繩子，把他綑緊了。

這時已有幾支利矢，由鐵門外射了進來，都爲郭潛用單刀格落在地。

那個爲郭潛當堂踢昏過去的糟老頭兒劉君，現在又神氣了。

他手上拿一口劍，另一隻手拿着一盞燈，直向裏面照，口中哇哇大叫道：「王八羔子，你就有三頭六臂，我看你有什麼辦法活出來？兄弟們，上！上！」

郭潛咬牙切齒道：「大哥，我今天來此，有一半都是此人所害，我是不能放過他，待我

出去殺了他再說。」

萬斯同用手把他攔住，笑道：「何必冒險？舉手之事，待我與你効勞就是。」

他說着探手取出了一枚彈子，以拇食指之力，把這枚彈子揑着，運出內力貫勁，向外一甩，說了聲：「着！」

只聽見「咻！」的一聲，這枚彈子，立刻破空飛出，那劉君正自拿着劍調度得意之際。

忽然「啊唷！」的一聲，直被這枚彈子貫穿了肩窩，把他右面肩骨全都打碎了。

他手中的寶劍「噹啷！」一下就掉下了，人却第二次翻身就倒。

郭潛見萬斯同數年不見，竟有如此功力，不由大爲高興。

他知道萬斯同方才所施展的那種功力，乃是「大力金剛指」力，如無極深的內功造詣，斷斷是不能及此。

萬斯同冷笑道：「便宜這廝了，兄弟，我們走吧！」

他仰頭看了看，見屋頂全係一色的紅磚砌成，心中却暗自忖道，不知我所新學的「巨靈金剛掌」力，是否有用，且拿來一試再說。

想着就對郭潛道：「兄弟，你靠牆站。」

郭潛依言站立，忽見萬斯同長嘯了一聲，四壁皆震，同時之間，但見他霍地向空舉起雙掌，發出了不可思議的巨大掌力。

轟隆的一聲大震，屋瓦木屑紛飛之中，這間牢房的正中屋頂，竟開了斗大一個天窗。

郭潛仰望上視，於磚礫瓦屑飛墜裏，但見一輪皓月，滿天星斗。

像這種功夫，郭潛不要說看，連聽也沒聽過，眞把他給嚇呆了。

那個伏在萬斯同背後的錢來順，嚇得直叫：「媽媽喲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

這麼一來，那圍在牢房四周，裏外三層的捕快牢卒，也都齊嚇得鬼叫連天。

由天空飛墜下來的磚瓦，還打了他們不少的人，一時嚇得他們紛紛四散逃命。

就在這刹時之間，萬斯同已揹負着那個叫錢來順的少年，以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絕技，陡地拔身而起。

他就像是一支冲天炮也似的，直由那破開的天窗冲了出去。

身形一翻，已飄飄的落在了一旁的屋角。

這時郭潛也努力的自那破洞內縱了出來，他落在萬斯同身邊，氣吁喘喘的道：「大哥，你好厲害……」

萬斯同一笑道：「不必多說，來，我看你不行了，我背着你回去吧！」

說着不待郭潛答應，他就把他用單手抱了起來。

這時四外飛蝗石和流矢，就像雨也似的，直向三人身邊襲來。

萬斯同一聲不哼的抓出了大把制錢，用「滿天花雨」的手法向外一洒。

只聞得一片叮叮噹噹之聲，那飛來的飛蝗弩箭，紛紛下墜。

萬斯同得能於此空隙之間，長嘯了一聲，二次騰身而起，落身在了另一幢牢房之上。

完功完德　共宿共飛

萬斯同一路縱躍，身形絲毫也不敢停留。

當他來到了圍牆旁邊的時候，他先揚手打出了一掌金錢鏢。

這一掌金錢鏢打得牆上鐵絲網叮噹一陣亂響，隨即引來了無數箭矢。

就在箭矢一落的同時，這位身懷絕技，週身是膽的少年奇俠，身形再次的拔起。

這一次他縱的更高了，甚至於連牆頭的鋼架沾也不沾一下，就這樣掠過去了。

可是他落身之處，已聚有無數的官兵。

這批兵弁，乃是臨時從守備營抽調而來，方才佈署好的。

萬斯同身方一落，那名守備親自揮劍而上，大吼道：「大膽的飛賊，還不就逮。」

說着一劍向萬斯同頭上砍下，萬斯同實在不願多傷人，可是事實逼得他又不能不下手。

他冷笑了一聲，猛出右手，以「撥手」一邊這名守備的手腕子，厲叱了聲：「撤手！」

這位守備大人可眞聽話，「噹！」一聲，寶劍就扔下不要了。

萬斯同借勢一吐掌力，只用了三成內功，就如此，那守備身子通通通，一連退了八九步，噗通的一聲就倒下了。

這麼一來，頓時大亂，這守備營，都是綠營子弟，素來以打仗爲職責，比之府台衙門裏的那些兵弁，那可是不可同日而語。

此刻一見守備負傷，立時就有一名哨官大吼了一聲：「上刀。」

衆兵弁一起丟下了弓箭，齊同一致的抽出了腰刀，大叫了一聲，紛紛湧上。

萬斯同這時只殺得雙目赤紅，他狂笑了一聲，再次抽出了那口寒鐵軟劍。

只見他身形如旋風也似的倏地一轉，一片錚鏘之聲，衆兵弁有不少人，手上的刀只剩下了一半。

他們的驚慄退後着，這才知道，來人非但有高來高去的本領，而且手上還有削鐵斷玉的兵刃，一時都害怕了，因爲這種兵刃要是碰着了，那可是準死不能活。

萬斯同狂笑了一笑，一手持劍，一手抱着人，背後還揹着一個人，只見他揮劍如風，刹時之間，已自人羣裏殺出了一條道路。

他足下不敢絲毫停留，這一氣疾行，足有五六里之遙，眼前已不見任何人跡。

那錢來順在背後道：「大俠客，放下我吧，我家到了。」

萬斯同就站住了脚，先擱下了郭潛，又解下了錢來順，後者是撲地就拜。

萬斯同忙把他摻了起來，含笑道：「你不要客氣，你有錢嗎？」

錢來順道：「我家開油場，有的是錢，只是我們得快搬家，要不然狗知府不會饒我。」

萬斯同冷笑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先回家去吧，這個知府他活不長了。」

錢來順不由打了一個寒戰，他最不敢看這位大俠的眼睛，因爲他覺得太亮了。

想着就跪下來要磕頭，萬斯同拉着他道：「你走吧，回去好好的作人。」

錢來順連連點頭，道：「大俠你不用關照我，我錢來順吃了這次虧，我還敢不好好的幹嗎？」

說着就向郭潛鞠了一個躬，就順着街撒腿跑了。

郭潛微笑道：「大哥眞是功德無量了。」

萬斯同收起了劍，含笑道：「兄弟，想不到在這裏會遇見你，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」

郭潛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大哥，你住在那裏？我們回去再說。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，二人一前一後，遂順着這條大街直馳了下去。

因爲郭潛的體傷未癒，所以萬斯同不敢行的太快，行了一程之後，已然望見了台州客棧的大門。

萬斯同指了指道：「我就住在這裏。」

郭潛怔了一下道：「大姑娘原來也住在此呀！」

「我知道！」萬斯同說，遂和郭潛二人越牆而入。

那劉大個子，倒眞還不敢睡，一個人點着燈，在堂屋裏守着。

當萬斯同和郭潛走到了他身邊，他還不知道，萬斯同拍了他一下，才把他驚醒。

當他睜開了惺忪的睡眼，看見了面前的兩個人，不由嚇得張大了嘴。

却爲萬斯同用手把他的嘴捂住了，道：「你不要叫，快給我這兄弟上藥。」

劉大個子抖索索的道：「大爺……你可眞是神仙！這才多大工夫呀，你就把人給救回來了。」

說着又用眼去瞧郭潛，見他總共一日夜不見，竟弄成了這個樣子，遍體鱗傷，不由直搖頭嘆息，道：「看樣子要找一個傷科的大夫來才行。」

萬斯同搖搖頭，說道：「不用，你我二人就行。」

劉大個子又回頭看了一眼道：「這裏不行，怕人看見了，還是到你房裏去吧！」

說着就扶着郭潛先行，郭潛先前是爲精神所鼓舞，一鼓作氣，倒也不覺十分苦楚。

這時候一鬆下氣，再爲室內暖氣一熱，他實在就感到受不住了。

要不是劉大個子扶着他，他可眞要倒下去了。

三個人來到了房內，劉大個子匆匆離開，把事先早就預備好的東西拿進來，又點了一盞燈。

兩個人直忙到天亮，才把郭潛全身上下的傷口敷好了。

劉大個子看了一下天道：「天可是亮了，大爺，我看這位郭爺身上的傷，怕是一時還不能行動吧！」

萬斯同聞言皺眉不語。

他內心實在是惦念着花心怡，眞恨不能卽時趕到，殺了西川雙白，把她救回來，再者他曾親口答應項一公，要爲他找回失物，這個諾言，似乎也須要儘快實踐才是。

可是眼前郭潛，負傷如此，他是自己昔日手足之交的摯友，自己又何忍離他而去。

想着，他眞是憂心如焚，一時不知如何才好。

郭潛哈哈一笑道：「大哥，我的傷經此包紮之後，已經不妨事了，你還是儘快去救花小姐要緊。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可是你一人留此，我怎能放心？」

郭潛大笑道：「大哥，你竟把我當成了三歲的孩子了，我怕誰？」

萬斯同皺眉道：「我走之後，你的傷又未復元，萬一那狗官又來爲難你，那時該如何是好？」

劉大個子接口道：「這是一定的，你看吧，天一明就有人來。」

郭潛只是連聲冷笑不已，萬斯同忽然拍了一下桌子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這就去，結束了那狗官的性命，看他還有什麼威風？」

郭潛和劉大個子全是一驚，一齊用手把他給拉住了，劉大個子嚇得臉上變色道：「我的爺，現在天都亮了，那有白天殺人的道理，再說……」他結結巴巴的道：「……他是一個知府，如果叫人殺了，還得了？」

郭潛冷冷笑道：「知府不知府倒沒什麼？只是現在天亮了，大哥你不便殺他。」他皺眉又道：「因爲你的臉叫人認出來了，以後可就不能出門了。」

萬斯同想了想，就說道：「我可以戴着面具。」

郭潛搖手道：「不行！不行，經此一鬧，那知府恐怕早躲起來了，你找也找不到他，何必白去一趟。」

萬斯同一想，也有道理，不由嘆息了一聲說：「如此說來，就只好等他們來了。」

這一句話，把劉大個子嚇得一哆嗦，呀唷！了一聲，道：「我的爺，可不行呀！你大爺殺了人一走，沒有事，我可是完了。」

「怎麼會有你的事？」萬斯同問。

「怎麼沒有呀？」劉大個子結結巴巴的道：「他們不會說我是窩藏兇手嗎？老大爺，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呀！」

郭潛不由坐起道：「大哥，我看我們一塊走吧！」

却爲萬斯同又把他給按下了。

萬斯同就向劉大個子道：「你這地方，有隱秘的地方沒有？」

劉大個子摸着頭，說道：「有是有，只不過……」

萬斯同一瞪眼道：「掌櫃的，我是看你還有一點義氣，所以才給你說這些，你也知道，我這位兄弟，是一百個寃枉的，還有西院那個姑娘，她如今也叫人給綁走了，如今生死不明，我們在外之人，凡事都要有個人心，我現在只聽你一句話。」他冷冷一笑又道：「這件事，你要是願意擔風險，就點點頭，那就得麻煩你，把我兄弟藏起來，要不然，我們馬上就走，不過……」

這番話聽得劉大個子傻了，良久之後，他忽然跺了一下脚道：「好吧！」又重重的嘆息了一聲道：「我劉某人也是講信義的人，你們可以問問，劉大個子，在這老神仙廟附近，還能叫得響。」

說着壓低了嗓子道：「我看，你們二位就到地下室裏去怎麼樣，就是黑一點，不過可以點燈，也暖和。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：「很好，就這樣吧！」

劉大個子就站起來道：「那麼我先去準備一下吧！」

方到此，忽聽得一個夥計在外咳道：「掌櫃的，又來了客人了。」

劉大個子大聲道：「來了客，帶進房不完了，還告訴我幹嘛？」

那個伙計道：「不是，你老不是關照過，再有帶刀劍的人一概拒收嗎？」

劉大個子怔了一下道：「是呀！」

夥計道：「一共來了三個人，都帶的有傢伙。」

劉大個子不由一怔，就看着萬斯同道：「壞了，一定是官人來了。」

萬斯同冷冷一笑，就站起了身子道：「我出去看看。」

劉大個子直皺眉道：「這麼吧，你站在裏面待我先行看看。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道：「好吧！」說着就開了門，小夥計就領着二人出了天井院子，來到了前院。

就看見有三人立在院中，萬斯同正要躲避，忽地認出其中之一，不由笑道：「原來是他們，我也不用躲了。」

劉大個子問：「是誰呀？」

萬斯同也不理他，快步上前道：「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碰頭了，三位可好？」

原來他們三人是大內三品帶刀侍衛項一公，宛平府捕頭要命金老七，及來自東洋的武士柴木。

這三人乍一見到了萬斯同，自是驚喜不置，全都偎了上來。

項一公上前一步，抱了一下拳道：「老弟台，可眞是辛苦了你了，賊人的事情，不知有了下落沒有？」

萬斯同嘆了一聲道：「現今這事情，已是

鬧得滿城風雨，無人不知了，我們進去再詳談吧！」

項一公嘆了一聲，愁容滿面的道：「要再找不到賊人，我的前程也完了。」

劉大個子在一邊直翻眼，忍不住問：「三位是住店？」

萬斯同代他們點了點頭：「掌櫃的，你給開兩間上房，這是我的朋友。」

劉大個子答應着去了。

要命金老七上前小聲問：「你給那兩個傢伙朝了相沒有？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道：「我雖然沒有，可是我一位拜弟倒和他們見着了，如今還負了重傷，就在這店中住着。」

項一公哦了一聲道：「那我們去看看他去，眞是對不起得很。」

於是四人直接行進了郭潛房內，萬斯同爲他們彼此介紹了一番。

三人因爲郭潛是被西川雙白傷成這樣，都不禁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歉疚，其實郭潛敵視西川雙白，却是爲另一件事。

項一公坐下之後，拿着腔道：「郭兄弟，你們兄弟這麼帮我們的忙，將來事成之後，我必定要親自稟告皇上，重賞你們。」

郭潛不禁怔了一下，他還不明白項一公的身份。

萬斯同就含笑向郭潛道：「這位項兄，乃是朝廷跟前的紅人，官拜三品。」

郭潛抱了一拳道：「失敬！失敬！」

項一公嘆一聲，道：「慚愧得很，要不是這位萬兄中途相救，我三人也許已凍死在雪地了。」

萬斯同冷冷一笑道：「我這位兄弟，因爲看不慣西川雙白强盜作風，中途見義勇爲，却不料本地的官府，竟把他當成强盜論罪，打得他遍體鱗傷。」

三人都怔了一下，項一公驚道：「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

萬斯同這才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，那項一公聽罷之後，白眉一分，冷冷一笑道：「太不像話了。」

他偏頭問金老七道：「老七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金老七道：「是台州府。」

項一公哼了一聲道：「一個知府，能有多大前程，居然敢如此無法無天，我項一公既耳聞此事，就不得袖手不管。」

說罷連聲的冷笑了起來，他向萬斯同抱了一下拳道：「老弟，你可以放心的去找西川雙白去，至於這位郭兄弟的安危，一切都由小兄負責，那個昏官要是再敢來此拿人，我可以對付他。」

金老七赫赫笑道：「項大人此刻是有聖旨在身，一切便宜行事，就是斬了他這個知府，也無什麼大不了的事。」

萬斯同不覺大喜，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就放心了，這裏一切，也只有仰賴老哥了。」

項一公苦笑道：「兄弟，這點忙算什麼，你眞能拿住了西川雙白，把那兩箱東西弄回來，那可才是眞正的帮了我們大忙了，連柴木兄都謝謝呢！」

柴木三太郎立刻「颼格！」的說了一句日本話，又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。

這時劉大個子已進來了，就說：「三位的房子開好了。」

說着又指了指地下道：「這個也好了。」

三人都一怔，萬斯同笑道：「不用了，我們不必再搬到地下室了。」

劉大個子不解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萬斯同一笑道：「到時你就知道了，現在你去備一桌酒菜來，我吃過之後立刻就趕路，把我的馬備好。」

劉大個子答應着走了，須臾備好，五人一齊入座，萬斯同慨然道：「這裏的事有勞項、金二兄了。」

項、金二人連道不敢不敢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客棧外發出了一陣喧嘩，那劉大個子面色如土的跑進來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衙門裏可又來人了。」

衆人目光一齊視向那位有三品前程的項一公身上，就見他赫赫一笑道：「不要緊。」

他冷笑的對劉大個子道：「你請他們進來，我有話說。」

劉大個子担心道：「進來不得了，見了面他們不又打起來了。」

萬斯同冷笑道：「無妨，項大人關照你，你就照做。」

劉大個子用着懷疑的目光，打量着這位項大人，也弄不清這位爺是幹什麼的。

當下就慢慢的出去了，過不了一會，就聽見衆聲鼎沸，嘩嘩啦啦的來了一大羣人，門也給踹開了。

爲首幾人，像是捕快模樣的人，都拿着鐵尺刀劍，一個個滿臉殺氣。

爲首一個像是一個小官，他身邊站着的正是本州捕頭劉君，這老兒右胳膊算是全廢了，還用架子綁着呢！

他一見郭潛，大聲叫了一聲：「好小子，你還在這裏？」

用手一指郭潛，對他身邊的那個武官道：「營官，就是這小子。」

這名小官，敢情還是一個營官，他大喝了一聲：「拿下來！」

當時就過來了兩名捕快，揚鎖套來，却爲項一公一手撥了開來，這老頭兒呵呵一笑道：「且慢，你們是那裏來的，憑什麼拿人？」

項一公這種舉動，令所來的這一羣官人吃了一驚，那名小營官翻了一下眼皮，打量了他一會。

他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你有權問嗎？放手，混蛋的東西！」說着，他用力一帶，抓住了費一公手上的鐵鍊子，可是却怎麼也扯不回來。

那兩條鐵鍊子緊緊地抓在項一公手裏，他却是用盡了全力，也休想拉出。

他身側一名捕快，見狀大怒，舉刀就向項一公頭上砍來。

可是他刀還未砍下，却爲項一公身邊的要命金老七，一伸手給扣住了脈門，鋼刀「噹啷！」的一聲，掉了下來。

衆人一時嘩然，至此那位三品帶刀護衞，才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我本來不想多管閒事，可是這是你們自找的。」

他雙目一瞪，望着爲首那名營官道：「是知府叫你們來的嗎？」

那營官見項一公氣度不凡，舉止從容，心內未免有些兒嘀咕，此刻冷笑道：「我有逮捕他二人歸案的公文，給你看看。」

說着自懷內取出了一張蓋有官印的公文，在項一公身前幌了一下，冷笑道：「老哥們，現在你明白了吧，你還是少管閒事。」

項一公一伸手，已自他手上把那張公文抽了過來，哈哈一笑，那營官上前一步，正要奪取，却爲項一公兩把扯得稀爛。

那營官霍地變色，嗆的一聲抽出了腰刀，正要挺身而上。

却見項一公伸出手，很安詳的說道：「且慢！」

這種斯文的動作，反倒令那營官怔了一怔，他面上青筋暴跳道：「你這老頭兒好大的膽

子！」

那個碎了肩骨的劉君在一邊，大聲道：「把他也帶走。」

然後他指着各人道：「你們不要以爲本事大，可以傷了人就跑，告訴你們，火器營已在這客棧四周都佈置好了。」

他手指了那營官一下道：「這位就是營官徐大人，我勸你們還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！」

火器營的徐營官還在上下打量着項一公，沉聲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項一公呵呵一笑，他一隻手探進懷內，摸出了一個錦緞的公文信封，一面道：「老夫的身份一露出來，這事情就痲煩了，連你們的知府都有罪。」

項一公只一取出信封，就令他們神色大變，因爲他們都是官府來往的人，像項一公這種公文封式的樣子，他們一看就知道，乃是極高身份的公文來往格式。

項一公從內中抽出了一張，白色，但印有團龍的信箋，冷冷一笑，遞與那位營官道：「來，徐營官，你雙手接過去看看！」

徐營官臉色一變，他冷冷一笑，一隻手把這公文接了過來。

只見上面草草的寫着幾行字爲：

「諭令三品護衞項一公，至浙爲朕辦理私事一項，沿途省，府便宜行事，不得責難！此令！」

下面是一顆圓形的硃砂印記，這位徐營官再一細看，不由得全身一陣戰抖，吶吶道：「啊！」

項一公自他手中接過了聖上的上諭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徐營官，你還不服嗎？」

說着霍的一瞪雙目，徐營官面色蒼白的道：「恕卑職冒失，莫非你就是……」

項一公點了點頭，冷然道：「你現在立刻把四週火器營解散，至府台聽候老夫發落。」

徐營官打了一個冷戰道：「是！」

他連頭也不敢抬的就轉身走了，項一公又道：「且慢！」

「大人尚有何事？」徐營官問。

項一公冷笑了一聲，手指劉君道：「本大人沿途已聽說你的惡跡很多，如此之人，怎能身負刑捕之責，徐營官，你先與我拿下來，等我見了知府再說。」

劉君不禁嚇得「啊！」了一聲，後退了一步，他咬着手向徐營官道：「徐大人，此人是什麼身份？他怎能下此命令？」

徐營官冷然一哼道：「這位項大人，乃是當今聖上身邊的親信，你老弟還是乖乖聽遣的好。」

劉君頓時就怔住了。

徐營官嘆息了一聲，手指着劉君，道：「鎖上！」

嘩啦的一聲，劉君頸子上，多了一條鍊子，可笑的是，這條鍊子，原來是要用來套郭潛的。

徐營官鎖上了劉君之後，神情沮喪的道：「卑職也是奉總兵之令，暫受府台大人提調，至於內中詳情，卑職並不盡知，方才若有冒失之處，尚請大人勿怪。」頓了頓道：「大人如無差遣，卑職就先去了。」

項一公微微一笑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徐營官，煩你寄語知府一聲，就說本大人今午拜訪，囑他小心迎候了。」

說罷，「哼！」的冷笑了一聲。

徐營官面色又是一變，後退了一步，又答應了一聲：「是！」

說着就轉身帶着衆人去了，自然也帶着那爲鎖鍊緊鎖着的劉君走了。

劉大個子目睹及此，眞是又驚又喜，他立時過來，對着項一公行禮道：「大人請原諒小民，剛才多有冒昧。」

項一公笑着搖着頭道：「你很好，這件事不要張揚，還是照老樣子對我好了。」

這時項一公又親切的握着萬斯同的手道：「老弟，這一趟全靠你了，你不要看方才我還挺神氣的，弄不好，回去可够我受的。」

要命金老七也眼巴巴的望着他道：「萬少俠，祝你馬到功成。」

萬斯同在這些親切的眼光裏，忽然覺到此行的責任重大，自己一人的得失，更深繫着這些人的榮辱存亡。他苦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但願如此。」

這時夥計已爲他備好了馬，他就騰身上馬，頭也不回的打馬而去。

× × ×

在大岔山下，有個地名叫「田頭」，那是屬於「仙居」縣管轄的地方。

這時候，天已經很晚了，驛道上冷冷清清的，並無行人。

可是由通台州府的那條官道上飛來了三匹快馬，並且夾雜着叮鈴鈴的串鈴聲音，深夜十分噪耳。

至到跑近了，才看清楚了，並不是三匹馬，那是二驢一馬。

兩條小毛驢之後，是一匹白花大馬，馬上馱着一個大油簍，簍子很大，足可裝下一個大活人。

兩條小毛驢背上的人，正是大名鼎鼎的西川雙白。

勒住了韁繩之後，葉青皺了一下眉，道：「我們雖然趕了一大段路，總怕後面會有人跟下來。」

柳焦狂笑了一聲道：「你太多心了。」他閃爍着那雙小眼道：「據我所知，這浙南就沒有什麼高手，天台山上倒是有個老魔頭，可是他們上丸天宮的人也不會輕易管這閒事。」

葉青喘了一下道：「你這麼說，我們倒是大可不必再趕了。」

柳焦點頭道：「小心是要小心，不過可是犯不着這麼跑了。」

「對了！」葉青道：「我很擔心那個姑娘受不了，咱們打開來，讓她透兩口氣吧。」

柳焦拉住他道：「算了，老大，別丟人了，你的年紀已可做她爹爹了。」

葉青不悅道：「老夫少妻多的是。」

柳焦哼了一聲，一帶小驢，獨自前行。

葉青不由忙追上他，嘿嘿笑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！給你說着玩玩罷了，我不會有這個閑心呀。」

柳焦冷笑一聲道：「有這個心沒有，自己心裏有數，我要是再不知道你，可是白活了」

葉青雖是身居兄長，可是對這位拜弟，却是素所忌諱，見狀就不再多說了。

二人暫時不再說話，二驢一馬，帶着叮叮的串鈴聲音，不快不慢的向前行着。

前行到了永安溪口，葉青忽然發言道：「兄弟，我們還是乘船吧，又快又省事。」

柳焦點了點頭，天色很暗，很陰沉，雲塊很低，低得都好似要壓到人頭上了。

放眼江上，倒有幾艘行船，只是距離甚遠，只見江上雖有兩三隻空船，可是都繫着繩子，船上的人也早已入了夢鄉了。

要不是二人身邊有兩箱珠寶，風聲太緊，他二人向來作案是不急於趕路的，這一次可以說是破例。

葉青皺了一下眉道：「我們自己划吧！」

柳焦考慮到人馬太多，怕小船吃重不起，正自不定，忽見自一旁水面上，撐過了一葉方舟。

這條小船的船頭上點着一盞紅燈，隱隱可見一個頭戴大笠的人撐着船。

柳焦不由大喜道：「喂！喂！船家！」

這條船在水面上打了一個轉，立刻向這邊划來，撐船的低聲道：「客人要坐船嗎？」

葉青大叫道：「正是，快來，快來，我們多給你錢，快！快！」

這舟子一語不發，立刻用船篙，把船身定住了，問：「就三個人呀？」

葉青點了一下頭，忽然怔了一下道：「只有二人，你怎說三人呢？」

那舟子赫赫一笑，低聲道：「我見了三匹牲口，還以為是三個人呢！」

葉青哈哈一笑，手指着那油簍道：「這裏面乃是裝的油，你不要弄錯了。」

舟子笑道：「是！是！客人快請上來吧，你們要到什麼地方？」

柳焦一面拉驢上了船，一面笑道：「儘量的走，能走多遠走多遠。」

舟子呵呵一笑，又道：「那不是去了極樂的世界嗎？」

西川雙白為他說了這一句話好不掃興，相互對看了一眼，葉青冷冷一笑道：「小子不要胡說八道，當心老子揍你。」

那划船的呵呵一笑，也就不再答話。

他要帮着拿箱子，葉青忙擺手道：「不用，不用，我們自己來。」

這舟子笑了笑，又要去拉馬，馬背上有那個大油簍子，柳焦又道：「唉！你這個人，叫你不要動手，小心碰破了油簍子。」

說着就恨恨的瞪了這人一眼，只見他體態臃腫，臉上也似生有痴肉，似乎皮膚很白，只是因為那頂大斗笠戴得太低了，所以始終看不清他的模樣兒。

這舟子啞着嗓子笑了兩聲，就走到了船尾，一抱雙肩道：「那麼我就什麼也不管了。」

葉青笑道：「對了，你只管行船就是。」

說着二驢一馬也都上了船，這條小船，雖較一般為大，可是上了這麼多人馬，也就顯得很滿了。

舟子問：「好了沒有？」

柳焦說：「行了，你就開船吧！」

那舟子長篙一點，這船就如同箭也似的「赫！」一聲竄了出去。

雙白看在眼中，這舟子，好俐落的身手，這和他那一身痴肥的肉太不相襯了。

船行極速，一刹時已投入了迷漫的水霧之內。約莫有一個更次之久，前面的水面漸漸窄了，而且四週圍，全是極高的大山。

這種情形，像極長江三峽那種樣子。

那舟子始終不發一語，只是他却不時的前瞻後顧着，像有些心事模樣。

葉青手指着環峙的大山問：「夥計，這是什麼山？」

舟子嘻嘻笑：「這是括蒼山，你們西川，不是也有很多山嗎？」

葉青眨了一下眼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，我們是西川人？」他說着「呼！」的一下，自位子上站了起來。

這舟子若無其事的道：「聽客人的口音，我還不知道嗎？」

葉青又慢慢的坐了下來。

他們兄弟二人，反正也有一點覺得，這舟子有一點不大對勁，每一句話，總叫你聽得不大自在。

小船穿入了一道窄流，水面窄得很，甚至兩岸的籐蔓都能碰到了船篷。

柳焦奇怪的道：「咦！你要划上山是怎麼，怎麼有大路你不走，却硬往小路上划？」

舟子呵呵笑說：「本來是要划上山啊！」

葉青也站了起來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話猶未完，這條小船，忽的折過了頭，「唦！」的一聲，穿入了亂草叢中，船底「蹬！」地一聲，觸上了岸，全船都大大幌了一下。

西川雙白大吃了一驚，各自大怒。

可是尚不等他們怒火發出來，這舟子已呵呵笑着，縱身上岸。

他回過頭，手指二人道：「西川雙白，別來無恙，快上來吧！」

二人本是一腔怒火，可是被人家一口叫出了名姓，俱不免大吃了一驚。

二人一前一後相繼上了岸，葉青眨了一下眼，細細的打量着這人道：「朋友，你是何人？恕我兄弟眼拙，一時認閣下不出。」

這人桀桀狂笑了一聲，一手把戴在頭上的大斗笠摘了下來，露出了龐花捲兒也似的一頭亂髮。冷冷的道：「睜開你們的狗眼，看看我到底是誰吧，葉老大！」

西川雙白再一細看，不禁「噢！」了一聲，一時驚得張口結口。

柳焦半天才吐出了一句：「水母……妳沒有死？」

水母狂笑了一聲道：「今天我們好好的算算這筆賬吧！」

「草上露」葉青後退了一步，這一個突然的打擊，太出乎他意料之外了。

柳焦定一定神之後，他冷笑道：「谷巧巧，我們的仇恨齊天，是絕對不能輕易化解，這麼吧，咱們錯過今天，雙方也可以找幾個朋友見見面。」

葉青也在一邊道：「這樣好得很。」

水母冷笑道：「你們這是做夢，老實說，我跟踪你們兩個東西，已非一日，秦冰鬧得我洞庭不得住了，我也要換一換地方，所以……你們那兩箱東西，我有意想借用一下。」

西川雙白不由面色一陣發青，柳焦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你想不勞而獲？」

水母舉了一下痴肥的雙手，道：「怎說是不勞而獲？你們聽着……」

她用舌頭舐了一下厚厚的嘴唇，嘻嘻笑道：「老實說，這個架我也不大願意打，有好日子誰不想過？只是這要看你們是否合作了？」

葉青後退了一步，「嗆！」的一聲，弧形劍撤在手中，面色極為猙獰地道：「別的都還好談，你要是垂涎我們已到手的東西，那妳是妄想。」

柳焦攔了一下手，皺眉道：「不妨聽她說些什麼，先不要下手。」

說着，小眼一翻，也冷笑道：「谷巧巧，妳應該知道，我們要是怕你，當年也就不去找妳了，不過……我們仍願意聽一下妳的意見如何？」

水母怪笑了一聲說：「很簡單，那兩箱東西你們要留下來，還有……」

葉青已忍不住又要下手，柳焦攔住他，冷冷問道：「還有什麼？」

水母怪笑一聲，用手指了一下小船道：「那簍子裏的姑娘，你們得給我留下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是不能叫她落在你們手中！」

雙白對看了一眼，這才知道她跟踪自己二人，果然不止一天，心中又是又驚又怒。

瓦上霜柳焦赫赫一笑道：「那個姑娘妳要留下，我們也不要她，只是這兩箱東西，只怕不能給你吧！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水母也被激怒了。

柳焦忽地一矮身子，紫金旗「呼！」地一聲撤了出來，他身子遂即縱上了一顆高樹。他在樹上狂笑了一聲道：「谷巧巧，想要這些東西也很簡單，只要妳能把我兄弟打發了，否則的話，你也不必再存夢想。」

葉青手持弧形劍，更是一臉的殺機，目光直直的盯着水母，似想待機而發。

水母桀桀笑道：「這可是你們自己找的，很好！」

她用手指一下四週道：「這是一塊絕少人跡的地方，我三人就在此決一勝負，我老婆子如是輸給了你們，自是只有死路一條，否則你二人也休想再逃命！」

她的話方說到此，忽聽得葉青一聲厲叱道：「妳不想活命嗎？老乞婆！」聲到人到，眞是快如疾風，身形一落，掌中劍「力劈華山」，陡地直向水母頂門上劈了下去。

可是正當他的劍已到了對方頂門上的刹那之間，忽見水母猛一張咀，只聽見「哧！」地一聲，一股子水箭，直向葉青面上噴來。

西川雙白以前，已嚐過她這種水箭的厲害，柳焦忽的叫道：「小心！」

葉青也早已看準了來勢，忽地開唇，把自己苦練經年的混元氣功，開口吐了出來。

正因為他兄弟練有這種功夫，所以他們才敢至洞庭尋仇。這股氣體甫和眼前的水箭一交接，那水箭就像是衝打在岩石上的浪花一樣，霍地捲了起來。

水母見狀狂笑了一聲，二次開唇，「哧！」的又是一口。

這一次水力可較上一次的猛得多了，葉青練的「混元氣功」，只可一鼓作氣，第二次就不行了。他萬萬沒有想到，對方竟能看出這種情形，一時不由大吃了一驚，身形一旋，閃向了一邊。

可是水母所練的水箭，已盡得「水眼集」中的眞傳，收發自如已到了左右迴轉的境界。

葉青身形一偏，這股水箭竟也跟着向右一偏。在早年，葉青是上過這種當的，他不敢用劍去擋，當下厲嘯了一聲，整個身子霍地拔了起來。也就在這個時候，那一旁的柳焦從樹上燕子也似的竄了下來。

他身形向下一落，掌中旗「烏雲捲雪」，旗上夾起了一股極大的勁力，直向水母門面上兜去。

水母也自吃驚，因為他由葉青與柳焦這種勁力上判斷，他二人功力，果然是大非昔日可比。當下心中着實不敢輕視，她自從那口愛逾性命的寒鐵軟劍失去以後，這三年來，又曾經另覓了一口魚鱗短刀。這口短刀本是五台山空明禪師的護身之物，雖不能和那口寒鐵軟劍相比，但是却也是一口罕見的利刃，差不多的生鐵玩意兒，它也能一削而斷。

水母看上了這口刀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為她由「水眼集」中學了一路刀法，名叫「分水八刀」，數年來一直因為自己用的是劍，所以這路刀法，一直無機會運用。

自從她自空明禪師處奪得了這口寶刀之後，這路刀法才為她演習得嫻熟，現在這口刀，就像當年的那口寒鐵軟劍一樣的令她喜愛着。

這時因為西川雙白相繼的都取出了兵刃，她也就自背後把刀展了出來。

這口刀尺寸較常刀要略短三寸，形狀就像是柳樹的葉子一樣，兩頭尖，當中寬。它如果被人貼肉揹着，不會露出一點痕跡來。

所以水母這一把刀甫一撤出，不禁令雙白大吃了一驚，因為他二人自信眼力過人，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內，他們二人也曾仔細的觀查過水母，竟是沒有發現出她背後還藏有兵刃。

水母魚鱗刀一撤出，迎着當空的皓月，這口刀身上泛起了點點銀光。

隨着她旋身飛刀之勢，這口刀夾着一股極為尖銳的風力，直向柳焦的手上削去。

柳焦冷冷一笑，紫金旗往後一挫，避過了來襲的刀鋒，二次抖腕，旗桿上那鋒利的刃頭子，直向水母那痴肥的心窩扎了過去。

水母谷巧巧一聲怪笑，她這口刀兩旁一蕩，整個身子驀地騰了起來。

「西川雙白，你們的死期到了！」她大聲的叫道。隨着聲音一落，這個怪老婆子已佇立在丈許以外的岸邊上，刀刃一打水面，濺起了漫天的水花。

這些濺起的水珠，活像是千點銀星，直向西川雙白沒頭沒臉的直襲了過去。

葉青因一時大意，為其中一顆水珠，打在了右臂之上，一時只覺得有如金針刺骨一股的奇痛，差一點痛得他要叫了出來。

這才知道這老太婆，果然功力怪異驚人，當下冷哼了一聲道：「柳老二，我們下手合力圍她，別跟她單打獨鬥。」

他是把水母恨透了，話聲一了，身形如同海燕掠波也似的，三四個起落，已到了波面，掌中劍擺了一招「夜戰八方」的姿態，這是為防止對方來犯的刀。

水母長笑了一聲道：「猴兒崽子！」

只聽見「嗆啷」的一聲大震，二人都是一個迴身，葉青急於撫着自己的劍，就覺得刃口子上，已有了米粒大小的一個缺口。

頓時他就呆了一呆，一時痛澈心肺，這時柳焦已自側旁飛縱了上來，紫金旗由上而下直劈了下來。

他們三人遂即展開了驚心動魄的一場激戰，在這無人孤懸的一小片荒地裏，三個人，三口奇怪的兵刃，直殺了個難解難分。

在這個長回合戰裏，雙白固然覺得水母技藝精湛，不易取勝，可是水母也覺得自己過於輕估了他們。

她雖是用盡了絕招，只好令二人退縮，要想致勝，也是極不容易。

因為他們到底是二人合手，要想取勝，只有單打獨鬥，可是雙白兩口兵刃配合得極為稱手，要想分開，實不可能。

如此久戰了將近了一個更次，雙方都已經汗流浹背，仍是不分勝負。

水母久戰無功，心中已在動了另一個念頭了，她知道二人是旱鴨子，足下見不得水的。

她也不願再打下去了，偏頭一望，那艘船仍然停泊在岸邊，再向遠處水面上一望，水面上波平如鏡，沒有任何船影。

谷巧巧想到妙處，忍不住笑了。

忽見她用力一劈水面，激起了萬點銀星，直向二人全身罩去。

葉青因先前吃了這種水珠的虧，見狀嚇得急速後退，柳焦也向旁一閃。

水母乘勢却又噴出了一口水箭，「哧！」地一聲，直向柳焦迎面打去。

瓦上霜柳焦只當她是「黔驢技窮」，所以才又重施故技，當下冷冷一笑飄出丈許以外。

誰知就在這一刹那之間，他們可就中了水母谷巧巧的計了。

就見她桀桀一聲大笑，忽地身形向下一矮，雙掌齊推，用足了內力，向那艘擱在岸邊的船首上推了過去。

她這種內力，又因船是浮在水面上，極易着力，頓時浪花滾滾，這艘船竟為她推出了數丈以外。隨着她身形縱起，就如同是一隻水鳥也似的，飄落在了船尾之上。

「小子！再見了！」她狂笑了一聲，就手掄起了長篙，二次運勁一點，小船就像箭也似的穿了出去。

西川雙白如此一來，才知是上了大當，一時大吃了一驚，但因為雙方間隔太遠，鞭長莫及。他二人怪叫了一聲，俱都飛縱了身子趕到了岸邊，葉青恨到了極處，慘笑了一聲道：「老乞婆，西川雙白與妳誓不兩立了！」

他說着，一面涉水跑了幾步，望着七八丈以外的那一點紅燈，抖手打出了一掌鐵蓮子。

只聽「波！」的一聲，紅燈熄滅了，水面上叮叮咚咚的响了一陣，一切遂又歸之平寂。

遠處傳來了水母的笑聲：「兩個傻蛋，有種來呀，哈——哈——」

這麼一來，二人可是全傻了。

不言二人直等到了天明，才發現了一艘捕魚的船，得能上岸。且道那個刦舟的水母，幹了一手漂亮的活兒，心裏眞是得意極了！

她把燈光重新燃了起來，颼颼的江風，吹得這艘小船前伏後仰着，不久船行到了寬闊的水面，她是絕不愁西川雙白再會追上來了。

第一件事，她把那兩箱珠寶，取了下來，改放在艙內，然後她才把那個大油簍子打開來，雙手抱出了關在簍內的大姑娘。

水母費了好半天的時間，才又把她重新救活了。在燈光之下，心怡睜開了矇矓的眼睛，仔細的打量了一下眼前情形，還有眼前的人。

她不由大吃了一驚，嚇得她用手捂住了眼睛，驚得「呀！」了一聲。

水母把她的手分開來，桀桀笑道：「姑娘，妳不認識我了？」

心怡幾乎不敢相信，她又仔細的看了一會，才吶吶道：「谷……婆婆……妳不是……不是……。」

水母桀桀一笑道：「原來妳也以爲我死了？告訴你吧，我和秦老兒都沒死，只是受了很重的傷，現在，我的身體已完全好了。」

笑了幾聲她又道：「現在，我什麼人也不怕了！」

心怡一下子坐了起來，驚喜得四面望了一下道：「我……我怎會和你在一起？」

水母笑得眼睛成了一條縫，她說：「西川雙白兩個小輩現在有他們苦子吃呢！」想到得意之處，一身肥肉都忍不住亂顫了起來。

心怡這才明白了，她含笑道：「是妳救了我？」

水母呵呵一笑，拍了拍船板道：「妳好像身上還有點傷，來，躺下來，我給妳瞧瞧！」

心怡着實也倦極了，就依言睡好，水母找到了她的傷處爲她上好了藥。

等到一切弄好之後，却發現她，竟是睡着了。

心怡這一覺，直到翌日快正午才醒，却見水母正在船尾炒菜。

這時候水母已發現她醒了，她放下了鍋，笑着走過來道：「睡够了吧，姑娘？」

心怡望着她道：「婆婆，謝謝妳救我性命，只是我有急事，必需要趕回台州。」

水母四外看了看，笑道：「台州不遠，妳先別急，見到妳我很高興——」

說着拍了心怡的肩膀，伸出一隻手道：「還給我吧！妳已經拿去太久了。」

心怡怔了一下道：「什麼？」

水母笑道：「妳爲我保管的水眼集。」

心怡才猛然憶起，她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我還爲妳好好保存着，待我拿了回來還妳。」

「很好！」水母笑着說：「我找了妳很久，本已失望，却想不到竟會如此碰見了妳。」

心怡想到了萬斯同，歸心似箭，忍不住道：「婆婆，我想上岸回去了。」

水母一笑道：「妳不要慌，吃飽了飯，我送妳一程，因爲——」

她不大自然接道：「老實告訴你，我眞怕妳會一去不回來，捲走了我的書。」

心怡怔了怔，冷然道：「妳不應該這麼懷疑我，我不是那種人。」

水母又怪笑了一聲，像哄小孩一樣的拍着她的肩膀道：「是呀，我只不過是疑心罷了……看！妳又生我的氣了。」

心怡不禁也笑了：「妳這個人眞是……」

水母笑的露出了牙牀：「說老實話，我最苦悶的是，沒有一個朋友，姑娘，妳能答應我，永遠做我的好朋友嗎？」

心怡微笑瞟着她，道：「當然可以，只是人家都說妳的行爲不大正經。」

水母忽地一瞪雙眼道：「妳不要聽人家胡說，主要的是因爲我的仇人太多了，所以人家就造謠中傷我。」

心怡點頭道：「當然沒有是最好，我只不過是這麼勸勸妳而已。」

她頓了一頓，又接道：「譬如說，後來我也見了秦冰的家人，我知道秦冰是一個好人，他們祖孫二人，打魚爲生，怎會和妳有仇？」

水母一張肥臉，漲了個通紅，半天才桀桀的笑道：「這些過去的事，還談它幹什麼，來，吃點東西，妳一定餓壞了吧？」

於是心怡吃了兩碗飯，放下了筷子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水母搖頭笑道：「這地方叫小井，我現在暫時就住在這裏。」

心怡問：「這是妳的船？」

水母呵呵一笑道：「妳問得太多了，姑娘，我在此等妳，等妳三天，把我的那本書送來，妳能做到嗎？」

心怡想了想道：「大概沒有問題。」

水母笑了笑道：「西川雙白他們失去了東西，必定會來找我。」

心怡奇怪的問：「莫非那兩箱東西，落到了妳的手中？」

水母赫赫一笑，極爲得意道：「不錯，我從他們手中搶來的。」

「裏面是什麼？」心怡問。

水母聞言搖了搖頭，道：「這個妳就不要多管了，妳去吧！」

心怡揉了一下腿，站了起來，問：「我怎麼走呢？」

「上岸之後，直向南行，有一天多的時間，也就到了台州，妳可騎這匹馬走。」

心怡點了點頭道：「妳一直都在這裏嗎？我再來時怎麼找妳？」

水母赫赫一笑，咧着大嘴道：「妳要找我倒不容易，只是妳可記住，每日晨昏，妳只要戴上一頂紅帽，在此附近垂釣，我定會尋妳就是。」

心怡想了想，就點頭道：「好吧！」說着，她就縱身上了岸邊。又把馬拉了下來。

就按照水母所囑，順着這條驛道，直向南面行去，馬行頗疾，等到了午時左右，已到達了「仙居」縣城之內。

天氣很冷，肚子又餓，心怡就在一家飯店前停了下來，却見這店門前，拴着一匹全黑色的大馬，十分眼熟，當下怔了一下，就拴好馬，走進店內。

才一進門，就見迎面桌上，一個人倏地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姑娘，妳原來在此呀！」

心怡吃了一驚，才看出此人，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萬斯同。

却想不到在這個地方，竟會見面，她頓時就怔住了，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激動，半天才喜極落淚道：「大哥……是你！」

萬斯同左右看了一眼，忙拉過身旁的座位道：「坐下來，我們慢慢的談。我是專程找妳的，現在我總算放了心了。」

心怡站了起來道：「我們出去再談吧！」

萬斯同就付了錢，二人走出店外，雙雙騎上了馬，萬斯同道：「妳知道西川雙白的去處？因爲我還要找他們二人，要回一些東西。」

心怡慢慢的問：「什麼東西？」

萬斯同冷冷一笑道：「是兩箱珠寶，這兩箱東西關係重大，我一定要爲那幾個失落的人，把它找回來。」

花心怡不由頓時就把馬韁勒住了，她慢吞吞的問：「是兩個黑色的小箱子嗎？」

萬斯同點頭驚道：「不錯，姑娘妳可知道它的下落嗎？」

心怡想了想，因爲受有水母的關照，她不願輕易吐露，反問道：「這兩箱東西和大哥有關係嗎？」

萬斯同長嘆了一聲，略略把項一公與三人失箱的經過說了一遍，最後皺眉道：「這兩箱東西，既關係三人的生死存亡，我不能不管，再說那項一公還帮了郭潛如此的大忙。」

心怡低頭想了想，嘆道：「大哥不必着急，也許我可以帮大哥這個忙，只是……」

萬斯同大喜道：「姑娘只要告訴我那兩箱東西在那裏，我就有辦法取來。」

心怡苦笑了一下，輕輕的搖了一下頭說：「大哥，不是我小看了你，要取回這兩箱東西並不簡單，大哥，你可曾知道有一個叫水母的人嗎？」

萬斯同不由吃了一驚，點頭道：「我認識她，姑娘，這兩箱東西，莫非到了她手中？」

心怡點了點頭，萬斯同怔了一下道：「這怎麼可能？」

花心怡遂把這件事大概說了一遍，萬斯同聽完之後冷冷一笑道：「姑娘，有一件事，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妳，秦冰是我一個忘年之交，也爲了一件東西，和水母結下了深仇大恨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心怡問。

萬斯同淡然一笑，遂自身上取出了一個小匣道：「就是這部『水眼集』。」

心怡不由吃了一驚，她奇道：「咦——」

萬斯同笑了笑，遂把這部書交到了心怡的手中道：「姑娘不必奇怪，這是我爲姑娘清理東西時，無意自枕中發現的，我怕遺失了，所以帶在身上，現在見了妳，就可還給妳了。」

心怡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正好還給她。」

萬斯同搖了搖頭道：「不！我希望這本書能還給它原來的主人秦冰。」

心怡皺了一下眉道：「可是，我已經答應了水母，我怎能失信於她呢？」

「這不要緊！」萬斯同想了一下道：「我可以和妳一起去見她。」

心怡想了一會，默默地點了點頭道：「這樣也好，只是你要答應我，不要和她動手！」

萬斯同想了想，笑道：「只怕她不會容我，姑娘，妳可以放心，這事情妳交給我辦就是了，我定不會令妳失望。」

心怡吶吶的道：「我怕你不是她的對手，妳想，連西川雙白尚還不是她的對手呢！」

萬斯同心知自己的奇遇她還不知道，當下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大可放心，我必定能勝任，妳還是先回台州，在台州客棧等我就是。」

心怡含笑道：「謝謝大哥——那麼我這就走了。」說着深情欵欵的又看了他一眼，這才策馬自去。

× × ×

暮晚的昏鴉在水面上翩翩飛起，西方一輪紅日給大地換上了一身紅色的外衣。

萬斯同身披簑衣，頭戴紅色的小帽，已在水邊平竿垂釣。

他不時的目望江心，在等候着一個人。

他開始有些懷疑，會不會是心怡記錯了，再不就是水母已經認出了自己。

忽然他發現身後竹林內有了响動，一個人徐徐的向他身後走來，慢慢地，終於站定了。

萬斯同平竿而坐，不動聲色，可是他相信這人已經站在自己身後，心情未免有些緊張。

良久之後，那人才發出了一聲冷笑道：「既來見我，爲何不上前答話？」

萬斯同把魚竿向水中一拋，倏地轉過身來，哈哈笑道：「谷巧巧，我們久別了。」

在他眼前站立的，正是那個貌相奇醜，高大痴肥的女人——谷巧巧。

水母怔了一下，她實在記不起這看來陌生的面貌，後退一步，冷冷地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萬斯同隨手把頭上的帽子摘下來，哂道：「花心怡姑娘託我來還妳一樣東西。」

「不錯！」水母粗聲地說，並且探手而出道：「拿來給我。」

萬斯同微微一笑，他遂自身上，把那部水眼集取了出來，幌了一下道：「是這個吧？」

水母伸出蒲扇大手，往書上就抓，可是萬斯同，却又把手收了回來。

水母不由怔了一下怒道：「怎不給我？」

萬斯同嘻嘻一笑道：「因爲不是妳的。」

水母立時鶴髮林立，厲聲道：「小子，你要戲要我嗎？你眞是活膩了！」

萬斯同把書隨手丟了一邊地上，水母立時縱身過來檢拾。

可是萬斯同却哈哈一笑，雙掌霍的平推了出去，只聽見「哧！」的一股疾風。

水母那麼重大的身子，吃他這種內力一逼，竟不由自主的一連後退了四五步，方才拿樁站穩。當下不禁大吃了一驚，遂見萬斯同手指着地上的水眼集道：「水母，這部水眼集就在這裏，不屬於妳也不屬於我，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高下，妳如勝我，這部書自然由妳取去，否則却要歸我處理。」

水母桀桀一笑，錯齒出聲道：「小畜牲，你休想要這部書。」

「我本來不想要。」萬斯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只是要把它給我的老朋友秦冰。」

谷巧巧不由怔了一下，她面色紫青的打量了萬斯同一眼，發出了一聲極難聽的怪笑。

萬斯同笑道：「水母，妳可曾記起來？」

谷巧巧這時面漲通紅的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，那夜我和秦冰老兒約鬥時，是你在一旁助他可是？」

萬斯同點了點頭道：「正是我，水母，妳那口寒鐵軟劍，也在我身上，只要妳勝了我，我願一併還與妳，只是妳要落敗了，却得心甘情願的服輸。」

水母氣得全身發抖，她記起了斷臂之仇，如非是心怡那日救了自己，縱不死在湖邊，也將要落成個殘廢。現在這個仇人，就在自己眼前，她是無論如何，也不能放過他了！

當下一聲怪笑道：「這辦法很公平。」

萬斯同冷笑道：「水母，條件並不止此，還有妳從西川雙白手中所得的兩箱東西。」

谷巧巧翻了一下眼，口涎四滴的道：「這是那個姓花的姑娘告訴你的？」

萬斯同哼了一聲道：「是西川雙白告訴我的，怎麼，妳可願意？」

谷巧巧不考慮的點了點頭道：「一切都隨你。」

她說着足下慢慢的向前移動着，萬斯同伸手笑道：「慢來，水母妳看看。」

他說着自腰上，把那口寒鐵軟劍抽了出來，含笑道：「這是那口寒鐵軟劍，我把它放在地上，只是妳的那兩箱東西呢？」

谷巧巧乃是一個經不得激的人，聞言滿頭亂髮，蛇也似的顫動着。

她大聲道：「我難道還會騙你不成？」

萬斯同笑道：「我不能相信你，因爲你是一個慣於謊言的人。」

水母全身氣得發抖。

萬斯同不緩不急的道：「妳曾經偷了八指佛僧弘忍大師的東西，妳和妳父親都是不講道義的人，我怎能信得過妳？」

萬斯同這話，是有意激她，說得極爲刻薄，水母聆聽之下，果然難以消受！

這件事，數十年來，一直是她內心的一件隱秘，平日想都不敢去想，更不要說被人當面揭穿，挖苦——

一時之間，只見她面色變得極爲蒼白，肥臉上滾動着大顆的汗珠！她身子抖了一下道：「小畜牲，這些事是誰告訴你的？」

萬斯同見狀，心知自己這幾句話，已觸動了她的要害，當下淡淡的道：「妳這一點倒可以放心，這件事很少人知道，我不會對人說的，莫非不對嗎？」

水母慘笑道：「你說的句句實言，正因爲如此，所以今天，我是萬萬不得放你活命……你等一會。」說罷，回過身子，「噗通！」一聲，縱身入水，遂卽無踪。

萬斯同心中雖是有些緊張，可是他自信有把握戰勝對方，所以並不害怕。

他目視着薄冰初化的水面，在水母偌大的身軀落水之時，僅僅炸開了一條水紋，刹時之間，又歸平靜，心中甚爲欽佩水母這一身水裏的功夫。

望着水面，正自發楞，忽見近前淺水處，冒起了一個水花，重新現出了水母的身形。在她的兩腋下，各挾了一個黑漆的箱子。

二箱似乎相當沉重，水母把它們小心的放在地上，起身道：「小輩，你可看到了，你如勝我，這東西就任你拿去。」

萬斯同點頭道：「這麼說，我倒是錯看了妳了，這兩箱東西，並不是我要，而是物歸失主。」

水母怪笑道：「只要你能勝我，這兩箱東西就是你的了，你要怎麼和我較量，快說！」

萬斯同冷冷一笑，他轉過身子，忽見他張開了嘴，吐了一口白氣，那白氣初出口時亂如霧，可是刹時間，却結成了一道粗有兒臂大小的氣柱。

看到此，水母已不禁面色大變，遂見這股白氣，隨着萬斯同一聲悶哼，匹練也似的，直向水面上射去，眼見那靜靜無波的水面，吃這股白氣一逼，竟自興起了一股浪花！

萬斯同身形半蹲，面如赤色，眼看着那道氣柱在水面上開了尺許寬的一條空隙，直入水底，一任水面浪花翻捲，却不能使分水復合。

萬斯同卽運功將出口的眞氣收回，臉上帶着微笑，轉向呆若木鷄的水母道：「妳只依樣施來，我就服輸，任憑由妳發落。」

水母一刹間臉色猝變，連連後退了幾步，先前的干雲豪氣，盪然無存。

她知道對方所施展的功夫，乃是失傳武林，已近三百年之久的一種內氣功夫，名喚「分水功」，施功之人，如無空指甏人的極上功力，萬萬是不能施展。

水母谷巧巧乃是個十分機智的人，她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，更不要說是必敗的仗了。

良久之後，她黯然的點了點頭道：「今天我總算開了眼界了，我不如你甚遠。」

說話之時，她上下的打量着這個年輕人，因爲數十年來，眞正令自己心悅誠服的，這青年還是第一人。

萬斯同微笑道：「這麼說妳是服輸了？」

水母似乎已經呆住了，萬斯同諒她也不敢和自己動手。當時就走過去，把那兩個小箱子提起來，覺得極爲沉重，料必是原物無疑。

他望着水母正色道：「這兩箱東西，和這本書，我都歸還原主，我們之間的仇恨，也一筆勾銷，妳如不服，可至雁蕩去找我，隨時隨刻我都候教。」

谷巧巧臉色漲成了豬肝的顏色，看樣子似像要哭，半天她才咬了一下牙道：「你拿去吧，只是你的大名是——」

「萬斯同！」萬斯同隨口答應了一聲。

谷巧巧身形騰起，只聽「哧！」一聲，水面上再次炸開一道水紋，就不見了她的影子。

× × ×

當一切都順利完成之後，萬斯同和花心怡帶着一種別樣的心情，就開始上路了。

兩匹馬，八隻蹄子，得得地在碎石路面上响着，他們都有種說不出的心情，緊緊的拘束着自己，好像各人都能聽到彼此的呼吸一樣。

走了一程，他們仍然默默無語。

姑娘已經改了裝束，她披着一領紫色的長披風，鹿皮小蠻靴，長長的劍鞘垂在馬鞍前面，不時錚鏘有聲的响着。

她那粉色的小臉，在這種嚴寒的西北風裏，顯得更嬌艷紅嫩，兩彎蛾眉之下那雙水淋淋的眸子，在凝視瞟睨的時候，眞能把你的魂給勾出來。

尤其是當萬斯同偶然的注視她時，她回報的那種多情溫柔的笑容，就不由自主的令他想到了那遠在天台的花心蕊。

甚至於可以這樣說，她比心蕊似更嫵媚，更動人。

兩匹並鞍聯轡的行着，朝日的旭光，把他們的倩影長長的映襯在地上。

而花心怡，也是一個品行端莊，極知自愛的女孩子，她對於萬斯同的熱愛，只是深深的放在內心裏，生怕叫對方看出來笑話自己。

可是天下任何事情都好遮瞞，唯有感情，那是沒有辦法掩飾住的。

也許你可以掩飾一時，但你絕不能終久的隱藏，更何況有情人都較常人更爲敏感，那眞是所謂的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了。

萬斯同和花心怡，正是這樣的。

心怡此時的心，眞有如一團亂絮，他渴望着趕快回家，重整家門。

她更渴望着能與萬斯同終身厮守，然而她知道，萬斯同此時所負的任務，只不過是護送自己回家而已。

因此只要自己一抵家門，他的責任也就沒有了，他就會拋下自己去了……

每一想到這裏，心怡內心就有無限的離愁，她眞是捨不得離開他，如今，在這甫抵家門的時候，這種害怕的心裏就更濃了。

她渴望着萬斯同能進一步的向自己表示，表示出他的情意，那麼自己也就好順水推舟，一吐自己的私衷了！

可是相反的，萬斯同反倒是更形冷落了。

心怡曾不止一次的發現他一個人，每當晨昏的時候，那種佇立痴望的表情。

他寂寞得很，他必是需要愛情的，然而倔强的人，一切都是倔强的。

在「許村」小住了一天，第二天，天氣更冷了，雖沒有下大雨，可是瓦簷上，小橋上都遍佈着厚厚的一層霜，朔風吹得凜冽了。

× × ×

第二天的淸晨，他們出發了。

兩匹馬，帶滿了東西，順着通山的道路，徐徐的行走，午後的時間，他們來到了黃山。

在日落西山的時候，他們來到了闊別已久的那幢閣樓。

「到了！」心怡翻身下了馬。

看到這座樓，她不由想到了妹妹和母親。

如今閣樓依舊，人物全非，正是：「燕去樓空，佳人何去」？

萬斯同幇着她把東西自馬上取下來，見庭院裏已積滿了落葉，可以想像到，房間內定也

是蛛網遍佈，面目全非了。

然而事實却小有差別，當他們推門走進去時，却發現樓下各物和昔日一樣的陳列着，一樣的淸潔。

心怡吃了一驚，吶吶道：「這裏莫非有人來過了？」

萬斯同搖了一下頭道：「不會吧，誰會找到這裏來呢？」

可是他們立刻又發現到更奇怪的事了，鼻中也聞到一些特別的香味。

在大廳的一角，他們看見置着很大的白木供桌，桌上列有八盆菓餚乾菓，尚還點着兩根白色的素燭，光色昏黃，閃閃搖曳。

案頭正中，尚燃着一個三足小鼎，飄着陣陣的檀木香味。

二人臉色大爲一變，匆匆行到供桌之前。

却見正中牆上，懸有一張畫像，心怡一眼就看出那是母親的畫像。

一旁尚立有供籤，其上寫着：

「先妣花氏之靈位

不孝女心怡　心蕊叩立」

心怡忍不住眼淚簌簌滴了下來，她再也忍不住喚了一聲：「娘……」

一時撲倒供桌前大哭了起來，萬斯同也不禁在一旁唏噓不已。忽然身後一個顫抖的聲音道：「姐姐……同哥……」

二人大吃了一驚，猛一回頭，却見心蕊一身白衣，頭髮披散的站在樓梯的梯口。

心怡呆了一下，吶吶的道：「妹妹……」

她二人忽然撲抱在一起，大哭了起來，萬斯同傷心的上前道：「你們不要哭了。」

又問心蕊道：「亮弟呢？」

心蕊眼淚糢糊的抬起頭道：「同哥……過去都是我不好，我對不起你。」

萬斯同笑了一下道：「現在不要再談這個……過去的都算了……斯亮呢？」

心怡也驚覺道：「他沒有跟你來嗎？」

心蕊搖了搖頭：「……我是……一個人跑出來的。姐姐……」她激動的道：「媽是被他們給逼死的，我恨他，我不能嫁給他……」

心怡吃了一驚，她看了萬斯同一眼，嘆道：「我們上去再慢慢談。」

萬斯同這時心如刀割，因爲另一宗不幸的事兒，終於又產生了。

他一言不發的扶着她姐妹二人上了樓，坐定之後，心怡道：「妹妹，這件事我也曾聽大哥說過了，老實說，又能怪誰呢？只能怪妳當初太任性，太不聽話……」

心蕊抽搐道：「姐姐，我錯了。」

她忽地伏在心怡的身上痛哭失聲道：「姐姐，妳原諒我吧……」

心怡的淚像珠串似的落了下來，她雙手把妹妹抱起來，道：「妳不要傷心了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，只是不幸的事情，千萬不要再發生了，妹妹，妳也要原諒妹夫，因爲他也是爲了愛妳。」

心蕊淚下如雨，只是伏在椅子背上哭。

這麼冷的天，她只穿了一襲單衣服，頭髮散亂，那樣子就像是一個鬼！

萬斯同和心怡看着她這種樣子，都不禁傷心，心怡取過了一件衣服給她穿上，一面含笑道：「妳不要哭了，我姐妹總算見了面，這是一件喜事。」

心蕊就擦乾了眼淚，她臉上帶着笑，看着心怡道：「姐姐，妳什麼時候跟同哥結婚？」

這一句話直問得二人都不禁一呆，心怡的臉一時就像紅布也似的紅了。

她看了萬斯同一眼，一時不知說什麼好？

萬斯同含笑道：「心蕊，不要胡說……沒有的事。」

「你們……」心蕊張大眸子道：「難道你……你愛我姐姐？」她又拉住心怡的手，激動的問：「姐姐……妳難道不愛他？」

心怡鼻子一酸，竟不由自主的落下了淚來，萬斯同更是劍眉深皺着一語不發。

花心蕊忽地走到了他的身邊，悲聲道：「同哥，我以前錯了，我對不起你，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，我知道你是一個肯上進的好靑年，姐姐她……她一切都比我好，你爲什麼……」

萬斯同面紅如火，抖聲道：「不要說！」

心蕊擦了一下眼淚，走到了心怡身邊道：「姐姐……答應我，嫁給同哥吧……只有你才能配他得上，姐姐……」

才說到此，就聽得一旁另一個聲音道：「這才是天賜良緣，你們都不要推辭了。」

衆人看時，却見竟是萬斯亮站在窻前，他滿面風霜的走到了萬斯同身前，行了一禮道：「哥哥！」

萬斯同握着他的手道：「你怎也來了？」

萬斯亮苦笑了笑道：「等會再談吧！」

他走到心怡身前，行了個禮道：「以前我實在太放肆了，怡姐請多原諒。」

心怡已知他和萬斯同的關係了，聽說他又有悔過之心，再者他又是自己的妹夫，這還有什麼好說的呢？

當時臉紅了一下道：「不必客氣。」

萬斯同又走到了心蕊身邊，打了一躬道：「心蕊，我找得妳好苦……妳却一個人跑到這裏來了。」

心蕊垂下眼皮佯作不見，萬斯同方要過去勸說一番，忽見萬斯亮抬頭道：「啊！我還忘了，你們看誰來了？」

說着忙探頭窻外，就在這時，南宮敬已走了進來，他目光直直的看着心怡姐妹二人，苦笑道：「妳們當眞不要我這個父親了嗎？」

二女不由對看了一眼，她們都知道站在身前的這個老人，正是自己的親生父親，一時都呆住了。她們本來堅持的心，早就軟了，因爲任何成見，都經不住眞情的考驗，一時都忍不住撲叫在他膝下，失聲痛哭了起來。

萬氏兄弟也禁不住感動的流下淚來，南宮敬更不由得老淚滂沱而下，他拍着二女道：「爹對不起妳們，更對不起你們的娘，好孩子……妳們起來吧！」

這時萬斯同也上前行禮道：「師兄……」

可是南宮敬却伸出了手，破涕爲笑道：「斯同，從今以後你應該對我改了稱呼才是。」

萬斯同怔了一下道：「……什麼？」

南宮敬呵呵一笑道：「你應該和斯亮一樣，稱我一聲岳父才對。」

萬斯同一時面紅過耳，南宮敬這句話一時給了他很大的支持，心蕊首先破涕爲笑，萬斯亮也連連稱妙。

南宮敬笑道：「斯同，我是從小看你長大的，說起來也無什麼不妥，況且這事斯亮給我建議之後，我也稟明了師父，他老人家極爲讚成，並且專命我來你們主持婚事。你莫非還不答應？」

萬斯同聽到此，目光之中，不禁流露出難以抑制的喜悅神色，他偷偷地看了心怡一眼道：「只是……心怡她……」

心蕊一跳而起道：「姐姐一定答應的。」

說着她過去按着心怡肩膀笑問道：「姐——現在就等妳一句話了。」

南宮敬正色的道：「妳是一個俠女，就大方說一聲吧！」

心怡一時面色緋紅，她偷偷的看了萬斯同一眼，紅着臉點了點頭，趕忙把頭又低下去。

衆人不禁爆出了一聲大笑，這陣笑聲不禁把多年來的所謂離別仇恨都逐散了。（完）

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

溫凉玉・文
盧令・圖

四大名捕會京師（一）

名捕反被捕

「十二把刀」已經殺了第八個鏢師，只剩下兩名鏢師，還在死力苦撐着。

不過苦撐也撐不了多久，十名鏢師合力尚且死了八名，剩下的兩名再打也沒有用，可是爲了自己的性命，這兩名鏢師只好死戰。

遇着了「十二把刀」刦鏢，已經不用指望能保住鏢銀，而是連保着性命也難上加難了。

「十二把刀」刦鏢，一向是不留活口的。

「十二把刀」不是十二個用刀的人，而是一個人，一個把刀使得如十二柄刀的人。

他的刀法一招十二式，兩招二十四式，三招三十六式，舞到最後，他自己只剩下「十二把刀」，別人連他名字也忘了。

「十二把刀」是一個心狠手辣的獨脚大盜。陝西一帶保鏢均對他十分頭痛，但却奈他不何。

一個人能使十二把刀，的確不是容易被擊毀的。

現在「十二把刀」刀法一緊，一名鏢師的手就被砍了下來，跟着，臂，肩，頸，胸，耳同時中刀，接着，腿，踝，趾，腰，腹，臂又馬上中刀。這名鏢師立時像折了綫的木偶一般，碎裂於地。

死在「十二把刀」手上，是從來不止捱一刀的，身上至少十二道刀傷，所以，縱然手下不留活口，別人也知道是他幹的

追命遭索命

票。

最後一名鏢師臉都白了，手也抖了，連手中的金鞭也幾乎握不住了，囁嚅道：「饒……命……」

「十二把刀」恣笑道：「那有這等便宜事！」

這鏢師目光收縮，呆了一陣，終於咬緊牙關，揮鞭衝上前去，嘶聲道：「那我就跟你拚了！」

「十二把刀」冷笑，側身讓過一鞭。他就像貓一般，在未殺死耗子之前總要捉弄牠一番。

這鏢師第二度衝過來，「十二把刀」稍一讓身，這次「十二把刀」已看準鏢師的破綻，一有破綻，他便絕不放過。

就在此時，突聽一聲冷哼，彷彿就在左邊。

「十二把刀」心中一凜，彷彿覺得這一刀砍了出去，自己就必死無疑，不禁翻身倒退，舉目一望，附近沒人，只有一個像標槍般悍直的年青人，筆直向他走來。

「十二把刀」中更驚疑不定，因爲那人尚那麼遠，而哼聲彷彿在自己身旁，這份內力是他所辦不到的。

那鏢師見「十二把刀」退出戰團，倒是一怔，以爲「十二把刀」又捉弄自己，怒嘶一聲，又衝了過去。

突聽那青年冷冷地道：「徐鏢頭，你不要命了嗎？」

徐鏢師一呆，但他確不認識這個年青

人，於是把鞭一收，急道：「小兄弟快走，這人濫殺無辜，決不容你……」

那青年忽然望向「十二把刀」，目光如電，「十二把刀」打了一個突，只見對方腰間有一柄又薄又利的劍，沒有劍鞘。

驀地想起一人，臉色驟然煞白。

只聽那青年冷冷地道：「你就是『十二把刀』？」

「十二把刀」不由自主點了點頭，那青年道：「我是冷血。」

這四個字一出，那姓徐的鏢師咀吧張大，說不出一個字來。「十二把刀」目光收縮，發出一聲大吼，一刀向冷血頭頂劈落！

這一刀聲勢非凡，刀至半途，又變成十二刀斜削，根本避無可避。

這一刀是「十二把刀」成名絕技，不到生死關頭，絕不使用。

冷血沒有避。

他突然衝近。

「十二把刀」連一刀都還沒有劈下的時候，冷血手中精光一閃，長劍已刺入「十二把刀」的咽喉。

然後他就身退。

站定的時候劍已插回腰間。

這時「十二把刀」的第一刀才砍了下來，一刀之後，跟着又是一刀，一共砍了十二刀，「十二把刀」才脫了力，隨着喉嚨的鮮汩汩而出血倒在地上。

「十二把刀」抵不上一柄無鞘劍。

快劍！

× × ×

冷血是誰？

冷血就是冷血。

他是屬於王府第一高手諸葛先生的管轄，是武林中四大名捕之四。

× × ×

追命不追女人，他追的是別人的命。尤其是該死的人的命。

現在他已追了三天，敵人曾經買舟出海，翻山越嶺，鑽入山洞，而今進入這山谷中，他還是一路跟了過來的。

追命強在堅忍，拚命與劍法，他強的是一雙腿與一口酒及舉世無雙的追踪術。沒有人能逃得過他的追踪。

可是現在被追踪者忽然不見了。

追命停在山谷中，看着九棵楡樹，幾塊巨岩，站在草地上，忽然覺得，他反而被人追踪了。

而且追踪他的不止一人……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四……至少四個人。可是這四個在那裏呢？

就在這時，岩石後，楡樹上突然伸出四枚大鐵椎，四面夾擊而來！

追命一下子成了四面受敵，既不能前衝，亦不能後退，也不能向左右閃避，加以鐵椎亘勁，追命更不能憑空手硬接！

這一遲疑間，椎已擊到！

追命突然睡覺。

他眞的是睡下去，平平的睡了下去。那四椎自他頂上擊空，他已滾到岩石後。岩石後兩人收椎，已來不及，他們只來得及看見兩條腿。

這兩條腿忽然變大，已到了眼前，他們避已無及，然後就烏天黑地起來。

因爲追命的膝蓋正頂中他們的鼻樑。

樹上的兩人已收了椎。

追命像一頭大鳥掠到樹上。

「颼颼」二聲，兩椎又飛出。

追命人在半空，忽然踢出兩脚。

難道他想用血肉之軀來擋勢不可當的鐵椎？

不是。

他這兩腿及時而準確地把繫在椎上的鐵鍊踢斷，於是椎都無力地落了下來。

追命一張口，噴出一口酒！

酒打入兩棵樹叢間，「必必撲撲」不斷響起。

然後沒有聲音了半响。跟着有人跌了下來，一棵樹一個人。

這兩個人掉下時，滿臉已被酒打得千瘡百孔。

追命倚在樹下，想想這「衡山四鐵椎」倒是抓到了，然而他追踪的「斷腸刀」薛過呢？

就在這時，他所倚的樹幹忽然裂開，一柄刀立即刺了出來。

追命的背就倚在樹幹上，這一刀縱不能斷腸，也能斷腰。

可是追命的腿已踢斷他的腰。

他的刀才伸出，什麼也沒看見，只看見追命的腿一動，他的後腰脊椎骨便斷裂了。他眼前一黑，倒了下去，那一刀自然也不中了。

他怎麼也不明白，追命在他前面，如何一動腿，便擊中他的後腰。

除非一個人的腿就像門可軟可硬的兵器，可以任意使用。

可是他還沒有聽說過，而沒有聽說過就看到了，而且捱着了。

他如果早知道追命的腿這麼厲害，多給他三千兩銀子，他也不願躲在挖空的樹幹裏刺這一刀了。

× × ×

追命是誰？

追命就是追命。

他直屬於王府第一高手諸葛先生的管轄，武林四大名捕之三。

× × ×

薛過有一個哥哥叫做薛過人。薛過人的確有過人之能，單憑武功，他已經在他弟弟五倍之上。

何況他還有三門法寶，一條滿身長着毒刺的蛇，一隻百毒不侵，却身兼百毒手套，一柄斷金碎石的利剪。

他就帶着這三件武器，去找追命，替他弟弟報仇。

以他的性格，當然不會這樣就去。他是晚上飛簷走壁而去的。

他準備先放條毒蛇進去咬追命一口，然後用「百毒手套」把他打倒，再用「碎金剪」把追命的頭顱剪下來。

追命行踪無定，他不知花了多少精神才打聽得到，追命和兩個捕快爲了捕緝採花大盜歐玉蝶，今晚會住宿在「黃鶴客棧」。所以薛過人就去了。

半夜三更，他到了「黃鶴客棧」的屋頂上，却看見一個中年人。

中年人笑笑，問他找誰。

薛過人十分奇怪，貪夜有勁裝人在屋頂奔馳，對方好像是常事一般，比遇到白天路上行人還來得自然。

最奇怪的是這人半夜三更睡在屋頂上，彷彿屋頂不是屋頂，而是牀。

不管是不是牀，薛過人已經不耐煩了，反正擋路的就該死，他就一拳打過去。

那人就跟他握了握手。

薛過人也看不清楚對方是怎麼出手，只是手一伸出來，就把自己的拳風化解了，還伸過來握了握自己的手。

薛過人心中暗驚，提剪就向伸出來的手夾了過去。

利剪剪中了那隻手，「格登」一聲，薛過人心中大喜，却見那人仍是微笑，自己的剪却崩了口。

薛過人這次是大驚了，揚手扔出了毒蛇。

由於這條毒蛇渾身倒刺，連他也只敢用戴手套的手才敢扔出的。

那人又一伸手，抓住了毒蛇。

薛過人大為得意，以為對方這次定要遭殃，誰知對方還是笑着看他。

再者那條毒蛇已被捏成血醬。

薛過人此驚非同小可，忙戴上手套，心中暗忖：難道你這雙手是鐵鑄的不成。

薛過人以戴手套的一爪抓出，那人果然一爪反抓過來，薛過人心中大喜，只要對方的手掌一旦抓住自己的手套，毒便侵入掌心，對方的手掌是等於廢了。

誰知對方的手掌未廢，自己的手掌却發出了一陣「格勒勒」的聲響，五隻手指都被捏斷了。

薛過人嚇得臉都青了，倒不是全因為疼痛，而是以為遇見鬼了。

他返身就逃，只聽那人笑道：「我知道你要找誰。」

薛過人不禁停步。那人笑道：「你要找追命，對不對？」

薛過人十分狐疑，那人道：「你就是薛過的哥哥薛過人。」

薛過人壯着胆子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那人笑道：「人家叫做鐵手。」

× × ×

鐵手是誰？

鐵手就是鐵手。

鐵手直屬於王府第一高手諸葛先生的管轄，名列武林四大名捕之二。

× × ×

歐玉蝶有個外號，叫做「十二隻手」。不僅他對女孩子有十二隻手，發暗器也有十二隻手一般。

因為他一出手就是十二件不同的暗器，而且快慢輕重各不同。他本身就是一個使暗器的天才。

可惜他是一個採花大盜，不知多少女子在他的凌辱下羞忿喪生。

而今他逃了三百里的長路，為的就是要躲避追命的追踪。

就在鐵手捏碎薛過人的一隻手之同時，他却在另一面屋脊上遇見一個人。

月華下，這人一身白衣，年約雙十，劍眉星目，溫文中帶殺氣。但是他雙膝以下，是空幌幌什麼也沒有的。

歐玉蝶被追了幾百里，色心又起，正想晚上去探探，不想就遇上了這無腿的年青人。

他的目光立即收縮，因為他聽說過，武林四大名捕，據武林人士依他們的功績而排名，冷血要算第四，追命算為第三，鐵手列為第二，而第一却是一個叫無情的，連武功也不會的斷腿年輕人。

莫非這人就是？

只見這人正在橫笛而吹，彷彿心無旁鶩，歐玉蝶臉色一沉，心忖，不管如何，且試他一試！

突然手一揚，三點星光，分上、中、下三路急打白衣青年！

白衣青年玉笛凌空點了三點，暗器都打入笛管中，白衣青年把玉笛往手心倒了倒，在月華下看了看，蹙了蹙眉，猛抬頭，精光四射，冷然一哼，道：「你就是歐玉蝶？」

歐玉蝶自恃武功甚高，連「十二把刀」都曾拜他為大哥，見這青年白衣人一出手間已把他成名的「三絕針」收了去，心中不禁暗凜，道：「無情？」

那人緩緩點了點頭，不再答話。

歐玉蝶大喝一聲，雙手一展，十二種暗器飛射而出！

這一手「滿天花雨」，打得有如天羅地網，無情插翼難飛。

無情沒有飛。

就在歐玉蝶的十二種暗器將射未射的剎那間，無情的玉笛裏打出一點寒光。

這一點寒光是適才歐玉蝶打出來三道寒光之一，「颼」地釘在歐玉蝶的雙眉之間的「印堂穴」。

歐玉蝶所打出去的十二道暗器，立時失了勁道，紛紛跌落。

然後歐玉蝶就倒了下去。無論是誰，中了他的「三絕針」任何一枚，便立時斃命，連他自己也不例外。

只聽無情冷冷地道：「追命已有事去見諸葛先生，他沒空料理你，所以由我來給你個了斷。」

他彷彿是在對屍體說話。月色之下，他坐在屋頂上，有一種說不出的落寞與蕭殺。

× × ×

無情是誰？

無情就是無情。

無情直屬於王府第一高手諸葛先生的管轄，名列武林四大名捕之首。

× × ×

「武林四大名捕」有四個人，是：無情、鐵手、追命、冷血四人。這些名字都是江湖上根據他們辦案態度或武功招式而取的，因為他們武功太响亮了，以致連他們原來的名字也掩蓋過去了。

無情廿二歲，自幼失去雙腿，於是苦練輕功，唯因體弱不能練武，故潛心練暗器，是江湖上第一暗器名家，歐玉蝶遇着他，簡直是等於送死。他心思慎密，出手狠辣，但內心却非但不是無情，而且極易動情。

有關他的故事，我已經寫過一部「玉手」。

鐵手已達中年，為人和藹，言笑不拘，十分謙冲，內功十分渾厚，招式變化極多，一雙手所下的功夫，是任何用掌名家所沒有的。此人溫和仁厚，胸懷曠達，又十分機智，曾以十招內敗「商陽神劍」戚少商而哄動天下。

有關這個故事，請見「毒手」一文。

追命的年紀是四大名捕中最長的，為人最為嬉謔，遊戲江湖，不拘小節。時常穿破鞋爛衫，手中有酒便可。但他嗜酒却練成一種以酒作暗器的方法。他腿功極好，追踪術又是無人能出其右，尤以擊斃無敵公子與石幽明二役而名動天下。

這些事蹟請見拙著「血手」一文。

冷血年紀最輕，劍法却最高。他受傷最多，但却往往能最終把敵人擊敗，因為他敢於拚命，且又堅忍不拔，更且能把握時機。這幾樣獲勝的先決條件，他都有了，怎會不勝？

有關他的故事，請參閱拙作「兇手」一文。

以上都是「武林四大名捕」的特性。以前的故事都是記載他們四人同心協力鋤除巨敵的故事。

讀者諸君若對他們還有興趣，就請耐心看下去。

× × ×

「諸葛神侯」府第。

諸葛先生本是聖上的第一護衞，大內高手，紫禁城總教頭，十八萬御林軍，無一人敢逆命於諸葛先生。

也就是因為如此，奸相謀臣才數次暗篡皇位未遂。也就是因為如此，奸臣叛黨雖收買了皇府不少高手，却懼於諸葛先生的神威，未敢行事。

可是諸葛先生不止武功高絕，而且達學宏才，精於謀略，可惜皇帝昏庸，只為求自身安全而任用諸葛先生以作護駕，對諸葛先生善於天下的獻策，毫不感興趣。

諸葛先生早無心名立於天下，也不求利祿，但他又並不像一般高士既無見用於朝廷便退隱山林，他是知其不可為而為，為了帝位的安全，暫保江山的基業，他寧孤守在皇帝身側，時待機以進言。

然而這座諸葛先生的府第，既不特殊輝煌，也沒有嚴密的守衞，看來與平常的府第並無差異，只有幾個比平常府第都顯得精神煥發的家丁，立於門側。

府內的情形，也是如此，庭院花圃，幽雅清靜，丫環家僕，悠然穿梭，看來一點也不像武林府第。

但是御林軍中，武林道上，沒有一個人能夠安然無恙的擅自出入於此地的。

包括昔年名震江湖的獨脚大盜「金鎗王」公孫子厲，身率黑道十二名高手掩殺諸葛先生，結果十三人中只有公孫子厲斷臂潛逃，其他十二人盡命喪於王府。雖然那一役中，諸葛先生也受了傷。

包括干祿王叛變，領三千子弟兵攻了進去，結果這三千人也被人像粽子一般綁了出來，干祿王也被綁送上朝廷定罪。

從此以後，便沒有人敢打「諸葛神侯府」的主意，不管是軍隊還是武林中人。

× × ×

諸葛先生負手站在小亭中，面對着庭台樓閣，他只是一個清癯飄逸的老人。

而在這時，他聽到背後有人走進來。

這人的脚步很輕，步調一致，速而不急，難得的是這麼能控制自己身體四肢的高手，是還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。

諸葛先生不禁笑了，這是他最得意的一名最年輕的高手：冷血。

冷血堅定的走近來，看見諸葛先生，目中流露敬慕之色，恭敬地叫道：「先生，我來了。」

諸葛先生笑道：「很好。長途跋涉，定然累了，你坐。」

冷血靜靜地道：「謝坐。」

但人仍舉挺而立。

諸葛先生笑道：「你還是一樣，站着的時候，反而是休息，所以，能站的時候絕不坐。」

冷血的眼裏，也有了笑意，說道：「能走的時候我絕不站，走路是一種更大的歇息。」

諸葛先生睨了他一眼，笑道：「你還是一樣，堅忍不拔。」

兩人不再言語。

諸葛先生舉目望這座庭院，目光有些倦意闌珊。

冷血目光巡遊四週，目光銳利，半晌，說道：「先生，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今天會到嗎？」

「武林四大名捕」是以入門先後排名，並非由輩份，年齡而編排的。冷血入門最晚，只有九年，忝居最末。追命早年已在江湖上成名，十二年前入諸葛先生門下。鐵手入門前武功亦甚有根底，是十四年前進來的，所以追命居次末，鐵手却是老二。

無情年紀比追命，鐵手都輕，但在十九年前已被諸葛先生撫養，所以是大師兄。要不是他已殘雙足，身體孱弱，武功只怕已得諸葛先生十之八九了。

諸葛先生笑道：「你大師兄馬上就到，二師兄不一定會來，三師兄已有事出去了。」

「出去了」這三個輕描淡寫的字，冷血却知道，追命又是奉命出差去辦一件極為棘手的案件去了。

如果不是無法應付的巨案，又怎會驚動「武林四大名捕」的人出手呢！

諸葛先生剛講完，曲橋後的半月門便出現了一頂轎子，由四名眉清目秀的青年童子抬着，宛若無物，輕步走了進來，轎裏的人說：「拜見先生，無情回來了。」

諸葛先生微笑點了點頭，無情無法下轎拜見，這苦衷他完全能體諒。冷血喜道：「大師兄。」

轎中人亦叫道：「四師弟。」

一面徐徐打開轎簾。這時轎子已停了下來，四名青衣童子向諸葛先生跪了一跪，左右而立。只見掀簾的是一隻秀美文雅的手，轎中的是一位儒生布巾，白衫長袖的秀麗青年。神色冷峻而蕭殺，一見諸葛先生，目光也轉成了敬意。

諸葛先生微笑道：「江湖上辛苦你們了。」

無情一笑，說道：「歐玉蝶已被我殺了。」

諸葛先生冷哼一聲道：「這採花大盜死有餘辜。」

無情又道：「三師弟在湘西追捕薛過，那傢伙狡得很，三師弟追了他幾天，薛過的哥哥薛過人從冀北趕來，二師弟打算在邯鄲道上等他幾天，把他打發掉算了，免得三師弟麻煩。所以二師弟最早要在明日才能趕返。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我急召你們聚集，確有要事。追命在前天巳解決了薛過那一樁事回來了，回來時剛好遇上了一件事，趕來向我報告，因事態險急，他立即去了。這件事我看非要你們四人聯手應付不可……旣然鐵手今日未能趕返，我先告訴你們也好。」

無情與冷血都暗自吃了一驚。他們四人出道以來，縱有天大的案件，能驚動四大名捕之一，已是非同小可，尤其量是兩人同赴，三人同辦的案件巳是極少了，四人聯手的案件，只辦過兩宗。這兩宗都是驚天動地的巨案。四大名捕也因這兩件案的解決而被譽爲「武林四大名捕」。而今聽說又有足以驚動他們四大聯手的案件，不禁大感詫異。

諸葛先生沉吟了一會兒，道：「無情，你還記得你的身世嗎？」

無情一愕，隨而一臉鬱憤，道：「記得。是十九年前一個中秋夜晚，十三個夜行人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忿恨攻心，一時說不下去。

原來無情本生長在一世家中，但突然有一晚，十三個黑衣人闖進來，不發一言，姦淫燒殺，全家上下老幼，死亡殆盡。無情被一名黑衣人刀斷雙腿，因那人分身應付其父怒攫，無暇殺他。後來又一名使枴杖的大漢一脚把他踢在草叢，他暈死過去，那羣黑衣人也沒發現，放一把燒了山莊。後來諸葛先生趕至，及時把無情自火海中救出來，因其年幼無依，所以視之如同己出，授之絕藝。無情天資穎悟，可是雙腿巳斷，又被那一腿震傷內腑，雖經諸葛先生全力救治，但無法修習內功，武技也因而大打折扣。所幸無情苦修勤習，終於在暗器方面，獨有專長。機關五行，又有心得。以及以手代腿，練成絕世輕功。後來在追殺「四大天魔」之際，發現第二魔「魔頭」薛狐悲便是當年十三夜行人中踢自己一脚的人，因而大打出手，迫其墜崖，旋被暗裏反的「魔仙」姬搖花所殺，這十三名兇手，總算解決了一名。這段故事，詳見「武林四大名捕」故事之四：「玉手」。

諸葛先生點點頭道：「而今那賸下的十二名兇手，也有下落可尋了。」

無情不禁呀了一聲，冷血早想替這身世悲涼的大師哥報仇，也不禁爲之動容。

諸葛先生道：「這十三名兇手中，其中一名已被你在誅滅『四大天魔』一戰中殺害了，是麼？」

無情一時激動難抑，說不出話。

諸葛先生道：「當你發現這十三名兇手其中一人竟是『四大天魔』中的『魔頭』薛狐悲時，很令我震訝，因爲以薛狐悲的武功名望，絕不致會幪臉作一名狙擊手。如果薛狐悲只是其中之一，那其他一十二人，武功名望，只怕亦不在薛魔頭之下。這倒是令我頗感興趣，究竟這班人集在一起，意欲爲何？令尊令堂，是何等深仇？是什麼人把他們糾合起來？其他十二個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諸葛先生遊目二人，只見無情、冷血二人，都聽得十分專注。諸葛先生又道：「因此我調查近三十年來類似的案件，竟發現有七件之多：第一件是廿八年前，保定『烈山神君』一脈師徒一十九人，一夜間被人屠殺得一乾二淨，合當該夜崆峒派掌門廖耿正拜會『烈山神君』，瞥見一十三道黑影，自後門躍出，遂而不見。廖耿正心中驚疑，入內一看，見『烈山神君』師徒的骸首，慘不忍睹……」

諸葛先生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接下來的一件案件是『無爲派』慘案，發生在廿四年前，一夜之間，『無爲派』九十七男道女尼，姦殺於庵中，一名挑水夫曾在山腰看見有一十二、三名黑衣幪面人，自後山潛上，跟着下來便發生此案件……

「另一件發生在廿二年前的案子是：『九疑山』的馬君坦學士全家廿四口，也是在一夜間被殺，雖無人目睹兇手有幾人，可是作案的作風、手法，完全一樣。這三件案件以及接下來的四件，都有一個特點，不是死在同一件兵器手中，各人的傷口多半不同，還有一種奇異的傷口，似是用一種叫『鐵蓮花』的兵器打成的，可是目下使用『鐵蓮花』這種兵器的，是少之又少。武功高的，却是一個也沒有。可能是一個武林高手的殺手鐧，平時絕少用這門兵器，所以別人無從得知……

「接下來的一件案子，却是轟動武林的。這事發生在二十年前，便是『崆峒派』全派慘遭狙殺事項。據崆峒派巳派出江湖的弟子稱：『飛天蝙蝠』廖耿正在上烈山那一次巳瞥見十三名黑衣人與一人說話，不過廖耿正不相信那人會做出這樣的事，所以沒告訴出來。他準備找那人問個清楚，再替『烈山神君』討個公道，不料却先遭了毒手。

「第五件案子便是你家人的慘案。據說你家人在兩年前才搬到京城，無人知其底細，但知道令尊令堂，武功都高，叫做盛鼎天，可是武林中並沒有這樣的一個人啊。你父親使的劍法似是華山武功，掌法兼擅『掌心雷』，令堂武功似是雪山一脈嫡傳，可是，我追查華山、雪山二派，都不知道你父母乃是何人，所以，我懷疑令尊的名字，只是逃避敵人追殺的一個託名而巳……

「這件案件發生了之後，一時倒是平靜了下來，直到十一年前，『石家堡』石唐滿門被滅，唯一的一名生還者因醉酒跌落井裏去，反而無恙，曾在井中聽石夫人淒厲道：『你們這十三個畜牲！……』便沒了聲息，不管在手法上、痕跡上，都是與以上五件案子相同，顯然是同樣的人作的……

「直到五年前，又一件案子發生了。這次遭殃的是『干祿王』，你們記得『干祿王』罷？……」

冷血說道：「記得，干祿王受奸相唆使，企圖先擊毀『諸葛神侯府』，再一舉篡奪聖位，於是，夜起精兵三千，攻入這裏……」

無情道：「可惜先生早巳算到這一着，佈下天羅地網，干祿王等一網成擒，押交刑部尚書劉大人，可惜這干宗廟重臣，却官官相護，不久便遊說主上得赦，干祿王倖回京城……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不錯。他回京不久，便遭刦殺，全府二百九十四人，無一生還。一名更夫見一十三道夜行人，曾在『干祿王府』門前說了幾句話。」

冷血追問道：「是什麼話？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那時那十三人似巳得手，出來時十分從容，其中一人問道：『我們聯手做案巳經七次，還不知對方是誰呢？』

「另一人道：『閣下的「陰陽神扇」精妙犀利，在下佩服得緊。』

「又一人却道：『大人吩咐下來，未到時候，不得互相通話，互報姓名，否則不付分文，不授絕技，並格殺勿論。』

「其他的人一聽此話似十分畏懼。原先那人道：『旣然如此，就不講好了。』

「又一人冷哼一聲，說道：『有人偸聽！』反手凌空一揑，竟把更夫的喉核揑碎了——」

無情動容道：「這人竟會『三丈凌空指』！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不錯。有此功力的，武林中並不多。另一人還不肯放過，甩出一柄彎刀，削去了更夫的兩隻手腕，彎刀又飛回那人的手——這時更夫就痛得暈死過去了。」

冷血也動容道：「這是苗疆『回魂追月刀』！」

無情忽然道：「這更夫顯然並非武林中人，受這兩下巨創，豈有命在？」

諸葛先生說道：「問得好。可是，那是我和御太夫葉一指，適時趕到了，那更夫尚未斷氣，葉神醫以小還丹延住了他的性命——」

冷血突然道：「就算命暫保住，喉碎了指斷了，說不出話也寫不出字呀。他如何作供呢？」

諸葛先生笑道：「問得好精細！恰巧這更夫是三島的化民，自小會腹語，所以依然能講得出來。也許就是這樣，那十三名兇徒以爲此人不死也無甚大礙，所以未立時斃之。但這七件案中，唯有這件比較有綫索。」

諸葛先生「噫」了一聲，微嘆道：「本來我們除了這七件案子外，是什麼綫索也沒有。後來無情發現這十三人中之一是薛狐悲，使我肯定，這十三人必定都是武林中有頭有面的人，是什麼人，有這個力量，使他們聯合在一起做這種事呢？

「可惜薛狐悲也死於姬搖花手上，綫索又告中斷。我苦研這件案子，看來在地點、人物上他們全無關係，但經我一個月的時間把他們的檔案仔細研究，發現了一個很驚人的相同點——」

無情與冷血也不禁異口同聲問道：「是什麼相同點？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卅二年前，『烈山神君』尚未創派，本是先王御內大中大夫，官位甚顯，忠心耿耿，後不滿奸相阿諛幼主，返歸烈山，廿八年前遭毒手。

「二十年前那一樁案子的『飛天蝙蝠廖耿正亦本爲大內侍衞總參軍，與『烈山神君』相交甚篤，曾匡扶幼主，後不見用，獻身崆峒一派，得掌門之位，殊料也遭滅門之禍。

「『無爲派』似和王府官家無淵源，但在先王剿叛臣時，『無爲派』屢次傾派相助，居功甚高，太子們多在『無爲派』學過藝，雖沒有高就，也學了一年本領——可是在廿四年前，『無爲派』也被滅了派。

「廿二年前馬君坦學士，雖非武人，但却是前任禮部尚書的智囊，也全家慘遭毒手。禮部尚書彭大人是被奸相噬殺的。

「至於無情家人的血案，盛鼎天在朝在野，都沒有這個人，但我想起廿七年前，在彭大人手下名重一時的文武二臣，文臣是馬君坦，武將便是成亭田，這成將軍，是華山門人，據說也會使『掌心雷』，其夫人也是武學世家……」

無情聽得臉色慘白，全身抖嗦。

諸葛先生嘆了一聲，又道：「你不必過於激動，十一年前，『石家堡』堡主石滿堂家有先王『尚方寶劍』，嫉惡如仇，曾揚言要斬奸臣方得甘心，話傳不久，便遭毒手……

「最後是『干祿王』，『干祿王』雖是奸相得力助手，可是攻擊失敗後，『干祿王』雖得釋歸，但早巳被我等監視，千方百計查聽其主謀人，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『干祿王』也全府遭毒手，連我趕去時，也遲了一步……」

冷血驚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這些案件豈不是與奸臣篡位有關？」

諸葛先生冷笑道：「豈止有關，分明就是他們策動的。朝廷能被重用的忠臣，被藉故殺害，已不計其數；他們還唯恐在野的武林忠義之士會插手，一面收買高手，使武林各派自傷殘殺，一面製造事端殘害忠良之士。這十三名武功高絕的兇手，如非當今朝廷權貴之士，以利以祿誘之，只怕也使不動他們……」

無情十九年來，第一次明瞭自己雙親的死因，一時十分激動，但他十九年的捕快生涯，巳使他冷靜、理智，當下忽道：「只怕尚不止利祿，剛才先生傳更夫之所言，有『大人吩咐下來，未到時候，不得互相通話，互報姓名，否則不付分文，不授絕技……』這『不授絕技』四字，只怕除這一十三名兇徒之外，還有一名元兇，在主持此事呢！否則以這羣奸臣逆子，若論武功，又何談得上授他們以武藝？」

諸葛先生嘉許的望了無情一眼，似對他的記憶力與冷靜很欣賞，道：「不錯。而且這元兇之武功，可能還極高，必定是奸相座下一位未曾露面的主要人物。我也覺蹊蹺。但是，這些案子，到最近有了點苗頭……

「追命在返京師途中，在五台山附近，聽到有人格鬥之聲，趕近去一看，只聽得及一聲慘呼，另一人匆忙逃逸。追命扶起倒地的人一看，才知道是『毒手狀元』武勝西……」

聽到這兒，無情、冷血二人也不禁吃了一驚，無情道：「武勝西？這『毒手狀元』與『辣手書生』武勝東兄弟二人稱霸關東，怎麼跑到五台山來了？」

冷血也詫異地道：「若論武功，這人只怕未必輸薛狐悲那魔頭多少！是誰有這個能耐把他殺害？」

諸葛先生歎道：「武勝西的『五毒摧魂手』百步遙擊傷人，武林中死在他手中的人巳不計其數……，只是他是死在武勝東的手中。」

無情愕然道：「怎麼是他哥哥下的辣

手？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武勝西那時雙肋各中了一『辣手追魂鏢』，垂死的當兒，追命趕到。武勝西勉力說出，殺他者乃武勝東，他們乃一十二人，受人指使上五台山去幹一件勾當，事情了後，頭兒命他們卸去幪面，告訴他們時機成熟了，不妨互相多多攀交，屆時一舉攻殺最後之目標……武氏兄弟這才知道彼此都是這行列之內。他們分手之後，武氏兄弟各知彼此因參與行動，必獲一門絕技，便貪技心切，不管頭兒追究，想暗中交換絕技……這絕技當然就是武勝東的『辣手追魂鏢』法與武勝西的『毒手摧魂掌』法……」

冷血聳然道：「這頭兒端的是厲害，能身兼這二種陰毒的武功，只怕當日薛狐悲的『瘋魔杖法』，也是出自他們所授的了。」

諸葛先生繼續道：「他們二人決定交換後，便把各人練功的秘訣方法記在冊上，約定該日交換。武勝西是認眞把『五毒摧魂掌』的練功方法寫下，一翻武勝東的書，却是頁頁空白，震愕而問；武勝東驟爾出手，三鏢打出，武勝西出其不意，閃避不及，中了一鏢。而武勝西也一脚把自己所記的武功秘笈踢落山谷。武氏兄弟因而大打出手，因武勝西已受毒鏢，久戰之下，又中一鏢。這時追命便已趕到……」

冷血道：「武勝東之『辣手追魂鏢』中者五步斃命，不知何故武勝西連中二鏢，居然還挺得住呢？」

諸葛先生沉吟道：「我想是武勝西所習的『毒手摧魂掌』功，以毒攻毒，反而制住鏢毒，但只能暫時壓制而已，再加久戰，難免要毒發身亡。」

無情道：「追命趕來之際，武勝東並不向三師弟追殺，却是爲何？」

諸葛先生微笑道：「這倒是簡單。這貪心忘義的武勝東，正急於翻下山谷尋找『五毒摧魂掌』的練功秘辛，又以爲武勝西已死定，來人絕走不過他的手心，所以才不急於搏殺。武勝西其時並不知追命會武，只要求追命去告訴那頭兒，武勝東私下交換武技，並誅殺自己的事，頭兒必命其餘十人，爲他報仇——追命便問他頭兒是誰？武勝西正欲道出之際，武勝東拿到了書冊，趕上來了，不由分說，向追命猛下殺手……」

冷血笑道：「『辣手書生』武勝東武功雖辣手，但要勝三師兄，那恐怕是自尋苦吃。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不錯。若武氏兄弟聯手，追命只怕勝之不易，可是單就武勝東一個，追命則技高一籌了。武勝東十招一過，便知遇到敵手。五十招一過，武勝東便知勝不了，暗中扣了一枚毒鏢，猛打武勝西，以圖殺之滅口！」

無情冷哼道：「這武勝東好狠毒的心腸！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做兄長的這樣對弟弟趕盡殺絕，在黑道中也算罕見的了。追命不防此着，武勝西又全力迫毒，無力抵抗，胸膛正中一鏢。追命恨其入骨，又怕武勝西一死，綫索斷絕，把握武勝東分心向武勝西下毒手的刹那間，飛腿踢斷了武勝東的左手。武勝東負傷奔逃，追命爲救武勝西，便不追趕……」

無情嘆道：「以『追魂鏢』之毒，只怕三師弟這番是白救他了。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不錯。這一次武勝西眞的死了。而武勝東又遠遁，眼看綫索要斷了，追命心生一計，運起內功大聲道：『哈哈，頭兒原來是他！』

「聲音滾滾的傳了開去，想必武勝東也聽到。只要武勝東也聽到，必恐他洩露此秘密，而『頭兒』必不放過他。唯一的辦法，便是殺他滅口，但只要武勝東來殺他，他便有機會，捕捉武勝東了。這是苦肉計。」

冷血欣然道：「三師兄眞有急智，就不知武勝東聽到了沒有？」

諸葛先生笑道：「想必是聽到了。可是武勝東也非傻瓜，將信將疑，但仍要誅殺追命滅口，以策安全。是以三日來，武勝東數度暗算追命不遂，但追命也數度捕之不獲。兩人你追我逐，你虞我詐，一直鬧到京城來。追命設法擺脫了他，來這兒稟告一聲，便故意到外面現身去了。大概又跟武勝東遇上了，據探子急報，今晨追命在『留侯壩』上與一人交過手來，看樣子就在附近不遠。」

無情道：「以三師弟的輕功，擺脫人的追踪自然十分容易，他有意要別人追踪他，也有一手，這次武勝東是行家遇着大行家了。」

諸葛先生道：「這十三名兇手現今死了薛狐悲，武勝西二人，尚賸十一人，無不是武功奇高，窮兇極惡之人。追命此番去追捕武勝東，並圖找到另十人的綫索，乃十分危險。何況那『頭兒』更是深不可測。這件事又與無情的血海深仇息息相關，所以我要你們這就出京，相助追命。」

冷血道：「看來這十三人的武功絕技來自那『頭兒』，第一樁案件發生在廿八年前，依照估計，他們以做案換得絕技，是三十年前事。先生何不檢查武林檔案，尋出那一些人在三十年前剛練成絕技出道的——」

諸葛先生搖頭打斷道：「這點我和司空御史已想到了，但三十年前武林舊事，蒐集談何容易？更難的是誰在那時練得絕技，而成名也在不同之時期。……我倒是查到一人，是使用『陰陽神扇』的——」

無情恍然道：「哦，這是『干祿王』府前那更夫聽某一人說的武功。」

諸葛先生點頭道：「這人本擅柳葉刀法，但在廿五年前，却改用扇法，二十年前便成了名，十五年前便贏得『陰陽扇』的外號。」

冷血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原來是『陰陽扇』歐陽長風，這人好殺喜淫，黑白道的人都畏之三分。」

諸葛先生皺眉道：「不過這人僅是猜測而已，一點證據也沒有。……此次追捕，另一主要的目的是阻止他們要下手的『最後目標』，因爲我恐怕此事跟皇上的安全有關。這些日子來，奸臣蠢蠢欲動，我打醒十二分精神留守京城，也費煞了不少精力了。」

無情毅然道：「既然事急，我和四師弟這就出發。」

諸葛先生頷首道：「無情，要記住：

勿因仇而失去冷靜，你的武功機智，越鎭靜越有效。」

然後又向冷血點點頭道：「冷血，你也要一切小心。至於鐵手，一待他回來，我自會通知他協助你們的了。」

× × ×

追命在客店中獨自乾着酒，心頭很沉重。這三天來，他和武勝東力搏五回，都佔盡上風。可惜他是要生擒他而不是擊斃他，因此有兩次，武勝東是逃不掉的，還是讓他逃了。

可是這一天來，忽然消失了武勝東的踪影，武勝東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

他可以肯定武勝東就在他左近。他沒被殺，武勝東一定不會就此罷休的。

他雖知生擒武勝東並不易，但要擊敗這「辣手書生」却不難，不知爲何這次他却感覺心頭沉重。他「骨嘟骨嘟」的把葫蘆往喉嚨裏灌了入口，這時一個長得斯斯文文儒生模樣的人，向他微笑走來。

這人不是武勝東。單瞧他親切的模樣，就沒有人要想把他攆走。

這人也沒有走，謙卑的躬着身道：「壯士，我可以坐下來嗎？」

一個穿得鶉衣百結的人，居然還有人慧眼稱之爲「壯士」，會拒絕對方坐下來的請求才怪呢！

可是追命却說：「不可以。」

那儒生倒沒料到，怔了一怔，接又笑道：「有一個人，拿了一件東西給我，叫我交給先生。」

追命沒好氣翻了翻眼道：「有一句話要勸你。」

那儒生笑着打揖道：「什麼話？壯士請賜教。」

追命一字一句地道：「如果你是與武勝東無關的人，最好走遠點，如果你是武勝東那一夥的人，在我面前要花招，只有死。」

那儒生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什麼武勝東武勝西的。追命兄，我是諸葛先生的舊部啊，你怎麼忘了！先生有東西要我交給你呀。」

追命倒是有些出乎意料，道：「哦，？那是什麼東西？」

這儒生小心翼翼地自腋下取出一柄紙傘，笑道：「哪，就是這東西。」

追命伸手去接，有點奇怪地道：「雨傘？」

這儒生笑得十分曖昧，道：「不錯，雨傘。」

追命指尖觸及傘面，忽覺冷硬如鐵，並非紙製，猛地醒悟，這儒生陡地把雨傘一張，追命頓時看見前面一張大傘，直撞過來。

而傘尖是一柄利刃！

追命欲身退，但座下的板櫈却擋住了他的後路。

追命怒叱，人仍端坐，雙腿一挑，一張偌大桌面已被挑起，傘就撞在桌面上！

傘尖利刃插入桌面內，一時拔不出來，追命立時把握機會，正欲反攻！

後面忽然掌風大作，追命前無去路，大喝一聲，向右就翻！

只聽「喀嚓」一聲，瓦碎石裂，又一人由天而降，半空中已打出三鏢！

追命一翻未起，半空已翻了三個觔斗，避過這致命的三鏢，人未落地，忽然感覺左右兩邊都有急風襲來！

左邊的是鐵傘，右邊的是鐵掌。

追命避無可避，脚在半空，連環紛飛，左右踢出。他的雙腿才踢出，颼颼又飛來二鏢，向準他的雙脚射來。

追命暗道要糟，忙一收腿，雙手硬扣住鐵傘，後心已硬吃了一掌！

追命借這一掌之力，張口一吐，「哇」地一聲，連血帶酒，噴得那使傘的儒生一臉都是。

儒生雙目一時睜不開來，手中武器又被扣住，後退不得，追命一膝頂了過去！

這儒生武功亦高，目雖暫不能視，却仍耳聽八方，也屈膝一架！

「喀勒」一聲，這儒生的一條腿被撞得脫了膝臼！

追命的腿簡直是鐵腿！

這時背後風聲又起，第三掌又至。

追命一個翻身旋了開去，但三枚藍汪汪的金鏢迎面射到。

追命左右腿及時踢出，各踢飛一鏢，一口咬住一鏢，尚未吐出，對方已欺近，闖入中門，點向他的「膻中穴」。

追命立時軟倒了下去。

然後他就聽到武勝東桀桀的笑聲。

那自屋頂上碎瓦而下，三度用金鏢射他的人，正是一隻手已被他踢斷了骨頭的「辣手書生」武勝東。

武勝東站在他面前，狂妄而笑：「追命，你我的追逐，到今天，算是可以了結了罷？」

追命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如果我知道你請得動『佛口蛇心，鐵傘秀才』，我就不讓你五度超生了。」

武勝東狂笑道：「還有打你一掌『大手印』關老爺子呢！」

追命勉力抬目一望，只見一個短小精悍的老者，雙袖高捲，一臉慓戾之氣，正是第一次自後方，第二次在右方，第三次也在後方出掌攻擊他的人。

追命倒抽了一口氣，難怪那一掌那末難熬，華東「大手印金剛」關海明關老爺子的掌，武林中是沒有人不頭痛的。

況且還有武林中出名的「佛口蛇心」，與「毒手狀元」，「辣手書生」齊名的「鐵傘秀才」張虛傲，加上武勝東，三人全力突擊，追命自己倒覺得栽得不寃。

關海明厲聲道：「果然不愧爲『武林四大名捕』！捱老頭子一掌，居然還挺得住！三人夾擊下，還可以傷了張老弟！佩服！佩服！」

追命沒精打采的笑道：「傷得了張秀才又怎樣，現在還不是橫着扒下來。」

武勝東冷笑道：「待會兒我要用分筋錯穴手法使你致死，那時你若還笑得出來，我才佩服。」

追命慘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我還有一事要問。」

關海明關老爺子道：「你問吧。」

追命道：「那麼說，關老爺子和張秀才也是當年十三兇徒之一了？」（未完）

小啓：「春秋筆」續稿未到，是期暫停，敬請見諒。

一月完民間俠義小說

圈套

朱羽・文　盧令・圖

投奔驚噩耗　插手偵兇徒

火車慢吞吞地駛進了上海北站，岳嘯林拎着他唯一的財產——一隻泛了白的黃色小皮箱，在熙攘的人羣中擠下了車。他吁吐了一口長氣，總算結束了漫長的旅程，從津浦鐵路再轉京滬鐵路，一路走走停停，拖拖拉拉，硬生生折騰了四天四夜。

事實上，當他踏上月台的那一瞬間，才是他漫長旅程的開始。

岳嘯林原籍山東，却在天津長大，寡母也曾將他送進私塾，雖不冀望他光耀門楣，最少也不能教自己的兒子將來目不識丁。孰料岳嘯林偏偏對書本無緣，反而一天到晚爬到院牆頭上偷看隔壁武術館的師傅們演練刀槍棍棒。他娘開始是以嚴加管敎的手段對付他，到後來大概是揍他揍得手臂發了軟，索性將他送到武術館去學武功，這小子倒挺有出息，一口氣練了十年，竟然成了天津的名拳師。

民國以後，時代更易，拳脚功夫的前途已不如先前了。所謂名拳師也不過敎兩個徒弟，混口安穩飯吃而已。當然也有恃仗武功橫行霸道，作奸犯科的，不過，岳嘯林不是那種人。

去年，他的寡母過了世，眼看自己已經二十四，五，無家也無業，聽人說起十里洋場遍地黃金，就鼓足一口氣跑到上海來打天下。

打天下，打天下？天下是要「打」出來的。不過，岳嘯林最痛恨這個「打」字。他的拳脚功夫雖非一流，却也不差到那兒去，可是自他出道以來，除了套招，切磋，演練，比劃之外，他還沒有「打」過誰。

俠以武犯禁，他雖然沒有好好讀過書，這句話倒是記得清清楚楚的。

三月天，北方還在封凍中，南方却是春陽煦和，一出車站，岳嘯林就對上海建立了第一個好印象。

可是，他站在那兒却不知道該上那兒去，滿眼都是人，滿街都是車，聽到的都是「阿拉阿拉」，岳嘯林一句都聽不懂。

離開天津的那一晚，幾個同在武術館出身的師傅爲他餞行，其中一個有一個表叔在上海，也是練拳脚的，聽說在上海還有點小名氣，岳嘯林千里迢迢當然不是爲了投靠他而來。那位同行的却說：同是天津去的，聯繫一下也不要緊呀！

於是，那個同行好心地寫下了他表叔的地址。

現在，岳嘯林才發現那張紙條子有多麼管用了，所謂入鄉隨俗，入境問禁，先向人家打聽、打聽，總比瞇着眼睛摸索要好得多。

摸了半天，總算把那張髒兮兮的紙條摸了出來。

只見上面用鉛筆寫着：「曹家渡五角場同慶茶樓，樊積雨先生。」

一輛黃包車吃準了岳嘯林是外鄉人，停在他的面前兜搭生意：「先生，要車嗎？」

岳嘯林將手中的地址給那車伕看，車伕只瞅了一眼，似乎就已經看清楚了，手一抬，很客氣地說：「先生，上車吧。」

於是，岳嘯林這才正式進入了十里洋場。

黃包車伕的年紀不大，不過三十出頭，但是脚下却很慢，岳嘯林倒也沒有去催他，正好趁機會瀏覽一下街景，可是，往車上一坐，竟然一幌眼就過去了兩個鐘頭，岳嘯林禁不住問道：「喂，還有多遠呀？」

黃包車伕將車子往路邊一停，一面擦汗，一面問道：「先生，你到那塊呀？」

這可新鮮了，拉了老半天，還不知道乘客要上那兒去？岳嘯林皺了皺眉，很客氣地問道：「剛才我不是把寫着地址的字條，給你看過了嗎？」

「我不識字。」

「什麼？你不識字？」

「這有什麼稀奇呀？我要是識字，幹嗎拉黃包車？早就到洋行當買辦去啦。」

岳嘯林眞是又好氣，又好笑，這車伕不是明明在欺負外鄉人嗎？他雖然是個武夫，忍的功夫却不錯。遂笑着問道：「你聽得懂我的話嗎？」

「當然聽得懂呀，我又不是外國人。」

「曹家渡，五角場……你知道嗎？」

「當然知道，你先生要到曹家渡五角場去呀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哎呀，路完全走反了啦，哎！」車伕伸出姆指與小指，兩頭一翹，「六毛錢，我拉你去！」

那年頭，六毛錢可不是一個小數目，三口之家，一個月的生活費塊把兩塊錢也就够了。不過，岳嘯林倒也看得開，情知這一槓子已經敲到了頭上，不挨也不行。

談好了車錢，車伕又開始拉車，脚下快了許多，說話也客氣了：「你先生到五角場那塊呀？」

「同慶茶樓。」

「同慶茶樓呀？到啦。」

岳嘯林不禁一楞，那有這麼快呀？抬頭一看，同慶茶樓的招牌就在眼前。

「喂，老哥，」岳嘯林有些不放心地問：「上海叫這個名兒的茶樓有幾家呀。」

那車伕冷冷地說：「別管有幾家，這裏就是曹家渡五角場，先生，六毛錢，付了車錢，就請下車。」

岳嘯林用一根指頭就能將那車伕戮翻，但他沒有那麼作，他心甘情願地付了車錢，還向那車伕道了謝。

茶座上不少人，說的盡是嘰哩呱啦聽不懂的話，岳嘯林不禁暗暗奇怪，車伕的話倒挺好懂的嘛，殊不知上海的黃包車伕十有八九都是從江北過來的。

岳嘯林緩緩地進了茶樓，茶房拿他當客人，立刻迎了上來。

「我找一個人。」岳嘯林很客氣地問：「這兒有個樊積雨先生嗎？」

茶房好像聽不懂他的北方官話，岳嘯林只得又說了一遍，還出示了那張小紙條。

茶房的雙眼瞪得很大，顯露了驚訝之色。

「他在嗎？」

座間站起了一個身裁粗壯的漢子，敞着上衣，露出結實的胸肌，手裏兩個鐵彈子搓得嘩啦嘩啦響。

「請問，你是……？」這漢子竟能說半生不熟的北方話，雖不純正，岳嘯林却能夠聽得懂。

「我姓岳，是從天津來的。」

「哦，樊積雨先生死了。」

一個從未晤面，無感情，無血緣的人突然死了，照說對岳嘯林應該是沒有任何刺激作用。事實却不然，他顯得非常震驚，此刻茶座鴉雀無聲，每個人都瞪視着他，從這種反應就不難看出樊積雨死得絕不尋常。

他內心驚震，表面却非常平靜，輕輕地問：「樊先生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你是他的什麼人？」那漢子反問：「手裏的兩粒鐵彈子愈旋愈快，顯示他的內心極不平靜。

「樊先生一位表侄是我的朋友，我要到上海來闖一闖，他就敎我投奔他的表叔，可想不到……」

「坐，坐。」那漢子的態度改變了。「還沒吃飯吧？……小癩痢，到隔壁『一分利』叫一碗麵來。」

現在，態勢已經很明顯了，那漢子，以及茶座上聚集的那些人，都是樊積雨的朋友。

坐下，岳嘯林連喝了兩碗茶……接着，雪菜肉絲麵也送來了。車過丹陽的時候，他買了幾個茶葉蛋裏腹，那還是下半夜的事，肚子早就空了，一碗麵唏哩呼嚕地下了肚，連湯汁都沒有剩下一滴。

「我姓王，」那漢子自我介紹：「三劃王，小名坤生……你貴姓大名？」

岳嘯林報了姓名，然後，問起樊積雨的死因。

「樊大哥死得很慘，」王坤生唏噓不勝地說：「被利斧劈掉了半邊胸膛……」

慘劇就發生在昨夜，樊積雨在茶館打烊之後出去喝兩杯，就此沒有再回來，一帮小兄弟還以爲他去找老相好阿桂去了。今天一大早，後巷裏發現了樊積雨的屍首，早就僵了。

「王大哥，」岳嘯林很客氣地稱呼對方。「樊先生有對頭嗎？」

「唉！」王坤生嘆了一口氣：「人生在世，那會沒有對頭，不過，樊大哥爲人厚道，就算有對頭，也不至於有這種死對頭呀！」

「請恕我冒昧問一聲，除了這間茶館之外，樊先生還幹別的活兒嗎？」

「不瞞你說，茶館是窰口，討錢混生活的要靠一間賭檔……樊大哥手下還有不少小兄弟哩。」

賭爲萬惡之源，岳嘯林從不賭，也從不包賭，因此，一聽到這番話之後，他的眉頭就皺了起來。

「賭檔情況好嗎？」岳嘯林輕描淡寫地問道。

「還不錯。」

「那麼，一定是因賭結怨了。」

「不！」王坤生用力地搖搖頭。「上海灘賭檔遍地都是，各有地盤，互不相干，絕不會結下什麼怨仇的！」

「你如此肯定嗎？」

「絕不會。」王坤生說得斬釘截鐵。

岳嘯林向座間橫掃了一眼，緩緩地說：「你們今兒個是在聚會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王坤生點點頭。

「商量什麼呢？報復？還是追查兇手？」

「兩者皆有。」

「王大哥！」岳嘯林冷冷地說：「樊先生的死，毫無疑問是仇殺，仇人得手之後並未輕鬆下來，他們一定在注意你們的行動，你們如此公然聚會不是引起仇家的注意嗎？」

王坤生顯得非常敬服，他點點頭說：「對，你說得對，大家都散掉，先把樊大哥的喪事辦了再說……有事再召集你們……走，岳老大，先給你找住處，安頓下來再說。」

岳嘯林沒有點頭，也沒有搖頭，他在考慮，是不是要捲進這個漩渦裏去？

就在這個時候，又有客人走進了茶樓……不，他可能不是客人，因爲茶房並沒有去迎接他，那些正要散去的漢子們，也是重新坐了下來。

這個人二十幾三十不到，個子瘦小得出奇，就好像才十三，四歲的模樣，一張小臉，一雙小眼，說他生得獐頭鼠目，絕不過份！

他就站在進門處，並沒有再往裏走，冲着王坤生一抱拳，神態很冷漠，說話倒還客氣：「坤生阿哥，楊阿哥教我來問問，樊大哥阿里

一天開弔？」

「做什麼？」王坤生的反應很冷淡。

「楊阿哥講，是好是壞，總歸是朋友一場，他要親自來祭弔，祭弔。」

他們是用上海話交談，岳嘯林只能聽懂一兩句，然後再加以猜測，因此，他們談話的內容，他並不能完全弄清楚。有一點他却可以肯定——這個小個子在同慶茶樓似乎不受歡迎。

王坤生並沒有立刻回答對方的話，他以目光去徵詢他的弟兄們，得到的反應却是冷淡與厭惡。

「阿根，」王坤生呼叫着對方的名字，「回去跟楊阿哥講一聲，樊大哥死因還沒查明，暫不開弔，楊阿哥的盛情阿拉弟兄心領了。」

名叫阿根的瘦小子哥子沒有再說話，拱拱手，掉頭走了。

岳嘯林問道：「楊阿哥是誰？」

「楊發泉，控制着大自鳴鐘一帶的地盤，過去跟樊大哥發生過誤會，也起過衝突……」

「這麼說來，樊先生生前還是樹立了不少敵人。」

「那是難免的。不過……楊發泉派人前來探問，雖然是貓兒哭老鼠，假慈悲，至於說，是他派人做了樊大哥，那倒不可能。」

岳嘯林不再問下去了，話鋒又一轉：「如今樊先生過去了，這帮兄弟由誰統領呢？」

「暫時由我統領。」

「樊先生原來住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茶樓後面一間廂房中。」

「如今，你是不是要搬進去住。」

「不，」王坤生搖搖頭，說：「我另有住處。再說，樊大哥住宿的地方我也想暫時保留原樣。」

「王大哥，」岳嘯林很誠摯地說：「我有一個請求，務必要答應我。」

「你說說看。」

「讓我住到樊大哥房裏去。」

「做啥？」心頭一怔，王坤生把地方話也搬出來了。

「同時，也請你准許我看看樊先生生前留下來的東西。」

「做啥？儂講呀！」

「我想找出一點蛛絲馬跡，也許可以因此而查出樊先生的死因。」

「好，好，」王坤生一連聲地說：「儂搬進去住。」

經過修剃，沐浴，再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睡眠，入夜後，岳嘯林顯得容光煥發，精神抖擻，當他走到店堂來時，樊積雨的那夥兄弟都險些認他不出來了。

「岳大哥！」一個生得白白胖胖的小伙子跑到他面前，說：「我姓蔡，小名金根，坤生阿哥敎我陪你到外面走走，一方面熟悉一下道路；另一方面嘛，帶你出去散散心，走，先去吃飯……」

「你的北方話講得很好嘛。」

「岳大哥，我娘是天津人，天津離北平很近，是不是？」

「金根小弟！」岳嘯林拉着那小伙子往外走，以免太多好奇的目光加在他身上。「我問你，是不是已經有很多人知道我要追查樊積雨先生的死因？」

「岳大哥，除了咱們自己兄弟之外，再也沒有人知道……岳大哥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……不過，坤生阿哥曾再三關照過，不准我亂問的。」

「問吧，不要緊的。」岳嘯林很溫和地說道。

「你的武功是不是很好？」

岳嘯林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怎麼會認爲我的武功很好呢？」

「坤生阿哥說的。他也學過，所以他懂得看人，他一看就知道你不但會武功，而且一定比樊大哥還要高。」

岳嘯林始終沒有正面去回答蔡金根的問題，他又是提出了反問：「樊先生的武功，很好嗎？」

「嗯，很棒。」

「他跟人家比試過嗎？」岳嘯林的問題又問到節骨眼上來了。

「沒有，剛開賭檔的時候，有好多不服氣的人找他挑戰，他都不理，人家罵他，他也笑笑，眞是氣死人！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有一個泰國拳師，氣勢洶洶地跑到賭檔來，把賭檔打得唏哩嘩啦的，而且還連傷了好幾個兄弟，樊大哥忍無可忍，才出了手。……岳大哥，你一定是想不到，樊大哥一出手，那個黑不溜秋的拳師就躺下了，後來還是被人抬走的。」

岳嘯林道：「哦！那個泰國拳師跟樊先生有仇嗎？」

蔡金根道：「聽說……聽說他是榮阿六請來搗蛋的。」

「榮阿六是什麼人？」

「也在開賭檔，在大自鳴鐘一帶……哎呀，糟了……坤生阿哥交代我不要亂說話，我……我……」

岳嘯林安慰他說：「小兄弟，別緊張，我只是隨口問問吧了……以後，樊先生跟榮阿六還起過磨擦嗎？」

「沒有了。以後，誰都曉得樊大哥拳脚厲害，那個敢惹呀？」

「賭檔生意好嗎？」

「不錯，一天進賬這麼多。」蔡金根比了一個手勢，姆指與食指兩邊一分。

「八十？還是八百？」

「八百塊大洋。要不然怎麼够開銷呀？弟兄就有百來個，還要向巡捕房打點，賭檔也不是那麼容易開的呀！」

「金根，阿桂住的地方你曉得嗎？」

「曉得呀。」

「我們先去吃飯，然後我們去看看阿桂，她一定很傷心。」

「是呀，眼泡子都哭腫了。」

兩個人匆匆地吃了晚飯，蔡金根就帶着岳嘯林到阿桂的住處，在梵王渡路一條弄堂裏，房子不算大，倒是蠻幽靜的。

在路上，蔡金根略提了一下阿桂的出身，她原來是會樂里堂子的姑娘，自從結識了樊積雨之後就遠離了烟花生涯，算得上是樊積雨的風塵知己。

阿桂姐約莫二十七、八，哭腫了眼皮，又是不施脂粉，當然很難在一眼之下看出她的姿色。有一點却令岳嘯林一見之下就不禁由衷地欽敬，因爲，阿桂姐已戴上了重孝，無名無份的，她肯如此作，足見她對樊積雨的感情有多深。

阿桂本來是不見客的，蔡金根說了很久，還特別提到岳嘯林正在全力追查樊積雨的死因，她才肯見面一談。

由於她和樊積雨相處了好幾年，能够說半生不熟的北方話，在交談的時候，使得岳嘯林方便了許多。

少不得說了些寒暄客套的話，岳嘯林是個簡潔明快的人，他不願意打擾阿桂太多的時間，立刻就談到了正題：「據說，樊先生有時候住在茶樓裏，有時候歇在妳這兒，有一定的日子和約定嗎？」

「不一定。有時候連着十天八天，天天都

在，有時候連着半個月都不見面。我也不怕你笑話，這裏到底不是他的家。」

「樊先生跟妳相處多久了？」

「前後五年了。」

「妳搬到這兒來……？」岳嘯林的意思是指她脫離風塵有多久了，只是不便明說而已。

「有三年了。」

「感情還好嗎？」

「積雨對我不錯，我也蠻規矩。」

「這我就不懂了，樊先生沒家沒眷，怎麼沒有談到婚嫁問題呢？」

「積雨提過，是我不肯。」

「哦？」岳嘯林不禁大感詫異。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我出身烟花，就是有機會離籍從良，也只能作個小的，那能佔住正位呀，所以……」

阿桂抽噎地說不下去了。

岳嘯林自然不便，也不必在這個問題上追下去，話鋒立即一轉。「在這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之前，妳有什麼預感嗎？」

「預感？」阿桂顯然不明白這兩個字的意義。

岳嘯林道：「比方說，樊先生曾經向妳提到過什麼不如意的事，或者提到他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人……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，積雨到我這裏來，他總是高高興興的，從來沒有見過他皺過眉頭。」

「哦，樊先生最後一次來是在……？」

「前天晚上。」

「昨天什麼時候離開的呢？」

「上午十點鐘光景。」

「樊先生說過昨晚還要來嗎？」

「沒有。他從來不說這種話。如果他說要來，我一定會等，結果沒有來，我會失望。」

談話似乎應該結束了，岳嘯林現在對阿桂已經有了一個鮮明的印象——很成熟，很懂事，對樊積雨也很痴。

「岳先生！」阿桂殷望甚重地說：「你一定要把兇手查出來，一定要爲積雨報仇！」

岳嘯林沒有作明確的答覆，並非他沒有把握，也不是他想置身事外。而是他憎厭「仇恨」這個字眼。忠恕是中國傳統的美德，報復絕非解決仇恨的最好方法。

因此，他只安慰了阿桂一番，然後就辭了出來。

走在路上，蔡金根表示了他的看法：「岳大哥！以我看，這回樊大哥被殺，與賭檔不會有什麼關係。」

「金根！你怎麼如此肯定呢？」

「假使與賭檔有關，事前總會顯露一些跡象，一定會有小衝突，然後，才演變成大衝突……好多年來，賭場連打架的事情都沒有發生過。」

岳嘯林道：「哦？……金根，樊先生另外還有女人嗎？」

「沒有聽說過。」

「那就不會是情殺……對了！阿桂跟樊先生之前還有相好的男人嗎？」

「堂子裏的姑娘總難免有幾個相好的客人，不過，早就斷了。」

「樊先生脾氣暴躁嗎？」

「樊大哥脾氣好得很，在曹家渡五角場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。」

「那就怪了？……」岳嘯林的話本來還有下文，但他突然停了下來，而且他的脚步也停了下來。

「岳大哥，你怎麼啦？」

岳嘯林道：「金根，告訴我，回茶館的路是怎麼走？」

「幹什麼呀？」

「快告訴我。」岳嘯林的語氣很急促。

「岳大哥，要走路的話，還遠得很，你叫一輛黃包車，到茶館門口，給他一毛錢就可以了。」

「好，你先回去。」

「幹什麼呀？」蔡金根楞了。「坤生阿哥一再關照過，萬一……」

「金根，我要一個人走走，看看，你先回去，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。」

蔡金根只得先走了，岳嘯林站了一會兒，却走了回頭路，莫非他想到了什麼事情還要再去找阿桂嗎？

這地方正是兆豐公園，少有路人，路邊有一個大漢，穿着長衫，戴着呢帽，帽沿壓得很低。岳嘯林走過他面前時突然停了下來。

「老兄，跟着我幹什麼？」岳嘯林直截了當地問。

那漢子沒有驚，也沒有怒，只是平靜地反問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在跟你？」

一口道地的北方話。

「從同慶茶樓出來，你在咱們後面，從阿桂家裏出來，你也在咱們後面，沒錯吧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那麼，請說明理由吧。」

「聽說你是從天津來的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寶號……？」

「岳嘯林。」

「你跟樊積雨是什麼關係？」

「朋友。」

「很好的朋友？」

「朋友的親疏厚薄自己明白就行，不必跟外人說。」

「聽我一句勸——少管樊積雨的事。」

岳嘯林是不容易衝動的，在別人，也許立刻就會扭住對方，問他一個青紅皂白，他則不然，只是平靜地問道：「是警告？」

「不！是忠告。」

「忠告？由此看來，你把我當朋友？」

那大漢道：「談朋友，未免太早，也太玄，是鄉親。」

「我跟樊積雨先生也是鄉親。」這句答覆非常有力，也非常肯定。這件事他是管定了。

「老弟，你畢竟還年輕。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。你不但誤解了我的心意，也不認識上海灘的險惡。」

「那麼，你何不將你的心意說得更明白一些呢？」

「我是不願意看見我們的鄉親一個個橫屍在上海灘。」

岳嘯林道：「哦！聽你的口氣，莫非知道誰是兇手？」

「當然知道。」

「希望你能告訴我。」

「我不會告訴你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如果你知道是誰，你一定會去找他，找他的結果將和樊積雨一樣。」

「你好像不是北方人。」

「道道地地的北方人，生在天津，長在天津。」

「可是你缺乏北方人的豪氣。」

「豪氣是會加速一個人的死亡，岳老弟，你年紀還輕，生命的路還很長，犯不着爲了逞勇鬥狠，將生命的旅程一口氣走完。」

「你說這種話是因爲你對我了解太少，我不是逞勇鬥狠的人。」

「你管上樊積雨的事件就是逞勇鬥狠。」

「不是。」岳嘯林的語氣很堅定。

「難道你有別的理由？」

「當然有。」

「說來聽聽。」

「凡事都有是非曲直，我只是想明白其中眞象。」

「明白眞象以後呢?樊積雨也許死得很寃，死得很屈，你又如何呢?只是明白就算了嗎?你不追，你不問?你不管了嗎?」

一連串的問題咄咄逼人，岳嘯林竟然答不上話來了。

「岳老弟，聽我一句勸——回天津去。」

「你爲什麼不回去?」

「唉!」那人沉重地嘆了一口氣。「一言難盡，不提也罷。」

「貴姓?台甫?」

「敝姓劉，草字玉堂。」

劉玉堂?像是一道電光閃過岳嘯林的腦際，這個名字好熟呀!

「劉先生過去在那裏得意呀?」

「梨園行。」

岳嘯林突然想到了，幾年前有一個唱平劇的武生劉玉堂，紅遍平津地區，莫非就是他?心裏如此想，口中也就溜了出來:「劉先生莫非就是當年走紅平津一帶的名武生……」

「休提!休提!」劉玉堂連連地搖手，心中似有無限愧怍。「好漢休提當年勇，實不相瞞，我已經多年不唱啦!」

一種直覺，一種判斷，岳嘯林發現劉玉堂是個性情中人，他也許正墮進一個圈套之中，墮得不深，却又無力拔出，而他又不願別人再墮進去，於是，他提出了警告。是這樣嗎?是這樣嗎?岳嘯林一遍又一遍地，問着自己。

劉玉堂道:「岳老弟，也許從此就不再見，也許還會見面，萬一見面，不拘在什麼場合，咱們都別打招呼，就當不認識……對不住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劉兄慢走一步!」岳嘯林一橫身將對方攔住。

「怎麼啦?」

「聽到劉兄說幾句話就知道劉兄是性情中人，幹嗎呑呑吐吐的呢?小弟只希望劉兄將所知道的全都說出來，悶在心裏也憋得慌。」

「岳老弟呀，我不知道什麼呀!」劉玉堂有些心慌意亂地搖着頭，說:「我眞的不知道什麼。」

「你剛才明明告訴我少管閒事……」

「岳嘯林!」劉玉堂突然地變了臉。「你這個人，怎麼蠻不講理呀?對不住，我要告辭了。」

一側身，閃了過去，走了，而且，走得很快。

岳嘯林沒有追上去，一個人不能暢所欲言，必然有他的苦衷，自己催逼太甚，似乎太過份了。他相信，只要他繼續追問樊積雨的死因，遲早還會跟劉玉堂碰面的。他等待第二次機會的來臨。

回到茶樓，王坤生在等他，立刻將他拉到後面的居室，悄聲問道:「剛才在路上發生了什麼事嗎?」

「你怎麼知道?」

「你叫金根先回來，我就猜想你一定發現了什麼。」

「有人跟踪。」

「啥人?」王坤生不自覺地露出一句上海話。

岳嘯林將方才所遇約略一提，然後問道:「你認識這個人嗎?」

「劉玉堂?」王坤生喃喃唸着這個名字，然後一搖頭，「沒有聽說過。」

「泰國拳師到賭場來搗亂，被樊先生痛揍，這件事發生多久啦?」

「是金根告訴你的?」

「是呀!」

「這個小癟三!」王坤生罵了一句，似在責怪蔡金根多話。

「他告訴我這些也不要緊呀!」

王坤生道:「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，提它幹什麼呀?」

「那個拳師的確是榮阿六請來的麼?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好幾年了，」岳嘯林自言自語地說:「這個人忍耐的功夫眞是到家啦!」

「岳老弟!我猜想，樊大哥被殺，與榮阿六不會有關係。」

「爲甚麼?」

「曹家渡跟大自鳴鐘毗隣相接，息息相關，這兩年來，彼此的聯繫很密切，相處也不錯，不管那一邊遇到外來的勁敵，這一邊就立刻支援，榮阿六說過一句話，他說，一加一等於二，一減一等於零，這是小學生都會作的算數，阿拉白相人還不會算這個賬嗎?」

岳嘯林沉吟着，似在回味這句話，良久，他才開了口:「樊先生被殺後，榮阿六那邊有反應嗎?」

「還沒有。」頓了一下，王坤生又接着說:「不過，他的得力手下楊發泉已經派人來問過樊大哥開弔的事。這兩年來，榮阿六已經在享清福了，弟兄們都由楊發泉在調度，這個傢伙有點兒狂，我很看他不順眼。」

岳嘯林昨天曾親眼看見王坤生態度冷峻地打發楊發泉的「使者」阿根，剛才他還提到曹家渡與大自鳴鐘守望相助，而他現在又說瞧楊發泉不順眼，這不是先後有些矛盾嗎?

岳嘯林並沒有說出來，他只是將這個疑問放在心裏。

「憑良心說。」王坤生說下去:「樊大哥生前沒有討厭過誰，他也討厭楊發泉，所以，那邊如果有事要跟樊大哥商量，一定由榮阿六親自出馬。」

「這樣會使楊發泉心生憤恨嗎?」

王坤生瞪眼望着他，似在分析岳嘯林問這句話的動機何在。

「坤生阿哥，我在逐一清理綫索。」

「你意思是說，砍死樊大哥的也可能是楊發泉。」

「嗯!」

「你怎麼會想到他頭上去的?」

「榮阿六退休享清福，事實上他已成了那邊的龍頭大哥，但是你們却不承認他的地位，想想看，他在兄弟們面前何以自處。」

王坤生皺眉沉吟，突地一跺脚:「不會，諒他也沒有這份膽子。」

「坤生阿哥!」岳嘯林很委婉地說:「我是局外人，本來不應該管這樁閑事，大概是我跟樊先生有緣份，生前交不到朋友，他死後也要和我搭上關係……坤生阿哥，所以我管上了這件事。」

王坤生不是一個善於表達言辭的人，所以他只是以感激的目光投向岳嘯林。

岳嘯林輕嘆一聲，又說下去:「首先，我要告訴你一件事——樊先生的死因，並不單純，也就是說，不是一項原因，內情必定非常複雜。」

「你難道查出甚麼來了嗎?」

「沒有，不過我有一種感覺……坤生阿哥，人是靈性動物，感覺是非常重要的……坤生阿哥，樊先生的後事我認爲還是要選個日子趕緊辦才好，有弔客，我們才可以從中去找嫌疑犯呀!」

「你認爲兇手是熟朋友?」

「當然是。」

「好像證據已經掌握在你手裏了。」

「那倒還沒有。不過，有許多情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，我問過金根，樊先生每一回離開茶館，都喜歡走後門，過那條窄巷子，兇手就手握斧頭在那兒等着，這不是對樊先生的生活習慣都摸透了嗎!」

「嗯!」

「聽說致命之傷在肋下?」

「是的，右肋。」

「傷口是由下向上嗎?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是一個慣用左手的兇手，而且，他了解樊先生是練拳的人，所以，斧頭沒有凌空劈下。」

王坤生對於岳嘯林所講的道理一半懂，一半不懂，因此他問道:「斧頭凌空劈下又會如何呢?」

「坤生阿哥，練拳脚的人面對執有利器的敵人時，最脆弱的部份是中三路，凌空劈下最對雙拳交义相格的胃口……這個兇手很厲害，而且用斧頭的功夫相當高明，一擊而中，沒有再砍出第二斧。」

「是的。」王坤生嚥了一口唾沫，因爲他看過現場，現在想想還有點噁心，那一斧簡直將樊積雨的胸腔砍去了半邊。

「這個動手的人，跟樊先生並沒有仇恨，如果有，他卽使一擊而中，也還要再砍幾斧洩憤。」

「哦?」

「岳老弟，這一點我的看法與你不同。」

「他們殺死樊大哥的目的不是恨他，而是打擊我們，所以，他們得手後沒有移屍，沒有毀去死者的面貌，讓每一個人都知道死者是樊積雨，這會有兩種結果:最明顯的是——我們立刻就會收攤子。」

「爲甚麼呢?」

「我們會覺得沒面子呀。」

「第二種結果呢?」

「我們就會拚命。」

「找誰拚命?」

「當然是找兇手。」

「兇手是誰?」岳嘯林每一個問題都追得很緊。

「我們當然要去查，要去訪，因此，我們每一個弟兄都要出動，那時候，卽使敵人不乘機會瓦解我們，我們也等於瓦解了。」

岳嘯林以欽敬的目光望着對方，緩緩地說:「坤生阿哥，我原以爲你是一個粗人，想不到你的心思是如此的細密。」

「岳老弟，這都是樊大哥教的。」

「哦?」

「樊大哥生前說過一句話——不要作敵人想教你作的事。」

岳嘯林道:「坤生阿哥，現在敵人想敎你作甚麼呢?」

「他們想使我們陣脚大亂，不攻自破。」

「對。」岳嘯林一向是個冷靜而又穩重的人，此刻他却揚掌在王坤生的肩頭上拍了一下，似乎有點兒情不自禁。「就憑你這種警覺性，你就够資格取代樊先生原先的地位，此仇還怕報不成嗎?」

「還要岳老弟多帮忙。」

「坤生阿哥，我想要求你幾件事。」

「別客氣!」

「第一，立刻籌辦樊先生的喪事，第二，賭檔照常營業，第三，弟兄們應有的活動照常……總之一句話，在外表上看起來，樊先生過世之後，咱們內部並沒有受到絲毫影响。」

「這……恐怕會引起別人的誤會。」

「甚麼誤會?」

「別人會以爲我早就想幹這個大阿哥，甚至以爲殺害樊先生的人還是我哩。」

「別管它!」岳嘯林似乎完全沒有在意對方的話。

此刻，突然有一個漢子走了近來，他在王坤生的耳邊低語幾句，王坤生的臉色突然地一變。

低聲細語，神色詭秘，想像中必是談論不足爲外人道的事情，岳嘯林也就很識趣地站開了一些。

在樊積雨建立的這個小王國裏，他當然算是一個「外人」。

王坤生揮揮手，那個漢子退下，居室內又剩下他們兩個人。

「很奇怪。」王坤生喃喃自語地說。

岳嘯林沒有接腔。

「岳老弟，你才來了一天，風聲已經傳了出去!」

「哦!」岳嘯林的反應並不過份驚奇。「人是活的，而且他已公然活動，如果對方注意同慶茶樓的一動一靜，自然會發現他這個人的出現。」

「剛才榮阿六派人送口信來，要請你喝茶，而且把你的名姓說得一字不差。」

岳嘯林又沉默了，他對外只向劉玉堂報過名姓，那麼，現在只有假設這個消息是劉玉堂告訴榮阿六的。

「坤生阿哥，你的意思是……?」

「當然去。是朋友，該去，是敵人更應該去。」

「甚麼時候?」

「現在。」

「地點呢?」

「兆豐公園旁邊的高陞茶樓，我派蔡金根送你到附近，你一個人去赴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王坤生還特地爲他壯膽。「岳老弟，放心，榮阿六不敢把你怎麼樣!」

「這我知道……不過，我有一點顧忌。」

「甚麼顧忌?」

「我去，是甚麼身份呢?是樊先生的朋友?還是你們的朋友?」

「都是。」王坤生很豪爽地說。

「我去，不僅僅是喝茶，還要談話，也許我要套對方，對方也許會套我，我能暢所欲言嗎?」

「當然可以，你愛說甚麼就說甚麼。」

「好，我這就去，用不着金根送我，叫一輛黃包車送我去就行了。」

高陞茶樓的規模，和同慶茶樓比起來幾乎完全一樣。岳嘯林頭上好像刻着字，一下車，茶房就把他認出來了。

「是岳先生嗎?」

「是的……」

「榮老板在後頭雅廂等着啦!」

所謂雅廂，不過是一間密室，當年上海灘巡捕房吃公事飯的往往在茶樓酒館問案子，這種密室有時也會變成刑房!

榮阿六約莫有六十歲左右，頭髮盡白，但是身體非常朗健，由於體型較胖，看起來更顯得精神，說話的聲音也非常洪亮:「天津來的岳先生?」

「岳嘯林!」

「請坐!請坐。」待客人坐定了，榮阿六才接着說下去:「聽說岳先生是天津的名武師，我個人對練武的人非常敬仰，非常敬仰!」

「客氣!」岳嘯林的反應是不冷不熱，恰到好處。

「岳先生跟樊先生是什麼關係?」

「可以說是朋友，也可以說是親戚。」

「哦！」榮阿六一搖頭三嘆氣：「唉……眞是想不到的事，樊先生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，怎會有這種不幸的事發生呢？……岳先生離開天津的時候，還沒有得到樊先生過世的消息吧？」

「沒有。不過，在途中我已有預感，我就担心會晚來一步，想不到果然如此。」岳嘯林在信口胡謅了。

這句話產生了很大的反應，榮阿六有很久沒有說話。他眼光直直地看着岳嘯林，似乎想一眼看透他的心。

「岳先生怎麼會有這種預感呢？」

「實不相瞞，我這次來上海，是樊先生寫信敎我來的，他是一個堅强的人，從來不怕兇悍的敵人，不怕棘手的事件，也不怕艱困的環境，但他在這封信裏却透露了恐懼和不安……我接信後立刻束裝就道，唉！想不到還是來得太遲了。」岳嘯林說的全是假話，眞不明白他爲甚麼要揑造這些無中生有的故事。

榮阿六聽得非常出神，他嘖嘖稱奇地說：「如此說來，樊先生早就知道他要遭到殺身之禍了？」

「當然知道。」

「那封信岳先生帶在身邊了嗎？」

「隨身携帶。」岳嘯林還有意無意地拍拍腰間的荷包袋。

「可以借我看看嗎？」

「對不住！榮老板。」岳嘯林冷冷地說：「這封信關係到樊先生的血海深仇，其中有許多秘密，也有許多綫索，暫時還不能公開。」

榮阿六的臉紅了，很窘，他攤攤手，訕訕地說：「對不起！我太冒失了……坤生跟你談過我跟樊先生的交情嗎？」

「談過。」

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你跟樊先生相處不錯。」

「這句話使我聽了很開心。」榮阿六吁吐了一口長氣。「最少你不會將我看成第一號嫌疑犯……好了！今天我們談到此地爲止，改天我正式擺酒爲你接風，我們再詳談。」

「榮老板，我想跟你打聽一個人。」

「甚麼人？」

「過去在天津一帶很有名氣的武生，聽說流落在上海，名叫劉玉堂……」

劉玉堂三字剛剛一出口，榮阿六的臉色倏地一變，沉聲問道：「岳先生跟他是故交？」

「有一點來往！」

「岳先生聽說過楊樹浦的辛九姑嗎？」

「沒有聽說過。」

「辛九姑是上海灘一個女混混，當年落拓的時候，幹過四馬路的野鷄，後來靠這個發了財。」榮阿六說到這裏，作了一個大烟槍的手勢。「她如今是賭檔，烟檔一起來。劉玉堂會些拳脚，現在是她的姘頭，也是辛九姑的貼身保鏢。」

「哦？」岳嘯林原以爲對方跟劉玉堂有密切關係，想不到却估計錯了。

「岳先生，雖說交淺不言深，我還是要冒昧說一句話，劉玉堂這個人，非常下流，不能理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辛九姑年紀一把，最少比劉玉堂要大個七八歲，一張四方臉，就像賭枱上的骰子，劉玉堂圖甚麼呀？當然是圖她的錢。岳老弟！你說說看，這種人下流不卜流？」

岳嘯林皺了一卜眉頭，在這一瞬間，他的腦海裏出現了兩張畫面，劉玉堂跟榮阿六說話的神情與態度，前者是那樣懦弱，像是有說不盡的苦處，後者是那樣激動，一副放膽直言的氣概，誰在說假話呢？兩個人當中必然有一個在說假話，但他竟然分辨不出來。

「岳老弟，你不相信我的話？」

「榮老板，不是不相信，只是覺得奇怪罷了！」

「奇怪甚麼呀？」

「劉玉堂找機會跟我說了一句話。」

「什麼話？」

「他敎我不要過問樊積雨先生的事。」

「威脅？」

「不，從態度上看，他似乎是爲我好。榮老板！你剛才提到威脅兩個字，難道你認爲樊積雨先生被殺與辛九姑有關嗎？」

榮阿六混到這把年紀，當然警覺性很高，一見對方來了一着將軍，立刻將王位一挪，閃開了：「岳老弟，這話我不敢說，並不是我怕誰，而是說這話要負責任。在沒有確切證據之前，誰都不敢把樊先生的死因亂加推測。不過劉玉堂說這句話他也要負責任，我們甚至可以質問他，他憑什麼干涉人家的行動呢？」

「榮老板，殺人不是一件小事，一定要有眞贓實據才能指控誰是兇手，單憑推測是不行的。我相信早晚會把證據找到……今天謝謝你請喝茶，改一天我再來府上拜望，告辭了。」

岳嘯林站了起來，他來，只是想蒐集有關樊積雨死因的片段資料，也想對榮阿六這個人作一番直接的觀察，現在，已沒有再停卜去的理由了。

「岳老弟呀，再坐坐。」榮阿六却留住了他。

「榮老板還有什麼話要說嗎？」

「岳老弟，我還要向你說句知心話。」

「哦！」岳嘯林又坐了卜來。

「在曹家渡你有絕對的主權嗎？」

岳嘯林楞了一楞，但他很快地就弄清楚了對方的意思，是在探索岳嘯林在王坤生等人面前的地位。

岳嘯林立刻就將自己的立場表明：「榮老板，我是客，所以我自己會守住作客人的本份。他們的事我一概不過問，我只是追查樊積雨先生是爲什麼被殺的。」

「哦……將來有了眉目之後，是打算官了？還是私了？」

岳嘯林又楞住了，他一時實在沒法子回答這個問題。

榮阿六說得更明白：「如果你找到了兇手，是交巡捕房呢？還是自己動手？」

「國有國法，怎可自動私刑？」

「岳老弟！這就是我要說的知心話啦！交巡捕房是萬萬不可以的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兇手交到巡捕房，他們一定要追根究底，那樣一來，各帮各派都要受影响，那……事件就鬧大啦！」

是恐嚇？還是忠告？岳嘯林沉吟着，既沒有卜決斷，也沒有回話，現在，他只有一個感覺——他彷彿是一個不知死活的頑童，正將自己的腦袋伸進一個逐漸收緊的繩套裏。

岳嘯林終於站了起來，很客氣地向榮阿六道別。他覺得談話到這個階段分手眞是再恰當也沒有了。

一走出茶樓，他就看到一個熟悉的影子站在對街廊簷卜，是劉玉堂。

他很想橫過馬路再和劉玉堂談談，剛巧一輛電車駛過，電車過去後，劉玉堂已不見了踪影。

情勢已發展到撲朔迷離的地步，因此，他對榮阿六的每一句話都打了一個問號。劉玉堂呢？岳嘯林原先對他是很信任的，現在也有了懷疑——一個行動神出鬼沒的人，絕非正人君

子。

那麼，應該去見見辛九姑嗎？

這個念頭一起，岳嘯林就立刻警告自己，這太冒失，也太冒險，千萬使不得，他決定先行回同慶茶樓，如今最可信賴的人，還是王坤生。

王坤生也在等岳嘯林回去，他當然關心榮阿六邀約的動機何在。

不待對方發問，岳嘯林就將自己和榮阿六的談話複述了一遍。未作絲毫保留，事實上岳嘯林也認爲沒有保留的必要。

王坤生聽得很仔細，聽完後却沒有立刻表示意見，這顯示他是一個有頭腦的人。

良久，王坤生才開腔說話：「岳老弟！我一直都不懷疑榮阿六，現在我却對他有些懷疑了。」

「懷疑是他幹的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不過，他一定知道兇手是那一條綫上的。」

「坤生阿哥！你說這話，有根據嗎？」

「當然有根據。」

「說來聽聽。」

「他問你一旦追出兇手之後打算官了還是私了，這句話就露出了馬脚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王坤生道：「他怕事情鬧大了影响他的地盤，我看，對樊大哥卜手的那帮人，連榮阿六也不敢惹。」

「坤生阿哥，照你這麼說，範圍就縮小啦！那些人比榮阿六勢力大……」

「上海灘，多的是這種人，這根本就無從查起……岳老弟，你有沒有想到，去看看辛九姑？」

「我想過，只是覺得太冒失。」

「如果你去拜訪劉玉堂呢？」

「哦？」

「根據榮阿六的說法，劉玉堂搥辛九姑的大腿在上海灘是公開的事，你上她那兒去找劉玉堂不算冒失呀！」

「找他總有個理由吧？」

「理由太多了，聚聚，聊聊，同是天津來的，何况他過去還小有名氣。如果劉玉堂眞是誠意相待，他應該不會把你去訪的眞正目的識破。」

「嗯！」岳嘯林顯然同意了。

「我敎金根帶你去，先見辛九姑，再找劉玉堂，這是禮數。」

岳嘯林由蔡金根陪着，從曹家渡坐一路電車，噹噹噹地幌了一個鐘頭，在外灘卜車，然後叫了兩輛黃包車，向辛九姑的寓所江浦路揚州路口拉去。一路上，岳嘯林一個勁兒地在盤算着見了辛九姑的面該如何跟她打交道。

辛九姑在表面上看起來，三十不到的樣子，並不如榮阿六所形容的那樣見不得人。若不是榮阿六存心糟塌人，就一定是他聽信了別人的誤傳。岳嘯林爲人厚道，他寧可猜測是榮阿六以訛傳訛。

辛九姑是認識蔡金根的，一見面就笑嘻嘻地說：「小金根吧！這個什麼人呀？沒看見過嘛！」

岳嘯林雖聽不懂她說的寧波官話，却發現她爲人非常和氣，對蔡金根這種跑跑腿的小兄弟尚且如此，對待高高在上的大阿哥那就不用說了。

蔡金根先爲他們介紹，然後道明來意。

辛九姑的臉色變了，一雙眼睛也盯住岳嘯林不放，就好像他臉上畫了好看的花兒。

半晌，她冷冷問道：「儂同劉玉堂在啥地方認得格？」

「天津。」岳嘯林撒了謊。

「要好伐（口旁）？」

這句話經過蔡金根翻譯後，岳嘯林才回道：「感情還不錯。」

「儂啷啷曉得伊在我這裏？」

岳嘯林道：「昨天，我在兆豐公園門口，遇見過他。」

「昨天？」辛九姑顯得非常吃驚。

「是呀！」

辛九姑點起了一根香烟，狠狠地吸了幾口，才開始說話，語氣中帶着幾分憤恨和憂傷：「劉玉堂根本沒良心，這幾年來我待他不錯，只爲了我講他兩句，他掉頭就走，一去就沒回頭。」

「哦？這是多久的事？」

「半個多月裏。」辛九姑雖是混混的女人，但她畢竟是女人。說到這裏，已經是泫然欲淚。

這當然不會是假的。

蔡金根插上了嘴：「九姑！妳怎麼不找他呢？」

「唉！大家都在嘔氣。」

岳嘯林暗暗沉思：情況愈來愈迷離了，這內中的隱情可眞不簡單。

半晌後，他才問道：「過去發生過這種事嗎？」

「從來沒格。」

「他的行李帶走了嗎？」

「沒。」辛九姑搖搖頭，又關懷地嘆口氣：「唉，沒帶衣裳，也沒帶銅鈿。」

岳嘯林道：「我昨天碰見他的時候，他穿得倒很淨。」

「哦？」辛九姑又憤恨了：「伊在外頭一定有別個女人。」

「不！」岳嘯林也不知道自己何以要爲劉玉堂辯護。「他的神情不開朗，好像有沉重的心事……」

「岳先生！如果你再碰見他，或者他來找你，請你帶兩句口信好麼？」

「好呀！」

「請伊回來一趟，大家講講開……」

「大阿姊……」突然一個小兄弟從外面跑進來，本來是有急事要報告的，看見有客在座，把卜面的話又嚥了回去。

辛九姑很爽直地說：「講吧，沒關係，格位是玉堂的朋友。」

「大阿姊，玉……堂大哥死了！」

在場最吃驚的人還不是辛九姑而是岳嘯林，因爲他不久之前還跟他隔着一條馬路打過照面……他衝過去疾聲問道：「玉堂在那裏？」

「在兆豐公園公共厠所裏。」

「怎麼死的？」

「上吊。」

「不是上吊。」岳嘯林低吼着。

「我親眼看見的。」

「不是上吊，不是上吊！」岳嘯林嘶吼着：「他是被人害死後僞裝成上吊的樣子……」

「儂啷啷曉得？」辛九姑疾聲問。總算有過一段情，她此刻已是悲憤塡膺，大有此事非問個水落石出不可的氣概。

這一問幾乎將岳嘯林問住了，他楞了一楞，才想到自己爲什麼會有那種直覺。

「玉堂很關心別人，關心別人的都是勇者，勇者是不會自殺的。」

「哦？他關心誰呀？」

「我！」岳嘯林指着自己的鼻尖。

「儂剛剛講，關心別人的人都是勇者，這話什麼格意思？」

「辛九姑！人性是最自私的，當一個人去關心別人時，必須先忘掉自己的利益，這是一個懦弱的人能作得到的事嗎？」（未完）

司馬洛傳奇故事

午夜怪客（四）

馮嘉・文　盧令・圖

單槍會貔貅　設網候鷹隼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司馬洛追查霍剛下落，幾經轉折，終於証實霍剛因被輻射綫所傷，病死醫院，司馬洛追得轉而追查霍强的下落，在梁小英口中，獲知霍强曾在N市銀行滙了筆錢給梁小英，但沒有付欵人地址，司馬洛只好打長途電話給梁廣，報告偵查綫索的結果後，問他對於銀行界方面，可有什麼聯絡沒有——

「當然了，」梁廣說：「我們做生意的，怎可能會和銀行沒有聯絡，如果和銀行沒有聯絡，那生意也做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我這裏有一張滙欵單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是從F市滙一筆錢到此地來的。我想查出滙欵的人是誰以及住在何處，普通假如沒有交情，銀行是不供應這種情報的，但有交情時又不同了。」

「F市，」梁廣說：「什麼銀行？」

「聯亞銀行，」司馬洛說道：「你有聯絡嗎？」

「有的！」梁廣說：「這件事應該沒有困難。你是打算親自到那邊去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司馬洛說：「假如你能告訴我，我應該和那銀行中的什麼人聯絡，那就最好了。」

「可以的，」梁廣說：「給我一個鐘頭的時間，打個長途電話到那邊去聯絡一下，就可以回覆你了。但爲什麼，你查到了一些什麼綫索？」

「可能是一條很重要的綫索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不過，等事情做好了之後，我再詳細向你報告好了。」

「好吧，」梁廣說：「現在你跟丹露講吧，我到樓下去打長途電話。」

林丹露的聲音接了上來。她說：「司馬洛，怎麼了，你這樣久都不給我一個電話！」

「沒有空嘛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事情沒有解決之前，我也沒有心情談情。」

「你有沒有和別的女人好過？」林丹露問道。

司馬洛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的口氣像個妻子了！」

「唔，」她說道：「也許我是不該問這個的，你一定不會告訴我眞話，而我也不想聽眞話。」

「現在你還是別問吧，」司馬洛說：「當我回來的時候，我就會把眞話假話全部都告訴你了。」

「但你什麼時候才回來呢？」林丹露問。

「快了！」司馬洛說，「很快了。我相信這件事不會拖得太久的。」

「你發現了重要的綫索？」林丹露問。

「是的！」司馬洛說：「這可能是很重要的綫索。假如你的舅父能帮我這個忙的話，這條綫索就可以把一切難題解決了。」

「但你還是要回來才把詳細情形告訴我們？」林丹露問道。

「是的！」司馬洛說，「我喜歡這樣，這是我的作風。不過我可以告訴你，我早些時候的推論是正確的，男人的事情，都離不開女人，在女人的身上找綫索，比較有把握。」

× × ×

這個世界，男女互相吸引，這就是許多煩惱的來源，也是快樂的來源。如果沒有這些甘苦，生活也沒有意思了。

那銀行裏的女職員對司馬洛這個男人很感興趣。顯然他是適合她的口味的那一類型。雖然司馬洛對她的興趣不大濃厚。她並不醜，但也不是一個超級的美人兒。而且，她是在銀行裏擔任要職的女人，他是不大感興趣的。如果不是一個很小心謹愼，斤斤計較的人，根本就沒有可能在銀行裏升到這樣重要的職位。和一個斤斤計較的人相處，司馬洛認爲是沒有樂趣可言的。不過，由於她對他感興趣，她與他特別合作。這則是他所歡迎的。

雖然她已經奉了上頭的命令要與司馬洛合作，但她本身也願意合作，這樣是好得多的。她找出了銀行裏的記錄讓司馬洛看。不錯，那個滙欵的人是有留下姓名地址的，通常滙欵的人都會留下姓名地址，這樣，萬一欵子滙不到，也可以通知原人收回了。

那是一個叫黃平的人，有地址留下。不是霍强，而是黃平。至於這個黃平是怎樣一個人，則沒有人記得了，由於事隔已相當久，而滙欵的人也是不少的。甚至是男是女也不知道，雖然看名字應該是男人。

「我看，司馬洛先生！」她說，「你還是按址去找這個人，就可以清楚一切了。」

「謝謝你的帮忙！」司馬洛說。他這樣說是等於告辭了。

「司馬洛先生！」她說，「我帮了你這些

忙，你不該請我吃飯嗎？」

這也許是一種很大膽的暗示，她是在給他一個機會，同時也是在暗示，她是可以得到的。然而，她的講法却使司馬洛又提不起興趣來了。這是斤斤計較的講法，她實在可以講得更技巧一點的。但，這也難怪，她是在銀行裏做事的人。銀行界講話的方式，大概就是如此的了。

司馬洛說：「我很感激你的帮忙，張小姐，不如明天晚上如何？我在辦好了這件事情，我就有空了！」

「很好！」張小姐的眼睛在近視眼鏡的後面閃着嫵媚的光采，「明天下午，下班時間之前，你給我一個電話？」

「好的！」司馬洛點點頭說：「明天下午，下班時間之前，我給你一個電話。」

還好她雖然是在銀行做事，她也並沒有拿出一份合同來叫他簽字，以保證他必然會遵守他這個諾言。

× × ×

黃平是一個男人，而不是一個女人。是一個年紀老邁的男人，是一個種菜的菜農。他在距離市區不遠的郊區，還沒有受到建築業的侵擾的地方有一爿菜田，而他的屋子就是建在一爿菜田的中央。一座用木板和鐵蓋搭成的屋子。而黃平是一個好人，一個魯直而心地良善，相當簡單的人。有些人是一看就看得出來的。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魯直而心地良善的人。

司馬洛出現在他的屋子門口時是黃昏時份，他正在坐在屋中看電視。是的，這是一個文明的世界，即使住在木板屋中的菜農，也懂得享受電視這種現代化的奢侈品了。雖然他這還祇是一部黑白電視機。

司馬洛咳嗽一聲，他才醒覺地轉過來。看見這個特別的來客，他便連忙站起身，說：「找誰？」

「黃平先生嗎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是的，我就是，我就是黃平。」他說。含有更正的意味，似乎「先生」這個稱呼他是不習慣的。

「我叫司馬洛，我是個律師！」司馬洛說着，在袋裏掏出一叠文件來，翻了一翻，以表示他是煞有介事的，然後說：「黃平先生，不久之前，是不是閣下到銀行去寄了一筆欵子呢？聯亞銀行，數目是兩萬元，寄給一位梁小英小姐。」

「兩萬元！」黃平說，「哦！是的，我記起來了，不錯有這件事，但有什麼不對呢？梁小姐沒有收到這筆錢嗎？」

「收到了！」司馬洛說，「但，問題是，爲什麼你要滙這筆錢給梁小姐呢？梁小姐不認識你。」

「哦，對了！」黃平微笑點着頭，「我和梁小姐是素不相識的，我是替我的兒子寄的。」他伸手一指。

司馬洛可以看到菜田的盡頭處，有一個青年人正揪着兩桶水在田中澆着。一個看來不超過十七歲的青年人。

「令郎——」司馬洛奇異地說，「他認識梁小姐嗎？」

「不！」黃平說，「是這樣的，是霍先生叫他寄的，但他還是個小孩子，不方便做這種事情，所以我就代替他去了。」

「霍先生？」司馬洛又看着他。

「是住在那山上的霍先生！」黃平又伸手一指，指着菜田對上，一座小山之上，那上面有一座石砌的小屋子。「我的兒子白天替霍先生做一點雜務的。」

「霍强嗎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大概是吧！」黃平說，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霍强，我們祇是稱他爲霍先生吧了！」

「這位霍先生！」司馬洛說，「他是怎樣一個人呢？」

「你究竟有什麼貴幹？」黃平問道，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黃平雖然是一個好人，但好也有好的限度的，一個好人也不能夠祇是回答問題而不問問題。

「是這樣的！」司馬洛說，「是梁小姐叫我來的。她想和霍先生聯絡，又沒有霍先生的地址，所以我來看看吧了。她奇怪霍先生爲什麼不去看她。」這總算是距離事實不太遠的謊語。

「哦！」黃平說，「我猜這是因爲霍先生不方便行動，不能去找她。你知道，霍先生是有病的人。」

「有病？什麼病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我不知道！」黃平說，「是眼睛不好，一天到晚戴着黑眼鏡，從來不出去的。問問我的兒子就知道了。」他提高聲音叫了一個名字，由於他用的是他的鄉土話，所以司馬洛也聽不出他叫的是一個什麼名字。

但那個青年人則是聽得出的。青年人放下水桶走過來了。

黃平對司馬洛介紹這個青年人，告訴司馬洛這就是他的兒子黃志文，而且他告訴了黃志文司馬洛的來意。

黃志文也是一個相當老實的青年人，也許這是因爲有其父必有其子吧，亦許是因爲他沒有很多時間和機會學壞。他也對司馬洛形容了一遍這位霍先生，和他的老父所說的差不多，不過比較詳細吧了。

他說這位霍先生是從來不出外的，鼻子上老是架着黑眼鏡，而他在山上已經住了兩年了。來的時候他已經是戴着黑眼鏡，可能他的眼睛是有毛病的。在起初的時候，這位霍先生是會出來的，到山下來散散步之類，他會到這田中來買些新鮮割下的蔬菜拿回山上去自己烹煮，而他們就是這樣認識的。後來，霍先生的眼睛的情形一定惡化起來了，所以他就沒有再出來了，而且和黃志文約好了，叫黃志文每天到他的家中去一趟，替他做些零碎的事情，例如到城中去買些食物，收拾一下地方之類。那筆錢就是霍先生叫黃志文替他拿去滙的。黃志文年紀太輕，不懂得做這件事，所以就由他的父親代他了。

「哦！」司馬洛說，「有人和這位霍先生住在一起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黃志文說，「當然沒有，假如有人和他住在一起，那他就用不着叫我替他做事了，對不對？」

「有什麼人來找他嗎？」司馬洛問。

黃志文說他沒有見過，不過這不一定就等於是沒有人來找他，因爲黃志文並不是整天都陪着這位霍先生的，很可能有人在黃志文不在的時候來，所以黃志文是也不能肯定的。

司馬洛取出一張照片來給他看：「就是這個嗎？」

「唔——」黃志文遲頓了一下，點點頭，「看來是的，不過這照片上的人沒有戴黑眼鏡，我從來沒有見霍先生把眼鏡脫下過。」

那是霍强的照片，司馬洛相信山頂上那屋子中的人的確就是霍强了。他再抬頭向山頂上望望，看看那間屋子。天色已近黃昏，光綫就消退得特別快，現在的天色，已比他剛剛來的時候暗得多了，望上去，那間屋子有一種奇異的陰森感。司馬洛遲頓了一下，說：「看來，我還是上去探問一下這位霍先生吧。」

「小心一點！」黃志文說，「他那隻大狼狗。」

「他有一隻大狼狗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是的，」黃志文說，「他養了一隻大狼狗，是用來保護他的。這隻狼狗很兇，很聽他的話。起初我上去的時候，有一次差點給牠咬死了。牠就是這樣忽然一撲撲上來，咬着你的喉嚨！好在霍先生及時制止，不然我也要沒命了！」

「我會提防這隻狗，」司馬洛說，「謝謝你，兩位黃先生，我現在就上去找找這位霍先生。」

「要不要我帶你上去呢？」黃志文熱心地問。

「不必了！」司馬洛說，「不必了，我自己上去就行。假如我有什麼進一步的問題的話，我會再下來問兩位。」

「隨便來吧！」黃平說，「我們是沒有什麼所謂的，我們喜歡帮助別人。」

司馬洛離開了那片菜田，走回路邊去，坐上他開來的車子，向山坡上駛上去，到達了山頂上那間屋子的前面。這時天色是更爲昏暗了，望下去，菜田中那座農場的屋子也是僅可看得見吧了。

這間小小的石屋的門是開着的，門內並沒有亮燈，所以是一片黑暗的。看來霍强的眼睛已經壞到很嚴重的程度，可能他是根本什麼都看不見了，不然的話，他就會亮起燈來了。既然什麼都看不見，那就根本無需要亮燈了。

不過，門內却有兩點青色的光，冷冷的，在一閃一閃的。暗暗的，如果不是小心向門內望的話，也不會注意到的。司馬洛打開車門下車，這兩點青色的光移動出來了。那原來是一隻大狼狗的兩隻眼睛。這大狼狗不可以說是大而無當的，司馬洛從沒有見過這麼大的狼狗。而且，這隻狼狗果然一如黃志文說，是不吠的。當司馬洛下了車，這隻狼狗就從屋裏走了出來，讓自己出現在司馬洛的視綫之中，給他提出一點警告，就像在警告他不要再接近了。

這樣大一隻狗是不好對付的，如果一定要動手，那就衹有拿出槍來，一槍把牠轟死了。因此司馬洛暫時不敢遠離自己的車子。他把身子靠在車上，清清喉嚨說：「喂，這屋內有人嗎？」

沒有人反應，那隻狼狗衹是冷酷地瞪視着他。

這隻狼狗不會講話，亦不會告訴他有沒有人在這屋子裏，衹是會在屋子的門口守衞着不讓他進去，這倒是相當之痲煩的。

司馬洛等了一等，又開口叫道：「有人在這屋裏嗎？」

還是沒有反應，沒有理由會沒有反應的。這個姓霍的不可能是出走了。既然他的眼睛不好，天黑了，他就更不會出去散步之類了，而且，假如他出走了，他也沒有理由會讓屋子的門打開着的，更沒有理由會不把這隻狼犬也帶走，既然這隻狼犬是負起保護他的任務。

他向前走了一步，那隻狼犬的頭就抬了起來，喉嚨間也發出一陣低低的「胡胡」之聲，仍然不吠，一隻狗吠的時候是表示牠心有所懼，恐怖對方接近，所以先藉吠聲來把對方嚇退，保持距離，一隻不吠的狗就表示這隻狗對自己的本事很有把握，認爲可以控制情形，不需要吠，因此一隻不吠的狗，也是一隻最難對付的狗。

司馬洛祗好又退回一步了。他對這隻大狼狗眞的一點好感也沒有。假如沒有這隻狗，那他是可以毫無阻攔地進入屋中的，而且，假如屋中沒有人，那就更好，他可以先在屋中細細搜索一遍，看看會有些甚麼發現。

「霍先生。」司馬洛叫道：「這裏有一位霍先生嗎？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想和霍先生談談的。」

還是沒有反應，但是，司馬洛却肯定屋中是有人在着的。他可以感覺到這是一種奇異的，難以解釋的感覺，當他和一個活人接近的時候，他是可以感覺到的，然而這個人却似乎不願意睬他。

司馬洛堅持着，在那裏等着，隔幾分鐘就叫一次，而過了半小時之後，天就完全黑了下來了。司馬洛終於無可奈何地囘到車子上面，決定暫時離開，已然這個人不願意見他，那他祗好另想辦法了。

但當他把車子發動之前，屋中却傳出來叫聲：「你，等一等。」屋中的人叫道。

司馬洛又下了車，應道：「霍先生，你是霍先生嗎？」

「你找誰？」屋中那人問道。

「我找一位霍强先生。」司馬洛說道：「這裏有一位霍强先生嗎？」

「你找他有甚麼事？」霍强叫着問道。

司馬洛有了這樣多的時間，當然是早已預備好了答案了的。

他也叫着囘答道：「我是代表梁小英來的，她有些話，想我爲她轉達的！」

霍强沉默了好一陣，然後才叫道：「她有甚麼話要說的，她要你跟我說甚麼？」

「讓我進來好嗎？」司馬洛說：「我想見見你的面，這樣在屋子外面叫嚷，很難說得詳細的，是不是？」

霍强又遲疑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好，進來吧！」

「你那隻狗。」司馬洛說：「沒有問題吧？我對牠有點戒心呢。」

「你祗要走得慢一點，不碰我的東西，不做任何對我不利的動作就行了。」霍强說道，跟着他又向那隻狼犬吩咐了幾句，那隻狼犬果然乖乖地回到了屋中，給黑暗吞沒了，霍强叫道：「現在你可以進來了。」

司馬洛小心地，戰戰兢兢地向屋子的門口走過去，踏進了屋內，也踏進了黑暗之中，在黑暗之中，他是甚麼都看不見的，祗看見狼犬那一雙青色的眼睛在閃爍着，這雙青色的眼睛告訴他狼犬就是伏在門邊。

接着，燈光忽然亮了起來，那是頭頂天花板上的電燈，沒有燈罩，但火數很暗，所以還是不大清楚，不過總算看得見霍强了。

果然就是霍强，霍强就坐在一張椅子上，鼻子架着一副黑色眼鏡。很瘦，臉色很蒼白，和司馬洛在照片中所認識的霍强可以說是判若兩人，祗是面貌則仍然非常相像，不會有錯誤的。

霍强顏容慘淡地苦笑：「這燈我已經很久沒有開過了。我的眼睛不好，開燈也沒有用，還是看不見，坐下來吧，朋友，你面前有一張椅子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謝謝你。」司馬洛說着，就在那張椅子上坐了下來，一面把上裝的鈕子解開了，如此，他就可以很迅速地把佩在腋下的手槍拔出來。

霍强嘆了一口氣：「梁小英叫你來找我的？你怎會找到我的？」

「通過銀行找到的。」司馬洛說：「我在銀行查出了那筆錢是卜面姓黃的人滙去的，我去問黃平，他們說這錢是你叫他們滙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霍强又感嘆地點着頭：「是的，是我給她滙去了這筆錢。她——她還好嗎？」

「普普通通吧。」司馬洛說道：「主要是她得到了這筆錢，一定很高興了。」因爲她根本不需要這筆錢，她還是寧可見你的人。」

「唔，她不需要這筆錢。」霍强點着頭，說道：「這證明她最近的環境是不差的，我很高興聽到這樣，這比較聽到說她需要這些錢更好了。」

「霍强先生。」司馬洛說：「讓我先講淸楚一件事情吧。我這衣服卜面有一把槍，而我是一個會用槍的人，我這把槍可以很快拔出來，很快發射，所以，你這隻狗，你最好不要叫牠做甚麼不利於我的事情，不然的話，牠就會更快死去！」

霍强的臉色變得更蒼白了一點，他似乎正在黑眼鏡的後面企圖凝視司馬洛。

司馬洛又說：「而且，你的手，也最好不要去碰那燈掣，你一熄燈，我先射狗，然後射你。」

那隻狗雖然聽不懂這樣複雜的人話，但是，牠却能够感覺到司馬洛的說話之中那明顯的敵意，所以牠站起來了，發出着低低的咆哮之聲。

霍强果然命令牠坐卜來。

司馬洛說：「假如你命令牠出去，那會更好……」

霍强顯然發覺形勢比人强了，於是他又命令那隻狗到外面去。這個命令是不容易服從的，那隻狗遲疑着不肯出去，要霍强再次喝令，牠才遵守了命令。

然後，霍强微微地發抖着，說道：「你究竟是甚麼人？」他的發抖，顯然是因爲憤怒多過恐懼的。

「我叫司馬洛，我剛才對你說了謊，霍强，並不是梁小英叫我來找你的，是一些朋友託我訪尋你的下落，我找到了梁小英的身上，梁小英給我提供了你的綫索！」

「你——爲甚麼找我？」霍强問。

「你知道，你這一生做過不少値得人家追尋你的事情的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你對梁小英說了些甚麼？」霍强問道。他發抖得更厲害，表示他暴怒起來了。

「沒有說甚麼。」司馬洛說：「我祗告訴他我是爲了一件官司。」

司馬洛把那律師的謊話對霍强講了一遍，這似乎使霍强稍爲放心了。他呼出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那麼你是爲了甚麼來找我的呢？」

「和那件化工廠的爆炸案有關。」司馬洛說道。

「哦！」霍强說：「你是個警探？」

「我不是個警探。」司馬洛說：「假如我是個警探，我不會到這裏來向你問話了，我會把你抓回去問話。調查謀殺案，警探是不會那麼客氣的！」

「謀殺案？」霍强說：「甚麼謀殺案？」

「讓我們坦白一點吧。」司馬洛說：「那件化工廠的案件，起初你們弟兄是邀好幾個人合作的，但這幾個人都不肯參加，你們自己去進行，不知如何，事機不密，出了事，最近，這幾個人都給殺掉了。」

霍强沉默了一下，點點頭：「是的，我也聽說過有這件事了。」

「他們都是給神槍手殺掉的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你們兄弟就是神槍手。」

「所以。」霍强說：「你就認爲我們兄弟是兇手了。」

「你們兄弟有動機，你們認爲是那些人告密使你們失敗的。」司馬洛說道：「你們有本領，你們是神槍手。有殺人的動機，也有殺人的本事，法庭往往祗因爲這兩點，就把人判罪的。」

霍强又沉默了一陣，忽然哈哈大笑起來：「我有殺人的本領，我有殺人的本領？」他慢慢地舉起手來，把他的黑眼鏡脫了卜來。

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，因爲他看到霍强的眼睛就像是兩顆淺藍色的雲石球，普通人的眼睛，有白色的眼白和黑色的瞳孔，然而霍强却是沒有，整隻眼球是同一種顏色的，霍强又冷笑着說：「以我這樣的眼睛，我去殺人？我連你是甚麼樣子，有多高也看不見！」

「你的眼睛怎麼了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輻射病。」霍强說：「爆炸的時候我的眼睛正正受到了影响，我是一個瞎子了。」

司馬洛惶惑地看了他好一陣，然後問道：「這種情形出現了多久？」

「在那幾個人死亡之前。」霍强說。

「你是說，你並沒有殺死他們了？」司馬洛問道。

霍强嘆了口氣：「我也希望是我殺死了他們，我知道告密的是他們的其中之一個，是他們害了我們的，但是，這是一件我想做而做不來的事情。」

「你也承認了動機了。」司馬洛說：「而手段也是你的手段，你却說你沒有做，那這件事應該如何解釋呢？」

「時間可以解釋我沒有做這件事。」霍强說：「當我最初搬到這裏的時候，我的眼睛已經很壞，後來，我還完全瞎了，我完全瞎了的時候，也是在他們被殺之前，你問黃平兩父子就知道了。」

「這仍然不是一個滿意的解釋。」司馬洛說道。

「爲甚麼不去找找我哥哥呢？」霍强說：「我猜這件事全是他幹的。」

「爲甚麼你認爲是他幹的呢？」司馬洛問道。

「因爲他的眼睛沒有問題！」霍强說：「爆炸的時候，我是臉朝着爆炸，他則是背朝着爆炸的，於是他的眼睛沒有壞，我的眼睛則壞了。」

「你的哥哥沒有可能的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他已經死掉了。」

霍强沉默了一陣，然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：「原來他的命比我還要短的。」

「你是說你不知道他死掉了嗎？」司馬洛說。

「我不知道他已經死掉了。」霍强說：「但我知道他會死的。我們兩個，在那場爆炸之後，都是註定了要死的了，我還有半年左右吧，醫生說我不會超過半年，因此我也懶得再去見醫生了。」

「既然不是你哥哥，那一定是你了。」司馬洛說：「因爲他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已經死掉了，你仍然活着。」

「你認爲是我？那你現在就把我殺掉好了。」霍强近乎瘋狂地哈哈大笑起來：「我反正也不會活很久了，我是不在乎的。」

司馬洛看了他一陣，然後又問道：「你怎會有這筆錢寄給梁小英的呢？二萬元雖然不是一個大數目，但以你目前的環境來說，應該也不算是一個小數目了。」

「這是我哥哥寄給我的，」霍强說：「他寄給了我這筆錢看醫生，但我沒有看醫生，我知道醫生也帮不了我的，後來，我決定還是把這錢給梁小英會好一點。」

「你知道這錢是怎麼得來的嗎？」司馬洛說，「他是打刧銀行得來的。」

霍强聳聳肩：「這對我也不算是一個意外的消息，你既然知道我們兄弟倆是怎樣的人，那當然也知道我們是不可能用什麼正當手段得到這許多錢的。」

「你這位哥哥倒不錯，」司馬洛諷刺地說，「刦到了錢，也肯分你一份。」

霍强那蒼白而憔悴的臉上，露出一個相當得意的微笑：「我們兄弟之間的感情一向是相當不錯的。」

「總之，」司馬洛道：「你並不是兇手，你的哥哥也不是，那麼誰是呢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？」霍強說，「那幾個人，大概不止我們一個仇家吧？很多人都可能要殺死他們的！」

「但是，在同一段時間之內把他們殺掉，」司馬洛說，「那一定是一個和他們這幾個人一起有一次過去不的，而祗有你們兄弟兩個人有這種可能。」

「也許是巧合吧！」霍強又聳聳肩，「這世界上，巧合的事情是很多的。」

「你可以帮帮忙作一點推測嗎？」司馬洛問道：「你認為既然不是你們幹的，那可能是誰幹的呢？」

霍強笑了起來：「你來問我，司馬洛先生，這是正正式式，不折不扣的問道於盲了，我也是一個眞正的瞎子。而且我亦不可能告訴你什麼。我和他們已經分別太久了，我對他們的事情完全不知道，亦沒有空去知道。你不是不明白的。」

司馬洛聳聳肩：「那看來我是要另找門路了。」

「很奇怪，」霍強說，「你會為了這件事情而這樣落力，你又不是警探，你到底是什麼人呢？」

「我嘛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是一個為了錢而賣命的人，人家出一個理想的價錢託我辦一件事，我就要把這件事辦好了。」

「但是誰託你辦這件事呢？」霍強問，「既然那幾個人都已死了。他們的後人？」

「不，」司馬洛說道，「還有一個沒有死的！」

「你是說，」霍強道：「這個神槍手亦有眼界失準的一次。」

「不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是有一個他不知道應該殺的人！」

霍強沉默了一陣，而司馬洛則凝神看着他，注意着他臉上的表情。不過，司馬洛却是看不出什麼來的，由於霍強的眼睛已經失去表示感情的能力。一個人，最容易露出破綻的就是眼睛的部份，所以說，眼睛乃是靈魂之窗。霍強的眼睛既然已經變成了這個樣子，就沒有感情可以流露了。

霍強終於說：「我不明白，你不是說，他們都已經死了嗎？」

司馬洛也作猶疑狀，考慮了好一會才說：「我猜，你哥哥既然已經死了，你也變成了這樣，我告訴你也不妨事了。其實，假如你們兄弟兩個去把他們殺掉的話，那你們是都殺錯了人了。因為根本不是他們這幾個人告密的。」

「一定是他們呀！」霍強說，「祗有他們幾個知道這件事情。別人是不知道的。」

「這個也不是別人，」司馬洛說，「這個是梁炳的兄弟梁廣。」

「梁廣？」霍強說，「梁廣？」雖然他的眼睛已經失去了表示感情的能力，現在，他的面部却還是難免地起了變化。整個面部的肌肉都顫動起來了。「梁廣？為什麼梁廣要去告密呢？」

「因為他和那間化工廠的董事們有生意的來往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他這樣做，可以賣一個交情。」

霍強的臉還是在顫得很厲害。他說：「就是梁炳聘你來調查我的？」

「是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他怕是你們為了這件事而殺人，那麼他也可能在黑名單上了，但現在既然不是你們，我猜他是可以放心了。兇手不論是為了什麼理由殺死梁炳他們，相信都不會為了同樣理由而殺死梁廣的。」

霍強深呼吸着，雖然他並沒有大聲叫罵，那隻巨大的狼犬却似乎也對他的情緒有所感應，因為，那隻狼犬又出現在門口了，對着司馬洛虎視眈眈。

「我——我要殺死梁廣！」霍強哽塞地說道。

「你有能力嗎？」司馬洛微笑。

「我——我不能去殺死他，」霍強說，「但你可以去。我還有一些錢，你給我一個價錢吧。你要多少錢才肯替我殺死他？」

「我不能替你殺死他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你也不過是為錢賣命而已，」霍強說，「祗要我出得起合理的價錢為什麼不能幹？」

「三個理由，」司馬洛微笑着，「第一個理由，我不是一個職業兇手。假如我要殺人，那就是當我為了自衞的時候。第二，我也要講究職業道德。我是受梁廣之聘而來的，無論如何我不能够倒轉過來對付他。第三，你出錢請我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。假如我拿了你的錢而不替你做這件事，那你能够拿我怎辦？」

前兩個理由霍強也許會認為並非充份的，但最後一個理由，則的確是一個很充份的理由了。霍強嘆了一口氣：「唔，看來你是一個好人。」

「我並不是一個聖人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不過，我也絕對不承認我是一個壞人。」

霍強頹喪地嘆息着：「假如我早點知道這件事，假如我早知道梁廣，那我會去把他殺掉的。」

「連梁炳也不知道告密的就是梁廣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你自然也不會有機會早知道了。」司馬洛站起來，「好了，我猜，這件事到此為止，也告一段落了。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，你不去追尋那殺死了他們幾個人的兇手了嗎？」霍強說。

司馬洛聳聳肩：「這不是我的工作，梁廣祗是怕自己也會給殺掉吧了。現在看情形，他是不會有危險的，那他也就沒有理由再查卜去了，如果再追查卜去，也許會弄巧反拙，兇手本來是不打算殺死他的，現在，也非殺他不可了。」

「對了，」霍強點頭說，「你講得很有道理。」

司馬洛的話其實百份之九十都是說謊，但是他的謊話却是說得有條有理的，連霍強也聽不出破綻來了。

司馬洛又說：「霍強先生，請相信，我對你的遭遇是深表同情的，在我走之前，我有什麼可以帮助你的嗎？」

霍強苦笑着搖頭：「我要你帮我的唯一一件事，你不肯做，此外，我也沒有什麼需要你帮忙的了。一個行將死亡的人，還需要什麼帮忙呢？但我還是感激你的好意的。」

「那麼再見吧，霍先生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再見！」霍強說，接着又道：「等一等，梁小英的方面如何了？」

「我並不是梁小英託來的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你會去向她報告嗎？」霍強說。

「我正在為難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是想向她報告的，但是我想不出應該怎樣跟她講。我或會把你的一切告訴她的，也許我也就此失踪，從此沒有消息算了。」

「也許，」霍強說，「你可以告訴她，我還是在外國，不能同來，而那些錢我是寄同來給這裏的一位朋友！託這人轉滙的。假如你決定去見她的話，我希望你替我這樣說。」

「既然你認為應該這樣，」司馬洛聳聳肩，「那我對她這樣說好了。但，為什麼不見她呢？以你現在的情形，你是需要一個關心的人照料你的。我相信，她不會介意你的眼睛這樣的。」

「一個剩卜不到一年壽命的人！」霍強搖搖頭，「我不想她來送我的終。讓她以為我是還活在別的地方好了。」他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顯得更加憔悴和蒼老了。

「既然你決定這樣，我就依你好了。」司馬洛說。

他退出了屋子，回到車上。當他一退出屋子時，霍強就把燈熄了，而當他聽見馬達聲响，他就把黑眼鏡戴回，離開屋子，走到窗前。

司馬洛的車子開動了，向山卜行駛，而霍強的頭跟隨着車子擺動着。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能看見，抑或是憑聲音而辨別車子是在什麼地方。

司馬洛把車子開了卜山，停好了，再一次走到那田中的小屋去。黃平和他兒子這時正在吃晚飯，一面仍看着電視，當司馬洛來到時，黃平堅持要多盛一碗飯招待司馬洛，司馬洛也接受了。他還想向他們問一些話，在共飯的友善氣氛之卜，他們應該回答得更詳盡的。

他問他們，霍強自從視覺失靈了之後，有沒有離開過屋子，例如到別的地方去，好幾天不回來之類。

「當然沒有，」黃平的兒子說，「他就是走出屋外散步也有困難，他怎可能到別的地方去呢？」

「那麼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你有沒有一連幾天沒有見過他之類呢？」

「這個——」那小伙子遲疑了一卜，說道：「這個倒是有的。有時也會一連好幾天不見他的面，有一次，一連一星期，使我擔心得要命！」

「那麼他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他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呀，」那小伙子說：「他不過是在家裏吧了！」他對司馬洛解釋，情形是這樣的，霍強也早已對他說過，他的眼睛的病，有時發作起來，會痛苦得整個人都不能動，也不能見光，所以如果他來到看見屋子的門是關上了的，就離開算了，不要打攪他，他自己會照顧自己的。

「那一次，」小伙子說，「一連一個星期不見他，眞是把我急得要命，我還以為他是已經死了，但我又不敢進去看看。」

「他的人究竟是不是眞的在屋裏呢？」司馬洛問道。

「當然是眞的在屋裏了，」那小伙子說：「既然他病到連行動也不能了，他怎可能是到了別的地方去呢？」

司馬洛尋思地用手撫着自己的卜頷，沒有再追問這一點了。後來，他們這頓晚飯也已經吃完了，司馬洛再和這兩父子閒聊了一陣，便告辭而去。

他把車子開走了，開回市區，回到他所住的酒店之中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叫酒店方面給他接一個長途電話，打給梁廣的。梁廣接聽的時候，司馬洛急速地說：「梁老板，你現在聽清楚，我要盡快和你見面，你要馬上離開那個地方，我坐上一架飛機，你也坐上一架飛機，我們在一個會合地點見面。你認為什麼地方對你方便，你告訴我好了！」

「怎麼了？」梁廣說：「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發生了很特別的事情，這件事我相信差不多可以完成了，但我要見到你的面才能詳細和你談的。你認為在什麼地方見面方便？」

「S市吧，」梁廣說，「我看我從這裏起程會比較先到，我在那裏等你好了。我會住在藍鑽石酒店。」

「很好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會盡快去。」

「等一等，」梁廣說，「丹露又是在我的身邊，你要不要跟她談談？」

「不必了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叫她回到家裏去等我的消息好了。」

「好吧！」梁廣說：「我也馬上去買飛機票。」

梁廣就這樣掛了電話。無疑地，林丹露是一直正在旁邊希望讓司馬洛跟他講一講，可能還對梁廣用手勢暗示，但是由於司馬洛的語氣是嚴重的，他的心情也沉重起來了，再也沒有興趣為她安排這些了。

司馬洛也放卜了電話，就隨即再把電話拿起來，請酒店的服務處為他安排一張飛機票。

× × ×

S市是一座繁榮的城市，而藍鑽石是一間高尚的酒店。一流的，那種最富有的遊客和最富有的人物才捨得住進去的酒店。梁廣是一個富有的，所以他捨得住進這樣一家酒店。而且，這酒店中的人亦知道他是一個富有的人，當司馬洛說他是來找梁廣的時候，掌櫃處的人也用不着查查看有沒有這個人，而是馬上叫一個侍者把司馬洛帶上去。

梁廣已經坐在一間豪華套房的廳中等着他了。

他對司馬洛微笑點點頭，說：「看，我早對你說過了，我會比你早到的。」

司馬洛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，梁廣吩咐那個把司馬洛帶領上來的侍者：「給我的客人弄點酒來。」

房中是已經有一架裝滿了各種美酒的小車子的，侍者就把這酒車推了過來。

司馬洛嘆了一口氣：「梁老板，我看，你比我更需要一杯酒，你自己斟一杯大的吧！」

「怎麼了？」梁廣詫異地問：「有甚麼不對嗎？」

「沒有甚麼不對。」司馬洛說：「我相信事情是依着我的控制的，不過，我要告訴你一個會令你很吃驚的消息。」

梁廣看看侍者已經替他們斟好了酒出去了，就聳聳肩道：「你說好了，我們在這裏談話，應該是很方便的。」

司馬洛要開口的時候，門却又打開了，林丹露踏了進來，關上門，用背靠在門上，幽怨地看着司馬洛。

「丹露。」司馬洛詫異地說：「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

梁廣聳聳肩：「當她知道我要來這裏來和你見面的時候，她也硬要跟着來，我不能叫她不要來。」

「你們難道正在做甚麼不可告人的勾當，連我也不准知道的嗎？」林丹露嗔着咀：「你們不許我來，我偏要來。」說着就走過來，一屁股坐在司馬洛的腿上。

司馬洛大為尷尬了。雖然他是一點也不反對和林丹露親熱的，但是他却不願意在別人面前表演，尤其是這個別人不是別的別人，而是林丹露的舅父，一個長輩。

梁廣也不高興地假咳嗽起來了，他知道現在司馬洛是正要和他談正經事，不想受到丹露的騷擾。

司馬洛聳聳肩：「好了，丹露，你既已來了，你就留卜來吧。我和你的舅父，是有些正經事要談的。不過，這些對你也不需要守秘密，你是也可以聽的，但你坐在那邊的沙發上好一點。」

林丹露嗔着咀，但也祗好坐到另一張的沙發上了。

梁廣說道：「司馬洛，我猜，你現在可以作你的工作報告了。我一直在等着你的工作報告。」

司馬洛也是首先向梁廣作了他的工作報告，他把他的調查過程告訴了梁廣，自然，那些香艷的部份，他是輕輕略過，或者說兩句謊了，由於有林丹露在場，他是不便詳細形容的。當他說的時候，林丹露大部時間都是低着頭，玩弄着手中的酒杯，祇是當他提到女人的時候就抬起頭來凝視着他，似乎要看穿他的心事，似乎懷疑他和每一個女人都睡過覺，甚至當他提到了梁小英，她也有所懷疑，女人是最善於懷疑別的女人的。

後來，司馬洛說到了霍强已經瞎了眼睛，以及霍强否認殺過人，就停一停，好像在等待梁廣的意見似的。

梁廣緊皺着眉頭：「不是霍家兄弟？」

「不是霍剛。」司馬洛說：「時間上不可能，霍剛是死在出事之前的，他不會從墳墓中爬出來殺人，但是霍强是還活着的，他有動機，時間的配合，使他更有殺人的動機，他的哥哥死了，死得相當慘，於是這觸發了他的行事動機了。」

「但是，」梁廣道：「你說霍强是瞎了眼睛的。」

「他說他是瞎了眼睛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他不能證明他是，我也不能證明他不是，但是，有一個破綻我沒有問他的，他怎麼能夠寄一封信給梁小英呢？既然他的眼睛已經瞎了，他怎麼寄信？梁小英並沒有說那封信不是他的筆跡，他的眼睛雖然看來像瞎子，但這不是鐵般的證據，證明他是看不見的。」

「那麼——」梁廣說：「你是說，霍强就是兇手了。」

「我還不能證明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你不需要證明的。」梁廣說：「你祇要知道，你知道他是，你就可以把他殺掉！」

「但我已經說過了。」司馬洛說：「我不是一個職業兇手，我不會替你殺人的。而且，在未能證明之前，我也不能說我知道他就是兇手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梁廣說：「你沒有辦法證明嗎？」

「有的。」司馬洛說：「當霍强來殺你的時候，就可以證明了。」

「爲甚麼霍强會來殺我？」梁廣說：「我和他又沒有仇怨。」

「因爲當日的事情是你告密的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你是罪魁禍首，如果你不去告密，霍家兄弟就不會遭遇到如此可怕的命運。」

梁廣難以置信地瞪着他好一會，林丹露也是一樣，終於梁廣緊皺着眉頭，困惑地說：「你在說甚麼？司馬洛，這根本不關我的事，我並沒有去告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不過我告訴了霍强是你，因此，他會來殺你了，如果是他殺了那幾個人，他一定也會來殺你，他來，那就是證明了。」

「你瘋了，司馬洛。」林丹露叫道：「你怎可以開這樣的玩笑呢！」

梁廣掏出手帕抹着額上的汗。「你不能這樣做的，司馬洛，你並沒有經過我的同意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司馬洛說：「我已經這樣做了，改變不來的。但不要緊，你用不着擔心，如果霍强來，他一定會在夜間來，我們在黑暗中等着他好了！」

× × ×

清早，菜農黃平在他的田中巡視着，看着那些蔬菜的生長程度，感到相當滿意，他相信，祇要今後三天內沒有太大的風雨，他就可以有理想的收成了。

不時，他也會抬頭望望山上那間屋子，太遠了，屋子那裏的情形是看不清楚的，但他却也有一種古怪的感覺，覺得今天早上，屋子有點不同了，也許是太靜，但在這裏，屋子有沒有動靜，他也是看不見的。

他祇看得見那間屋子立在崖頂上。

後來，他的兒子從山上卜來了，他的兒子今天早上是照例上山去帮帮霍强，看看霍强有甚麼需要的。

「他今天怎樣了？」當兒子回到自己身邊來的時候，黃平表示關心地問道：「怎麼這樣快就下來。」

「他今天又關上了門。」那小伙子說：「我不能進屋，一定又是他的病發作了，這眞令人擔心，終有一天，他會死在那裏面也沒有人知道的。」

黃平嘆了一口氣：「有病其實應該進醫院裏去呀。我們無錢的人就難講，但他有錢，他就應該爲自己的身體着想一卜，住到醫院裏，有人照顧他，那總是好得多的。這樣一個人住，實在太危險。」

「這一點我也不是沒有跟他講過的。」他的兒子說：「但他是個怪人，很固執，不聽人家的意見。」

黃平聳聳肩，改變話題：「這兩天落力一點，在那邊多加一些肥料吧，這樣，再過幾天，我們就會有很好的收成了。」

他的兒子點點頭，一時，他們又忘記了霍强，而在討論着他們的生活所繫的那一片菜田了。

× × ×

梁廣煩躁地在那華麗的別墅裏踱來踱去，不耐煩地說：「我仍然覺得這樣不是辦法，既然霍强是兇手，我們就去把他殺掉好了，爲甚麼要拿我的性命來冒險？」

「問題就是，」司馬洛說道：「我們都不能絕對肯定霍强是兇手。你不能祇因爲有一點點懷疑，就把一個人殺掉的。你也不是那種人吧？」

梁廣深呼吸着：「爲甚麼不派人監視着他的屋子呢？假如他離開屋子，出動，那就是證明了，我們就立即可以把他殺掉。」

「也許他不如你想像中那麼笨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他能够一再地殺人，他一定是一個相當機靈的人，我們派人去監視着他，難保他不會察覺，他察覺了，他就不會出動了。」

「舅父。」林丹露說：「你還是放心吧，你應該對司馬洛有點信心。」

「你當然可以有信心了。」梁廣沒好氣地道：「不是拿你的性命去冒險。他來，不會殺死你，祇是殺死我。」

「總之。」司馬洛說：「對於這件事，我是也有信心的。別忘記，你是付錢的人，你死了，就沒有人付錢給我了。」

「這正是使我缺乏信心的一點。」梁廣嘟噥着說：「你好像不很有興趣收錢。」

「舅父。」林丹露說：「我看，你現在還是去睡一覺吧，你知道你是甚麼毛病嗎？你的毛病就是睡眠不足，一個人睡不够，自然就會疑神疑鬼了。」

「睡。」梁廣沒好氣地哼一聲，「你叫我怎麼睡得着？你當然容易睡了，你是簡單得多的。」

「睡不着也躺一躺吧。」林丹露說：「不然，到了晚上，你又要打瞌睡了，來，來，進去吧。」

她過去扶着她這位舅父的肩，把他扶進裏面去了，一會兒，她再出來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噓，想不到舅父的膽子也是這樣小的。」

「當然了。」司馬洛說道：「一個人，當他有了錢的時候，最害怕的就是死亡了，辛辛苦苦賺回來這許多錢，人一死，就甚麼都沒有

了！」

他站起來，走到窗前，向外面望望，窗子正對着的就是水。梁廣這座住宅是在湖邊的，屋子的後面已對着平靜如鏡的湖面。湖與屋子之間是一片像綠色地毡般的草地，湖邊有一座小碼頭，碼頭邊繫着兩艘小舟，可以隨意在湖上泛舟作樂，而屋子的前面也是一大片草地，而草地之外就是青葱茂密的樹林，一座很清楚的屋子，懂得享受的人所住的地方，祇不過，當一個人在這裏提防着有人來殺他的時候，這就不是一個好地方了，由於太清楚，看來是求救無門的。

梁廣現在就是在這裏等着這個可能來殺他的兇手，難怪他會害怕的，雖然在屋子的樓下，也有幾個保鏢正在守衞着的。

「今天天氣眞好。」林丹露走到司馬洛的身後來，柔聲地說，「天氣那麼好，使人眞想下去游一個泳。」

「你要不要去游一個泳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不。」林丹露說：「我們是以日作夜的，記得嗎？現在是白天，是睡覺的時候。」

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：「對了，現在是睡覺的時候，我也想去睡一覺了。尤其是剛剛吃過午餐之後，人特別累！」

「那麼，」林丹露說，「你也走去睡覺吧！」她的兩手伸到他的頸背上，在那裏輕輕地揑着。也許她的用意是安撫他的神經，帮助他鬆弛下來，然而她的觸碰，却是引起了他的另一種緊張。

司馬洛說：「那麼，你又是幹什麼呢？丹露？」

「我？」林丹露微笑，「我當然也是去睡覺了。」

司馬洛回到他的房間裏去，一面打着呵欠，林丹露也跟着他，而且進入了房中之後，她還走在他的前頭，先行在他的床上躺下來。

「唏，」司馬洛說道，「你怎麼了，丹露，這又不是你的房間，難道你要和我對換房間嗎？」

「爲什麼要換呢？」林丹露微笑，「這張床那麼大，就是睡三個人也够，難道你那麼吝嗇，分一點給我也不行嗎？」

「好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我大方一點吧，你要睡多少，我就給你多少吧！」說着，他就在她的身邊坐下來，抱着她，吻她的咀唇。

「你幹什麼了？」林丹露咿唔着扭頭躲避着，一面用手推他的胸，「現在是睡覺的時間呀！」

「我知道，」司馬洛說，「有些事情是適宜在睡覺之前做的！」

他再吻她，用咀唇封住了她的咀唇，她就不能够再抗議了，而事實上，她亦不是眞要反對他要做的事。事實上，這也正是她想做的事，不然的話，她跟他進房來幹什麼呢？」

跟着，他的手就在她的身上動起來了，隔着衣服，摸索着每一個部份。後來，當兩個人都覺得隔着衣服是不够的時候，他又動手去拉她的拉鍊。祇是拉了一半，她就把他的手推開了，而且也把咀唇掙脫。她說：「不，司馬洛，你還沒有把門關上。」

司馬洛起來，走過去把門關上了。當他再回到床邊來的時候，她已經自動把拉鍊完全拉開了。他帮着她把衣服脫下來。全部都脫下來了。

窗外陽光正好，而室內也有充足的光綫。她那具美好的肉體完全呈現在眼前。司馬洛的心跳得更急了。雖然他已不是第一次看見，但是這一次却是有所比較。

在他離開了林丹露這段時間之內，他是見過別的女人的，而在比較之下，那些別的女人，是不免大爲遜色了。是的，林丹露把她們一比就比了下去。有別的女人，祇是使他更想念她這一具美妙的肉體了。

她的肉體，和她在做愛時的反應，都是令他難忘的。而回來了之後，他這還是第一次找到和她親近的機會。

當他和她貼近的時候，她說：「你還沒有告訴我，在你離開之後，你有沒有和那些女人好過？」

「答案就是沒有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不過，我猜你一定不會絕對相信我的話了！」他似乎說謊已成了習慣。其實，他祇是在必須說謊的情況之下，才無可奈何地說謊，而現在這也是必須說謊的情況。沒有一個女人喜歡聽他承認他在離開了後是有過另一個女人的。

「但是我有一個辦法可以知道，」林丹露說，「人家告訴我，假如你有過別的女人，那你現在一定不會那麼强壯的。假如你現在軟弱，那證明你是有罪的了，我要把你殺掉！」

司馬洛在心裏暗笑。她那辦法不知道是聽誰說的，但總之這並不是一個正確的辦法。每一個人的體能都不同，因此在這方面的表現也不同了。他低聲在她的耳邊說：「你現在覺得怎樣了？我够强壯嗎？」

「呀——」她長長地嘆息了一聲，「很——很强壯！你——你好像鋼鐵一樣！」

「你知道我是有沒有罪了。」司馬洛說。

她不提這件事情了，她祇是緊緊地閉上了眼睛，頸間的筋肉也收緊起來，由於這鋼鐵給她造成的感覺是强烈的，不容易抵受的。她必須集中精神去抵受，或者應該說是享受。

她已經等了很久，和渴望了很久。渴望使她的熱情很容易到了沸點。不過半分鐘，她就第一次沸騰了，她的臉上淌着汗，而鼻孔旁邊的縫隙也凝着一點一點細細的，像水晶般的汗珠。

他略停了一會，但仍然像鋼鐵一樣。常她終於把第一次沸騰帶來的快美消受下去了之後，他才再動起來。

他是無私地盡情爲她服務的，因此她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了最高度的享受，直至她受不住了。

而且他本事的地方就是在於他知道她在什麼時候會心滿意足。當她心滿意足的時候，她也用不着出聲，他知道他是應該結束了。而他就在這個時候結束，使她更加心滿意足了。

後來，他們就這樣在床上睡着了，直至司馬洛首先給咳嗽的聲音驚醒。他發覺窗外，天已經完全黑了。那咳嗽的聲音是來自房門外的。是梁廣的咳嗽聲。梁廣在門外經過，咳嗽起來。

司馬洛連忙把林丹露推醒，並且亮起了床頭燈。林丹露擦着眼睛，伸着懶腰。司馬洛說：「快起來吧，你的舅父催我們起床呢！」

「舅父？」林丹露吃了一驚，忙坐起來，「他——他進來過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但是他在門外咳嗽。他的氣管又沒有什麼毛病，却偏偏要在我們的房門外咳嗽，那他的意思當然就是催我們快點起來了！」

「舅父眞掃興！」林丹露呶着咀，「他爲什麼要這樣？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們在幹什麼。雖然我沒有告訴過他，但我們又不是孩子了，他應該明白的。」

「我相信他是明白的，」司馬洛說，「但是，現在天黑了，是我工作時候，他祇是催我起來工作吧了，這也難怪他的。」

「我得洗一個澡！」林丹露嬌慵地道。

「你去洗澡吧，」司馬洛說道，「我先出去。」

（未完）

俠義傳奇故事

倪匡・文
盧令・圖

鹽梟雙雄（續完）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陳典文無意中得回鹽幫的雙龍爭珠令，這塊令牌本是鹽幫上下奉若神明之物，誰保有它，誰便可號令整個鹽幫，但陳典文知道，今日的鹽幫已在張翺的控制之下，他雖擁有雙龍爭珠令，也只會換來鹽幫中人的仇視，認為令牌是他謀害蘭姑而篡奪得來，同時陳典文名利之心已淡然無存，只想以令牌向張翺交換蘭姑的消息，是以他安排好唐榮的去處後，獨自駕車前往揚州，在離鹽幫不遠處，山東于家兄弟用三節棍擊向疾衝的車輪，陳典文想揮鞭去打那兩個舞三節棍的漢子，可是，已然慢了半步——

艷屍寒賊胆　鐵腕戮梟雄

只聽得車兩邊，各自傳來「嘩啦」一聲響，三節棍掃過，已將車輪，砸成了粉碎。那兩個大漢，就此一滾，已經滾出了老遠。

車輪雖碎，但是馬車的去勢，仍然十分急驟，沒有了車輪，車子仍然叫那兩匹駿馬，拖得向前疾衝了出去，自前面湧過來的一些人，在陳典文的馬鞭揮舞之下，紛紛呼叫着，向兩旁退了開去，眼看前面，就是陳典文再也熟悉不過，鹽帮總部，潘家大宅的黑漆大門了！

大門前的街道上，雖然因為陳典文駕着馬車，衝了過來，衆多大漢，攔阻不來，打得燦爛，可是站在門口，一字排開，身穿勁裝的八名鹽帮帮衆，却像是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一樣，寒着一張臉挺立着。

陳典文的無輪馬車，直拖到了離黑漆大門丈許處，那兩匹駿馬也吃不住了，各自一聲長嘶，騰跳了起來，守門的八個人中的一個，向前踏出一步，道：「來客請通名！」

陳典文疾聲應道：「陳典文！」

隨着他一個「文」字出口，他人已向上，疾騰了起來，向着黑漆大門，直撲了過去。

這一撲，是陳典文畢生功力之所聚，簡直是非同小可，宛若一陣狂風一樣，頭先要陳典文通名的那漢子，張大了口，看來還想講點什麼，可是隨着陳典文向前撲出，所帶起的那股勁風，將他要講的話，全都逼了回去。

陳典文像是出柙之虎一樣，一來到了門前，那幾個大漢想來阻攔時，陳典文雙脚還未曾落地，已一起踹出，「砰砰」兩聲響，踹在黑漆大門之上，將兩扇大門，踹得向內，直倒了下去。

大門一倒，門內就傳來一陣呼叫聲，陳典文身子向下一沉，落在門上。

陳典文雙脚踏在被他踹倒的門板之上，門板在高低不平的浮動，那是由於門板倒下之際，門內有不少人，走避不及，被壓在門板之下，這時正在掙扎之故。

陳典文也不出聲，只是面帶冷笑，身子再度拔起，已經到了影壁牆之上。

他在影壁牆的牆頭上站定，已經可以看到鹽帮大堂的正門，和大堂前，那一色三尺見方，青石板鋪成，看來氣派極大的空地。

只聽得脚步聲不絕，自大堂兩旁，奔出兩隊勁裝漢子來，陳典文吸一口氣，向那些人看去，幾乎所有的人，全是生面孔。緊接着，大堂的亮槅，一扇接一扇打開，每打開一扇，就有三五人，六七人不等奔出來，奔到空地之上，站定了不同的位置，這些人，高矮男女，肥瘦老少全有，看他們奔出來時的勢子，好像雜亂無章，但是一到站定，却又井然有序，分明是久經訓練的健兒。

陳典文看了這等情形，心中也不禁嘆了一口氣。在他執掌鹽帮總管大權之際，雖說鹽帮上下，紀律嚴明，但要做到如今這樣地步，只怕也不能够，因為鹽帮弟兄，究竟全是憑自己一股不怕死的蠻勁，在江湖上熬過來的人，誰都有自己的兩下子，要他們像士兵一樣聽話，那是談何容易之事。

可是，如今張翺却做到了！

對於張翺的治事能力，陳典文本就絕不懷疑，當年在刑堂之上，以一個即時入帮的帮衆身份，除下犯了死罪的許老拐外，鹽帮上下，一年之間，竟沒有犯規者，由此已可見一斑了！

陳典文定了定神，他站在影壁牆的牆頭，居高臨下，無論如何，總佔着地利，是以他一時也不想下來。

只見自大堂中奔出來的人，越來越多，轉眼之間，幾乎大堂前的空地上，全站滿了人，望下去，黑壓壓的一片，連插足的地方都沒有，這才聽得三下鑼響。

陳典文畢竟是自小在鹽帮中出來的，一聽得那噹噹噹三下鑼響，就知道帮主要出來了，剎那之間，他心中實是感慨萬千，時間不過短短十年，但是眼前一切，幾乎完全不同了。

鑼聲悠悠未絕，又是四個人走了出來，有王老六在內，其餘三個，陳典文却不認識，這四人來到大堂門口，站着不動，再接着，就看到張翺，瀟洒優閒，踱了出來，就站在四人之中。

張翺未出來之前，大堂前空地上人雖多，已然沒有什麼聲音，等到張翺一出來，更是靜得人人屏住了氣息，甚至可以聽到後院風吹過，竹枝搖動時，竹葉所發出的簌簌聲，張翺一身寶藍色長衫，益發襯得他身形高挺，面如傅粉，那副雍容儒雅的神態，還是那樣令人心折。

他一現身，向在影壁牆之上的陳典文一看，立時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陳先生，這毀門踰牆以應邀，不知是何時的禮數？」

陳典文只覺得臉上一陣發熱，但是他也沉住了氣，沉聲說道：「張先生，若論口舌之靈便，不如閣下很多，不必以此為勝！」

張翺居然立時正色道：「那是我的不是，陳先生請到大堂聚舊！」

張翺立時改口，而且請陳典文到大堂講話，那是再大路也沒有的了，陳典文犯險前來，自然也是為了要和張翺談個分明，那麼他就該立時進大堂去才是。而他的心中，也的確想進大堂去，可是他却仍然僵在牆頭，一時之間，臉上更是發熱。

從他所站的牆頭到大堂，說遠不遠，說近不近，約莫有四丈遠近，以陳典文的功力而論，一躍雖不可就，但只要在中途能略一點足，一式「燕子三抄水」，不必使足，就可以進入大堂了。

但是這時，在他和大堂之間的空地上，少說也站了兩百來人，那些人，分明全是各在武學上有獨特造詣的高手！別說他不能一下子就躍過這幅空地去，就算能，也得在這些高手的頭上掠過去才行，就算這些高手不趁機出手偷襲，那也是對這些高手的大不敬，日後積怨相報，不知到何時才能了結！

而如今，他若是向前躍去，到半途，身形下沉，要找地方立足的話，如何能夠？除非他落在其中一兩個人的頭上和肩上，不然，萬萬不能，所以，張翺雖然已經出言相邀，陳典文却還是只好僵在牆頭。

剛才他自覺躍上牆頭，是佔了地利，深慶自己得計，可是如今却後悔莫及了！

陳典文在牆頭發窘，張翺却又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請！」

張翺就有這個本事，分明是他在咄咄逼人，可是看來却還是那麼文雅，彷彿道理全在他那一邊，而他話一講完，就轉身向大廳內走了進去。

而在空地上的所有高手，這時，也一起抬起頭，向陳典文望了過來。

剎那之間，陳典文只覺得那幾百道眼光，如同幾百柄利刃一樣，顯然是每一道眼光，都在等着他如何出醜。他陳典文要是連大堂也進不了的話，那只有一條路可走，乾脆反身向外躍去，再也別到揚州城來了。

陳典文自然不甘心就此離去，儘管他的手心冒着汗，心頭怦怦跳着，可是在外表看來，神情也十分鎮定，只聽得他沉聲道：「得罪了！」

他一聲「得罪」，整個人，已向上拔了起來。

陳典文身形才一拔起，估計着他要在自己頭上越過去的那些高手，面上便盡皆變色，分明是想借此發作，有的衣袖之中，甚至響起了兵刃相交的金鐵交鳴之聲，可是陳典文畢竟也不是這麼容易被難倒的人，他身子拔起之後，並不向前掠出，反倒身子向後微仰，手向上一伸，他早已覷準了門左的一顆大樹，一伸手，就抓住了大樹的橫枝，那是一棵大榆樹，橫枝經他一抓，向下略沉，壓得滿樹的榆葉，紛紛旋轉着落了下來。

而陳典文則就着一沉又向上彈起之勢，整個人又向上彈了起來，落到了圍牆之上。

一到了圍牆上，他就哈哈一笑，身子在牆脊之上，直滑了過去，凌空一翻，動作快疾無倫，「颼」地一聲響，已經竄進了大堂之中。

這一手，不但輕功身法快，而且巧妙絕倫，一點也未曾得罪在空地上的那數百高手，陳典文才進大堂，就聽得空地上，響起了轟然一下叫好之聲。

陳典文定了定神，張翺就在他面前，

他向張翱拱了拱手，張翱笑道：「陳先生惠然肯來，眞是不勝榮幸！」

陳典文四面一看，大堂中的陳設看來並沒有變動多少，但是看上去，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之感。本來，不論如何看，不論陳設的東西，如何名貴，看起來，總不過是一個江湖人物的聚事之所，不登大雅之堂，但是現在，却沒有了這種感覺。

陳典文的心中，不禁暗嘆了一聲，他想說話，可是在還不知如何開口才好之際，張翱已經道：「陳先生遠道而來，一定有點話說，我想，我們兩人，清茶一杯，娓娓細談，不必勞師動衆了，如何？」陳典文正是想和張翱單獨談談，聞言正中下懷，所以不由自主，點了點頭。張翱微微一笑，跨過兩步，來携陳典文的手，陳典文略怔了一怔，在這樣情形下，他要是縮回手去，外面幾百個人看着，未免太小家子氣了！

陳典文也知道，張翱決不至於趁機暗害，甚至也不會和自己較勁，是以他只是略怔了一怔，幾乎沒有什麼人看得出來，立時也伸出了手，和張翱一起携手，向前走去，來到簷前，自有人掀開了簾子，兩人一直向前走着，在背影上看來，這兩個人，那裏像是對頭，簡直就是一對久別重逢的生死莫逆之交！

張翱和陳典文一起在走廊上走着，走廊的盡頭，是一扇月洞門，陳典文自然知道，出了那月洞門，就是花園了，看來張翱眞的準備和自己一杯清茶，促膝長談。

張翱一面向前走着，一面道：「陳先生，聽說這些年來，你爲國爲民，着實做了不少事，令人欽羨不止，不像我那樣，一直只在揚州，處理一帮之務，比起來，實在太不如了！」

陳典文也覺得十分感慨，道：「可是，鹽帮倒也秩序井然，張先生大材小用，當日計謀又如此周詳，不知是不是另有隱衷？」

張翱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我也不必太以自謙，我雖不致於有經理國家之才，但是一個小小鹽帮，也不至於放在我的眼裏，陳兄以爲可是？」

張翱在自然而然之間，對陳典文改了稱呼，陳典文聽在耳裏，也沒有什麼刺耳之感，張翱雖說「不必自謙」，但是他還是謙虛得很，像他這樣的人才，怎麼不是經理國家之材？但是，他又的而且確，是串通了許老拐，用陰謀搶走了鹽帮帮主之位的，那又是爲什麼？

陳典文的語氣，聽來仍是淡然，道：「這正是小弟不明之處！」

張翱嘆了一聲，這時，兩人已經出了月洞門，來到了後花園，張翱也鬆開了陳典文的手，自己背負着雙手，向前走了幾步。

一到了後花園中，陳典文自然而然，想起當年自己就是在這裏，和蘭姑透露心意，而蘭姑却表示要嫁給張翱，當時自己所受的打擊之大，幾乎昏了過去，種種情形，全都浮了上來，一時之間，幾乎連張翱在講些什麼，都聽不清楚。

等到他定了定神，才聽到張翱並不是在對他說話，而是在叫人，一個十三四歲，衣着乾淨的童子，正應聲挑着一担担子，走了過來，張翱伸手向前面的涼亭，指了一指，那童子就挑了担子走過去，在亭旁放下了担子。

張翱向前走着，陳典文跟在後面，他一路也在小心查看，不過看來，花園之中，絕無埋伏。

陳典文和張翱兩人，一起在涼亭中坐定，只見那童子打開担子的一頭，是一隻上好精炭生着了的小風爐，爐上是一把青瓷壺，壺嘴上正在嘟嘟地向外冒着熱氣，看來水快滾了，另一端，則是明青花的茶盤，茶壺，茶杯，看來潔淨之極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陳典文本來是好吃好用慣了的，看了之後，也並不在意，只是有點可惜，在這樣的環境之中，却要費盡心機，和對頭周旋，並不是眞正的良友傾談。

張翱道：「陳兄問我爲什麼，我想陳兄必然明白，漂母一飯之恩，韓信終身不忘的事！」

陳典文愕然道：「此言何意？閣下曾受——」

張翱立時接了上去，道：「小弟家境貧窮，其所以能讀書求上進，不致一生爲耕田兒，皆出一人所賜，這個人，就是潘帮主。」

陳典文不由自主，站了起來，立時又坐了下來。

張翱口中的「潘帮主」，當然不會是蘭姑，那一定是蘭姑的父親了。潘帮主性好遊歷，又仁俠豪義，若是說他見到了一個有出息的少年，而資助他求上進，那實在是太普通的事了！

可是，陳典文的心中，却還有疑惑，不知道張翱究竟想說什麼。

張翱繼續道：「在我應考前的兩年，正在寒窗苦讀，潘帮主忽然光臨，向我詳述了帮中的情形，要將鹽帮，托付給我，陳兄你想，這固非我心願，但我又怎能不答應他的要求？」

陳典文沉住了氣，不出聲。張翱又道：「連許老拐的事，也是帮主在世之日，吩咐好了的，以許老拐爲人之耿直，若不是潘帮主親口吩咐，他如何肯這樣做？」

陳典文到這時，忍不住插了一句口，道：「潘帮主將女兒也托了給你？」

張翱道：「是，以後的事，你也全知道了。」

陳典文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張先生，潘帮主既然將帮務，連女兒也托了給你，可是，鹽帮窖藏，富甲天下的財富，却未曾告訴你，那未免說不過去吧！」

張翱看來若無其事，道：「所謂鹽帮窖藏，只不過是子虛烏有之事而已！」

陳典文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錯了，是你一直未曾查到這些窖藏的秘密而已！」

看來，陳典文的這句話，倒眞擊中了張翱的要害，只見他也略怔了一怔。

但是張翱立時恢復了鎮定，道：「窖藏的傳說，深入鹽帮帮衆之心，陳兄自然這樣說！」

陳典文這時，詞鋒上也不客氣了，冷笑道：「你又錯了，陳家和潘家關係不同，有三處窖藏，是特許陳家弟子知道的，我已經發了！」

這時，童子已送上泡好的茶來，張翱正一杯在手，陳典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臉色驟然變了一變，可是，他的手還是如此之定，杯中碧清的茶，連一絲縐紋也沒有起過。

陳典文立時又冷笑道：「你所說的，全是一派胡言，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！」

張翱居然還呷了一口茶，放下茶杯來，直視着陳典文，陳典文也望着他，道：「傳說之中，能令興化湖湖水高出三寸的鹽帮窖藏，就足以令得你安排下一場陰謀，來謀奪帮主之位了！」

張翱仍然不出聲，只是望着陳典文。

陳典文盡量使自己鎮定，聲音鐵冷，道：「可是你却沒有想到，謀奪來的帮主，是無法知道帮中最高秘密的，那秘密，只有一個人知道。」

張翱微笑着道：「是，蘭姑知道。」

一提起蘭姑來，陳典文血向上湧，雙手按在石桌上，道：「蘭姑在哪裏？」

張翱搖着頭，陳典文的身子，不由自主，向前俯去，道：「蘭姑有什麼地方對不住你，你要這樣害她？」

張翱的回答，十分簡單，也十分自然，他道：「蘭姑？她不肯將鹽帮窖藏的秘密告訴我！」

陳典文要竭力抑制着，才能使自己的雙手，不致於劇烈發抖，可是他在講話之際，却還是不由自主，在喘着氣道：「我這次來，和你作一個一字交易！」

張翱揚了揚眉，陳典文續道：「我給你一樣東西，問你一個問題，只要你答一個字！」

張翱道：「好得很，什麼東西來換我一個字！」

陳典文道：「雙龍爭珠令！」

張翱陡地一怔，一時之間，也好半晌講不出話來。他雖然老謀深算，聰明絕頂，可是雙龍爭珠令，是怎麼到了陳典文手裏的，他也是無法憑空想得出來。他只知道雙龍爭珠令是叫蘭姑帶走的，剎那之間，他想到的是：陳典文是不是已和蘭姑見過面？不然，雙龍爭珠令，如何會在陳典文的手上？

這些年來，他做的每一件事，無不經過悉心安排，也無往而不利，可是這時，他却有點失措了！

然而，張翱畢竟非同凡响，他立時笑了起來，道：「陳兄，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，雙龍爭珠令到了我的手中，鹽帮可就世世代代，全是姓張的了！」

陳典文冷冷地道：「時易勢變，我看得比你清楚，再下去，鹽帮決不會有世世代代的了。」

張翱聽了，又是一怔，在短短的時間內，他已是第二次失措了，因爲他不明白陳典文這樣說，是什麼意思。

陳典文縱有百般不如張翱之處，但是這十年來的生活，却使他的眼界大開，也使他知道，像鹽帮這樣的組織，只能存在於民智落後的社會之中，而自從革命之後，民智日開，社會進步，鹽帮自然而然消滅，那裏還提得上世世代代。然而，這道理，張翱是無法理解的！張翱的學識，自然可稱在陳典文之上，但是這種道理，決不能在書本上，或是在揚州的潘家大宅之中，鹽帮帮主的座位之上，所能學得到的，非在大時代的漩渦之中，打過滾，掙扎過，和不斷前進的時代，共同呼吸過，才能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，才能明白，時代在向前進展，不論是什麼人，什麼力量，都無法加以阻止。

張翱在一怔之後，立時又恢復了常態，而且，看來像是充滿了信心，不過在他的眉宇之間，却也多少有一點疑惑之意。

然而，張翱的疑惑，並不是對陳典文所說有關鹽帮的話，有任何懷疑，他是在想：雙龍爭珠令，是怎麼會到了陳典文手中呢？他甚至根本不相信雙龍爭珠令，會落到陳典文的手中。

旁人或者不清楚，但是，張翱的心裏，却是十分明白，雙龍爭珠令，是十年前，叫蘭姑帶走的，蘭姑走得匆忙，臨走之際，只帶走了三件東西，一件是雙龍爭珠令，一件是她自小練武術，到長大了之後，仍然一直佩帶在身邊的一柄極其鋒利的小金劍，還有一件，就是張翱處心積慮，想要得到，可是蘭姑却未曾說出來的，鹽帮歷代來窖藏的大量黃金的秘密。

張翱似乎也覺得自己有點發怔，他立時微笑了一下，來掩飾他自己的思疑，同時用銳利的目光，望定了陳典文，道：「雙龍爭珠令會在陳兄手裏，倒是奇事！」

陳典文沉聲道：「世事奇怪的多得很，你要是不信，令牌就在這裏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已取出了令牌來，在石桌之上，輕輕一放，陳典文放下了令牌，可是右手仍然在令牌旁邊，食指和中指，向上翹着，指向張翱。

張翱是武術的大會家，他一看到陳典文令牌出手，心中第一個意念，就是想伸手，將令牌抓在手中，可是他還沒有動，就看到了陳典文右手的姿勢，他也就沒有伸出手去，只是盯着令牌看着。

陳典文右手的食指和中指，向上翹着，那是隨時可以出手制敵的手法，張翱雖然自詡武功在陳典文之上，但是在陳典文制了先機的情形之下，他倒也不敢妄動。

陳典文冷冷地望着張翱，他的神情看來，雖然鎮定，可是心頭，却忍不住在怦怦亂跳，張翱則只是盯着石桌上，離他只不過兩尺的那面令牌。張翱一眼就可以看出，那面雙龍爭珠令是眞的，是幾百年傳下來，由鹽帮帮主執掌的這一面令牌。

雖然，這些年來，憑他的學識，處事能力和威望，他處理鹽帮大小事務，率領上萬桀傲不馴的粗漢，並沒有出什麼意外，可以說進行得很順利，但是身爲鹽帮的執掌人，手裏沒有這面雙龍爭珠令，總不是很自在的事，有一些大典，必需要請出雙龍爭珠令來的，這些年來，都因之而沒有舉行。

雖然張翱的威望，可以壓得住上下人等的竊竊私議，然而又怎及得上手握雙龍爭珠令那樣，名正言順？

盯着雙龍爭珠令，張翱心念電轉，眉尖向上略揚，道：「不知道陳兄適才所提的交易是什麼？」

陳典文立時說道：「只要你回答一個字！」

張翱吸了一口氣，笑着，道：「看來，我太合算了！」

陳典文仍然盯着張翔，張翔一面說着，一面也抬起頭來，兩人目光交接，雖然他們各自全是經過大風大浪的非凡人物，但這時，兩人的心裏，還是十分緊張。

陳典文一字一頓，道：「那是我情願的——」他講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才道：「蘭姑究竟是生是死！」

張翔是聰明人，他也早已料到，陳典文要他回答的問題，必然和蘭姑有關，可是他也未曾料到，陳典文的問題，來得那麼簡單，直接！一時之間，張翔有點不敢和陳典文的目光相接觸，他將目光偏了一點開去，恰好落在一塊太湖石的石根下，附石而生的一簇蘭花之上。

一看到了那簇蘭花，張翔的心頭，又不免震動了一下。那是蘭姑最喜歡的一簇三蕙蘭，這些年來，這本異種蘭花，是不是還是每年都開過花，張翔並沒有注意，但在這時候，張翔陡地看到了這簇蘭花，陳典文問的又是這樣一個問題，那也令得他不由自主，也想起蘭姑來了。

在謀奪鹽帮大權之際，蘭姑在張翔的心目之中，就像是鹽帮之中的一份財產一樣，或者可以說，那是他奪取鹽帮的一塊最主要的踏脚石。要是他不娶蘭姑，那麼，他在鹽帮中的地位，至多不過和以前的鹽帮總管陳典文一樣，不可能再進一步。

他在事先，也了解過潘、陳兩家，世代聯姻的事，所以，早在好多年前，他已經開始安排，潘家大宅之中，早就有他買通了的婢僕，將潘蘭花的行動、脾性，詳詳細細地報告給他聽，他知道了潘蘭花是性高氣傲的姑娘之後，第一步行動，就是說動了揚州的十七家大鹽商，買了一個絕色的少女荷香，送給陳典文。

陳典文做夢也想不到，當自己溫香軟玉，在享受着旖旎風光之際，就是張翔的陰謀，能得到順利進行的時候。陳典文一直以爲，事情是在張翔大茶樓中現身的那一剎間才開始的，但事實上，到了張翔在揚州現身之際，張翔的計劃，已經完成了一大半了！

張翔的計劃，進行得十分順利，在蘭姑的心中，陳典文和張翔，本來或許還要作一番選擇的，但是她高傲的性格，決無法忍受陳典文先有了荷香，再加上張翔丰度、神采、才能、武術、文名、人品，看來無一不在陳典文之上，所以，她嫁了張翔，那是順理成章的事，而在結婚之後，她也的的確確，過了半年其甜如蜜的生活，她和張翔之間，新婚燕爾，令得張翔那種胸懷大志的英雄人物，也幾乎想放棄自己的計劃了！

在那時候，張翔在他周密無匹的計劃之中，犯了一項錯誤，他以爲自己不但已經完全控制了鹽帮，而且，也已經完全控制了蘭姑，他以爲不論自己說什麼，不論自己提出什麼來，蘭姑是一定會應允的。

張翔的想法不能說不對，或許他遲一點，照原來的計劃那樣，在三年之後提出來，一切就會全如他想像那樣進行，可是他心太急了一點，才半年，他就向蘭姑問起鹽帮歷代窖藏的事，而且，明顯地表示，那是他一定要知道的事。開始，蘭姑還未曾知道張翔的眞正心意，她告訴張翔，只是鹽帮的帮主，才能够知道這個秘密，張翔有點得意忘形了，他的一句話，使得蘭姑看清了他的眞面目，他的那句話是：那麼，就將鹽帮帮主的位置讓給我！一聽到了那句話，蘭姑二話沒說，掉頭就進了房，等到張翔發現蘭姑已經不告而別之際，立時派出高手，四下去追截，連他自己，也在有了綫索之後，離開了揚州，去追尋蘭姑的下落。

在陳典文的目光逼視之下，張翔的思緒很紊亂，陳典文的問題，的確只要回答一個字就可以解決，但是，這一個字，偏偏就不是那麼容易說得出口。

陳典文並沒有催張翔立時回答，只是等着，可是張翔看來，却全然沒有回答的意思，陳典文沉聲，聲音聽來，已有忍不住要爆發的意味，他又重覆了他的問題：「蘭姑究竟是生是死！」

張翔的口唇，顫動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她走了之後，去追她的人，分成了好幾路，只有潘七帶的幾個人，知道她過了大王集，向海邊走去，我得了這個消息，就追了下去。」

張翔講到這裏，視綫收了回來，又和陳典文對望着，陳典文可以明顯地感到，張翔眼中所顯示出來的那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陰鷙的神色。

張翔的語音很遲緩，繼續道：「我一直追下去，在海邊，追上了她！」

陳典文陡地緊張了起來，身子也不禁向上，聳了一聳。

張翔道：「那是，只有我一個人，和我一起去的人，全叫我撇下了——」

陳典文忽然插了一句口，道：「他們的脚力，自然比不上你。」

張翔却像是未曾聽到陳典文的話一樣，道：「那時，她已經僱妥了一艘船，後來，我才知道，她是要到東洋去，你在東洋。」

陳典文只覺得心在抽緊，蘭姑在最危難的時候，眞的是想來找自己！他相信張翔的這番話，在張翔的神情裏，他知道張翔的這番話是眞的。

剎那之間，陳典文思潮翻湧，變得迷亂起來，他忙鎭定心神，道：「那已經是你在老黃河口，殺了李和順夫婦之後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」

張翔陡地震動了一下，又現出了疑惑的神情來，陳典文却一言不發，自腰間解下一個包布，抖了開來，布包中是一個骷髏，陳典文用手扶正了骷髏，指着露在骷髏頂骨上的金針。

令得陳典文奇怪的是，張翔的身子，突然發起抖來。

那實在是出乎陳典文意料之外的事，以張翔爲人的陰森狠毒，看到了一個骷髏，竟會全身發起抖來，那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。

但陳典文却也知道，一到了後花園，他雖然未曾和張翔眞正動手，但是言詞之間的爭鬥，他却着着佔先，這時，更是佔了上風了！

陳典文立時把握到了這個機會，道：「我早就知道是你下的手，旁人也不會有那麼高深的武功，能將金針，釘入骨頭之中。」

張翔陡地站了起來，他的身子已不再

發抖，可是，他的神情，却顯然失常，如見鬼魅，陡地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不！不會的。」

陳典文全然不知道張翔的那一下叫嚷，是什麼意思，但是他却知道，張翔一定是受到了什麼驚駭，此刻他的神智，一定不如平時那樣清明，要說自己能在武術上勝過他，那是最好的機會了。

陳典文一想到這裏，立時手向上揚，自從他取出了雙龍爭珠令之後，他無時無刻，不在準備着張翔猝然出手，早已有了準備，雖然他當時想不到，他反而會先出手，然而此際一出手，蓄勢已久的氣勢，却是一樣的。

他手向上揚，食指和中指，直戳張翔的胸口，張翔顯然不提防陳典文會突然出手，一個錯愕間，身子陡地一側，陳典文的手指，已重重戳在他左肩之上，令得他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。

陳典文一招得手，身形一縱，已經躍過了石桌，在身子躍過石桌之際，雙腿飛起，已經向張翔，連踢出了四脚，他也知道，這四脚，是決不可能踢中張翔的，但是也足可以令得張翔手忙脚亂。

果然，陳典文踢出四脚，張翔雙手向前拍來，陳典文踢出四脚的目的，就是要張翔出手阻擋，等到張翔一出手，陳典文的身子，早已倒翻而出，「呼」地一聲響，在張翔的頭上，直翻了過去，到了張翔的背後。

等到陳典文到了張翔的背後，他心頭不禁狂跳了起來，他把握千載難逢的時機，如今眼看可以制住張翔了，他已經到了張翔的背後，只要一出手，制住張翔背後的要害，那麼，縱使張翔的武功，在他之上，也無法與自己相抗的了！

陳典文心頭狂喜，出手却絲毫不慢，一到張翔背後，立時一掌印向張翔背心。

這一掌，他在發出之際，距張翔不過三尺，而張翔又在雙掌翻飛，被陳典文剛才的一連四脚，弄得有點手忙脚亂，算來這一掌，萬無不得手之理，是以陳典文在一掌印出之際，忍不住大叫了一聲。

可是，眼看這一掌，掌心已可以貼住張翔的背心之際，張翔的身子，陡地向前，跨出了一步，陳典文的掌勢快，張翔的去勢也快，一掌居然落了空。

陳典文那一掌，連張翔背後的衣服，未曾沾到，心中一凜，張翔已到了石桌之前，看來，張翔在百忙之中，向前跨出，避開了陳典文的這一掌，也來得倉猝無比，身子到了石桌之前，一個收勢不住，只聽得他悶哼一聲，雙手在石桌的邊上一推，轟然一聲響，整張石桌，皆被推翻，他人也趁勢，竄了出去。

石桌一被推翻，桌上的骷髏、令牌，一起滾落下來，陳典文一見張翔避開了自己在背後所發的這一掌，就知道自己所佔的優勢，已經完結，再出手，就難以再佔到什麼便宜了。

而今唯一可爲的，是先將雙龍爭珠令拾在手中，那麼，張翔爲了投鼠忌器，自己的處境，就會好得多。

他心念電轉間，立時身形一矮，疾掠向前，雙龍爭珠令才落地，他已然趕到，足尖一挑，將令牌挑起，接在手中。

他這裏才接了令牌，張翔也已轉過身來。

這時，那骷髏骨碌碌地滾着，恰好滾到了陳典文的脚下，陳典文心中一動，暗忖自己剛才才一抖骷髏出來，張翔就大受震動，看來他對那骷髏多少有點忌憚！

陳典文一想到這點，立時一脚，向骷髏踢出，踢得那骷髏，向着張翔，疾飛了過去。

當那骷髏向張翔疾飛而出之際，張翔的確，又呆了一呆，但是他隨即，哈哈大笑起來，骷髏一到了他面前，他雙手一拍，只聽得一下骨裂聲過處，骷髏吃他雙手一拍，已經裂了開來，在張翔的長笑聲中，陳典文只覺得骷髏碎裂，眼前似有金光一閃，在骷髏骨中的那枚金針，好像已到了張翔的手中！

陳典文心中一凜間，張翔的笑聲，陡地提高，也未見他有什麼特別動作，眼前又是金光一閃，金針已到了自己的前面。

陳典文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，金針的來勢，如此之快，他除了以手中的雙龍爭珠令去擋格之外，沒有別的辦法可想。他陡地揚起令牌來，才一揚起，「篤」地一聲，金針已穿牌而過，陳典文唯恐金針穿過令牌，再射向自己，一揮手，將令牌拋了開去，只聽得又是「拍」地一聲響，金針確然穿過了令牌，將令牌釘在一株荷花樹的樹幹之上。

張翔的長笑聲，也立時停止，道：「陳典文，你想怎樣離開揚州？」

陳典文心中，實在不知是什麼滋味，竟然難以出聲。

陳典文猝然偷襲，可是結果，他佔上風的時間，只是一閃而過，如今雙龍爭珠令，陳典文却一點到手的把握都沒有。

而張翔既然已問出這樣的話來，可知他已知自己，有必勝的把握了。

陳典文勉强鎭定心神，道：「我們的交易如何，你還未曾回答！」

張翔「呵呵」笑着，道：「我還以爲你是聰明人，誰知你也胡塗得可以，你想，我剛才爲什麼大失常態，給你有偷襲之機？」

陳典文一聽，不由得自頂至踵，冒起了一股寒意，這時，輪到他的身子發抖，他道：「你……你以爲……那是……那是蘭姑……」

張翔向前踏出了一步，道：「正是，後來我見你一脚將之踢出，才知道那決不會是蘭姑的骨殖。」

陳典文的聲音，在不由自主發着顫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說，蘭姑已經死了？」

張翔悠然道：「中了我綿裏金針，我看沒有什麼人還能活着！」

在一看到雙龍爭珠令之際，陳典文心裏，已經知道蘭姑是凶多吉少了，可是這時，聽得張翔親口講出來，那還是一項極其沉重的打擊！

蘭姑竟也中了張翔的綿裏金針，那自然是有死無生的了！剎那之間，陳典文只覺得心灰意冷，到了極點，生命像是再也沒有任何意義，他緩緩轉身過去，背對着張翔，他自然知道，自己背對張翔，張翔只消一出手，就可以要了自己的命，但是他似乎什麼都不在乎了！

在他轉過身之後，他只是喃喃說了一句，道：「姓張的，你，好狠的心！」

張翺冷笑一聲，道：「無毒不丈夫，我不能讓她和你一起回揚州來。」

陳典文的聲音，這時，也變得出奇地冷靜，道：「好吧，我準備死着離開揚州，你下手吧！」

張翺陡地又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叫我殺你？你想我會那麼笨？鹽帮上下，全深信是你勾引了蘭姑，我何必殺你？我留着你不殺，更顯得我仁義過人，再加上有了這面雙龍爭珠令，陳典文你還是快走吧！」

陳典文只覺得心頭一陣陣絞痛，他半側着身，眼看着張翺，在玉荷花樹幹上，將雙龍爭珠令，悠然取了下來。

陳典文吞下了一口口水，滿口發苦，他釘在地上，一步也不能挪動。

張翺取下了雙龍爭珠令之後，手指一拈，也未見他用什麼力，就將穿透令牌的金針，拈了出來，向陳典文一笑。直到這時，陳典文才掙出一句話來，道：「你不殺我，總是後患！」

張翺笑着，道：「別將自己看得太能耐了，你，我看成不了什麼氣候！老實告訴你，鹽帮的寶藏雖豐，但是如今，帮裏的入息好，我也用不完那麼多錢，知不知道寶藏的秘密，我也不在乎了！」

張翺話一說完，竟自走向月洞門，等到他走進月洞門之後，他的笑聲，還傳了過來。

陳典文僵立在當地，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，他早知道張翺比他强，可是他竟然如此一敗塗地，那也不是事情開始時所能想得到的。

陳典文呆立了片刻，忽然聽到一陣腳步聲，傳了進來，他抬頭看去，只見有幾十個漢子走了進來，將他團團圍在中間。

一個粗壯的大漢，指着他，叫道：「姓陳的，張先生大仁大義，他肯放過你，我們可不肯。」

一看到那些人湧了進來，陳典文的心中，已經有數，張翺的厲害，眞是厲害到了家。

這些年來，張翺已在鹽帮帮衆的心目之中，培養成了他陳典文是鹽帮大罪人的想法，蘭姑失踪的事，鹽帮的帮衆，全以爲是他陳典文勾引走了的，就算鹽帮的舊人，對他還有幾分情面，但是在張翺十年的經營下，舊人還剩下了多少？

而今，張翺自己仍然不了手，因爲，他明知道手下會出手的，他自己不出手，又可以博個「大仁大義」的聲名。而就算陳典文在車輪戰之下喪了生，那也是該死之至！

張翺絕不是不想殺他，只不過是要在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情形下，要陳典文死！

陳典文望着滿面怒容，聲勢洶洶奔過來的那些漢子，本來還想解釋幾句，可是他一想到了這一點，實在連口也懶得開。

而事實上，就算他要開口解釋，也沒有機會，那大漢一面呼喝着，一面早已揚起粗壯的拳頭，「呼」地一拳，向陳典文打來。

那大漢一出手，其餘各人，已將陳典文團團地圍成了一圈，而且奔過來的人更多。先一羣奔出來的人，連那一聲呼喝，便自出手的大漢在內，還全是空手的，可是後來奔出來的各人，手中却執着各種各樣的兵刃，有的是鐵尺，有的是單刀，也有的手中兵刄古怪，連陳典文也叫不出名堂來，只覺陽光之下，鋼刀的精芒閃耀，沒有一件，不是致命的武器。那些人奔了出來之後，並不動手，只是圍在外層。

從這情形來看，張翺顯然是早有準備了。

本來，陳典文還不想傷人太多，只求自己能奪圍而出，再作打算，但現在照這情形來看，那是不可能的了。

陳典文心念電轉間，那大漢的一拳，已然打到，陳典文見那大漢，不但出拳勇猛，而且馬步沉穩，功力實在不弱，他也不敢怠慢，身子一閃，就着一閃之勢，順勢在那大漢的拳上，撥了一撥。

別看輕了陳典文的這一撥，那是眞正的上乘武功，四兩撥千斤功夫，那大漢的一拳之力，立時一斜，連身子也不由自主，轉了一下，腰際門戶大開，陳典文早已欺到他的腰際，五指如風，一聲大喝，手臂一掙，單憑一臂之力，竟生生將那大漢，打橫舉了起來。

陳典文看來，瘦弱蒼白，那大漢粗壯過人，站在那裏，少說也比陳典文高出一個頭，可是陳典文却一下子將他舉起來。

那大漢一叫陳典文舉起，扎手扎脚亂掙着，發出殺豬也似的嗥叫聲，還有幾個，幾乎和那大漢同時發動，向陳典文攻來的人，看到這種情形，人人嚇得呆了，攻出的招數，竟全僵在半空中難以使全。

陳典文再是一聲大喝，手臂向上一托，「呼」地一聲，將那大漢的身子，向上直拋了起來，他一拋起那大漢，自己的身子，也跟着騰起，一下子就上了一座亭子的亭角之上。

陳典文這幾下動作，可以說是兔起鶻落，勇猛輕靈，兼而有之，來得快捷無匹的了，可是，他才一上亭角，只見眼前人影閃動，另外也有兩個黑衣人，也已上了亭角，和他對立着，身法之快，實在難以想像。

陳典文不知道這兩個黑衣人，就是飛賊一朵青的兩個師兄，在這樣情形下，他也無法問兩人的名號，三人在亭角上一點腳，不約而同，一起向亭中心掠去。

那亭子四角上各可以停人，但是亭中心的尖頂之上，却無論如何，只能落下一個人，三個人一起搶去，下面成百人一起抬頭，向上望來。

陳典文和那兩個黑衣人，幾乎是同時展動身形的，但是其中一個黑衣人的身形最快，一伸足，已經踏在亭尖之上，陳典文跟着掠到，雙足懸空，那黑衣人一翻手，一柄精光閃亮的匕首，已然直指陳典文的胸口。陳典文向前掠出的勢子，何等急驟，看來就像是自己的胸口，向着那柄匕首，直撞了上去一般，下面仰頭觀望的人中，有心急的，已急不及待，喚起好來。

也就在這時，另一個黑衣人也到了，陳典文一橫手，抓住了那黑衣人，手臂一縮，恰好將另一個黑衣人，抓在自己的身前，而向前去的勢子未歇，只聽得兩個黑衣人，同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，叫陳典文抓住的那黑衣人，已叫匕首刺進了胸口，

直沒至柄，陳典文一抬腳，又踢中了最先搶上亭尖的黑衣人的腰間，將兩個黑衣人，踢得一起骨碌碌地直滾下了亭子去，而他自己，則已穩穩地站在亭尖之上。

那幾下動作，更是陳典文畢生功力之所聚，當眞看得人目定口呆。要知道，陳典文和張翺，不論鬥文、鬥武，結果都輸了張翺一籌，但那並不是說陳典文的本事不濟，而是張翺的本事，實在太强，在張翺面前，陳典文縛手縛腳，可是在這些人面前，陳典文的拳腳一展開來，當眞如同生龍活虎一樣！

兩個黑衣人一滾到了地上，一個胸口中了一劍，且已了賬，另一個胯間吃陳典文踢了一腳，口角流血，傷得不輕，一時之間，也站不起來。陳典文站在亭子上，心念電轉，正在想如何離開這裏，只聽得人叢之中，幾下巨喝，四個身形極其粗壯的漢子，一起排衆而出。

那四人身形粗狀，可是個子並不高，尤其陳典文居高臨下看下去，那四個人，像是皮球一樣，直滾了出來，陳典文心想這樣身形的四個人，難道也是輕功高手？

那四個人向前奔跑的勢子十分快，一面向前奔，一面大聲呼叫着，就奔到了亭子邊上，只見他們四人，身形一起彈了起來，肩頭向亭子的四根柱子直撞了過去。

一看到他們身子彈起，陳典文就知道他們想幹什麼了，可是那四個人動作極快，陳典文心頭才一凜，就聽得四下巨响，那四個人的肩頭，已撞上了亭子的柱子，四根柱子，一起撞斷，整座亭子的頂，發出一下巨响，向下直塌了下來，陳典文一個提氣不及，整個人也陷進塌下的亭子頂之中，一起向下落來，耳際只聽得轟隆之聲不絕，瓦片紛紛在他身邊擦過。

陳典文心中也不免吃驚，知道眼下的形勢，實在是凶險之極，自己一落地，就會陷入上百人的包圍之中，就算自己功夫高，力敵之下，能夠傷得五六十人，到頭來，仍是不免要葬身此處！

一想及此，陳典文狠狠一咬牙，一聲暴喝，雙臂陡地向外一張，兩股極大的勁道，一起揮出。亭子頂一塌下，頂上所有的綠釉琉璃瓦，也一起散落，經陳典文兩股勁道一揮，數十塊琉璃瓦，一起向四下飛濺了出去。亭子頂塌下，在下面圍看的人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眼看陳典文跌了下來，少說也有十來個人，一湧而上，但是陡然之間，隨着一聲暴喝，綠瓦四濺，首當其衝的，也是那十來個人。

一時之間，只聽得慘叫之聲不絕，在後面的人，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又聽得陳典文一聲暴喝，人影陡長，陳典文已疾拔而起，拳起脚踢，當場又有四個人倒地不起，陳典文擊倒了四個人並不停留，身形再拔，在假石山上，點了點脚，颼颼連聲，已到了牆頭。

可是，就在這時，只聽得一連三四下槍响，喧鬧呼叫的聲音，突然靜了下來。

槍聲起自何處，竟沒有人知道，連陳典文也不知道，而且陳典文想也想不到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竟然會有人使用槍械！

如今，圍攻陳典文的各人，全是自以爲是正義之師，而陳典文是奸惡之徒，所以要將陳典文翦除的，這一類江湖義勇漢子，講究的是本身數十年苦練出來的眞才實學，和敵人厮拚，最看不起一槍在手，就可以制人於死的那種辦法。

所以陳典文從容使展，決計想不到會有人在這個骨節眼上，用槍來暗算！

槍聲一响，人人都靜了下來，每個人都看到，陳典文的身子，在牆頭之上，幌了一下，在他的左腿之上，有一股鮮血，淌了下來。可是陳典文自己，却並沒有覺出自己已經中了槍，他只想到了一點，那就是：再要不走的話，那是絕走不脫的了，是以他冒力向下一躍，一落地，就向牆外的小巷上，飛奔出去。

一出了巷子，立時轉左，那是他自小住慣住熟的地方，地形自然極熟，連拐了七八個彎，未見有人追來，靠牆角略站了一站，這才覺出，腿上一陣熱辣辣的疼痛，陳典文咬牙，撕開了上衣，將傷處紮了起來。

陳典文一面紮着傷口，一面將剛才的情形，迅速想了一遍，事情很明顯，剛才那幾發槍彈，就算不是張翺在暗中下手，也必然是張翺的親信，如王老六之類下的手，那說明張翺一定要將他置之死地，揚州城裏：是萬萬再躭不得了。

紮妥了傷口，陳典文一逕向前走去，他不揀小巷，專走大街，雜在人叢之中，直出了城，來到了一個汊港邊上，才舒了一口氣，叫來了一艘小船，坐到船上，喘着氣，吩咐船家，向北駛去。

在船上，陳典文自己挖出了子彈，敷了傷藥，這點傷，自然難不倒陳典文，陳典文心頭一陣陣的劇痛，比腿上的傷口更痛，那是因爲他已經確知蘭姑的死訊！

當年，張翺是在海邊遇上了蘭姑的，張翺對蘭姑，也下了「綿裏金針」的毒手，蘭姑自然是必死無疑的了。

可是，陳典文的心裏，却還有一點不明白，那就是，張翺好像並沒有親眼看到蘭姑死去，只是知道自己所發的金針，射中了蘭姑而已。所以他乍見嵌有金針的骷髏，還以爲那是蘭姑的骸骨。

那麼，蘭姑的屍骸到了那裏了呢？

一想到這裏，陳典文的身子，忍不住發起抖來，在濱海的曠野上，有的是野狗，蘭姑在中針之後，當時可能硬拚着一口氣，負傷逃走，而且，使張翺也無法追得上她，但是結果，她一定是不免一死，莫非就倒在曠野之中，成了野狗的食物？

陳典文身子在發抖，口中不由自主，發出了喃喃的聲音來，蘭姑不該遭到這樣下場的，絕對不應該，但是天地不仁，蘭姑若是眞的遭到了這樣的下場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

在小船上躭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早，小船已蕩進了興化城外的水蕩，水蕩的水面上，浮滿了菱葉，也滿是嘻嘻哈哈的小孩子，撐着水盤，抱着水桶，在水蕩中採菱。陳典文上了岸，一拐一拐，向前走着，心中一片茫然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該向何處去，直到有人陡地叫了他一聲，道：「咦，這不是陳爺？」

陳典文定睛一看，只見在他面前，站着一個濃眉大眼，楞頭楞面的小伙子，一時之間，陳典文眞是想不起他是誰來了，那小伙子却高興莫名，大聲道：「陳爺，

多虧你那二十塊大洋，我現在可好了，也娶了老婆，自己還開了一家燒餅店。」

陳典文想起了，這小伙子是李和順！

那小伙子李和順看到了陳典文，就像看到了親人一樣，陳典文也需要一個地方，養好腿傷，他逃出了揚州，明知張翱決不會放過他，住在客店裏，畢竟不是十分妥當。所以，順理成章，陳典文就到了李和順的燒餅舖子。

瞧着陳典文舒舒服服地躺着，李和順的神情，高興得像一個小孩子。

陳典文也被李和順的高興感染了，他的心情，也輕鬆了很多。

他拍着李和順的肩，道：「借你這地方，養幾天傷，我有對頭要暗算我，絕不會放過我，所以，你千萬別對任何人說起，我在這裏。」

李和順張大了口，道：「放心，你只管在這裏養傷，我不會對人說的。」

陳典文叮囑道：「你要留意點，若是城裏來了甚麼異樣的人，來講給我聽？」

李和順點頭答應着，陳典文揮着手，令他自去照料燒餅舖子。

李和順走了之後，陳典文不禁嘆了一口氣。

二十塊大洋，對自小在鹽帮中出身的陳典文來說，那算得甚麼？寒冬臘月，忽然想吃韮菜苗子，那韮菜苗子，就得二塊大洋一斤，陳典文見過不知道多少，整天在銀洋堆裏打滾的人，可是看來，這許多家財百萬的人，都不如李和順來得快樂。

李和順爲甚麼那麼快樂呢？他的快樂，是二十塊大洋帶來的麼？看來也不是，就算沒有二十塊大洋，李和順一樣快樂，是與生俱來的，陳典文終於明白了，李和順的快樂，是來自滿足！

將李和順和張翱來比，一個只不過是蠢小子，一個却是人中龍鳳，可是這個人，究竟是誰的日子過得更快樂一些？陳典文雙臂枕在腦後，他心中自然而然的答案是：李和順！

在李和順燒餅舖後面的屋子裏，陳典文住了七天，那七天，李和順兩夫妻，簡直將他當作菩薩一樣，陳典文也感到自己一生之中，幾乎沒有過過這樣平靜舒適的日子，他幾乎想就這樣一直住下去了！

不過，他無法再安靜地住下去了，那天下午，李和順走了進來，神情很緊張，陳典文的腿傷，已經好得多了，正在院子中，拿着一把糠，在餵着一羣鷄，李和順進來，就道：「陳爺，鹽帮的張帮主，到了興化。」

陳典文陡地一怔，挺直了身子。

李和順又道：「張帮主一到，就大擺筵席，興化城的酒樓，全叫包了下來，城裏城外，大小混混，全都有份，傳出話來，說是找一個腿受了傷的人。」

陳典文苦笑了一下，他早知道，張翱是不會就此放過他的，這種情形，也可以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李和順看來却比陳典文還要激動，他問道：「陳爺，你不會就是他要找的人吧？」

陳典文望着李和順，道：「是，我就是他要找的人。」

李和順搓着手，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，陳典文道：「你放心，我這就走。」

李和順刹那之間，連頸子都粗了，道：「陳爺，我不是攆你走！」

陳典文道：「我知道你不會攆我走，我也知道，張翱一定出了賞格，要是找到我，賞多少？」

李和順吞下了一口口水，道：「一千大洋！」

陳典文本來想說：那你將我送給張翱去吧，可是話到了口邊，他却沒有說出口，因爲他實在不忍心對一個這樣純樸，老實的人，開這樣的玩笑。

陳典文只是道：「我這就走，小李，老實說，我很羡慕你過的日子！」

李和順瞪大了眼，全然不明白他過的日子，有甚麼好羡慕的，而陳典文話一說完，已經轉過身，緩緩來到後院的土牆前，一縱身，就越過了牆頭，跳了出去。

鹽帮帮主在興化城裏，住了三天，並沒有找到陳典文，他雖然從陳典文僱的那艘小船上，打聽到了陳典文到了興化，可是再也想不到，陳典文會住在一家小燒餅舖的後院之中。

而且，陳典文一得了消息，立時就走了，陳典文並沒有目的，他只是向海邊去，當他在向海邊走着的時候，他只想着，當年，蘭姑在看透了張翱的狠子野心之後，也是在這條路上，向海邊走去的。

陳典文向海邊走，總得經過有人烟的地方，鹽帮的耳目衆多，消息也立時傳到了張翱耳中，張翱不帶從人也趕向海邊。

張翱知道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別人都不能對付陳典文，而他要殺陳典文，就像多年前他對付蘭姑一樣。不能讓人家知道，所以他才單獨出手。

根據消息，張翱很快地就追上了陳典文，當他看到陳典文的背影之際，陳典文正呆呆地站着，望着他前面不遠處，巨大的，立體三角形，覆着蘆蓆的鹽堆，那一堆一堆的鹽，像是亘古以來，就豎立在大地上一樣。

張翱漸漸走近，陳典文也立時轉過身來，兩人在相隔七八步處站定。陳典文冷冷地道：「你終於還是忍不住，要親自出手了！」

張翱依然神情雍容，道：「有些事，非得自己親自下手不可！」

陳典文的聲音有點嘶啞，道：「就像對付蘭姑？這裏，離你當年和蘭姑動手的地方有多遠？」

張翱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不遠，就在那邊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伸手向左首一指，陳典文自然而然，朝他所指看去，却不料在那一指之間，張翱已然發動，身子陡地向前，撲了過來。

張翱的動作如此之快，陳典文連視綫都未及收回來，就覺得呼吸陡地一緊，緊接着，「砰」地一聲，胸前已中了一拳。

那一拳，直打得陳典文眼前烏雲陡生，天旋地轉，胸口發甜，身子一個踉蹌，不由自主，一個轉身，跟蹌向前跌出去，這時候，陳典文只想到了一點：快逃！

他甚至未曾定過神來，就沒命也似，向前奔了出去，等到他定過神來之際，已經來到一堆巨大的鹽堆之前，張翱的笑聲，就在他的身後，陳典文已沒有第二條路

羅天福的絕招

希華

羅天福是現在一個很出色的拳師，他學習過幾派拳術，南方的拳，例如，白眉派，柔功門等，他都苦練許多年，對於拳理，瞭如指掌，熟極生巧，創立另外一些屬於他的特殊招式，並且把他自己的羅家拳加以變化，創立新奇的招法，三十年來，他在港九設館授徒，有許多門徒已享盛譽。

羅天福認爲任何一派的拳脚都要苦心練習，而且將古人傳下來的招加以變通，甚至創造另外一招，精益求精，這才不負師傅傳授武功的苦心。

至於他本人最擅長的一套拳脚，叫做三紋拳，羅師傅說：「我創立的這套拳脚是另有深意的，紋代表紋路，三紋拳等於這種拳脚，並非一出手就依着一定位置發招，向前打出，而是扭紋打出，或者兩招三招加成一招！」

跟着羅師傅跟門徒表演幾招相當突出的功夫，有一招叫做關公脫靴，這樣演出的，首先是飛出右脚向對方的咽喉踢去，跟着發出右手，如果這一招落空，右手就跟着搶攻對方的顏臉或咽喉，如果對方避過第一脚，以爲暫時沒有另外一招了，殊不料出手跟住脚，那是不容易抵擋，除非知道有這一招，假定對手高强，先踢脚，跟着標指，都能够避過，那麼，右脚落地，即發左脚，左脚跟着用左手標指，如是者連環出擊，每一次踢完脚就跟着用標指搶攻，看來有如伸手脫靴一樣，古人所穿的靴，靴柄甚長，把它稱做關公脫靴，等於跳起來的時候用手去把自己的靴脫下，這一招打得好，相當有勁，不過，想練習關公脫靴，就要包括跳脚，踢脚，而且要用標指配合，不容易連發幾招。

第二招叫做狸貓上樹，側身搶攻，使用穿橋沉爪，有如一隻狸貓跳上樹一樣，假如對方發拳攻來，稍爲閃向左右邊，雙手齊出，在對方的橋手下穿過，把對方的頸背扣緊，跟着用脚橫掃，那就使他的身體失去了重心，自然倒下來。

第三招叫做崩山掌，照羅天福師傅的說法，這種掌法威力很强，但要經常練習拍勁，使手掌拍到對方身上去，力量强大，而且在很短的距離拍打，可能把對方的肋骨也拍斷。這一招是如此施展出來的，假定對方發右拳，向你進攻，你用左掌拍開對方的右蹲，然後用右手貼近他，另一方面，還用你的右脚前鋒馬壓住他的身體，純然在右邊進攻，因爲你的手跟他非常貼近，他的右手給你抬高，右脇空虛，他的左手無從施救，快如閃電一下拍掌，就使他吃不消，如屬掌力强大，打斷肋骨，不足爲奇。

可走，只有向着亘大的鹽堆上，迅速地攀了上去。

他才攀上了幾尺，只聽得張翱一聲長笑，已經趕到，伸手一拉蘆蓆，將一張蘆蓆，拉了下來，陳典文身子滑下了幾尺，又向上攀去，張翱也上了鹽堆，一路將蘆蓆拉下來，他要追上陳典文，分明只是一舉手之勞，但是他却並不出手，只是殘忍地笑着。

陳典文已快攀到鹽堆的頂上了，在他向上攀之際，鹽堆的鹽，隨着他的上攀，向下瀉下來，陳典文一脚踏在鹽上，突然，隨着鹽粒的下瀉，一個人的上半身，自鹽堆之中，冒了出來。

自鹽堆中冒出來的那個人，身上沾滿了鹽，一時之間，還看不清他是甚麼人，但是陡然之間，看到鹽堆之中，竟然埋着一個人，已是驚弓之鳥的陳典文，更嚇得手一震，揮在那人的身上，那人身上的鹽，一起震落了下來，已經可以看清那人的臉面了。

這時候，陳典文整個人都呆住了！

那是蘭姑，一點也不錯，那是蘭姑，儘管她的臉色，是一種極其可怕的死灰色，但是毫無疑問，那是蘭姑，蘭姑的臉對着鹽堆下面，正對着跟上來的張翱，而張翱整個人，也像遭雷殛也似地呆住了！

也就在這時，陳典文看到，蘭姑的手中，還握着那柄小金劍，陳典文一伸手，取過了金劍來，用盡了生平之力，向前撲去，直到聽到了「噗」地一聲，眼看着金劍插進了張翱的時候，陳典文仍然有點不相信，自己已經殺死了張翱。

陳典文身子在鹽堆上滑下了一些，他又看到，蘭姑的前額上，綿裏金針的針尾還在，閃閃發光，蘭姑中了金針，掙扎着來到這裏，她硬將自己的身子，埋進了鹽堆之中，目的是爲了甚麼？或許是爲了自己的身體不致於腐爛，等世人可以知道她是死在張翱之手的，或許，蘭姑當時，在臨死之際，另有用意，但是她決計想不到，她藏在鹽堆中的屍體，會在陳典文命在傾刻之際，就在張翱的眼前三四尺處出現，她自然也想不到，她手中的金劍，會成了令張翱致死的武器。

陳典文伏在鹽堆上，伏在蘭姑的屍體之旁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氣，張翱的屍體已滾到了鹽堆下，臉上充滿了難以形容的可怖神情，他是應該感到恐怖的，他以爲十年之前已死的人，突然在眼前出現，如何會不恐怖？鹽，保存了蘭姑的屍體，使她的屍體，幾乎一點也沒有腐爛！

鹽堆旁一直很冷清，一直到抗戰勝利之後的某一天，才有一陣子熱鬧，淮北鹽場的總管，陪着一位南洋來的貴賓，那是一位姓唐的華僑，七十多歲的人了，還是精神矍爍，聲若洪鐘。這位億萬富翁，問起了若干年前，在鹽堆下發現當時鹽帮張帮主屍體的情形，不過，鹽帮張帮主的屍體，爲甚麼會在這裏，是甚麼人殺了他的，却沒有人可以回答，歲月悠悠，曠野上的鹽堆，照樣聳立着，鹽場上的鹽民，照樣辛勤勞苦地工作着，可是，早就沒有甚麼人再記得蘭姑，陳典文，張翱，唐榮這些人的名字了。

（續完）

春江萬里情傳奇故事

高庸．文
盧令．圖

紅袖刀訣（八）



前文提要： 上回書至馮援，何凌風，費明珠被迷谷四姥判處極刑，後得谷主唐小仙恩准暫緩執行，並把他們交由歸化不久的馮婉君看管，馮婉君說出她是一年前追踪楊子畏而來到迷谷，獲知楊氏兄弟確曾先後來此，惜均闖不過冰宮而慘遭非命，馮婉君因待產，只好歸化爲谷民，並得谷主青睞，視爲閨友，馮婉君又說出，近來谷中很多高手均被姊妹會收買，要她們慫恿谷主與姊妹會聯手涉足江湖，唐小仙不爲所動，但也沒有揭穿奸細的醜行，何凌風分析，谷主並非不想剷除奸細，只爲孤掌難鳴，是以只好裝聾作啞——

巧施離間計

馮婉君道：「的確是這樣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她跟夫人私交這麼好，咱們跟她，也可說是同仇敵愾，論理，彼此應該合作對付姊妹會，只不知道，她需要咱們怎樣幫助她？」

馮婉君道：「你這是眞話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當然是眞話。」

馮婉君興奮地說道：「如果你們願意留下來，我也就去向谷主覆命，至於要如何合作對付姊妹會的奸細，大家再從長計劃，你們看好嗎？」

何凌風毫不猶豫道：「當然好，咱們決定留下來了……」

馮援突然挿口道：「不！我不答應。」

費明珠道：「我也不願意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大哥，何必這樣固執呢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那冰宮火窟有死無生，何苦——」

馮援沉聲道：「別說冰宮火窟，就是刀山油鍋我也不怕，要留你一個人留下，我和小珠子決定去闖一闖那冰宮火窟。」

馮婉君哀求地對馮援道：「大哥，你先聽我說——」

冀作脫身謀

馮援道：「不必說了，大丈夫寧可慷慨捐軀，絕不老死荒山。」

何凌風平靜地道：「楊夫人，不用勸他，如果他一定要逞血氣之勇，寧肯做一個無信無義的人，就讓他去吧。」

馮援怒道：「你說誰是無信無義的人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自然是說你。我且問你，當初你受楊家付托，要助天波府重振聲威，如今壯志未酬，就把命送在冰宮火窟中，對楊家豈非無信？」

馮援一呆，說不出話來。

何凌風又道：「天波府楊家兄弟七人，都先後死在迷谷，現在僅留唯一骨肉，猶在襁褓，令妹尚且能忍辱偷生，想爲楊家保存一綫香火，你却置令妹母子於不顧，定要將血肉之軀，去拚那冰宮火窟，你一死不要緊，丟下令妹母子，豈非無義？」

馮援張口結舌，無詞以對，終於長嘆一聲，垂下了頭。

何凌風向馮婉君遞個眼色，道：「請向谷主覆命吧，就說咱們願意選擇歸化本谷了。」

馮援沒有再反對，費明珠也沒開口。

馮婉君大喜，匆匆出門而去。

待馮婉君去後，何凌風才壓低聲音道：「老大哥，奈何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難道你看不出來，令妹已受人挾制，身不由己了麼？」

馮援駭然道：「眞有這種事？」

何凌風向費明珠道：「你坐在門邊，注意有沒有人偷聽，咱們得儘快商議一個對策。」

費明珠點點頭，移座門旁，負責守望。

馮援急問道：「何老弟，你怎麼看出婉君已經受人挾制？」

何凌風低聲道：「她明知我不是楊子畏，竟然冒認是眞的，事已可疑，但若爲了想跟你見面，商議脫身之計，情理上尤可說得通，可是，她不求脫身，反要咱們也歸化本谷，這就是大大的破綻。」

馮援連連頷首。

何凌風接着又道：「谷主唐小仙聰明機智，年紀雖輕，處事却極老練，她和令妹既然私交很好，論理，就該讓孩子見見親舅舅，斷無在這時候抱去逗玩的道理，由此可見，逗玩可能是假，將孩子留作人質，要令妹唯命是從才是眞意。」

馮援駭然道：「但咱們都已被擒，生殺由她，她這樣做，有什麼目的呢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目的何在？如今還不能確定，或許唐小仙眞是想借咱們的助力，對抗谷中反叛者，或許是想利用咱們去做某一件危險的事，甚至這迷谷根本就是姊妹會的巢穴，唐小仙就是姊妹會的會主……每一種情況，都有可能。」

馮援和費明珠不禁都有些毛髮聳然。

何凌風又道：「不過，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的，無論這兒是迷谷也罷，是姊妹會巢穴也罷，她們之中，必定有兩派在對立，互相爭權，彼此傾軋，咱們最好裝傻，聽任她們擺佈，待瞭解眞實情況以後，再決定如何行動。」

費明珠顫聲道：「我只覺得好可怕，連馮大姐都不能相信，咱們還能相信誰呢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她並非不能相信，而是目前她有難言的苦衷，咱們得先順着她的希望做，再慢慢探問實情。」

正說着，馮婉君同來了。

同來的還有方蕙兒以及另外兩名僕婦模樣的女子，合抬着一副食盒。

馮婉君滿臉笑容，道：「谷主知道你們願意歸化本谷，甚表欣慰，特命先賜酒食，並派木蘭白隊這位方姑娘作陪。」

兩名僕婦打開食盒，果然有菜有酒，十分豐盛。

何凌風三人也眞有些餓了，老實不客氣，坐下就吃，舉杯就喝。

那位方蕙兒酒量很豪，連乾幾大杯，居然面不改色，她好像存心想灌醉馮援似的，滿口馮大哥，只找他一人拚酒。

何凌風心裏有數，也不說破，待酒已半酣，才笑着道：「咱們歸化本谷，今後便是一家人了，對谷中規矩却不太明瞭，還望方姑娘多多指教。」

方蕙兒笑道：「規矩倒沒有什麼，只是你們三位雖然請求歸化，現在還不能算是本谷居民，如果眞成了本谷居民，你和馮大哥就不能坐在這兒喝酒了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難道請求歸化，還有什麼手續要辦？」

方蕙兒道：「自然有。譬如你們原是被判有罪的人，若想歸化本谷，必須先戴罪立功，才能獲得批准。」

何凌風故作驚訝道：「咱們已經不能再離開本谷，還能立什麼功呢？」

方蕙兒笑道：「立功的機會很多，不一定要離開本谷到外面去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方姑娘能舉個實例嗎？」

方蕙兒望望馮婉君，道：「譬如說，眼前便有個立功好機會，只看你們願不願意……」

何凌風道：「能爲本谷立功，咱們求之不得，那有不願意的道理，方姑娘請快些告訴咱們吧。」

方蕙兒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我看，還是由馮大姐來說比較合適。」

何凌風似乎迫不及待，忙道：「婉君，你快說！」

馮婉君却不急，緩緩舉杯，淺飲了一口酒，似乎在思索應該如何啓口。

何凌風道：「究竟是什麼機會？你儘管直說，只要咱們辦得到，絕對盡力去做。」

馮婉君淡淡一笑，向兩名侍候的僕婦擺了擺手，道：「你們去外面站着，別讓閒雜人進來。」

待兩名僕婦退出後，忽然收斂笑容，換了一臉嚴肅之色，低聲道：「這位方姑娘是谷主的親信，在座都非外人，我就一切實說了。」

頓了頓，才凝容說道：「谷主掌握治理全谷大權，但因年紀太輕，仍須受姥姥們輔助，而現在，却發現姥姥們已經被外人收買，事事與谷主作梗，大有越權爭位的企圖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故意停頓下來，目光掃過何凌風三人，似在觀察他們的反應。

三人神色平靜，竟然什麼反應也沒有。

馮婉君顯得有些失望，又接着道：「譬如三位申請歸化這件事，谷主當然很歡迎，本想立即批准，可是，姥姥們却堅持反對，直到現在仍在僵持中，這就是最實際的例子……」

何凌風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婉君，你直截了當的說吧，谷主究竟要我們幹什麼？」

馮婉君道：「好，我儘量說得簡單明白些，谷主對姥姥們的跋扈已經無法容忍，決定解散『長老院』，將勾結外人的姥姥剷除，所以要請咱們協助她。」

何凌風問道：「她要咱們用什麼方法協助呢？」

馮婉君道：「谷主不希望咱們直接參與，只希望咱們替她取得一件東西，使她力足以制服叛徒就夠了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她想要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馮婉君道：「胭脂寶刀。」

馮援道：「妹妹，谷主從未離開過迷谷，她怎麼知道胭脂寶刀？」

何凌風望望馮援，兩人交換了一瞥會心的微笑——這句話，似乎早在他們意料之中。

馮婉君道：「是我告訴她的。」

何凌風接口道：「紅袖刀訣舉世無敵，她還要寶刀何用？」

馮婉君道：「對外界來說，紅袖刀訣固然舉世無敵，但迷谷中人人都練的紅袖刀訣，這就算不了什麼絕學了，谷主的功力，跟姥姥們只在伯仲間，只有取得寶刀才能穩操勝算。」

馮援道：「這麼說，田伯達和少林元慧大師盜取寶刀，竟是谷主指使的了？」

馮婉君道：「不，他們是受長老院童姥姥的指使，原定由花琴赴谷外接刀，但這消息被谷主知道了，連夜派出許多批巡山隊前往截捕，花琴發覺不妙，才搶先下手將他們殺了滅口，趁機嫁禍想害你們三位，所以在你們入谷之後就由童姥姥主持審訊，將你們判處極刑。」

何凌風又接着問道：「可是，咱們來大巴山，是被姊妹會誘來的，花琴不可能事先就知道咱們要來。」

馮婉君道：「童姥姥和花琴那一批人，就是跟姊妹會暗中有勾結。」

馮援又搶過話題道：「這就不對了。在天波府佈置盜取寶刀的本來是姊妹會，田伯達利

用姊妹會跟咱們糾纏的機會，才由姊妹會手中奪去了胭脂寶刀，如果他們互有勾結，怎會窩裏反？」

馮婉君道：「那是她們和姊妹會的事，我就不太清楚了，谷主只聽說她們得到寶刀是件贋品，所以要我轉告你們，希望你們將眞正的胭脂寶刀取來。」

何凌風又道：「如果咱們取來了胭脂寶刀，有什麼代價呢？」

馮婉君還沒回答，方蕙兒已搶着道：「谷主有諭，若能因諸位之助，敉平叛徒，事後願破例送諸位離開迷谷，彼此永爲摯友，決不食言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咱們還有一個要求，希望用胭脂寶刀，交換紅袖刀訣。」

方蕙兒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這個恕我無法作主，不過，我會轉報谷主，想必谷主她會答應的。」

馮援道：「那就煩你一併轉報谷主，胭脂寶刀並不在我們身邊，她得先讓咱們出谷去，才能將寶刀取來。」

方蕙兒笑笑，道：「關於這件事，谷主已有安排，諸位只須將藏刀的地方，告訴我就行了。」

馮援道：「但那地方很隱密，除非我親自去，別人絕對找不到。」

方蕙兒道：「馮大哥請說說看，是在什麼地方？」

馮援想了想，道：「我實在說不清楚，反正那是個很難找的地方……這樣吧，讓我畫一張詳盡的地圖，交給你們，你們按圖上註明的地方去找，就比較容易了。」

方蕙兒大喜道：「這辦法最好，馮大哥請畫圖，我先去回報谷主……」

何凌風道：「且慢，你們從不離開迷谷，縱有地圖，由誰去尋找呢？」

方蕙兒笑道：「這些年來，爲了對抗長老院，咱們在谷外也佈置了幾處外綫，只要有了藏刀圖，自會派人去按圖索驥的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但有一點請姑娘一併轉報谷主，咱們希望用藏刀圖交換紅袖刀訣，盼姑娘在谷主面前多加美言。」

方蕙兒點頭道：「我會的，你們只管放心吧。」

馮婉君送走了方蕙兒，長吁一口氣，立即準備紙筆墨硯，請馮援繪製藏刀圖。

馮援也不推辭，頃刻間，繪成兩圖，一張是千歲府的位置，一張是藏刀的地方。

他繪圖十分詳盡，也很秘密，尤其藏刀之處，更是添註極繁，連何凌風和馮婉君都不讓看見。

圖繪好了，仔細叠妥收起，却對馮婉君正色說道：「妹妹，趁我還沒有將圖交給唐小仙之前，希望你告訴我一件事，咱們是同胎兄妹，你無論如何要說實話。」

馮婉君詫道：「我並沒有騙過大哥呀！」

馮援道：「過去的我不追究，現在我只問你，如果咱們交出了胭脂寶刀，唐小仙眞會放咱們離開迷谷嗎？」

馮婉君毫不遲疑道：「她會的，她不是言而無信的人。」

馮援道：「是否連你的孩子一起放走？」

「這——」馮婉君神情似乎微微震動了一下道：「大哥，你爲什麼突然問起這句話？」

馮援道：「因爲咱們發覺，唐小仙已經將你的孩子扣作人質，使你不得不照她指示行事，她和你，並不是什麼摯友。」

馮婉君眼中忽然流露出驚駭的光芒，臉色連變，默默低下了頭。

何凌風沉聲道：「楊夫人，你們是同胎至親，有隱衷就該直說，用不着顧忌。」

費明珠也說道：「是啊，咱們四個人可以同心協力想辦法對付她，馮大姐，你快講實話呀！」

馮婉君緩緩抬起頭來，嘴角蠕動，發出一絲苦笑，說道：「這話叫我該怎麼說呢？她待我的確不錯，豈止是摯友，簡直就跟姊妹一樣，可是——」

馮援接口道：「可是，她却扣留了你的孩子，使你對她唯命是從，不敢有絲毫反抗，對嗎？」

馮婉君沒有承認，也沒有否認，輕吁了一口氣道：「她很疼愛孩子，也是事實……我想，她將孩子留在她身邊，主要是不願我離開迷谷，也怕我會因爲七郎葬身冰宮的事，對她懷着恨意吧……」

馮援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她怎麼肯讓咱們離開迷谷？」

馮婉君道：「目前，她跟長老院爭權抗衡，眞的很需要人帮助，如果咱們能助她一臂之力，我想她會讓你們離開的。」

何凌風搖頭道：「我看此女年紀雖輕，心機却很深沉，到那時候，只怕……」

正說着，屋外脚步聲响，大家忙煞住話尾，各回本位坐下。

方蕙兒笑嘻嘻走進來，道：「馮大哥，圖繪好了嗎？」

馮援不答反問道：「咱們的請求，谷主怎麼說？」

方蕙兒笑道：「我已經轉報谷主了，谷主很高興，一口答應，並且要我告訴各位放心，只等取來寶刀，就給你們紅袖刀訣，此外，還要重重酬謝你們哩。」

馮援道：「酬謝不敢領受，到那時候，只求能讓咱們帶着孩子一起離開，使楊家有後，於願已足。」

方蕙兒連聲道：「一定，一定，谷主絕不會辜負諸位的。」

馮援取出地圖，道：「由此去列柳城千歲府，往返數百里，不知你們準備用多少時間才能取來寶刀？」

方蕙兒道：「這件事，當然越快越好，如果馮大哥的地圖繪得精確詳細，最多十來天就能取來了。」

馮援將圖交給了方蕙兒，道：「好，希望快去早回，別教咱們久等。」

方蕙兒展開地圖大略看了一眼，忙小心翼翼藏進衣袖內，然後舉掌連拍了三下。

一行人應聲而入，竟是尤二娘和兩名鑲白邊的少女。

馮援怒目沉喝道：「方姑娘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方蕙兒笑道：「諸位請別誤會，谷主是爲了顧慮莊院內都是女人居住，生活不便，同時也爲了諸位的安全，避免受到長老院的打擾，所以暫時委屈諸位仍回莊後休息，只等寶刀取到，就會請諸位出來。」

馮援冷哼道：「這是說，咱們還要被囚禁十來天？」

方蕙兒道：「決不是囚禁，因爲長老院對諸位申請歸化的事尚有異議，谷主也是迫不得已。」

尤二娘也笑着道：「諸位放心吧，住在莊後雖然行動略嫌不方便，生活却絕對不會委屈諸位。」

馮援望望馮婉君，重重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妹妹，你現在總該相信愚兄不是憑空猜測了吧！」

馮婉君低着頭，默無一言。

×　×　×

回到牢房，尤二娘果然很客氣，「招待」也很親切。

但馮援怒火難息，顯得十分暴躁，在牢房裏摔東西，發脾氣，嚇得幾名看守的少女都不敢走近第一號牢房的鐵栅門。

尤二娘無奈，只得將馮援和費明珠的牢房對調，讓費明珠住一號房，馮援住最靠裏面的五號房。

這辦法還眞有效，也許是「眼不見心不煩」的緣故吧，馮援搬到最裏面一間，竟然安靜下來。

不僅安靜下來，沒多久，且入了夢鄉。

只有何凌風知道他沒有眞睡，却不說破，等尤二娘出去後，便輕輕敲了敲石壁。

馮援果然是假睡，低聲道：「別敲，先叫小珠子看着門，有人進來咳一聲嗽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不勞費心，我已經告訴過她了。現在咱們大可放心說話，沒人會聽見。」

馮援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，移近牆角，道：「從現在起，你要注意兩件事。」

「那兩件？」

「第一，這牢房的守衞共有多少人？第二，她們多久輪班一次？尤其夜間值勤的情形，要特別留意。」

「老大哥，你想幹什麼？」

「逃！」

「逃？」何凌風雖然已有預感，仍難免微微吃驚，忙問：「你打算越獄逃出迷谷？」

馮援道：「不錯，這鬼地方事事教人捉摸不透，婉君又被控制，咱們非靠自己的力量脫逃不可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迷谷中人武功玄妙，要逃只怕並不容易。」

馮援毅然道：「當然不容易，但無論多危險，咱們都非逃不可，因爲咱們最多只有十天時間，等她們派去取刀的人回來，就沒有機會了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難道你給她們的藏刀圖是假的？」

馮援吃吃而笑，道：「你以爲我會給她們眞圖嗎？告訴你，那圖上繪的位置，只是千歲府內的大毛坑，除了滿坑糞便，連刀影子也沒有。」

他笑得好得意，就彷彿已經看見迷谷派去取刀的人，站在毛坑邊的尷尬模樣。

何凌風想笑却笑不出來，搖搖頭道：「老大哥，你不應該逞一時之快，這樣會害了婉君，唐小仙若發覺受騙，一定不會放過她。」

馮援道：「咱們可以帶婉君一起走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事情沒有這麼簡單，咱們縱然能帶婉君一起逃走，也絕對無法連她的孩子也一起救走，那孩子是婉君的唯一希望，孩子不能走，婉君絕不會跟咱們走。」

馮援略一沉吟，不禁追悔道：「糟，當時我怎麼沒有想到孩子的問題，這樣說來，的確太魯莽了。」

何凌風輕嘆道：「現在事已至此，既不能束手待斃，咱們是非逃不可，而且，一定得帶着婉君和孩子一起逃，唯一的辦法，只有冒次險……」

馮援道：「怎麼個冒險法？」

何凌風嗄聲說道：「設法挾持唐小仙一同走。」

馮援奮然道：「你有什麼妙計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現在還沒有，不過，咱們可以從一個人身上着手。」

馮援忙問：「誰？」

「方蕙兒。」

×　×　×

方蕙兒再到牢房來時，態度已經跟以前不大相同了。

以前，她總是笑容可掬，旣和藹，又親切；現在，她臉上雖然也有笑容，但笑得很冷，令人一望而知，那是在不情願的情形下硬擠出來的。

一進牢房，她便皺起眉頭，連那絲不情願的笑容也消失了，冷冷問道：「你們要見我，究竟有什麼事？」

何凌風急忙湊近鐵栅門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方姑娘，我有很機密重要的話想跟你私下談談，能不能請你選個比較隱密的地方……」

方蕙兒眉頭皺得更緊，滿臉不耐煩的表情，道：「有話就在這兒說好了，我很忙，沒有多少時間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這兒耳目太多，我要說的話決不能被任何第三者聽到，如果方姑娘不想聽，那就算了，只是，將來若胭脂寶刀出了意外，可別怪我沒有事先跟姑娘你打過招呼。」

方蕙兒一驚，道：「什麼？胭脂寶刀會出什麼意外？」

何凌風不答，却懶洋洋離開了鐵栅，仰面躺在床上。

方蕙兒立即換了一副笑容，同時急命尤二娘打開牢門，親自來到床前，柔聲道：「何大哥，是我不好，我的確太忙，並不是存心開罪你……胭脂寶刀究竟怎樣了……」

何凌風冷冷道：「我說過了，這兒耳目太多，不方便。」

方蕙兒連聲道：「這容易，我陪何大哥去尤二娘房裏談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她房裏更不方便。」

方蕙兒道：「那何大哥的意思要——」

何凌風道：「不論什麼地方，只要沒有旁人偸聽，不會被花琴知道就行。」

「花琴？」方蕙兒忽然變色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好！你跟我來。」

她果然是谷主的親信，僅跟尤二娘交待了一句話，不用人押送，便帶着何凌風離開了牢房。

沿後山山脚左轉，來到一座石屋，門外有個老婆子坐在矮櫈上補衣服。

方蕙兒對老婆子比了幾下手勢，領何凌風進入石屋，說道：「這老太婆是個聾子，從前曾是谷主的乳娘，咱們在她屋裏談話，絕不會有外人偸聽。」

何凌風望望屋中陳設，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下，道：「最要緊的，咱們談話這件事不能被花琴知道，你要特別交待尤二娘一聲，叫她不許洩漏消息。」

方蕙兒道：「花琴究竟怎麼樣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她昨夜到牢裏來過。」

方蕙兒吃驚道：「眞的，她來幹什麼？」

何凌風緩緩道：「她本來要跟馮大哥談話，被我攔住，就跟我談了將近半個時辰……」

方蕙兒急問：「你們談了些什麼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你可別大驚小怪，她來牢房也是爲了胭脂寶刀。」

方蕙兒道：「哦？她怎麼對你說的？你快告訴我。」

何凌風却故意慢條斯理地笑了笑，才道：「不知道她從哪兒聽到胭脂寶刀仍在千歲府的消息，所以來跟咱們談條件，也想要一份藏刀地圖。」

方蕙兒道：「你答應她了？」

何凌風搖搖頭，道：「還沒有，不過，她出的代價却比谷主優厚得多。」

方蕙兒道：「她怎麼說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據她說：只要咱們也同樣繪一張藏刀地圖，不僅可以立卽釋放咱們，由咱們自己選擇去留，還保證將婉君和她的孩子一

併交還，而且，如果咱們願意離開，長老院答應送咱們紅袖刀訣，幫助咱們消滅姊妹會，如果選擇留居，等新谷主就任以後，婉君和費明珠都可以進長老院，我和馮大哥也將受聘為迷谷護法，隨時可以自由來去迷谷，不受絲毫阻礙……」

他還想繼續往下「吹」，方蕙兒已經氣得臉色鐵青，截口道：「何大哥，你千萬別上她們的當，長老院根本沒有這麼大的權力，她們絕沒有資格改變迷谷的規矩，谷主是世襲，除非有叛谷大罪，長老院無權罷黜谷主，更無權將外人聘為本谷執事。」

何凌風笑道：「可是，她們說，如果谷主仗外人助力獨斷獨行，抗拒長老會，就算是叛谷大罪。」

方蕙兒冷哼道：「長老院若仗外力反抗谷主，一樣也是叛谷大罪，童姥姥她們跟姊妹會勾結，企圖罷黜谷主，罪證早已確實，谷主有權宣佈解散長老院，將她們按律處決，另選新的長老……」

何凌風道：「誰有權誰無權，那是你們迷谷自己的事，咱們並不想參與，老實說，咱們的願望只是如何交換紅袖刀訣和平安離開迷谷回家，可是，咱們幫助谷主，如今卻仍為牢中囚犯，兩相比較，當然覺得她們的條件優厚得多了。」

方蕙兒急道：「何大哥，你千萬別信她們的條件，這都是花琴那賤人騙你的，如果你交出了藏刀圖，你們就休想活着離開迷谷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但咱們已將藏刀圖交給谷主，又有什麼保證將來能活着離去？」

方蕙兒道：「你放心，我會立即把這件事轉報谷主，對你們的居處重作安排……」

一面又恨恨地道：「尤二娘也太可惡了，谷主委屈你們暫住石牢，目的就是為防止長老院從中搗鬼，她居然敢私放花琴到牢裏去！」

何凌風道：「這件事，你可別錯怪了尤二娘，花琴是深夜偷偷去的，她在石牢也可能佈了人手，尤二娘並不知道。」

方蕙兒道：「我會查，查出來就要她們好看。」

何凌風微笑道：「姑娘一定要查，在下倒有個主意。」

方蕙兒道：「噢！」

何凌風道：「方姑娘，這種兩無對證的事，查問談何容易，要查，就得抓到真憑實據，否則，打草驚蛇，那就反而不妙了。」

方蕙兒道：「你的意思是──」

何凌風低聲道：「姑娘回去且別聲張，今天或明夜，我料那花琴還會再到牢房來，姑娘趁夜靜之前，何不先悄悄藏在費明珠的牢房裏，給她來個守株待兔？」

方蕙兒大喜道：「好主意！」

何凌風道：「不過，姑娘必須注意兩件事，第一，得悄悄進來，不能讓守牢房的人知道，甚至連尤二娘也得瞞着。」

方蕙兒點頭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第二，須事先帶着牢房鐵柵門的鑰匙，你躲在明珠房裏，柵門仍然上鎖，那花琴進來後，必定直接來在下所住的三號房，屆時，姑娘出其不意，由一號房啓柵而出，先截住她的退路，豈非人贓俱獲？」

方蕙兒連連頷首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辦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據我所知，每夜酉刻，正是看守們輪班用飯的時候，防範比較鬆懈，姑娘最好趁那時混進來，到子夜以後，花琴多半就會入網了。」

方蕙兒不停地點頭答應。

何凌風道：「方姑娘，我替你出這個主意，等於斷絕了長老院，事後你可不能食言無信，仍將咱們當囚徒看待……」

方蕙兒道：「請放一百個心，我一定轉報谷主，絕不會虧負你們。」

兩人商議妥當，方蕙兒仍送何凌風返回石牢，自去準備安排。

何凌風回房，將經過情形，詳細告訴了馮援和費明珠，三個人也暗地作了一番準備和安排……

× × ×

當天夜裏，酉刻左右，方蕙兒果然一個人悄悄潛進石牢。

她仍然穿着紅衣鑲白邊的勁裝，跟看守石牢的少女們一樣裝束，同時為了對付花琴，更佩了長刀。

石牢中燈光幽黯，當她啓開一號牢房的鐵柵門閃身而入，費明珠已經等在門邊，低問道：「是方姑娘嗎？」

方蕙兒輕應了一聲，剛反手掩上鐵柵門，費明珠卻拉着她的腕肘道：「快跟我躲到裏面來！」

方蕙兒只覺手腕一麻，緊接着，腰脅下「期門」穴也重重挨了一撞肘，吭也沒吭，便昏倒地上。

費明珠左手奪過她的鑰匙，右手一抄，半抱半拖地將她架到床邊，用被褥一捲，塞進床榻下面，然後，將鑰匙從柵欄空隙，遞給了何凌風……

牢房裏很快又恢復了平靜，誰也不會發覺牢中多了一個人，誰也沒有發覺牢房門鎖已經打開了。

飯後，值班的看守進來巡查，一切都跟平時沒有兩樣。

將近子夜時分，何凌風輕叩左右石壁，三個人悄悄起身，打開鐵柵門，沒費多大力氣，便將兩名正在瞌睡的值夜少女制住穴道，拖進了牢房。

費明珠解下少女們的外衣，替何凌風和馮援換上，自己穿了方蕙兒的鑲白邊紅衣，三人都佩着長刀，大模大樣走了出去，卻把方蕙兒和兩名值夜少女反鎖在牢房中。

由石牢進入莊院，一路毫無攔阻，三人快步疾行，不一會，就到了「出塵精舍」。

馮援低聲道：「唐小仙的住處必有戒備，須得婉君領路才行，你們在這兒守望，我去知會婉君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老大哥千萬小心，婉君為了保全孩子，可能不願冒險，必要時，只好強迫她同意。」

馮援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說着，舉手敲門。

敲到第三遍，才聽見馮婉君的聲音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馮援揮手示意兩人退開藏好，低應道：「婉君，快開門，我是大哥。」

馮婉君在裏面似乎吃驚不小，輕呼道：「大哥？你怎麼會……」

馮援急聲道：「先別多問，快開門讓我進來。」

屋裏悉率一陣忙亂，不片刻，呀地一聲，門開了。

馮援迅速地挨身而入，反手掩上門，嘎聲道：「婉君，趕快收拾一下，跟大哥去找唐小仙救孩子。」

馮婉君亂髮蓬鬆，顯見剛從床上爬起來，愕然望着馮援，驚問道：「大哥，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？只有你一個人嗎？」

馮援道：「咱們不能束手待斃，所以冒險越獄了，特來帶你一同走，凌風和小珠子都在外面等着，你快些換衣服吧。」

馮婉君道：「你們想逃出迷谷？」

馮援道：「正是，咱們準備出其不意擒住唐小仙，救孩子和你一同逃走。」

馮婉君連連搖頭道：「不！不行，你們絕對逃不出去，就算僥倖逃出迷谷，也絕對逃不出大巴山，大哥，你聽我說，千萬別做這種傻事……」

馮援道：「咱們只要擒住唐小仙做人質，就不怕她們敢出手攔截。」

馮婉君道：「那是夢想，谷主住處戒備森嚴，唐小仙的武功更非等閑之輩，這條路絕對行不通。」

馮援道：「行不通也得行，咱們已經從石牢逃出來，難道還能再回去？即使咱們肯回去，唐小仙也不會放過咱們，反正是死路一條，不如冒險死中求生。」

馮婉君道：「回去石牢，不一定就會死，越獄逃走那是非死不可。」

馮援道：「咱們肯寧為逃生被殺，絕不坐以待斃，婉君，不要多說了，快些收拾跟咱們一塊兒走。」

馮婉君搖頭道：「不能，我不能逃，那樣會連累孩子，如果能逃得掉，我早就逃了，怎會苦等到現在……」

馮援道：「可是，事已如箭脫弦，非逃不可，咱們捨命也要救了孩子一起走，你還猶豫什麼？」

正說着，門上輕響，只聽費明珠的聲音催促道：「馮大哥，時候不早了，叫大姐行動快一些。」

馮援沉聲道：「婉君，你走不走？」

馮婉君道：「我並非不想逃走，而是我太瞭解迷谷情況，咱們絕對沒有逃脫的希望，所以，咱們不能逃。」

「好！」馮援一展臂，抽出了佩刀，道：「天波府只有一個孩子，千歲府也只有咱們兄妹兩人，如果你為了保全楊家的孩子，不肯冒險跟我走，我就橫刀自絕在此地，咱們大家都不走了。」

馮婉君急忙抱住他握刀的手臂，哽咽道：「大哥，你何苦說這種話，我不是不願逃，我是怕逃不出去啊！」

馮援道：「置之死地而後生，咱們抱必死決心，怎知一定逃不出去。」

馮婉君道：「這不是決心的問題，唐小仙的武功太高，咱們都不是她的敵手。」

馮援道：「咱們以智取，不以力敵，她武功再高也無須畏懼。」

馮婉君默然片刻，終於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好吧，你們先在外面等我一下。」

馮援欣然答應，退出屋外。

何凌風迎着問：「她願意了嗎？」

馮援點頭笑道：「本來不肯的，被我用了一招苦肉計，總算應允了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此去唐小仙住處，可能會遇上盤問，等一會讓明珠跟她一路，咱們只在暗裏跟隨，免得露出破綻。」

馮援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索性把這勞什子衣服脫了，男子漢大丈夫，穿着女人的衣服，真他媽的彆扭。」

何凌風忙道：「現在還不能脫，至少得等出谷以後才行……」

這時，馮婉君已經裝束妥當，走了出來。

所謂裝束，仍然是那套沒有鑲邊的紅衣，空着手，什麼也沒帶，甚至連兵刃也沒有。

何凌風將計劃告訴了她，馮婉君卻搖頭道：「不必，你們都跟我一同去，如遇盤問，我自會應付，但大家都不能佩帶兵刃。」

馮援道：「萬一發生意外動起手來──」

馮婉君苦笑道：「迷谷的紅袖刀訣舉世無敵，真要動手時，帶着刀又有什麼用？那樣會惹人生疑，於事毫無幫助，即使迫不得已需用兵刃，隨處都可取得，何必定要帶在身邊。」

三人想想也有道理，只好解下長刀，藏在「出塵精舍」中。

馮婉君領着三人直趨谷主居住的正院，穿廊過屋，毫不掩蔽，途中偶爾也遇見巡夜的少女，全都認識馮婉君，含笑打個招呼就過去了，竟然毫未盤查。

反是何凌風和馮援，男扮女裝，提心吊膽，一路低垂着頭，手心裏緊緊捏着兩把冷汗。

進入正院，戒備情形突然嚴密起來。

正廳門口就有一名鑲白邊的少女，率領四名鑲黑邊的刀女把守，園內廊下，花叢林影中，都有人巡邏警戒，將整個正廳防禦得鐵桶般緊密。

到這裏，馮援才相信馮婉君說的是真話，若憑他們三人，想劫持唐小仙，簡直有如痴人說夢。

這些佈置，當然不是針對他們三人，分明是為了防備長老院的敵對份子。

馮婉君對那守門的鑲白邊少女不知低聲說了些什麼，那少女向三人打量一遍，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好吧，讓他們進來先在廊下等着，可不能隨便亂跑。」

馮婉君回頭招招手，道：「聽見嗎？你們在廻廊下休息一會，別亂跑，我這就去通報谷主。」

何凌風三人，不敢開口，低着頭，魚貫而入。

當他們通過廳門的時候，幾名守門刀女竟然一個個用手掩着嘴，吃吃低笑不已。

直到三人已到了廻廊下，刀女們仍在遠遠地指指點點，朝着三人竊笑私議。

何凌風被笑得心裏直發毛，低聲道：「老大哥，事情有些不對，這些丫頭好像已經知道咱們的身份了。」

馮援道：「我也覺得不大對勁，難道婉君會洩漏咱們的秘密？」

費明珠接口道：「這也很難說，她本來就不贊成咱們的計劃，臨來時，又叫咱們別帶兵刃，不知她心裏究竟在作什麼打算？」

馮援道：「不會，絕對不會的，她是我的妹妹絕不可能出賣咱們。」

何凌風忽然輕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如果她一定要出賣咱們，咱們也只好認了……」

馮援覺得他的語氣好奇怪，再順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心頭不禁一沉──

廳門口，不知何時來了兩個人，竟是方蕙兒和尤二娘。

廻廊左右，响起腳步聲，兩行刀女列隊而出。

接着，正廳大門也冉冉啓開了，馮婉君陪着唐小仙緩步走了出來。

馮援怒往上衝，恨恨盯着婉君道：「這就是咱們的兄妹情份麼？」

婉君赧然低垂着頭，輕輕道：「大哥，不要怪我，你們逃不掉的……」

馮援怒叱一聲，便想衝撲過去。

寒光疾閃，兩柄長刀業已封住他的去路，廊下刀女們也同時亮出了兵刃。

唐小仙微笑道：「三位請回去吧，今夜的事，咱們就當它沒有發生過，以前的承諾仍然有效，我決不會虧待三位的。」

三人當然都瞭解這只是場面話，唐小仙顧慮的是胭脂寶刀尚未到手，否則，決不會這麼客氣。

但事已至此，三個人手無寸鐵，要想從迷谷硬闖出去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。

馮援既怒又恨，兩眼瞪着婉君，直恨不得將她吞進肚裏。

何凌風倒很看得開，肩頭一聳，笑道：「谷主最好替石牢多加些守衛，多建幾道鐵柵，不然，咱們還會逃。」

唐小仙道：「你認爲還有機會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機會是人造成的，咱們對牢房的招待已經膩了，隨時會留意換換環境。」

唐小仙笑道：「你們不會再做這種傻事，本谷也不會再讓你們犯同樣的錯誤。」

何凌風沒有再說什麼，拱拱手，當先走了出去。

馮援怒目而視，仍然心有未甘，費明珠輕輕推了推他，低聲道：「馮大哥，走吧！大姐或許有她不得已的苦衷。」

馮援搖搖頭，哼了一聲，轉身而行。

尤二娘和方蕙兒一前一後，押着三人，另外八名刀女分列左右隨行。

途中，馮援怒氣未消，竟忘了費明珠跟在身後，憤憤道：「哼！女人就是女人，不可與共大事！」

費明珠知道他心裏充滿了憤恨，只笑笑沒有開口。

何凌風却笑道：「這話也不盡然。其實，女人很好相與，只看你能給她多少好處？讓她佔多大便宜？尤二娘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尤二娘頭也沒回冷冷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你現在當然說不知道啦，昨天我告訴你，長老院會提升你做長老，你爲什麼那樣高興呢？」

尤二娘突然停步轉身，沉聲道：「你在胡說些什麼？」

何凌風笑道：「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，說有什麼關係？那些話，我當然是騙你的，可笑當時你竟信以爲眞了。」

尤二娘怒道：「你們在石牢，我可待你們不薄，你爲什麼這樣含血噴人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好了，不提就不提，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，我若想含血噴人陷害你，剛才就當着谷主面前掀出來，那會等到現在。」

尤二娘眞是氣極了，但她口笨舌拙，不知怎樣辯駁才好，只氣得咬牙切齒說不出話來。

後面的方蕙兒大聲道：「姓何的，我勸你老實些，尤二娘對谷主一向忠心耿耿，你別想從中挑撥離間。」

何凌風兩手一攤，道：「好，算我無中生有挑撥離間好了吧！反正話出如風，兩無對證，不過，你若是聰明人就該想到，若非有人放水，你怎能那樣容易混進石牢來……」

話未完，尤二娘已忍無可忍，翻手拔出了長刀。

何凌風連退幾步，正色道：「幹什麼？你居然想殺人滅口？」

尤二娘叱道：「你……你這畜牲！」

她本來就不擅言辭，現在氣極了，更不知道該罵什麼才恰當，叱聲出口，長刀已閃電般向何凌風下半身掃去。

這是她情急中還有一絲顧忌，她雖然恨透了何凌風，並不敢當眞殺他，只不過揀那不是要害的地方，砍他一刀洩忿而已。

何凌風也料定她不敢下毒手殺人，却裝作驚惶失措的樣子，發一聲喊，回頭就跑……

沒等他眞跑，刀光一掠而到，「噹」地一聲，架住了尤二娘的長刀。

方蕙兒沉着臉，道：「二娘，這三個人是谷主的客人，你傷了他們，谷主怪罪下來誰承擔？」

尤二娘氣呼呼地道：「可是他……他太可恨了……」

方蕙兒道：「他說他的，你若是問心無愧，幹嘛要殺人滅口？」

何凌風搶着道：「是啊，我又不會去告訴谷主，你可必心虛呢？」

尤二娘被他連番相激，滿腹怒火無處發洩，突然心一橫，厲聲道：「閃開去！我寧可殺了這畜牲，再去向谷主領罪！」

口裏喊着，長刀展動，向方蕙兒連攻了三四刀。

方蕙兒一面揮刀格架，一面向旁邊八名刀女喝道：「尤二娘抗命叛谷，給我擒下了。」

八名刀女一聲應諾，紛紛抽刀出鞘。

尤二娘怒叱道：「你們膽敢聽一名白隊侍衛的吩咐，對藍邊領隊出手？」

八名刀女面面相覷，果然沒敢上前。

迷谷谷規嚴厲，方蕙兒雖係谷主親信，又是一名鑲白邊的侍衛，尤二娘却是鑲藍邊的領隊身份，階級高過方蕙兒，而那些刀女，都屬於「鑲白邊」，階級全在尤二娘之下。

就在八名刀女遲疑猶豫的時候，何凌風忽然道：「你們在這兒發的什麼呆，尤二娘已經瘋了，還不趕快去報告谷主。」

刀女們被他一語提醒，當時便有四五個收刀轉身，向大廳飛奔而去。

剩下的三四個，怔怔站在旁邊，都不知應該帮誰才好？

這時，尤二娘和方蕙兒已經迅快絕倫的交手了十餘招，刀光閃爍，耀眼生花。

何凌風向馮援和費明珠施個眼色，突然欺進一名刀女，出其不意喝道：「兵刃給我！你退到一邊去。」

那刀女正在驚愕失措之際，聽了這句話，想也沒想，便將長刀遞給了何凌風。

這是下意識的直覺反應，根本沒有經過大腦思攷，人在驚慌之下，往往會如此。

馮援和費明珠也同樣欺近另外兩名刀女，伸手去接取她們的長刀，那兩名刀女却遲疑着有些不肯。

但也只是遲疑了一下，當她們看見同伴已將兵刃交給了何凌風，似乎並沒有出錯，便也不由自主交出了兵刃。

兵刃到手，三人的精神陡然振奮起來。

何凌風當先揮刀加入戰圈。

他施展的刀法，居然也是跟尤二娘同樣的紅袖刀訣，刀鋒却攻向方蕙兒。

方蕙兒大吃一驚，忙叫道：「何凌風，你弄錯人了……」

何凌風笑道：「沒有弄錯，先收拾了你，咱們再對付她。」

口裏說着，長刀如雪浪飛捲般，猛攻了過去。

方蕙兒獨戰尤二娘本已吃力，再加上一個何凌風，越發招架不住，心一慌，手上略慢，被何凌風趁機進手，一刀掃中右腿膝蓋部位。

好在他這一招是反掃，用的是刀背，方蕙兒悶哼了一聲，跌倒地上。

何凌風對尤二娘齜牙一笑，道：「謝謝你給咱們奪刀的機會，現在你叛谷的罪名已經鐵定，咱們走了，你也活不成，倒不如索性跟咱們一起走，外面天地大得很，你跟咱們一起，包你有享不完的後福……」

尤二娘喝道：「住口，你這畜牲，害得我還不够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我雖然害過你，也救過你，功過相抵，也算扯平了，你若不跟咱們走，等唐小仙一到，方丫頭準將罪名全掛在你頭上，那時你就後悔莫及了。」

尤二娘道：「我會擒住你們，當面向谷主申訴。」

何凌風笑道：「到那時候，你想咱們會帮着你說話嗎？這些刀女都看見我帮你收拾方蕙兒，你有八張嘴，也無法使唐小仙相信。」

尤二娘默然，這些話都是實情，但她生於

迷谷，要她叛谷出走，實在下不了這份決心，不走又難免獲罪，眞叫人無法取捨。

何凌風又道：「時間急迫，你若不走，咱們可要走了。」

方蕙兒忽然從地上掙扎着坐了起來，厲聲道：「尤二娘，你敢放走他們三個，我一定稟告谷主，要你受千刀萬剮的活罪。」

尤二娘本來下不了決心，聽了這話，機伶伶打個寒噤，突然下了決心。

她長刀廻轉，冰冷的刀鋒，刀鋒過處，直透入方蕙兒的胸膛。

三名刀女都駭然驚呼失聲……

尤二娘用刀尖指着她們道：「你們這些丫頭，平時仗着谷主寵信，作威作福，老娘已經受够了，但念在同門多年，且饒你們一命，快滾！」

刀女們手無寸鐵，只得乖乖聽話，脚底抹油，全都逃了。

何凌風沒想到她會對方蕙兒痛下毒手，笑笑道：「二娘，現在咱們是共患難的朋友了，迷谷路徑，咱們不熟，應該怎樣才能平安脫身，還望二娘多指教。」

尤二娘仰面長吁一口氣，道：「你們都跟我來。」

何凌風三人跟着尤二娘，迅速穿過幾重院落，却發現所走的並非前谷谷口方向，而是往東奔向莊院東廂房。

馮援沉聲道：「尤二娘，咱們要出谷去，你這是帶咱們往什麼地方？」

尤二娘道：「迷谷傳發警訊十分快捷，現在谷口業已封閉，根本無法出去了。」

馮援道：「那咱們要怎樣才能脫身？」

尤二娘道：「目前，毫無脫身的方法，我是帶你們去一處地方，暫時隱藏起來，再等機會……」

馮援連忙停步道：「不行，咱們必須趁今夜闖出谷口，若躲在谷內，遲早會被搜到。」

費明珠也道：「如果你不想替咱們帶路，咱們可以自己闖。」

尤二娘冷笑道：「如果你們不聽我的話，那只有一個結果，就是重新再回石牢。」

何凌風先搖手攔住馮援和謝明珠，含笑道：「二娘，咱們現在是生死相共，當然聽你的，但你也得把你心裏的打算告訴咱們，讓咱們也瞭解事情的眞象。」

尤二娘道：「我已經告訴你們了，現在絕對逃不出去，必須先隱藏起來等待機會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你要帶咱們去什麼地方隱藏？要隱藏多久？」

尤二娘道：「據我所知，莊院東廂有一處花園，園內有假山，咱們就躲在假山山洞裏，至於要多久時間，那得看情形才能決定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花園假山山洞，搜查時多半不會被忽略，那地方安全嗎？」

尤二娘道：「當然很安全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尤二娘道：「因爲那花園在東廂房，東廂是長老院的所在，谷主與長老院不合，姥姥們不會輕易答應讓人搜查。」

何凌風想了想，道：「可是，你要知道，那些長老院的姥姥們也不會放過咱們。」

尤二娘道：「所以我才特地選擇東廂藏身，咱們的行踪，一定會被谷主發現，自然要向姥姥們要人，這樣一來，谷主和姥姥們勢必引起爭執，谷口戒備也就放鬆了，那時，咱們才有脫身的機會。」

何凌風沉吟了一會，點頭笑道：「好吧，咱們就照二娘的安排吧。」

馮援和費明珠見何凌風已經同意，也未再反對。

一行四人潛入東廂，躲進花園假山洞裏，途中尤二娘領路，果然沒被發覺。

假山洞談不上隱密，但因在長老院範圍內，閑雜人不能擅入，所以很清靜。

四人休息了一陣，天已亮，花園中開始有姥姥們在散步或練功，只不過，誰也想不到有人躲在假山洞裏。

時將近午，園外人聲漸增，花園裏反而寂無人踪，大家猜想，谷主唐小仙八成已發現昨夜四人留下的足跡，正向長老院交涉搜索的事，顯然，這要求已經被姥姥們拒絕了。

又過了半日，天色再度黑下來，花園並未遭到搜查，外面情況如何也不得而知，四人已整整一天未進飯食，都感到饑腸轆轆，難以忍受。

尤二娘道：「你們安心在這兒等着，我去打聽一下，想法弄點吃的東西來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我跟你一起去。」

尤二娘道：「莊院中全是女人，你跟去不方便，放心，我很快就會回來的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你一個人孤身無援，萬一遭到意外，連個報訊的人也沒有，讓費姑娘陪你一塊兒去吧。」

尤二娘自然想到，這是不放心她，要費明珠同行監視的意思，也就不再拒絕，領着費明珠一同離開了假山山洞。

果然，她們一走，馮援和何凌風就開始了密議。

馮援自從經過婉君的變故，對任何人都抱着懷疑，憂心忡忡地道：「我看這姓尤的女人靠不住，她根本不想離開迷谷，只不過打算投靠長老院而已，她這一去，八成會出賣咱們向長老院邀功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這當然很有可能，但咱們目前必須靠她的帮助，才能逃出迷谷，既然共處，就該信任她，咱們暗地防着些也就是了。」

馮援道：「萬一她眞的出賣咱們，你說應該如何？」

何凌風苦笑道：「咱們只能希望不致發生這件事，如果一旦發生了，也只有放手一拚，總不能束手受擒，好在我已經偸學了她們幾手刀法，對敵的時候，多少會有些帮助。」

馮援說道：「對了，我也正想問你，昨天你向方蕙兒出手時，用的就是迷谷的紅袖刀訣嗎？」

何凌風道：「那是我在尤二娘和方蕙兒交手的時候，偸學了幾招，談不上火候，只能說可藉此略窺迷谷刀法的路數，現在我就演練給老大哥看，以備緊急應變之用。」

馮援却搖手道：「且慢，爲防萬一，咱們最好先換個地方，再慢慢演練刀法。」

何凌風道：「換個地方，咱們能換到什麼地方呢？」

馮援道：「什麼地方都行，只別呆在這假山洞裏，我始終覺得那姓尤的女人靠不住，還是先防她一手的好。」

兩人鑽出山洞，四處張望，並無其他更隱蔽的地方，只有花園進門左側，有一座石碑，碑後勉强能藏下兩個人。

那座碑，可能是當初建築花園時，勒石爲記，碑上刻滿了字，但馮援無心瀏覽，拉着何凌風匆匆移藏碑後。

剛剛藏好，何凌風還沒來得及爲馮援講述紅袖刀訣的招式路數，園外忽然傳來脚步聲。

一盞燈，兩個人。

前面是尤二娘，後面却不是費明珠。

尤二娘舉着燈籠，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，後面那人却滿臉得意的笑容，她是花琴！

× × ×

馮援眼中閃出怒火，緊握着刀柄，緩緩抽

刀出鞘。

他極力想鎭靜，五指幾乎嵌進刀柄內，偏偏手腕却不停戰抖，無法使激動心情靜下來。

何凌風也握着刀，另一隻手却用力按在馮援的手背上，那意思，是要他千萬別太魯莽。

燈光引着花琴到了假山下，尤二娘停住了脚步。

花琴仰面望了一眼，含笑問道：「就在這裏？」

尤二娘點點頭。

花琴輕咳了聲，道：「馮大俠，何大俠，請出來吧，姥姥已準備了酒席，等着替你們接風洗塵呢。」

馮援從鼻孔嗤出一股冷氣，喉嚨裏咒罵道：「臭娘們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」

何凌風壓低嗓音道：「看情形明珠已經落在她們手中，老大哥必要冷靜行事。」

馮援道：「事到如今，只有放手一拚了，咱們先殺了這兩個臭娘們再說……」

「別忙。」何凌風低聲道：「縱要拚命，也得設法救出明珠，趁她們搜索假山洞，咱們何不反去屋內救人。」

馮援眼中一亮，道：「對，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方法。」

兩人說走就走，悄悄由石碑後伏身而出，順利穿過花園園門，立即加快脚步，向東廂房奔去。

他們在第一次接受審訊的時候，曾經來過東廂房，還記得花廳的方向，一路俯腰疾行，藉夜色掩蔽，沒多久，便尋到東廂花廳外。

廳內亮着燈，却沒有一點聲音，門口廊下，全不見人影。

馮援由窗外眇目偸窺，花廳中果然擺着一桌豐盛的酒席。

酒已在杯中，菜猶冒着熱氣，席上却只有兩個人默然相對而坐。

主位上是童姥姥，客位上坐着費明珠。

此外，花廳內一片寂靜，再也不見第三個人。

馮援倒有些迷惑了，因爲明珠既沒有繩索加身，也不像被制住穴道，雖然坐在那兒沒開口，神色竟顯得十分安詳，甚至嘴角還含着笑意。

童姥姥垂目而坐，眼皮半闔，也完全是一副虔誠待客的樣子，跟前次當廳宣判極刑時，簡直就像兩個人。

何凌風皺皺眉頭，顯然也被眼前的情形弄糊塗了。

馮援指一指自己，再指指廳內，做了個手勢。意思是要何凌風留在外面接應，自己入廳救人。

何凌風搖頭，也比了一番手勢。意思是說，自己略通紅袖刀訣，入廳救人比較適合，要馮援留在外面。

兩人都知道童姥姥功力深厚，是以都用手勢交談，不敢出聲，誰知這樣仍然沒有瞞過童姥姥的耳朶。

她霍地張目，抬起頭來，向窗外微微一笑道：「兩位請進來吧，別讓酒菜涼了。」

馮援和何凌風同吃了一驚，互相交換了一瞥震駭的目光，只得硬着頭皮，推門而入。

費明珠連忙站起身來，含笑道：「馮大哥，何大哥，咱們眞是庸人自擾，童姥姥對咱們沒有絲毫敵意，你們瞧，她聽說咱們餓了一天，便急命準備了這許多酒菜，又派花大娘請你們，你們有沒有遇見……」

她一口氣說到這裏，馮援才有開口的機會，沉聲道：「我要你來打探消息，你怎麼露了形迹？」

費明珠笑道：「馮大哥別生氣，咱們的行踪，其實童姥姥早就知道了，還派了人替咱們把守園門，因爲大白天裏，不方便相見，我跟尤二娘一出花園，就被請到這兒來了。」

童姥姥微笑道：「不錯，諸位昨夜的一言一行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，而且，我也料到諸位無法闖出谷口，必然會躲到東廂來，所以特命巡夜的人放開門禁，你們才能順利進入東廂花園。」

馮援冷哼道：「這麼說，咱們的一切都早在姥姥算計中了？」

童姥姥笑道：「並非算計，而是形勢所迫，必然會如此演變，也可以說是天意如此安排。二位，酒菜都快涼了，何不請坐下來慢慢再談？」

馮援望望何凌風，兩人各按刀柄，一左一右在童姥姥兩邊坐下。

童姥姥對他們「帶刀入座」的舉動，似乎毫不在意含笑舉杯道：「諸位都餓了，腹餓肝火旺，且勿談大事，先吃飽咱們再聊。」

抓起酒杯，一飮而盡。

何凌風和費明珠也實在餓了，跟着舉杯拾箸，吃喝起來。

童姥姥顯然並不餓，却也陪着喝了些酒，吃了些菜，席間，雖未談笑風生，倒也十分融洽。

不久，花琴和尤二娘也回來了，碍於地位有別，並未入席，只在旁邊侍候着添酒上菜，廳中始終不見外人進出。

酒過數巡，童姥姥才重新拾起話題，道：「諸位對迷谷的內情，想必仍有隔閡，本谷現任谷主唐小仙，也一定在諸位面前詆譭過長老院，說姥姥們跟她爭權，想奪取谷主寶座，關於這件事，我必須先作一次簡略的解釋，諸位一面吃，請一面聽我談談本谷谷主的產生經過如何？」

馮援口裏正塞滿了菜，語音含混地道：「你請說，咱們在聽着。」

童姥姥清了清喉嚨，緩緩道：「本谷遵祖先遺訓，谷主一位，出自世襲，並且必須由女性擔任，所以，一任谷主在成年長大之前，須受長老院督導，在長大成年後，須舉行擇配大典，也由長老院主持其事，說得明白點，谷主雖出於世襲，實權則在長老院手中，只有成婚後，下任谷主尙年幼不能卽位前這段時間，谷主才握有實權，可以不受長老院的控制…？」

馮援低頭吃喝，好像根本沒有注意傾聽，這時，他却突然插口問道：「什麼叫做擇配大典？」

童姥姥道：「擇配就是替谷主選駙馬，也是爲下一任谷主預作安排，以免世襲中輟。」

馮援又問：「誰才有資格當選駙馬？」

童姥姥道：「凡是居住本谷的未婚男子，都有資格競選，當然，對競選者的容貌，身體，智愚……等等，長老院有事先審核的權利，然後才准許參與競爭。」

馮援道：「如何競爭法？」

童姥姥道：「那很簡單，長老院在谷主成年以後，便開始爲其留意優秀青年，備作選婿應選，等這種優秀青年蓄備到十名以上，才爲谷主舉行擇配大會，屆時，全谷聚齊，歌舞狂歡，谷主若看中了誰，將一串特製花環套在那人頸脖上，那人便是迷谷駙馬，第四天必須遷出莊外待命。」

馮援道：「這是爲什麼？」

童姥姥道：「因爲莊內都是女人，駙馬只負傳宗接代的責任，如果第二月谷主仍無喜訊，可以再度奉召入莊留住三天，一年內仍無喜訊，則須另行擇配。」

馮援似乎越問越有興趣了，又道：「倘若懷孕之後，生下的不是女嬰，又怎麼辦？」

童姥姥道：「若第三胎仍未產女，也須另行擇配，所生男孩歸夫家撫養，直到谷主生下的是女嬰，駙馬和谷主才能算是長久夫妻。」

馮援笑道：「這倒有些像螞蟻和蜜蜂。」

童姥姥道：「爲了祖先遺訓，不得不如此，但對谷中其他婦女，並無任何限制。」

馮援道：「你告訴咱們這些，又有什麼用意？」

童姥姥道：「我說這些，只是希望諸位瞭解本谷谷主的產生經過，這證明長老院絕無跟谷主爭權的事，因爲唐小仙雖是谷主，尙未成婚，凡事仍須受長老院節制，她的話，純是挑撥之詞，只是爲了想矇蔽諸位爲她所用，帮助她達到叛谷欺祖的目的而已。」

馮援詫道：「她是谷主，還會叛谷？」

童姥姥道：「我剛才說過了，谷主只是名份，並無多大實權，而唐小仙年紀雖輕，野心却很大，她不滿祖先所訂的規矩，認爲長老院權力大過谷主，要想解散長老院，集大權於一身，竟不惜勾結外人，壓迫同門。」

馮援笑道：「這是你們的家務事，跟咱們無關，再說，咱們也沒有力量帮助誰，更無意參與這些是非。」

童姥姥道：「馮大俠若能置身事外，那是最好不過了，但諸位却不該將胭脂寶刀交給唐小仙，帮助她跟長老院抗衡。」

馮援搖搖頭，道：「咱們只是用胭脂寶刀交換紅袖刀訣和平安離開迷谷，並無意跟誰作對。」

童姥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長老院也能用同樣條件跟諸位交換，諸位願意答應嗎？」

馮援聳聳肩，道：「可惜寶刀只有一柄，咱們已經將藏刀圖給了唐小仙，沒有辦法要回來了。」

（未完）

拳壇逸事

打擂台拳王吐血

麥海雲

一九零三年，曾經在香港發生過一次擂台比武，那個地方就是高陞戲院，連續三天都是由外國拳師占也佛士做台主的，他是歐洲的西洋拳拳王，體重二百三十多磅，渾身肌肉隆起，拳大如斗，在擂台上大聲叫喊，向所有中國人挑戰。

三天之內，有幾個中國拳師上擂台比武，都給他打敗了，那天，又有一名中國拳師到擂台上應戰，赤手空拳，展開龍虎鬥。

此人就是胡祺彪，在當時很有名氣。

胡祺彪未出場比武之前，給擁躉邀請他喝酒，多喝了兩杯，微有醉意，脚步浮浮，走上擂台，不過三個回合，就給阿占一拳擊倒。

觀衆當中有一名青年的拳師姓劉，叫做劉忠，大叫一聲，想到擂台上較量，但給當事人婉拒，說：「今天你不能登台，如果你想向西洋拳王占也佛士挑戰，必須跟胡祺彪拳師談談，明天登台，仍未爲遲。」

劉忠沒法可想，當天的晚上，到胡館見胡祺彪，說出來意，胡祺彪認爲當事人說得有理，摸摸自己的臉孔，說道：「我給他打敗，如果你想登台挑戰，先要跟我過招，倘若我認爲你的招式不過如此，那就不必上台獻醜了。」

劉忠點頭答應，便在胡館交手。

胡祺彪因爲酒氣攻心，發拳無力，走步也遲鈍了些，以至打敗，他並非受傷，因此他仍可跟任何人作戰，劉忠是客，他是主，由劉忠發拳，他衝過去就施展蔡李佛的走馬掛㨆那一招，非常出色，胡祺彪只有招架之功，無力反攻，過了幾招，即搖手罷戰，說：「你的拳脚相當高明，令師乃是何人呢？」

劉忠拱手爲禮，說：「剛才冒犯，敬請胡師傅原諒，敝師是佛派的拳師，叫做李恩。」

胡祺彪說：「久仰令師大名，確是名不虛傳，照我看來，你如果使用埋身短打戰術，有機會打贏他的，因爲阿占體型高大，轉動並不靈活。」

兩人研究到深夜，然後分手。

翌日，劉忠再到高陞戲院，由胡祺彪介紹與當事人接觸，到了打擂台的時間，他就第一個走上擂台。

占也佛士連勝幾場，滿臉傲氣，向劉忠打量幾眼，看見對方身型還比不上他，以爲應戰的人愈來愈不濟，更加驕傲。

料不到兩人剛交手，劉忠就展開佛家的拳脚，以掛哨插手法，有如迅雷奔電，撲攻占也佛士，占也佛士連吃幾拳，不覺倒退幾步，可是，他看準了機會，仍有力量反擊的，劉忠仍非有絕大把握取勝。

占也佛士究竟是二百多磅的人，吃了幾拳，也捱得起，假如他有機會使用勾拳向劉忠下頷擊去，可能一拳就獲勝，總之，兩人各有優劣，似乎打個平手，觀衆看了，掌聲雷動。

就在那時，劉忠想起胡祺彪昨晚說過的戰略，立刻改變作風，跟他貼身纏着苦鬥，根本上西洋拳要有相當長的距離，然後發拳，在一兩尺之內發拳，那些拳是沒有勁的，劉忠却大不相同，蔡李佛有幾招是特別適宜於貼身發拳的，那是推，彈，冲，打。盡量施展他苦練的絕招，再鬥了一段時間，只見占也佛士慘叫一聲，身形幌動，眼睛一反，口吐鮮血，倒在台上。

劉忠打贏了這一場仗，台下的觀衆歡聲如雷，整個高陞戲院爲之震動，此後劉忠就一戰成名。

占也佛士只是受傷，有人扶起他入內休息，沒有喪生。

那一次中外拳師比武，雙方空手上陣，沒有戴上拳套，只限用手搏鬥，不准起脚踢人，那種條件對中國功夫是有利的，無怪劉忠能够戰勝。



新派俠情中篇故事

高皐·文
盧令·圖

白羽令（續完）

前文提要： 上回書至洛陽撫遠將軍府被大羣賊人縱火侵襲，喬櫻以這場禍事，全因她要求撫遠將軍設法洗脫楚駿罪嫌，致惹來賊人的報復行動，她責無旁貸，奮起與賊人拚命，但賊人身手太高，首次喬櫻被三賊人圍攻，勢將落敗之際，幸得秋月解圍，第二次喬櫻又被五名賊人聯手圍攻，在千鈞一髮中，驀見白光一閃，五名賊人先後倒斃，喬櫻脫險後，馳往大廳，又見白光圍繞着賊人飛馳，白光到處，賊人一個個仆倒下去，賊人被殲，火勢也已受到壓制，喬櫻唯一感到遺憾的是，那馭劍飛行的人她始終未曾見到——

戮魔除世害　擷首祭芳魂

不久，萬萍找來了，遠遠的他就呼叫道：「師妹！妳還好吧？」

喬櫻迎着萬萍，說道：「師兄！我很好。」

萬萍瞧到她身上的傷勢，不由一驚道：「還說好，瞧妳的傷！」

喬櫻道：「不必担心，只不過皮肉之傷罷了。」

萬萍道：「好，咱們見恩師去。」

喬櫻一怔道：「什麼？恩師來了。」

萬萍道：「不錯，還來了很多同門，咱們快去。」

將軍府的重要部份防得嚴謹，因而並未被火勢波及，此時由武當三老之一的修果道長率領的武當門下，正齊集在大廳之內。

將軍府的大廳夠寬敞，三十餘名武當門下，撫遠將軍，以及他的護院武師八名，還有楚駿，秋月，萬萍，喬櫻等，數十人齊集一堂，一點也不覺得擁擠。

喬櫻奔入大廳，先見過撫遠將軍，這才向修果道長盈盈一拜道：「徒兒叩見恩師。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不必多禮，起來。」

喬櫻道：「謝恩師。」

撫遠將軍哈哈一笑道：「櫻侄女妳先去裹裹傷，你們師徒有話再慢慢的聊。」

喬櫻應了一聲，目光一瞥楚駿，才緩緩走進後堂。

撫遠將軍一面令人清理善後，一面又派人擺上幾桌素酒，算是爲修果道長等洗塵。

飲食之中，撫遠將軍一嘆道：「賊人胆大包天，竟敢火焚本府，今晚如非道長仙駕降臨，後果實在難以想像！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這個貧道不敢居功，今晚力挫強敵的是秋師妹與楚師弟。」

撫遠將軍道：「楚少俠夫婦果然是一對祥麟威鳳，人寰罕覩的少年奇俠，來，老夫敬賢孟粱一杯。」

楚駿秋月同時舉杯道：「不敢，愚夫婦敬將軍。」

撫遠將軍喝完杯中酒，然後對裏好傷處，剛剛入席的喬櫻道：「今晚之事，老夫還要跟有關方面連絡，櫻侄女就代老夫招待客人吧。」

喬櫻道：「是，伯伯。」

待撫遠將軍離席之後，楚駿回顧修果道長道：「師兄幾時到洛陽的？掌門師兄可好？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本派業已恢復舊觀，師弟勿須惦念，愚兄是奉掌門之命，來協助師弟直搗賊巢的，今晚剛剛到達，就瞧到將軍府衝天的火光，想不到師弟也在這兒。」

楚駿道：「多謝兩位師兄，小弟實在慚愧得很。」

隨後他將被蓋如花刦持之事略作說明，跟着眉峯一皺道：「賊人胆大妄爲，竟敢因小弟之事遷怒將軍，咱們如不犂庭掃穴，江湖就難有安寧之日，因此，小弟想明晨動身。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好的。」

喬櫻說道：「師父！弟子還有一點淺見。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妳說。」

喬櫻道：「紅衣堡人多勢衆，高手如雲，咱們的力量似乎單薄了一點。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不錯，咱們的人數確是少了一點，可是鼠輩雖衆，當仍非神貓之敵。」

喬櫻一怔道：「神貓？師父是說咱們之中有一個神貓？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爲師的只是將敵我作一個比較，並不是咱們之中當眞有一個神貓。」

喬櫻道：「弟子明白了，師父是說咱們之中有一個武功卓絕之人，紅衣堡人數雖衆，但不足爲慮。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是的，就以今晚來說吧，如果不是他，咱們縱能擊退紅衣堡，可能還要付出可怕的代價。」

喬櫻點點頭道：「師父說的是，弟子的生命就是他救的，只是他像神龍一般，連一句感謝的言語都無法向他吐露，師父，他到底是誰？」

修果道長微微一笑道：「他就是妳楚師叔，現在妳可以謝他了。」

楚駿一臉尷尬之色，連忙搖搖手道：「師兄你這麼說就太見外了，同門相助是應該的，那裏還用得一個謝字。」

秋月道：「咱們酒飯巳够，明晨還要遠行，我看還是早點歇息吧。」

楚駿實在有點愧對喬櫻，面對伊人，心頭一直感到不安，此時立即接口道：「咱們是該調息一下，師兄認爲如何？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距天亮巳經不遠，咱們的確應該稍作調息。」

翌晨，這般武當門下，由修果道長率領向甘肅金家崖進發，他們人數不足五十，却存着犂庭掃穴的豪情壯擧。

這的確是一項壯擧，而且他們的行動立刻就轟動了整個武林。

因爲紅衣堡自崛起江湖以來，可以說無往不利，武林中任何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幾乎都要接受白羽令的指使，他們這不足五十名武當弟子，居然敢螳臂擋車，到老虎嘴邊去拔毛，這不只是不自量力，還顯得十分愚蠢。

然而，公道自在人心，天下固不乏忠義之士，他們還未穿過陝西，力量巳經增加了不止一倍。

除了以楓葉大師爲首的少林門下七十餘人，還有華山掌門水中秀，南海三霸，伏牛山主盧舍我等，全都率領門下精銳趕來會合。

這般敵愾同仇的各派之中，只有盧舍我來得突然，後來經他說明是這樣的，原來他偶遇到鎮上購物的小豆子，才知道他誤會了楚駿，經將蓋如花主婢接往伏牛山居住，並帶着手下兄弟趕來助陣。

他們一路之上並沒有什麼阻碍，迎着肅殺的秋風，很順利的趕到了金家崖。

此時日色剛剛偏西，他們在鎮上落了店，楚駿舊地重遊，却有說不出的辛酸和感觸。

落店之後，修果道長邀請各派的首腦相議，因爲金家崖與紅衣堡近在咫尺，以何種方式前往紅衣堡，必須徵得各派的同意。

於是，修果道長稽首一禮道：「勞動各位跋涉千里，貧道十分過意不去，謹代表敝掌門向各位大俠中致一點謝意。」

楓葉大師道：「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，道長就勿須客套了，祇不過咱們巳經到達地頭了，是明來，是暗往，還得儘早作一個決定。」

楚駿道：「依在下的拙見，咱們不妨明來暗往同時進行。」

楓葉大師道：「如何同時進行？請楚大俠明示。」

楚駿道：「在下之意是咱們派人持帖拜堡，約紅衣堡於明日正午在黃河岸邊了斷過節……」

楓葉大師道：「好，咱們不去紅衣堡，他們的銅牆鐵壁，機關埋伏都用不上，這是明來，但暗往呢？」

楚駿道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，在下想今晚往紅衣堡一行。」

秋月道：「我同你去。」

楚駿道：「好的。」

喬櫻口齒微動，欲言又止，她向楚駿瞥了一眼，又黯然的垂下頭去。

此時與會之人，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對紅衣堡的明暗兩面，除了秋月，沒有人注意到喬櫻的神情。

當楚駿的意見獲得一致贊同之後，會議也就宣告結束。與會者各自回到他們的居處，準備明日與紅衣堡作一個澈底的了斷。

楚駿夫婦回到他們的臨時閨房，秋月往椅上一坐，發出一聲意味深長的嘆息。

楚駿一怔道：「妳怎麼啦？秋月。」

秋月說道：「我覺得不公平，也不合理。」

楚駿茫然問道：「什麼不公平，不合理？」

秋月道：「自然是你對喬姑娘了，想想看，你們訂有婚約，爲甚麼要無端端的劃上一道鴻溝？」

楚駿道：「我對她十分抱歉，但不是我的錯。」

秋月道：「爲什麼不是你的錯？我認爲你應該全部負責。」

楚駿道：「妳這話才不公平，難道妳在蜘蛛島學習本門武功之時，會想到發生這麼一個意外？」

秋月道：「我不知道，因爲，我不是你。」

楚駿道：「妳眞會冤枉人，妳認爲我知道喬櫻是武當門下。」

秋月道：「你們的關係如此密切，事先你竟不知道她的師門？」

楚駿道：「秋月，妳不相信？」

秋月道：「我相信，不過，婚嫁盟約，天人共知，決不能因師門輩份，使一個良善的姑娘永淪苦海。」

楚駿長長一吁道：「妳說的是，但我有什麼辦法？」

秋月道：「有，待此間事了之後，我去找修果師兄，他是一個明理之人，必有辦法成全此事。」

楚駿道：「好吧。」

× × ×

紅衣堡，這個武林動亂的根源，人人矚目的神秘地區，像巨獸般在黑夜中蹲伏着。它雖是全堡齊黑，黯然無光，但它的觸角却遍佈堡外，幾乎飛鳥也無法擅越雷池半步。

祇不過飛鳥無法進入人却進來了，而且一共是兩條人影。

不，應該說是三個，因爲在那兩條人影之後，還有一個在遠遠的綴着。

他們越過重重樁卡，直達紅衣堡的心臟地帶，但那黑壓壓的一片房屋，却使他們皺起了眉頭。

「相公！這兒機關密佈，危機四伏，咱們可得當心一點。」

「妳原是堡裏的人，難道也不知道那些機關埋伏？」

「小姐跟咱們姐妹是住在右側那一排精舍，除了小姐，咱們姐妹根本就不容許進入本院，所以……」

「原來如此，就怪妳不得了，祇不過對本堡之人如此防範，似乎做的太絕。」

「不是如此狠毒之人，怎能妄想橫行天下，奴役武林？」

「妳說的是，咱們先去右側的精舍瞧瞧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這兩人是楚駿秋月，他們夜探紅衣堡，是想先救出荊玉鳳及秋心，以免因她們主婢而受到挾制。

及到精舍一瞥，只見鳳去樓空，滿佈塵埃，似乎久已廢置，荊玉鳳秋心自然也不在這兒。

楚駿牙齦一咬道：「秋月，咱們分開一左一右向裏淌，不管找不找得到玉鳳秋心，五鼓之前必須趕回客棧。」

秋月道：「好的。」

他們彈身一躍，像兩股淡淡的輕烟，一左一右的向本院撲去。

楚駿撲上右側屋面，一眼便瞧出兩名伏樁，這座紅衣堡，戒備之嚴，當眞像鐵桶一般。

好在他身法太快，而且，內力精湛，十丈之內如有潛伏之人，決難逃過他的耳目。

因此，他避過了無數危機，也查看過不少房屋，一幌半個更次，他依然毫無所獲。

正當他心煩意躁之時，他忽然有了發現。

那是一間女兒家的閨房，珠簾深垂，只露出一絲淡淡的燈光。

他點破窗紙一瞧，見到紗帳之內，隱約有一個人影，由於燈光不强，而又隔着一層紗帳，他雖是運足目力，也無法分辨那人是男是女。

及目光一瞥床前，他的心頭猛的一震，一股無名的怒火也昇了起來。

敢情床前擺着一大一小兩雙布鞋，證明床上睡的是一男一女。

但吹縐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他這股怒火，豈不是毫無理由？

不，他所以發怒，是因爲那雙女鞋他十分熟習。

那是秋心的，她平時所着，與那雙女鞋分毫不差。

綠頭巾壓頂，這是任何男人都無法忍受的，如若床上人當眞是秋心，這股怒火他怎能平得下去！

於是，他輕輕撬開窗子，縱身躍到床前。

一個怒火塞胸之人，行動必然魯莽，這是一般人所犯的通病，楚駿也是人，自然難以例外。

因此，他雙脚着地之時，就不如往日的輕靈。

忽然，他感到脚下一軟，身體向下一沉，他暗道一聲不好，知道踏中了機關。

以他功力及反應，雖是一脚踏空，他仍有拔昇之能，然而，他瞧到了一片掛着無數毒鈎的天網，正向他當頭疾落。

此時他的身體已有一半落到地面以下，除了向上躍起，無法向四週閃避。

現在向上已無生路，他只好聽憑身體下沉了。

其實他祇不過稍作遲疑，已然失去拔昇的機會，也許命該如此，他只好將生死置之度外了。

好在摔落的距離並不太高，但也有三十丈以上的高度，而且上銳下豐，縱然輕功絕世，也難有逃脫的可能。

他到達地面之後，立即查看環境，最後他搖搖頭，發出一聲絕望的嘆息。

這是一個地牢，但空間極小，只能容兩人併肩而臥。

四週全是鐵板，縱然有寶刀寶劍，也不見得就能逃出生天。

這是一個絕地，但絕地不一定就會使楚駿束手無策，因爲他在與蓋如花同居之時就已練成了馭劍之術，只要他身劍合一的向上衝，衝過三十丈並不是一件難事。

於是，他摒除雜念，調均眞力，在作脫困的準備。

誰知正當緊要關頭，頭頂忽然響起一聲嬌呼，一條白色人影由地牢口快速的摔了下來。

這一下可糟了，地牢是如此的狹窄，那人難免會摔在他的身上，他縱然避到牆根，也不能眼睜睜的瞅着別人摔死！

在如此情形之下，他只好暫時放棄脫困的打算，暗中運起功力，向那人影緩緩推出一掌。

這一掌當眞成了救苦救難的菩薩，刷的一聲輕响，那人便輕輕的曳落在他的身側。

「啊，喬櫻，是妳！」

「楚駿，是我……」

她沒有叫他師叔，而直接了當的叫他的名字，顯然，她要撇開師門，拉回他們未婚夫婦的關係。

楚駿沒有意外，也沒有半分氣惱，雙目之中，還湧出一片憐愛之色。

「喬櫻，這不是我的錯！」

「我沒有怪你，祇不過我作了一個決定，你要不要聽？」

「要，妳說吧。」

喬櫻道：「我要稟告師父，請他將我除名……」

「啊，喬櫻……」

「怎麼，你不贊成？」

「贊成，祇不過那樣太委屈妳了。」

「我寧願失去師門，也不能失去丈夫，只要你不介意，受點委屈，又算得了什麼。」

「可是，請求師門除名，按門規要追回武功的！」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，一般平常的夫妻，不一樣生活得很好麼？」

楚駿道：「好吧，喬櫻，我會好好的照顧妳的。」

楚駿的回答好似一陣清風，將喬櫻粉頰上的愁雲慘霧吹散了，一聲嚶嚀的輕呼，她倒進楚駿的懷抱之內。

地牢原本狹窄，兩個人擠在一起餘地本就不多，她這一倒，楚駿很自然的因利乘便的將她摟了起來。

她的櫻唇湊了上去，檀口相親，丁香乍吐，這對未婚夫婦，竟在地牢中熱吻起來。

良久……

「楚駿，你還記得我替你療毒的情景麼？」

「記得，永銘心版，畢生不忘。」

「哼，一離開我就弄上了三個，最後還要以師叔的身份將我一脚踢開，你們男人……」

「唉，喬櫻，妳應該知道，這些我都是身不由己……」

「別急，我不怪你，只是今後……」

「相信我喬櫻，我不會虧待妳的。」

「唔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虧不虧待，只好憑你的良心了。」

於是，她的櫻唇又送了上去。

正當他們意亂情迷之際，一道暗門忽然悄悄打開，以楚駿那身超羣拔俗的功力，他竟絲毫也沒有察覺。

如果來的是敵人，無論楚駿的功力多高，在毫無防範之下，必然會遭到毒手！

好在來人未含敵意，只是輕輕的咳了一聲。

這一聲輕咳如同焦雷轟頂，楚駿身形猛的一旋，已將喬櫻帶到身後，祇不過刹那間他已完成了防身及攻敵的準備。

只因來人並未向他襲擊，他也不敢魯莽出手，雙目一抬，冷冷的向暗門瞧去。

來人身材頗爲高大，可惜歷經風霜，已是老態龍鍾，臉上皺紋重疊，刻劃出他逝去的歲月。

不過他一雙目光仍十分銳利，顯示出這位老人具有一身不俗的功力。

他穿着一身破舊的灰袍，配上一頭灰白色的亂髮，這說明了一點，他如果是紅衣堡的部屬，身份必然不高。

這些只是楚駿對白髮老者的概念，此項概念只在一眼之中就已完成。

接着沉聲詢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白髮老者道：「朋友。」

朋友，這是白髮老者所表明的態度，因爲他並未乘人之危，最少他不是敵人。

於是，楚駿以溫和的口吻道：「老人家此來必定有什麼指教了，請說。」

白髮老者道：「指教不敢當，老朽只是想向少俠提供一點淺見。」

楚駿道：「好，在下洗耳恭聽。」

白髮老者道：「紅衣堡機關密佈，不啻於龍潭虎穴，依老朽相勸，少俠似應儘快離開。」

楚駿身陷地牢，自然相信白髮老者決不是危言聳聽，但他原是爲了拯救荊玉鳳秋心而來，要他就此撤身而走，心中自是十分不甘。

白髮老者輕輕一嘆道：「杜映辰身負正邪兩家之長，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，而且他還秘密訓練一批超級殺手，當作橫行江湖的本錢，少林武當雖是名噪寰宇，不一定就能阻擋這般兇人，不是老朽說洩氣的話，少俠此次勞師動衆，可能是羊入虎口，注定了是一個敗字！」

楚駿道：「這是老人家的想法，在下却不敢苟同。」

白髮老者道：「哦，少俠必然有所恃了，能不能說說？」

楚駿道：「對不起，老人家，在你沒有表現身份之前，咱們該說的只能到此爲止。」

白髮老者忽然神色一肅，他那皺紋重疊的面頰之上竟然湧起一片愁容。

良久，他才嘆息一聲道：「交淺言深，這是老朽的錯，不過，尊夫人能到達此地，全是老朽暗中相助，而且適才老朽如果要加害兩位，得手的機會一定很多，這一點少俠是否同意？」

楚駿道：「這個……在下相信老丈，祇不過老丈如若當眞有意相助在下，就應該說明你的身份。」

白髮老者道：「老朽荊玉龍。」

楚駿愕然道：「什麼，你是玉鳳的長兄，紅衣堡的大堡主？」

白髮老者黯然道：「老朽是玉鳳的大哥，可不是紅衣堡的大堡主。」

楚駿道：「此話怎講？玉鳳秋心呢？大哥可曾見到她們？」

荊玉龍沉重的一嘆道：「兄弟，你能叫我一聲大哥，玉鳳總算……」

楚駿心頭一懍，忽然一幌身，一把扣着荊玉龍的手腕道：「快說，大哥，玉鳳怎樣了？」

荊玉龍道：「兄弟，此地非說話之處，而且明午生死一搏，你還要作必需的準備，在時間上也不容許咱們詳談……」

楚駿道：「不，大哥，你先說玉鳳怎樣了，否則我會片刻難安的。」

荊玉龍由懷裏掏出一個紙包交給楚駿

道：「對玉鳳秋心，對紅衣堡，以及明午之戰，這裏面，都有詳細的說明，此地的確不能再留，秋月在堡外等你，咱們快走吧。」

在荊玉龍一再催促之下，他只得與喬櫻先離開紅衣堡再說。

秋月果然在堡外相候，自然也是荊玉龍的安排，在歸途中楚駿詢問道：「秋月，妳見到玉鳳她們麼?」

秋月搖搖頭道：「我中了機關，在九死一生之際被大堡主所救……」

楚駿道：「然後他就叫妳在堡外等我，可是……」

秋月道：「我問過小姐，大堡主說他已經告訴你了，所以……」

喬櫻插咀道：「你不必追問了，荊大哥不是說紙包中已有交代麼?只有一點我不懂，他爲什麼不承認他是紅衣堡的大堡主?」

秋月道：「也許是一句傷心話吧，因爲他早已大權旁落，而且他的形貌已完全改變，我幾乎不敢相信他就是大堡主。」

喬櫻道：「嗯，這個倒是可能。」

回到客棧，楚駿急忙打開紙包瞧看，裏面是幾張信箋，密密麻麻的寫着一些蠅頭小字。

楚駿秋月喬櫻在共同瞧看，他們的臉色也在跟着文字的敍述而逐漸變得沉痛，最後秋月終於忍不住悲泣起來。

它的大意是這樣的。

第一段是說荊玉龍由於優柔寡斷，導致杜映辰的跋扈專橫，後來杜映辰機緣巧遇，竟習得一種失傳已久的「九界諸天散花魔功」，紅衣堡的噩運也就自此開始。

他培養死士，爲惡武林，除了以紅衣殺手誅戮異己，並將少林掌門黃葉禪師，峨嵋無爲尊者，長白九指先生，雁蕩眇目神尼等封來因於紅衣堡。

第二段是說九界諸天散花魔功，當今武林無人能敵，除非是身負馭劍之術的絕代高手，再習得少林七十二種絕藝之一的「火中取栗」神功，才有取勝杜映辰之可能。

因此，荊玉龍勸楚駿連夜逃離金家崖，藏匿深山，勤練絕學，待馭劍之術及火中取栗神功練成，方可再來紅衣堡。

第三段最爲沉痛，是說荊玉鳳秋心因爲拒絕杜映辰的侮辱，已雙雙自斷心脈而死，墳墓就在紅衣堡的後山之上。

最後是少林掌門親筆所錄的「火中取栗」神功，希望留贈有緣之人。

瞧罷上列的文字，喬櫻幽幽道：「楚駿，咱們的成敗，就在你能不能於明午之前習會火中取栗禪功，你應該化悲憤爲力量，不要叫咱們失望!」

秋月道：「是的，相公，咱們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。」

楚駿冷靜的點點頭，道：「爲了玉鳳秋心，爲了武林千萬生靈，我會盡力而爲的。」

秋月道：「咱們不打擾你了。」

他與喬櫻退出房外，兩人默默相對，許久未交一語，半晌，秋月向喬櫻瞥了一眼說道：「喬……以後我應該如何稱呼妳呢?」

喬櫻面色一紅道：「我想請求自師門除名，他……已經同意了。」

秋月笑笑道：「我瞧出你們之間有了文章，却在担心如何了結，原來妳還有這一招巧妙的殺手!」

喬櫻握着秋月的手，無限惆悵的一嘆道：「月姐，當初在方城我跟他互訂婚約之時，喬櫻已經是姓楚的人了，縱然天地毀滅，也毀不了我這顆心……」

秋月道：「我相信。」

喬櫻道：「所以，我才作出這樣的決定……」

秋月道：「我明白，只是追回武功也可能使妳痛苦一輩子。」

喬櫻幽幽道：「我別無選擇，月姐，沒有他，我活不下去!」

秋月道：「好，這件事我帮你。」

喬櫻道：「妳怎麼帮我?月姐。」

秋月道：「相公對武當有興滅繼絕之功，我去找二師兄代姐姐討個人情，我想不會有太大的問題。」

喬櫻道：「多謝月姐。」

秋月道：「自己姐妹嘛，妳就不必客套了。」

她們一面聊着，就在楚駿的房外替他護法，直到日上三竿，楚駿仍在入定。

此時楓葉大師及修果道長聯袂來訪，雙方見禮之後，修果道長道：「師妹，楚師弟怎麼了?」

秋月微笑道：「師兄不必担心，他很好。」

楓葉大師道：「楚少俠還在入定，必然是修習某項神功了。」

秋月道：「大師說對了，他在修習貴派的火中取栗禪功。」

楓葉大師愕然道：「火中取栗禪功，是敝派七十二種絕藝之一，除了敝派掌門，無人習得此項絕藝，楚少俠是怎樣獲得的?」

秋月說道：「是貴掌門，黃葉禪師所傳。」

接着她將夜探紅衣堡之事說出，然後柳眉一皺道：「今午之戰，可以說凶險無比，咱們最好事先作一番策劃，以避免無謂的傷亡。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師妹說的是，但楚師弟他……」

秋月道：「擒賊先擒王，他的任務就是一擧搏殺罪魁禍首杜映辰，咱們的計劃先不必將他算進去。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好，愚兄在今日凌晨，曾與楓葉大師親往江邊探視，那兒有一片平陽，右依雄山，左臨黃河，依愚兄拙見，咱們背山列陣，進可攻敵，退可自保，不知大師認爲如何?」

楓葉大師喧聲佛號道：「貧衲所見與道長完全相同，可是華山水掌門等還得秋月施主前往知會一下。」

秋月道：「好的。」

待楓葉大師與修果道長告辭離去，秋月再往房中探視，楚駿仍在入定之中。

她悄悄退出，道：「相公入定未醒，當眞令人有點着急。」

喬櫻道：「急也沒有用，我在這兒守住，妳去知會水掌門吧。」

秋有道：「好吧，不過，妳得當心一點。」

喬櫻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秋月找到華山掌門水中秀，南海三霸，伏牛山主盧舍我，將他們引到修果道長歇息之處，共同研討戰守之策，待她事畢回房，楚駿依然入定未醒。

此時午時將屆，修果道長等再聯袂前來，及見楚駿仍在入定，不由現出焦急之色。

秋月輕輕一吁道：「咱們必須先到江邊，才能據守有利的地勢，師兄你們不如先行前往，待楚駿醒來之後，咱們當立即趕來。」

修果道長回顧楓葉大師道：「大師認爲如何?」

楓葉大師道：「也只好如此了。」

修果道長道：「好，咱們走。」

喬櫻道：「月姐!我呢?」

秋月道：「妳也走吧，這兒有我一個人就够了。」

喬櫻點點頭，轉身隨着武當門下馳往江邊。

× × ×

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，那種萬馬奔騰的水勢，的確像天河倒瀉一般。

祇不過無論那水勢如何驚心動魄，此時却已引不起人們的注意，因爲在黃河之濱，正進行着一場瘋狂的血戰。

紅衣堡是主角，由二堡主杜映辰率領着大批高手向白道羣雄進攻。

杜映辰的年歲不大，約莫四旬上下。

此人身材修長，穿着一襲紅衫，神情擧止，顯得洒脫已極。

他身後立着八大鐵衞，左右兩側是慕容釆燕率領的十大劍釵，及汪伯玄所率領的七大密使，這般人是杜映辰的心腹，但替杜映辰賣命的並不是他們。

替杜映辰賣命的是紅衣殺手，這般兇悍的屠夫，也分作兩種等級。

紅衣殺手，只是紅衣堡訓練的高手，這般高手，每一個，都具有一方霸主的功力。

不過杜映辰依賴的不是他們，而是二十四名天罡殺手。

這二十四人經過杜映辰刻意培植，身手之高，已達駭人聽聞的境界，直接領導他們的是盲啞二煞。

紅衣殺手被楚駿除去了不少，但現存的仍有六十三人。

這六十三人是第一波的攻勢，他們分作三起展開瘋狂的進攻。

二十名紅衣殺手攻擊武當劍陣，二十五名進攻少林羅漢陣，餘下的十八人則向華山，南海，伏牛等派進攻。

少林武當門下，都是該派的當代精英，劍陣羅漢陣又是威震武林的獨門絕學，因而紅衣殺手無法討得好去，一經交戰，便已傷亡過半。

華山的三個門派，也編成一個首尾相依，互爲攻守的佈局，紅衣殺手一再衝殺，仍無法突破他們的防綫。

第一仗紅衣堡出師不利，名震天下的紅衣殺手，竟然經不起大風浪的攷驗。

這些，杜映辰毫不在意，因爲那只是牛刀小試，紅衣堡並未出動他的主力。

現在第二波上來了，人數却不如適才之多。

二十四名天罡殺手分爲兩半，十二名攻擊武當，十二名直搏少林。

對付華山第三派的是十大劍釵，由慕容釆燕領導攻擊。

紅衣堡的人數的確少了許多，但白道羣雄則遭到無比的壓力。

天罡殺手每一個都像一柄無堅不摧的尖刀，他們由十二個不同的方位，向武當劍陣及少林羅漢陣突入。

武當無極劍陣，是以三十六名劍道高手構成，他們三十六人渾爲一體，可以攻擊任何方位，也可以接受任何一個方位的攻擊。

少林羅漢陣人數較多，除了楓葉大師，還有門下弟子七十二人。

如若將這兩派的陣法加以比較，雖然他們各有不傳之秘，一般來說，武當較爲渾厚，少林則較爲威猛。

在武林之中，數百年來，無人能够突入陣內，進入陣中之人，也不可能再全身而退。

但紅衣堡的天罡殺手，却帶給這兩大陣法奇重的壓力。

華山第三派的遭遇並不比武當少林好過，在十大劍釵强悍的攻勢下，也岌岌可危。

此時殺聲震耳，兇悍之氣直衝霄漢，熱血在飄洒，人影一個個的仆倒下去。

白道羣雄在不斷的傷亡，雖然他們還在苦苦的支撐，但已危若累卵，決不能再承担任何新的壓力。

而現實是殘酷的，紅衣堡偏偏還有七大密使八大鐵衞按兵不動，這般人是可對白道羣雄作致命的一擊。

如今杜映辰笑了，一網打盡當代的武林精英，今後紅衣堡將可號令天下，爲所欲爲，他焉能不笑!

祇不過他的笑容像忽然遇到驚人的寒氣，刹那之間竟凍結了起來。

因爲他瞧到一綫奇光。

這綫奇光像自天外飛來，快得幾乎令人肉眼無法瞧見。

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鬥場轉了一轉，光綫一斂，現出一個朗眉星目，豐神若玉的青衫少年。

杜映辰的面上，再也瞧不到半點笑容，代之而起的是無比的震駭，與極度的憤怒。因爲他苦心培植的天罡殺手與十大劍釵，分明已經勝利在握，就可將白道羣雄置於死地，估不到在那綫奇光一繞之下，他們竟非死即傷，完全失去戰鬥之力。

他不相信眼前的青衫少年具有如此高深的武功，但他又無法推翻這親眼目覩的事實。於是，他哼了一聲道：「本堡這些人都是你傷的麼?」

青衫少年道：「很抱歉，在下救人心切，出手急了一點。」

杜映辰道：「你是誰?」

青衫少年道：「我麼，閣下不是一再派人找我，甚至勞動官府繪影圖形，迫我向紅衣堡投到的麼?」

杜映辰愕然道：「你就是楚駿?」

其實他這一問是多餘的，因爲他認識秋月，秋月到達較晚，這時正與青衫少年併肩而立。

（以下轉入第97頁）

新派武俠長篇

甘十九妹

蕭逸・文　盧令・圖



前文提要： 上回書至尹劍平向甘十九妹挑戰，幾次遇險，均藉吳老夫人所授玄功倖逃厄運，但激鬥一久，尹劍平終爲甘十九妹擊中一掌，當時不覺有異，待返回客房，始發覺已中七步斷腸紅劇毒，時適阮行私自到來偸襲，尹劍平以右臂毒傷發作無法施用，只好裝睡，出其不意以左手劍制服阮行，並以奇異手法點了阮行穴道，迫阮行取出七步斷腸紅解藥，以交換解穴，阮行倔强不允，但不久疼痛難忍，要求尹劍平先行爲他止痛，尹劍平叫他不必緊張這是第一次陣痛，但片刻俟後第二次陣痛會更厲害——

溫馨瀰陋室　情怨困雄心

尹劍平頓了一下繼續道：「——往後還有六次，每一次時間都會拉長一些，痛楚的程度也更會加深一些……不是我嚇唬你，以老兄眼前忍受痛楚的情形看來，只怕在第三四次陣痛的時候，你就忍不住要痛昏了過去，根本等不到最後一次，你這條命也就完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阮行已顯然忍受不住，白皙的臉上現出了一根根青筋，不時的由鼻子裏哼出一聲！

聽了尹劍平所說的，更不禁令他嚇得兩眼發直——就在這個時候，身上的刻骨痛楚忽然中止，正如尹劍平所說的，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。

阮行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嗟嘆，點點頭道：

「好吧！看來我是無從選擇。」

尹劍平左手執劍，將右邊身子側過來。

阮行無可奈何的走過來，先看了一下他的傷，冷冷一笑道：「一點都不錯，這是『丹鳳軒』獨門秘製的『七步斷腸紅』——」

說到這裏，他撩起眸子來，奇怪的向尹劍平打量了一眼，吶吶道：「你這個人確是怪異的很……竟然在中了這等劇毒之後，還能挺到現在，眞是怪事——」

尹劍平冷笑道：「你們丹鳳軒的人，對於並無仇恨的人，居然也施以辣手，實在令人不解，由此看來，江湖上對於你們的種種傳說，並非是空穴來風了！」

阮行將燈移過來，一雙白菓眼瞬也不瞬的打量着他的傷處，冷森森的道：「你的確是個奇怪的人，好好的你又湊什麼熱鬧，我家姑娘一定要把你當成了姓依的，才會下此毒手！」

尹劍平冷笑道：「姓依的又是誰？」

阮行道：「跟你一時也說不清楚！」

無可奈何的嘆息了一聲，他才由身上取出了一個白布小包，打開了布包，裏面是一套奇怪的工具，小刀子小剪子，還有長長的針，一個小瓷瓶，和一根吹管。

阮行雖然極不甘心情願，但是由於性命操諸在對方手上，却不得不耐下性子來。

遂見他先用一隻特製的小刀將尹劍平傷處毒瘤劃開一道血口，放出了一些黑色的血，然後用手在尹劍平傷處附近按了一下。

「哼！」他越加奇怪的道：「你像是很懂得毒性子，要不然毒氣不可能等到現在還沒有蔓延開來。」

尹劍平吶吶地道：「廢話少說，你快着點吧！」

阮行冷森森的道：「今夜你幸虧遇見了我，要是換着另一個人，你八成是死定了！」

一面說，他打開小瓷瓶，拿起吸管，少少的在瓶裏沾了一下，然後吹向尹劍平傷處，即有米粒大小的一點白色液體，落入尹劍平傷處，入血即溶，尹劍平立時就覺得原本火燙的傷處，突地如着了一副清涼劑，頓時心神爲之一爽！

他雖然不識得阮行爲他所上的是一種什麼藥，但是有此感受，即使他確信必是眞正的解藥無疑。

阮行耐着性子，又爲他包紮了一下，退身道：「好了，應該是沒有事了，最多三天，你即可復原如初——」

尹劍平借着側身之便，已把那隻裝有解藥的小瓷瓶竊在手裏。

阮行居然沒有注意到他會有此一手，顯然是一個極大的疏忽，他匆匆收拾了布包，揣入懷內，這時尹劍平却已經把衣服穿好。

阮行冷笑道：「姓尹的，大丈夫說話算話，該你的了。」

尹劍平點點頭道：「你可以走了。」

阮行怔了一下，驀地豎起了眉毛，道：「

你——？」

「那裏有什麼『穴氣』好拿？」尹劍平微微一笑道：「你上當了，我只不過是用內家功力，在你的身上玩了個小花樣罷了，你放心去吧！」

阮行愕了一下，才知道自己一時粗心受騙，心中好不忿怒，眞恨不能撲上去與對方一拚——只是轉念一想，對方在毒傷發作之時，自己尚且不是他的敵手，更何況現在，心裏一陣情怯也就沒有敢動。

而此同時，尹劍平的那隻左手，却已經握住了劍柄，一股冷森森的劍氣霍地逼近過來，阮行情知厲害，頓時退身丈許以外——

他狠狠地咬了一下牙，獰惡的道：「好小子，竟敢戲耍於我，今天晚上你家阮大爺是認栽了，我們是『騎驢看唱本』走着瞧吧！」

話聲一落，瘦軀一個倒仰，施展「金鯉倒穿波」的輕功絕技，「唏！」的一聲，箭矢也似的穿窗而出，消逝於無邊夜雨之中。

×　×　×

尹劍平絕處逢生，暗自慶幸不已！却也體會到自己眼前與甘十九妹咫尺相處，隨時隨刻都可能有「喪失性命」的危機——然而，在另一個角度上看來，他却又覺出自己這種「捨生冒死」的深入敵人心臟，似乎已經收獲到了預期的效果！

雖然敵人的强大再一次的得到了證實，但是他却不能「知難而退」，勢將肩負使命，作長久的考驗，以期在心理防範上，倒了敵人的「內裏長城」。

那一天的來臨，也就是自己含辛茹苦，全面勝利到來的一天——一想到這裏，尹劍平心裏充滿了熱熾情緒，彷彿連身上的痛楚都大爲減輕了！

尹劍平盤膝牀上，緩緩運功調息了一陣，只覺得身上陣陣發熱，喝了一盅水，更不禁出了一身大汗，再加上先時傷處淌下的膿血，只覺得上軀一片黏濕，甚是難受！

房內還貯有大半缸清水，他乾脆褪下了上衣，打着赤膊，把身上洗抹一通，找了一件乾淨的小褂重新換上，一切都清理乾淨，才覺得身上輕快多了。

一陣清涼的夜風吹進來，他才發覺到敢情後面的窗戶還敞開着，再回過來把窗戶關上。

這些瑣碎的小事，在平時自是不值一提，可是，在傷痛新癒之後，做起來也並不十分輕鬆，那隻包紮之後的左肩，隱隱還有些發疼作痛！

尹劍平深深的吁了一口氣後，重新盤膝牀上！

膝下壓着劍，方待運行一陣吐納功夫，無奈，腦子裏忽然憧憬出一個人的影子——甘十九妹！

那確是一個令人不能輕易忘懷的美麗的影子——

長長的秀髮，玉立修長的軀體，明眸，皓齒，粉頰，朱唇——這些已經極不平凡，再襯以她獨特的性格，使得她標示出一種清麗出塵；卓然不凡，駕乎於一般少女之上的那種綽約氣質……這一些，對於尹劍平這個「血氣方剛」的少年來說，都不是輕易得以剔出念外的。

很多次，在他憶及這個影子時，都不禁使他怦然心動，「仇恨」固然使得他熱血沸騰，然而妄圖把此女列爲復仇的對像之一，而時時與以啣恨，他發覺到那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！

「甘明珠——」他長長吁了一口氣，喃喃呼喚着對方的稱號：「甘十九妹……」

嘴裏反覆的呼喚着這兩個名字，內心却積壓着一層難以排遣的痛苦！

就在這時，一隻欺霜賽雪的纖纖玉手，忽然搭在了他左面肩上。

尹劍平猝然一驚之下，未及出話，即覺得左肩上「雲門」穴道上麻了一麻，已吃對方兩根纖纖玉指拿住了穴道。

——緊接着，另一隻白酥酥的玉手，却由他另一面肩頭上緩緩攀了過來，落向他的前胸部位。

尹劍平這一刹眞是又驚又愧，萬萬想不到在一度受創之後，居然再次落在了對方手中。

這雙玉手，他甚爲熟悉——其中一隻，在雪藕般的皓腕上，戴着一隻碧光晶瑩的翡翠鐲子——不是那個甘十九妹又是誰？

一刹間，他血液裏流竄着無比的驚懼，更有說不出的羞窘，因爲在刹間之前，正是他心情矛盾紊亂之始，心有所憶，訴之以口，頻頻呼喚着對方的名號，而天公竟然偏偏安排她在同一時間出現眼前——

尹劍平的羞窘，驚懼，簡直使得他無地自容！

「呵……」嘴裏說着，他驀地漲紅了臉——情緒的變幻，在這一刹間，已然大大的削弱了「仇恨」！——也許過此一刹之後，又是一番變遷，可就不得而知了。

想說話，偏偏無以出口，想轉身，又礙於被對方輕輕捏住了穴道，尹劍平狼狽極了。

拿住他穴道的那一隻手，多少存了些「好心」，拿捏的部位與輕重，算得上「恰到好處」，僅僅使對方身上略感麻酥而不能轉動而已，過輕不及，過重又將使對方身上不免於痛苦——這隻巧妙的手，確是算得上透剔玲瓏了。

一隻手使他不能轉動，另一隻手軟酥酥的摸向到他的前胸——

就在接觸到尹劍平光赤的胸肌的一刹，那隻手忽然像是觸了電般的往回抽動了一下，少停之後，才又繼續下去。

當然，這陣子肌膚相接絕非褻猥，而是有用意的。

那隻白酥酥的嫩手，其目的在於懸掛尹劍平前胸的那一塊「辟毒玉玦」，一待這塊東西握在了對方掌心之後，遂即停住了動作。

緊接着，尹劍平感覺到一陣悉索的項鍊聲，那塊玉玦已被對方轉到了脖子後面。

「哼！怪不得呢！」對方一邊看一邊說着：「我還當你有什麼不畏毒性的絕竅，原來是這麼一塊玩藝兒在作祟呀！倒是眞希罕！」

一邊說，她把頭就近了。

仔細的端詳着，嘴裏唸道：「百毒不侵，冷暖自如。」

——這八個字，原是刻在玉玦上的，出自對方的芳唇，聽在耳朵裏，只是說不出的熨貼；好聽！

玉手一鬆，玉玦又垂落胸前。

身上忽的一輕，被拿住的穴道已然鬆開，緊接着眼前人影閃動，甘十九妹薄顯嬌嗔的芳容，已現身面前。

尹劍平只覺得心頭一震，彷彿被人戳穿了心事那般的不自在，一雙瞳子直直的盯着對方，這一刹心鼓雷鳴，正不知是何等一番感覺！

「心有靈犀」，抑或是那種奇妙的「心電感應」吧——那個素日極能自持，冷若冰霜的姑娘，居然也同他一般的飛紅了臉！

就在四隻眸子互相注視的一刹，他們彼此都甚爲窘迫！

這只是極短的一瞬，須臾，甘十九妹已恢復如常。

「對不起，我來的太冒失了——」她瞋着對方，吶吶道：「我只是放不下你罷了……」

尹劍平整理了一下鬆開的前胸盤扣，强自鎮定着點點頭，一時仍不知如何開口。

「我可以坐下來麼？」

甘十九妹輕輕撩着他——翦水雙瞳充斥着「混淆」了感情的那種智光！——仍具有令人不可違抗的潛在意識！

「這……當然可以……」

一面說着，尹劍平匆匆離榻站起，觸目着原先壓在膝下的那口「海棠秋露」——這口劍似乎突然反應了一些什麼，使他驀地想到了眼前所應該持有的態度——頓時他身子裏沸騰着新舊兩種激烈的矛盾與衝突！

甘十九妹在短暫的一刹迷失之後，却似已回復了昔日的平靜與明智！

「謝謝！」一邊說着，她就在那張位子上坐下來。

尹劍平定了一下神，略似窘迫的道：「甘姑娘深夜駕臨……是……？」

「噢！」甘十九妹撩起眸子看着他：「是因爲你的傷——」

「這……」尹劍平窘笑了一下：「已經不礙事了！」

「我知道——我都看見了。」

「姑娘是說……？」

「我是說，我那個沒有用的奴才所作所爲，我都看見了。」

尹劍平看了她一眼，暫時沉默不言。

提起了她那個紅衣跟班兒阮行，甘十九妹似有一些惱怒，然而偏偏對於眼前這個人，她有一番內在的迷惘與青睞，因而聯帶着使得她對於阮行的道行，也就無可奈何的予以寬恕！

甘十九妹看着他，略似自艾的苦笑了一下：「老實說，剛才傷了你，我很後悔……想過來看看，却沒有想到你居然比我想的要結實多了，而且竟會利用了阮行的自投陷阱——」

尹劍平道：「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，總算命不該絕，倒是尊价帮了我一個大忙！」

甘十九妹微微一笑道：「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，好像我那個跟班兒，還遺失了一樣東西呢！」

尹劍平聞言，心裏一動，說道：「姑娘說的是——？」

甘十九妹眨動了一下眸子：「好像是一小瓶解藥，不知尹先生可曾看見？」

尹劍平頓時心裏有數，遂即將先時取自阮行的那一小瓶解藥拿出來，雙手送上，道：「姑娘明察秋毫之末，在下實在慚愧之至，就此璧還——」

甘十九妹接過來，輕輕一哂道：「對你來說，此物已無足輕重，要它無用，倒是『丹鳳軒』大小物件，奉令不得落入外人之手，倒不是我小家子氣，捨不得送人。」

邊說，遂即收入囊中。

尹劍平嘴裏應着，心中不免怦然，依其所說，分明自己方才之一切巨細，均已落入她的眼中，他原以爲方才對付阮行之一手，爲得意之事，想不到盡落對方眼底，果眞她心存不善，自己焉得命在？

這麼一想，不覺全身一陣悚然！他自信爲謹愼之人，却沒有料想到竟然會有此疏忽，設非是甘十九妹出神入化的輕功使然，自己的大意，確實有深深加以檢討的必要。

甘十九妹眸子微轉：「尹先生不必自責過深，倒是我夜行潛入，於禮不合，還要請你勿罪才好！」

尹劍平心中一動，暗忖道：「不好，看來這個姑娘，分明對我存心試探，我却千萬要定下心來小心應付才是！——」一念之起，頓時如同頭着冰露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！

須知尹劍平乃絕頂聰明，具有大智之人，況乎眼前大仇未雪，自己身負之重任，血海深仇，斷斷使得他不可絲毫掉以輕心，尤其對方甘十九妹：女中翹楚，心思之細微敏銳，有如「銀碗盛雪」，不容絲毫混淆！尹劍平既有「忍辱負重」之心，更不可現出一些異態，第一步，必須先要消除了對方所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陰影疑慮才是正理。

想到這裏，他登時心有所警，只是表面却並不形之於面，當下微一欠身，道：「姑娘仙子之尊，移玉下處，足使蓬蓽生輝，在下何幸如之！」

甘十九妹唇角輕輕拉動了一下，現出左腮上淺淺一圈梨渦道：「你實在太客氣了，難道我以家門致命毒掌傷了你，使你險些喪命，你不恨我？」

尹劍平一笑道：「相罵無好口，相打無好手，即爲姑娘所傷，亦在情理之中，况乎姑娘夜來探看，足見心存慈善，在下苟得不死，已屬萬幸，豈能爲此見恨，姑娘言重了！」

甘十九妹蛾眉輕輕一蹙，神秘的笑了一下，深湛的眼神在對方身上轉着：「但願你說的是眞心話就好了——尹先生，你可願聽一聽我對你初次見面印像麼？」

尹劍平抱拳道：「願聆高見！」

甘十九妹點了一下頭，緩緩的道：「俗語說『讀書不成而學劍』，尹先生你顯然是一個例外，難得文通武就，確是一個罕見的全才——關於這一點，我實在心存好奇，很想知道一下你是怎麼文武兼修的？可以告訴我麼？」

尹劍平正襟危坐道：「姑娘太客氣了——其實姑娘高估了在下，姑娘說的不錯，有關『讀書不成而學劍』這句話，其實引用在在下身上，實在是至爲恰當不過。」

「噢——」甘十九妹費解的道：「尹先生可以說的更清楚一點麼？」

尹劍平點頭道：「姑娘有興一聞，在下倒也不無告人之私——」

說時他起立上前，自暖壺裏斟上一杯溫茶，雙手奉上，甘十九妹伸手接過，輕輕說一句：「謝謝！」

尹劍平搓了一下手，借着回身之便，緊緊壓制了一下激動的情緒——眼前尤其是要緊時刻，面對着這個晶瑩透剔的「女魔頭」，不得不特別的仔細小心，片言之失，即有暴露身份之可疑！——

不止是「暴露身份」而已——從而所引起的一切後果，簡直是前功盡棄不堪設想的糟！

——尹劍平再回身落座之時，已換了從容鎮定神態！——這一份內勵自制之功，顯然大非常人之所能及。

話雖如此，仍難免「眞情」暴露，——只是那種既往的淒慘，僅僅只能加深人性的「互諒」與「溝通」！

甘十九妹靜默的顯示着她的「關懷」，那雙深邃的翦水瞳子，多少已爲對方不平凡的氣質所感染了——其實在她來此之先，就已顯示了她人性「善良」的一面，多少已有些「自我欺騙」的潛在意思在作祟！

對於自己所喜愛的人事，智慧常常是昏庸的——饒是如此，甘十九妹仍然保持着她的尖銳觸角，只是對於眼前這個她看上來印像不惡的青年，是否能如同她以往那麼的明智，可就大有疑問了。

因是，在她盈盈秋波再次注視對方時，所表示的那種神態，已顯示了她的「迫切探知」和「寄以信任」。

尹劍平呷了一口杯子裏的冷茶，思忖着當講的話，發覺到對方的目神，不禁心情頓時大爲紊亂！

「姑娘！」他幾乎爲之失神的放下了杯子：「我出身爲武林世家的六合門，先父名諱是尹——」

陡然一驚，他停住了話鋒，暗忖道：我怎

麼實話實說了？——心緒電轉，不如此不足以信人！

於是，他才又接下去：「先父尹雁翎，也就是第七代的掌門人。」

甘十九妹緩緩點了一下頭，道：「我聽說過——可是當年人稱『黃葉劍客』的那位尹老前輩？」

尹劍平怦然一驚，十分奇怪的道：「姑娘竟然知道？」

甘十九妹微微一笑：「武林中很少我不知道的事情——信不信由你——如果我這一方面的知識可信的話，那麼我更知道令尊的文學造詣，當今武林實無人能出其右，比起他老人家的家學武術，似有過之而無不及呢！可是？」

尹劍平喟然道：「姑娘說的甚是——」

「唉！」甘十九妹輕輕一嘆道：「尹先生……既然令尊就是這位老前輩，我幾乎已可認定你的悲慘身世了！」

尹劍平苦笑了一下，心中雖是悲痛，却保持着一份應有的矜持與警覺！

「尹老先生據聞中年不幸喪生——」甘十九妹眼睛裏充滿着一番同情：「那時候你——豈非還是很小的年歲吧！」

「在下那時年屆十二，倒也很懂事了。」

甘十九妹道：「十二歲的一個孩子，又能懂些什麼呢？」

尹劍平吶吶道：「在下幼曾得父親授了一些六合門的武學內功——」

「是六合門的『洗髓』之功麼？」

尹劍平一驚之下，幾乎欽佩的點頭道：「正是——」

甘十九妹微笑道：「這門功夫，到如今只怕已是武林中的絕學了哩！」

「不錯！」尹劍平輕嘆一聲道：「但是先父却私藏了『洗髓』一功中的『至』『克』二篇，是以這多年來，在下只得健身明智之術，却不能深入內家武術之堂奧！」

甘十九妹微微搖頭，惋惜的道：「實在太可惜了，這又是爲什麼呢？難道他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藏私麼？」

「姑娘說對了！」尹劍平道：「他老人家正是藏私！」

「這爲什麼呢？」

「因爲……這是先父的苦心！」

甘十九妹輕輕一嘆道：「好一個明智的先人——」

尹劍平警覺的道：「姑娘明白了？」

「我明白了！」甘十九妹微微頷首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，『瓦罐不離井口破』！習武的人，遲早難免拳脚刀劍下喪生，尤其是世襲的武林世家名門，更不例外，令尊必然洞悉於此，所以只授你以健身之術，而竟揚棄你們世代獨門絕學而不授——是不是這個意思？」

尹劍平點點頭道：「姑娘秀外慧中，『聞弦歌而知雅意』，先父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甘十九妹點頭道：「令尊的確是位洞悉於先，有先見之明的長者，可敬可佩——」

搖搖頭，她却又輕嘆一聲，接着說道：「可惜！——」

眼睛一飄，注向尹劍平又道：「只是，你却違背了他老人家意思，這又是爲了什麼？」

尹劍平苦笑道：「這話說來就長了！」

甘十九妹微微一笑：「夜闌人靜，正是談話的好時候，如果你不嫌煩，我倒很樂意聆聽下去。」

她美麗的臉上，帶着一抹輕輕的微笑，一掃對手過招時的那種冰寒凌厲，給人以無比「和諧」「親切」之感——一刹間，尹劍平倒像是置身於「春風沐體」之中，面對的這個女人，不再是「殺名震寰宇」的一個女魔頭，而是一個善體人意，足以使人「滌憂腸，訴衷曲」的紅顏知己了！

至此，「往事雲湧」——一股腦的岔集在他腦海裏——人畢竟是脆弱的，尤其是當被擊中感情最虛弱的一面時，即會情不由己的有所發洩！

尹劍平却是有些情不由己——

他苦笑了一下，緬懷着以往那些幾乎已經是褪了色的記憶，喃喃的道：「我父親確實對於武林中生涯，心生厭倦，是以在我稚齡，方自啓蒙之始，他即苦心孤詣的想把我造就成一個讀書人……定下了嚴格的功課，每日按時課授，不能少有馬虎！」

甘十九妹聚精會神的在凝聽。

尹劍平這一刹，似乎忽略了彼此的立場，不像面對着敵人，却像是在向一個知心的朋友有所傾訴了。

「一直到我十歲那年……」他緩緩的接下去道：「小小的腦子裏已裝滿了各類經史子集，先父意猶未足，乃將我荐入隣村一個儒者東方先生家中深造——那東方先生却是一個博學高才之士，對我意甚喜愛，蒙他見愛，徵得先父同意之後，乃將我收爲螟蛉義子，開始授我進一步；而具有理論創作性的學問——一切事情的顯現，似乎都已經說明了我未來的發展必然是求學入仕之途，那裏知道先父的一死，以及緊接着的家庭變故，粉碎了我讀書入仕的美夢——原來先父以及全家人俱都爲人所陷害，因此喪生——」

「啊——」甘十九妹突然一驚道：「有這種事？……可是我所知道的，好像令尊以及家人，乃是死於一場瘟疫……」

尹劍平點一點頭，道：「……不止是姑娘如此認爲，在當時來說，幾乎是所有人公認的事實。」

甘十九妹蛾眉輕顰道：「……據我所知，當時死於這場瘟疫的，好像不止於尊府一家而已——」

尹劍平一驚，道：「姑娘何以會對這件事，知道得如此清楚？……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」

「我當然知道！」甘十九妹緩緩的道：「這件事在當時來說，乃是一件大事，對於武林中歷年所發生過的任何大事，我師門都有詳盡的記載，而且被列爲必修的重要課程之一，也許是基於對於一位亦儒亦俠的長者的有所偏愛，所以這一件事我也就記得格外清楚，在你來說，雖然已是事隔多年，而我留意記讀這件史實之時，却不過是近一二年之事，是以我可能更比你記得還清楚呢！」

尹劍平呆了一下，喃喃地說道：「原來如此——」

忽然他臉上現出了一副渴望道：「有關先父母以及我家人當時死亡的情形，姑娘師門又是如何記載？」

甘十九妹微笑道：「這件事有關師門隱秘，却不能隨便對外人說呢。」

不過她遂即又改口說道：「不過——你既是這件事的關鍵人物，情形似乎略有不同，我或許可以私下向你透露一二，你想知道些什麼呢？」

尹劍平抱拳一拱，道：「這樣已使我感激不盡，在下想知道的乃是當時詳細死難的確實人數。」

甘十九妹略一思忖道：「讓我想想看——唔——大概是七十二人吧！可是——？」

尹劍平道：「七十……二人？原來竟有這麼多人！」

他抬起頭，用着一雙頗爲神秘的眸子打量向甘十九妹：「姑娘所閱及的那份記載之中，

可曾提到過當時罹難者的確切姓氏？」

「有的！」甘十九妹道：「好像只是尹，張，陶，劉……四戶人家。」

尹劍平冷冷一笑道：「不錯——可是姑娘可知道當時那個村子共有幾戶人家？」

甘十九妹搖一搖頭，說：「這個我就不清楚了。」

「共有一百廿七戶人家！」尹劍平道：「姑娘請想，既然是發生瘟疫，何以在一百二十七戶人家之中，僅僅只有尹，陶，劉，張四戶為瘟疫波及，其它的卻安然無恙？這豈非有些不合乎情理麼？」

甘十九妹搖搖頭道：「事情不能像你這般的去判定，如果事實確是這樣，必然就只有這一個可能了。」

「唉！」尹劍平臉上現出了一種痛苦：「但願姑娘所說的乃是實在情形就好了，因為這件事多年以來，是那麼的深深困繞着我……直到如今我還是想不通這個謎結……」

甘十九妹臉上現出了一片同情，輕輕一嘆道：「我很瞭解你心靈上所遭受的這種『莫須有』的壓力，以你的智慧，你一定能夠洞悉這個隱藏的謎結，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——是誰啓示你這個疑竇的？東方先生？」

尹劍平點點頭：「不錯，不過，這已是很久以後的事了。」

他接着說道：「東方先生在我家門猝生大變三日之後，即攜我與其家人，一共七人，連夜搭舟船離開了那個村子，在當時，他對家人說是惟恐『瘟疫』的蔓延，而事實上，卻不是的——」

「事實又是為了什麼？」

「是為了逃命！」尹劍平道：「不是逃瘟疫，而是逃避製造瘟疫的那個人。」

「製造瘟疫的……人？」

尹劍平點頭道：「東方先生事後是這麼告訴我的……」

甘十九妹睜大了眸子，現出十分好奇的神色！

尹劍平道：「東方先生攜我離開，遠避了三百里，在一處荒僻之處定下居住，從那一天開始，他老人家竟然不再傳授我學問——一反常態的居然傳授起我武功了。」

甘十九妹點點頭，似乎認為這項發展，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
尹劍平道：「原來我這位義父，以大儒自居，事實上卻也同先父一樣，是一個精於上乘武術的奇人，更令我想不到的是……他老人家居然還是與先父同門師兄，武功之高，更在先父之上！」

甘十九妹神色微微一變，對於這一個突然的發展，他竟是沒有想到。

——然而，她卻想到另一點，緩緩問道：「你這位師伯的大名是……？」

「東方杰！」

「這就對了……」甘十九妹微微感嘆着道：「這位老前輩的大名我更是久仰的很！」

尹劍平忽然臉上現出了一片黯然，傷感的搖了一下頭道：「姑娘也許還有所不知。」

冷笑了一聲，他接道：「因為他老人家在搬到了那處新居的第二年，居然接連先父之後，不幸喪生！」

甘十九妹微微一驚，搖頭道：「這眞是太不幸了……是病死的？」

「不是！」尹劍平冷笑道：「怪就怪在，他老人家竟然也同先父一樣，罹染了與先父死狀相同的瘟疫之症，接着，我義母以及義兄三人，兩位姐妹，先後在數天之內，全都罹難慘死——」

說到這裏，他實在忍不住心裏的憂傷，垂下頭來。

甘十九妹也被感染了一層淡淡的哀傷，微微搖頭嘆息：「太不幸了！太不幸了……只是你——？」

「我卻又奇跡般的躲過了這場刦難！」

「你是怎麼逃過的？」

尹劍平喃喃的道：「事發前半個月，義父着我到南口採鐵，意欲為我打煉一口襯手的兵刄，那產鐵之處，是一處深陷萬丈的高淵，人入其內，常常需時半月至二十天之久，待我採鐵歸返之後，才發覺到義父全家俱都遭到了這場橫禍！」

甘十九妹道：「你能够形容一下這種病的死狀麼？」

尹劍平情不由己的把臉埋在了手掌裏，汨汨淚水，卻由他指縫裏一顆顆的迸落而出！

忽然他覺得一隻溫軟的手掌搭在了他肩上——尹劍平身子一震，抬起臉來。

——他所接觸到甘十九妹那張美麗的臉上，竟然含蓄着無限溫馨與同情——那是一種最美的人性慈暉，這種氣質顯示在任何人臉上，都是可愛的！

甘十九妹輕輕的搖着頭，臉上略現俏皮的淺笑着：「得了——你也就別傷心了——」

一面說，她另一隻手抖開了一條絹帕，輕輕為他拭去臉上的淚痕！

尹劍平先是一陣驚愕，繼而注目對方——心裏衝激着猛烈的浪潮，竟然難以想像的接受了她的關愛！

收回了手絹，甘十九妹被他看得有點發窘的退回原處坐下來。

尹劍平此一刻所面臨的，豈止是昔日之痛！——無限的新仇舊恨穿插着眼前甘十九妹的「冷酷」與「關愛」，形成了前所未見的紊亂，他簡直不知如何來應付這一刹間的「事」，更不知如何來應付眼前的這個「人」！

「尹兄——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！」

這一聲「尹兄」，顯然與先時的「尹先生」大有不同，使得尹劍平忽然間感覺到，彼此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許多。

尹劍平點點頭，由亂雪紛飛的百感交集裏，又回復到了現實世界，從而發生出一些警覺，情緒便少見緩和下來。

「姑娘方才說到那裏？」

甘十九妹道：「我很想知道一下東方老先生以及他家人當時的死態，你還記得麼？」

「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！」尹劍平道：「全身上下，俱都生滿了黑色斑點——甚至於屍體腐爛之後，在骨頭上亦能清晰的找到這些痕跡！」

甘十九妹點頭道：「黑斑症——」

頓了一下，她接道：「是一種染感力很强的瘟疫——原來你父母親以及東方先生是患染這種可怕的瘟疫，實在是太可怕了！」

尹劍平皺着眉毛，搖搖頭道：「姑娘雖然也這麼認定，但是，我卻寧願抱持着懷疑的態度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甘十九妹道：「莫非你另外發現了什麼可疑的地方？」

「姑娘請想！」尹劍平冷靜的道：「如果我義父之死因，是得自我父親那邊的傳染，這其中大是可疑，如果是那樣，我絕不會得能免過——因為我接近死者的機會，比義父更多更久，如果眞要傳染的話，自然第一個傳染的就是我！」

甘十九妹徐徐的點點頭，表示他這個說法是理。

尹劍平遂即又道：「再者，據一個熟悉這種瘟疫的醫者告訴我說，這類黑斑症是一種傳染力最强的瘟疫，凡是感染上這種病的人，最遲在一個月的時間之內，即會發作，一經發作，絕無倖免之理，可是觀諸我義父全家，卻是在搬離原地一年之後才行發作，顯然絕非是自我父親那邊傳染而來。」

甘十九妹只仔細的在聆聽着，暫時不置一句！

尹劍平苦笑了一下，悲憤的道：「還有一點，正如姑娘所說，那就是這種『黑斑症』是一種感染力極强的瘟疫症，據那位頗有見地的醫者為我分析說，如果曾經與這種瘟疫者相處過，那怕是極短的時間，也不可能得能倖免，如果這些話足以徵信，那麼，姑娘即可以瞭解到，這所有的事件裏，所顯示的諸多矛盾與離奇……」

甘十九妹眨動了一下眼睛，點頭道：「這件事果然有些奇怪——其實你不說，我也已經想到了。」

尹劍平道：「姑娘想到了些什麼？」

甘十九妹緩緩道：「你那個甚通醫理的朋友對於這種『黑斑症』分析得還不够透徹，對這種『黑斑症』其實我瞭解得比他要清楚詳盡的多。」

尹劍平睜大了眼睛道：「願聆高見！」

甘十九妹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尹兄也許還不知道，這種黑斑症另有個名字，叫『三七黑死病』！」

「三七……黑死……病？」

尹劍平顯然沒有聽過這個名字。

甘十九妹看了他一眼，神秘的道：「你可知道這三七兩個字所顯示的意思麼？」

「這個我倒沒聽說過。」

「那麼我就告訴你！」她很有見解的道：「三，就是與這類黑斑瘟疫的患者相處過三天的時間一定會被波及傳染，絕無例外，七——就是凡是患染了這種病的人，在七天之內一定死亡，也是絕無例外！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！」尹劍平倒是還不曾聽說過。

甘十九妹明媚的眸子，注視着他道：「我現在要問你的是，你可曾與死者任何一人相處過三天以上的時間？你仔細想想看。」

尹劍平冷笑道：「何止三天？只怕三十天也超過了……我曾在先父母住處守靈七日，東方義父處也是一樣……」

「這就奇怪了！」甘十九妹打量着他，說道：「也許你這個人，生具異稟……天生的跟別人不一樣！」

尹劍平長嘆一聲道：「每到想不通的時候，我也常常這麼來安慰自己……無論如何，死者已矣——說來這些都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，但是每一想起來，却又那麼深深的困惑着我，直到如今我仍然在摸索着……實在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甘十九妹緩緩的點頭，說道：「這些事你用不着急，是非黑白，是絕不會混淆的，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只要慢慢留意，不難會有所發現！」

尹劍平感傷嘆息了一聲——往後的事情他簡直不能再想下去——老天似乎對他特別折磨與留難，似乎天底下所有的不幸，全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，而所有的「不幸中之大幸」，也全都集中在他獨自一個人身上。

細細一想，每一件仇殺，每一個死因，他這個人竟然都倖免於難，個中曲折巧妙，簡直如同神話一般的離奇，奇妙得令人「匪夷所思」——更奇的是，每一個死難者，卻都與他有着「切身」的關聯，使得他不得不肩負起事後「復仇」的重責大任……

往事一件件，歷歷由腦海中掠過去，每一樁，每一件都像是一塊重逾千斤的沉重大石，深深的壓迫在他的心上，眞有「不勝負荷」之感！

由無邊深沉的血腥痛海裏猛然覺醒過來，忽然觸目在「甘十九妹」那張美麗明媚的臉上——他更像是被一把極其鋒利的冰刄，驀地揷進到胸膛裏。

是夢幻抑或是現實？

——自己怎麼會同「她」，在如此夜靜更沉的靜夜裏，彼此獨守一室，促膝深談！——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怪事！

一驚之下，由不住使得他出了一身冷汗！

簡直是一番無法可以形容的深切感受。

其實這一切一切，加之在他這顆歷經千錘百鍊的心上，早已使得他變得較諸一般常人要堅强了不知多少，再多上一番克制與忍耐，亦不見得就挺受不住，他仍然遵守着昔日所抱定的宗旨，使自己在飽經患難挫折之後，更加的堅强與「百折不撓」！如此才能爭到最後的勝利——

這麼一想，他頓時大感輕快，反而覺得眼前對方的這番邂逅，誠是難能可貴了！

因為這是他唯一可以瞭解到對方的機會，所謂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」雖然這種暗伏的「心機」，有失光明磊落，欺騙一個少女的感情，更非自己本心所甘心情願的，但是在「復仇」的大前題之下，似乎都可以不必計較——尹劍平自信這是對他自己再一次更嚴厲的挑戰，「感情」的挑戰。

他在克制自己內心工作方面，早已打了無數次勝仗，不相信這一次就會敗陣！

這麼一想，他立刻就恢復了自信，不再沮喪。

甘十九妹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心裏在想什麼？」

尹劍平搖搖頭，幾乎有些情怯因為對方那雙眼睛所顯示的精明，幾乎使得他不敢逼視，每一次與她目光相對之時，都生怕為她看出了自己的「虛偽」與「心懷叵測」，然而他必須要接受這個挑戰，並要打勝這一場「感情之戰」，那麼，首先要戰勝的，就是對方的那一雙眼睛。

有了這一番激動，他立刻克復了內心的虛偽！——

當他目光再次與對方接觸時，已失去了原有的情虛與矜持！

甘十九妹緩緩點着頭道：「過去我師父常常說我是一個能够經受任何打擊的堅强的人，但是今天我看見了你，從你的眼睛裏，屢屢領受到你的堅毅不拔，使我大為驚異，老實說，我從來還沒有見過像你眼裏所顯示那般堅强的人——我相信你比我要堅强得多了！」

尹劍平心內怦然一動，暗忖道：「好厲害的女人！」

心裏一硬，再忖道：「甘明珠，妳雖智者，我亦要妳千慮而失其一！」

當下微微一笑道：「堅强與痛苦，常常是不可分開來的，我沒有痛苦的折磨，任何人也不會變成堅强，姑娘毋寧說我是一個痛苦的人，也許更為恰當一些！」

「不——」甘十九妹微微搖了一下頭：「只有痛苦而無堅强意志的人，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可憐的人而已，但是在你的眼睛裏，卻找不到一點點令人憐恤的神采，只有令人頓生欽敬的『堅毅』！」

「姑娘太客氣了——」說了這句話，他內心頓生無限感慨，對方這幾句話，無異是出自肺腑之言，實足感人，引為「知己」之言，亦十分恰當。

說了這句話，他眼睛裏情不自禁的流露出心裏的感傷，含有「警惕」與「含蓄」的看向

對方。

甘十九妹注視着他道：「你確是一個不易觀察透澈的人，我簡直難以相信，一個人的心裏竟能夠容納得下像你心裏所包容的那些事情，太令人驚嚇了！」

尹劍平不動聲色的道：「姑娘果然深奧莫測，以妳所見，在下心裏又包藏着些什麼？」

甘十九妹輕鬆的一笑，露出細細潔白的一口玉齒，「你是在考我麼？」

尹劍平欠身道：「在下不敢。」

「好吧，」甘十九妹把背靠向椅子，「既承見問，我就說出來給你聽聽！你心裏積壓的事情太多了，」她彎屈着手指道：「悲憤，仇恨，堅毅，仁愛與寬恕——你可承認我說的這幾點？」

尹劍平想了想，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「都說對了！」

「這我就又不明白了！」甘十九妹眼睛在他臉上輕輕一轉：「既有『仇恨』與『堅毅』，就不該有『仁愛』與『寬恕』，這是兩種極端呀！」

尹劍平緩緩垂下頭來道：「妳說的不錯，其實我也正在意圖努力設法，克復心裏的這一點……」

一刹間，他眸子裏閃爍着森森的仇焰！

「這就對了！」甘十九妹點頭道：「人生天地，總要把持着幾點固執與原則，是非不容曲解，黑白不可混淆，敢愛敢恨，恩怨分明，能夠把握住這些，就不愧人生天地一場，是不是？」

她臉上一刹間顯現出無限情意，一掃虛僞的矯做，直直的向尹劍平臉上看去。

這種「純情」的暴露，使得心懷叵測的尹劍平禁不住大大的爲之驚心，從而使他發覺到甘十九妹這個姑娘，正如她自己所說，確是一個「敢愛」「敢恨」的人，不矯扭做作，不虛情假意——

很少有人，能夠當受得住這對眼睛所放射的情焰——尹劍平卻當受住了！

甘十九妹那雙充滿了情意的盪盪秋波，足足在他臉上停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，才移向別處。

輕輕嘆息一聲，她回過眸子盯着他，自憐似的輕輕一笑：「有一句話，我原是不該告訴你的，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。」

「姑娘有話請說——」

甘十九妹一笑道：「你可曾發覺到，你是一個很討人喜歡的人，尤其是很討女孩子喜歡的男人麼？」

尹劍平故示冷漠的搖搖頭——他幾乎不敢再接觸對方那張臉，尤其是那雙眼睛。

甘十九妹輕輕由椅子上站起來，走到了他面前站住。一雙皓腕輕輕抬起來，搭在了他肩上。

淡淡的一種幽香，由她貼腕的袖子裏散出來——尹劍平怦然心跳裏，接觸到了對方「勾魂攝魄」的翦水雙瞳！

「我喜歡你——」甘十九妹語近呢喃的說着，遂即把整個身子，倚入到對方結實的胸懷裏。

在微微敞開的胸襟裏，她緊緊貼着他結實的胸脯，輕輕的厮磨着——尹劍平感覺到她的芬芳與溫柔，她亦感覺到他的碩健與激動！

夜風吹窗，燭影搖紅——

她反勾起一隻雪藕腕般的手來，把他的頭壓低了，遞上了她的香肥，與火熱的芳唇——

尹劍平身子微微在顫抖着，他以着一種「不可思議」的心情，領受了美人投懷送吻的一刻銷魂！

忽然，甘十九妹由他結實的胸懷裏滾了出來！

早已緋紅的雙頰，猶自帶着一些兒嬌羞——那雙會說話的眼睛裏，卻先已現出了幾分警覺與寒意！

「你眞是一條鐵漢——」用着奇異的神采，她端詳着他：「我眞看不透你！」

退後了幾步，她自嘲復羞窘的笑着，纖指掠了一下散亂的長髮，那雙眸子斜盯着他——

「鐵漢？哼——我走了——但是……」她笑得那麼迷人：「我還會再來的。」

隨着他前進的身子，兩扇窗，自動的張了開來，緊接着那個美妙的軀體，已飄向窗外。

強烈的餘勁，使得兩扇窗戶重重的又自行關上，發出了「匡噹」的重聲！

燭光一陣子打顫，——美人既去，卻留下了淡淡的一些子餘香，那麼深深的強烈的搖撼着人。

尹劍平緩緩的由位子上站起來，打量着那一雙微微顫動的手——這雙手原本可以在適當的時機，插進對方纖柔的細腰裏去的，然而他卻莫明其妙的錯過了那一瞬良機！

——爲什麼？——爲什麼？

他沮喪的向前走了幾步，兩隻手用力的插進頭髮裏，激動的心情，使得他雙膝打顫，面色鐵青——這是給他一次極嚴重的考驗，使他發覺到自己的內心，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麼堅強！

這可怕的內心暗示，不啻搖撼了他長久以來所建築的心裏長城，不啻與他長久所抱持的復仇宗旨大相逕庭——一刹間，他心裏痛苦極了。

推開窗——一陣陣寒風吹襲進來——

「這個女人，我將要怎麼來應付她？我不能再在這裏留下去，還是走吧！」

回過身來，他走到了牀前，伸手抓起了置在牀上的那口「海棠秋露」揹好背上，一隻手又想去抓行李。

「不！」另一個意念，卻又制止了他：「我不能就這麼走了！這個女人，我一定要勝過她……」

這麼一想，心裏頓時堅定了許多。

他當然不能走，他還要留下來接受對方更堅強的挑戰，他是一個絕不向命運以及頑強勢力屈服低頭的人，尤其是擺在眼前，對付甘十九妹的這一仗，他絕不能輕言撤退——

其實他復仇的目標眞正的對象是「丹鳳軒」的軒主水紅芍，而非眼前的甘十九妹，然而他卻可以體會到，那是一段遙遠的距離，以眼前自己的能力，對付一個甘十九妹，已嫌力不從心，更遑論整個的「丹鳳軒」與「丹鳳軒主」水紅芍了。

——可是堅強的意志力，每每在於這種看似「不可爲」的頑強事件上，才能顯現出既爲「堅強」而「堅強」的程度。

尹劍平爲了達到他所身負的使命，確是盡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極限度，他並且瞭解到，這件事正是他此生唯一的一件大事，捨此再沒有使他活得更有「意義」的工作了。

他是這麼的鞭策着自己，「念茲在茲」，絲毫也不敢掉以輕心大意！

他終於克復了內心的情虛與軟弱，決定留了下來，留下來接受一場不尋常的感情挑戰！

×　×　×

老汴河的河水，急湍的奔流着。

天近黃昏，一片橘紅光華，渲染得整個河面上交熾成瑪瑙的紅色。

十數隻沙鷗鳥，低低的在河面上盤旋着，不時的發出一兩聲嘹亮的短鳴，使得現場原本就夠嚴肅的場面，更增加了幾分肅殺氣氛！

一道——兩道——無數道兵刃的寒光，在

落日餘暉裏閃爍着。

沙岸上黑壓壓一大片跪滿了人。

有站着的，有坐着的，有蹲着的，形態不一而足！

看上去，人數可是眞不少，整個沙灘都擠滿了。

可是如果你夠仔細的話，就可就看出來這許多人並非是屬於一個團體的。

三個團體。

散置在沙灘上，人數最多的這個組織，是「皖北」地面上最具聲勢的黑帮——「十三把刀」。

「十三把刀」顧名思義，當然指的是十三個人——可是那只是十三個首腦而已，實際上這個帮會的人數，由於連年擴充的結果，現在已是「皖北」地面上最大的帮會——它的總人數，據保守的估計，也當在兩百名左右。

這些人此刻看來似乎全都來了。

將近兩百名大漢，加上他們所携帶的各類兵刃，散置在沙灘上，黑壓壓一大片，着實驚人！

第二撥子人——也就是靠着土丘坐着的那一排，人數約在六七十名之間。

六七十個人，人人都穿着黑色的勁服，比較顯眼的是，這些人每人都佩帶着一口金色的大刀。

「金刀盟」。

這個組織一向是盤踞在「皖北」的宿縣，說起來，在眼前三個組織裏，雖然份量不重，可是論及在地方的惡蹟，卻是另外兩個組織所比不上的。

第三撥子人——也就是人數最少的一個組織——

「蒙城九醜」。

九醜，九醜，當然是九個人，可是現在看起來卻只有六個人。

六個人「一」字形的倚着蘆葦坐在地上。

不要看輕了這僅有九個人的小小組織，在皖北地面上一提起來，卻是响叮噹的角色。

——那是由於這個組織，自「九醜」爲首瓢把子「紫面梟」馬一波，九個人每人都有一身不錯的功夫，人數少，行動夠俐落，再加上「手狠心毒」，所以自出道以來，無往不利，不及數載，在「蒙城」地方上已經立下了「萬兒」，論聲望，雖然不及「十三把刀」那麼顯赫一時，卻也駕乎於「金刀盟」之上，在整個「皖北」黑道上來說，有「舉足輕重」之勢！

「十三把刀」的地盤在「阜陽」。

「金刀盟」是在「宿縣」。

「蒙城九醜」是在「蒙城」。

雖說是因爲黑道上的組織，可是卻分踞稱雄，平常是難得見上一面的，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像今天的這種聚會了。

當然是有非常「特殊」的事情，否則他們是絕對不會聚集在一塊的！

汴河岸邊上，拴着大小十條快船，顯然是專供這些人所乘坐的。

他們分別由不同的來處到這裏聚集，卻是等着向同一的目標！

一切的一切，到目前都還是一個「謎」，令人更費解的是，什麼人有這麼大的力量，竟然能夠把這三個平素蠻橫不羈的組織，乖乖的聚結到了一塊？

他們的任務又是什麼？

當然這個謎結，用不了多久，馬上就要揭開了。

「蒙城九醜」的瓢把子是「紫面梟」馬一波。

「金刀盟」的老大是「洗雪刀」李桐。

以上二人前文俱曾出現過，陌生的是「十三把刀」這個組織的首領——「黃面太歲」花二郎，與以上二人比較起來，這個人算得上是個神秘的人物。

即以此刻而論，「紫面梟」馬一波和「洗雪刀」李桐都已經露了臉，卻只有他仍然大刺刺的坐在船上！

那是一艘漆成黑色的大型快船，大船前後各自佇立着一對彪形大漢——

花二郎獨坐中艙，正自獨自個飲着悶酒。

這個人足足有七尺高矮的個頭，闊肩，濃眉，一身紫色的緞質長衣，在夕陽下閃閃生光，比較特殊的是他那一張臉，看上去就像是塗了一層黃顏色那麼的黃，稱之「面若金錠」確是至爲恰當不過。

他斜斜的躺在椅子上，七尺壯軀懶懶的伸展着，那副樣子就像是一隻晒太陽的「黃額猛虎」。

他就是「黃面太歲」花二郎。

三十五六的年歲——憑着一身傑出的能耐，掌中一口「三摺刀」，囊中一槽「甩手箭」，出道以來所向無敵，不及一載，已取得了「十三把刀」這個組織的魁首位置，緊接着一年整頓，一年擴充，不過是兩年的時間，已使得這個組織由原來的數十人擴充到了如今的二百之衆。

如今，他們有了固定的地盤，大份的家當，聲勢越來越大，「黃面太歲」花二郎的威名也越來越响！

花二郎更是一個野心極重而有素謀的人！漸漸的，他覺出「阜陽」這個地方已經容不下他們這帮子人了，必須要向外擴充。

首先，他們擴充到了隣近數縣，這就和「金刀盟」「蒙城九醜」多多少少有了些磨擦，然而論聲勢威望以及本身的能耐，後二者都難以與「十三把刀」這個組織抗衡——如此情況之下，難免受了許多窩囊氣——

「黃面太歲」花二郎的野心更不止此，他主要的目的，是在於控制整個的「皖北」。

那麼，一個問題可就產生了！

要想控制整個「皖北」，所面臨最大的威脅，並不是以上所論及的兩派黑道組織，卻是座落在「洪澤湖」的正派組織「銀心殿」，以及控制銀心殿中樞的「清風堡」。

這麼一來，可就牽連到了樊家父子——樊鍾秀與樊銀江。

「黃面太歲」花二郎知道，惟有消滅了樊家父子，才能控制住整個的皖北大局，只是樊氏父子之扎手，顯然不是等閑的人物，以花二郎目前勢力，似乎還不是他們對手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甘十九妹手下的跟班兒阮行卻找到了他們，鎮懾於「丹鳳軒」與「甘十九妹」的大名，三派組織陸續被收買了下來。

只是花二郎卻不是隨隨便便就聽人家指揮的人物，在與阮行接頭聯絡的當兒，在在顯現出他的狂放不羈，不易馴服！

阮行代傳了甘十九妹的命令。

三個團體的主力，通通集結在這裏。

顯然是「出擊」的大任務，卻由於總攬大局的「甘十九妹」與她那個得力手下阮行的遲遲不到，每個人都顯得有些不耐煩了！

花二郎伸了一個懶腰，由位子上站起來，七尺長軀映着夕陽，投落在地上——老長的一條影子。

踏着船板，他一步步的來到了岸上。

凡屬於他手下的弟兄，俱都站起相迎——

「十三把刀」中的十二把刀，都偎過來，聽其指使——其中比較有份量的幾個人是：老二「緊背低頭」莫三畏，老三「血蚱蜢」孔翔，老四「弔客」謝連城以及老八「飛索刀」李平，另外是排行十一的「血手印」趙武。

這幾個人各有能耐，平日打家刦舍，殺人放火最稱拿手，無不野性難馴，要不是花二郎的再三囑咐，以及有懾於「丹鳳軒」這個神秘組織的威名，豈肯這麼甘心的聽人指使？

話雖如此，甘十九妹與其紅衣跟班兒阮行的遲遲不來，大家夥也都些忍不住了。

「當家的！」莫三畏咧着他那兩片又乾又癟的嘴：「姓甘的那個丫頭，好大的駕子，咱們這麼多人等她，她却是遲遲不到，這算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弔客」謝連城立刻附合道：「他娘的——這叫『傻老婆等痴漢子』，我看八成兒別是黃了吧？」

這兩個人一領先開頭，頓時在場各人俱都七嘴八舌的吵了起來。

「黃面太歲」花二郎在一堵石頭上坐下來，冷冷一笑道：「你們哥幾個稍安勿躁，姓甘的丫頭這是存心殺殺咱們的火性子，哼——也好！咱們就等着瞧吧。」

揚了一下他那張黃臉，他吩咐身邊人道：「去，把蒙城的馬老大還有『金刀盟』的李大麻子給我請過來。」

話馬上帶了過去，「紫面梟」馬一波和「洗雪刀」李桐以及他們幾個得力的手下，俱都搖搖幌幌的走了過來——三巨頭湊在了一塊。

「黃面太歲」花二郎仍然大剌剌的坐在石頭上，屁股都不離開一下，勉强的拱了一下手，冷冷的說道：「馬大哥好——大家夥坐下說話？」

顯然他眼睛裏，還不敢輕視「紫面梟」馬一波，而對於「金刀盟」的老大「洗雪刀」李桐，却是壓根兒也沒有瞧在眼睛裏。

倒是無獨有偶——

看上去，這兩個人都身上帶着傷，身子骨都顯得不十分俐落——尤其是「紫面梟」馬一波——

自從在鳳陽道上，他遇見了尹劍平這個要命煞星，算是他們哥兒們倒了血霉，老七「老刀螂」許九；老九「地旋風」桑青，當場喪生，他自己雖然倖免一死，可是却也受傷不輕，吐了好幾天血，現在雖然養好了，可是腰幹兒却是到如今也直不起來，看上去簡直就像老了十年似的。

雖然如此，這個老傢伙一身功夫猶是了得，誰也不敢小瞧了他。

對於「蒙城九醜」哥兒九個來說，今年算是很不吉利的一年——

馬一波受傷，許九，桑青喪生，另外「郭老八」開了小差，老三，「雙頭蛇」秦冲比較起來，算是最幸運的了——各位如果不健忘的話，當能記得此人在截運尹劍平前往青陽的中途水道上，表演過一手，「炸艫」的驚險玩藝兒！——

當時雖然沒有炸死尹劍平其人，却也使其飽受虛驚，秦老三居然使着他精通水性，適時入水而遁，算是逃得了一條活命。

「蒙城九醜」就這麼剩下了「六醜」——

除了「紫面梟」馬一波與「雙頭蛇」秦冲之外，下剩的四個人分別是老二「白面判官」覃追風，老四「火赤鍊」張方，老六「長臂猿」徐大勇。

六個人也同「十三把刀」一樣，個個都稱得上險損狠毒，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厲害角色。

鼻子裏冷冷哼了一聲，「紫面梟」馬一波緩緩在石頭上坐了下來，並且伸延了一下他的那隻獨腿！——

「兄弟，這檔子事，你得拿個主意……」

馬一波冷笑着道：「咱們這夥子人，可全衝着你啦——咱們不能像牛一樣的，老叫人家牽着鼻子走，是不是？」（未完）



白羽令

·本文承自第88頁·

不錯，青衫少年正是楚駿，他來得正是時候。

杜映辰忽然哈哈一笑道：「楚駿，本堡主低估了你了，敢情你已經練成馭劍之術。」

楚駿道：「雕虫小技，這也算不了什麼。」

杜映辰道：「你說對了，在本堡主眼裏，馭劍之術的確算不了什麼，不過有此成就亦屬不易，本堡主倒對你生出愛才之心。」

楚駿道：「這麼說閣下是不想與在下生死一搏了？」

杜映辰道：「本堡主確有此想法。」

楚駿道：「好吧，只要你自裁以謝天下，在下也不爲已甚……」

杜映辰面色一寒道：「甚麼，你敢對本堡主如此說話！」

楚駿道：「這就奇了，我爲什麼不敢對你如此說話？」

杜映辰道：「別忘了你是本堡特殊造就的超級殺手，不是本堡你那有今日的成就！」

楚駿道：「如此說來我倒是應該感謝你了，請問，暗害先師蓋琦，使楚某揹上逆倫殺師的黑鍋，也是你的傑作了？」

杜映辰道：「不錯，是我叫盲啞雙煞協助邱玉龍做的，你如若歸順本堡，我將邱玉龍交給你處置就是。」

楚駿目射殺光，冷冷道：「適才我已經殺了盲啞雙煞，邱玉龍又豈能逃出我的手掌！其實你閣下惡跡如山，還逼死楚某的妻子，我若不將你剖心瀝血，玉鳳九泉下只怕也難以瞑目，出招吧，姓杜的。」

秋月道：「相公，我帮你。」

楚駿道：「不必，妳去收拾那些餘孽，不能讓一人漏網，然後快趕往紅衣堡收拾班知遠，不要讓他聞風逃去。」

秋月道：「好的。」

於是，風雷乍動，血戰再起，拚鬥之烈，當得是武林罕見。

以楚駿目前的功力，放眼江湖，當不作第二人想，但他那凌厲無匹的劍氣，幾乎無法破解杜映辰的魔功。

最後，他運起火中取栗禪功於劍氣之內，才能一擊中的，將長劍刺入杜映辰的心房。

元兇終於授首，紅衣堡的餘孽也沒有一個逃出手裏，楚駿帶着杜映辰的頭顱到山後祭奠玉鳳秋心，在蕭蕭山風之中，他洒下了沉痛的淚水。

荊玉鳳是他的紅粉知音，患難中的伴侶，今日苦盡甘來，她却一坏黃土，長眠地下，怎能不叫他悲痛而不能自制呢？

當晚，秋月爲喬櫻解決了武當除名的問題，於是，楚駿帶着她倆飄然而去。

自然，他還要到伏牛山接蓋如花，到九曲莊找邱玉龍爲師門清理稱門戶。

不過，江湖是承平了，而飛釘神俠楚駿的英名，却永遠在江湖中。（續完）



功效第一　銷量冠軍
主治：
風濕骨痛，機能衰退
腰酸背痛，工作過勞
夜多小便，貧血頭暈
病後失調，陰虛盜汗
功能固本培元，寧神
養陰，常服更可轉弱
爲强延年益壽，堪稱
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
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
，用者交相稱頌，銷
量已躍居全港之冠·
THE ROYAL GOLD
寧神固本
紫金丹